



太平廣記

(8)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八册

卷一百七十六——卷二百

目 录

第八册

第一百七十六卷 1

●器量一 乐广 刘仁轨 娄师德 李勣 李日知 卢承庆
裴冕 郭子仪 宋则

第一百七十七卷 19

●器量二 陆象先 元载 董晋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绅 卢携 归崇敬 夏侯孜 陈敬瑄 葛周

第一百七十八卷 39

●贡举一 总叙进士科 进士归礼部 府解 诸州解 试
杂文 内出题 放杂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谢
恩 期集 过堂 题名 关试 宴集

第一百七十九卷 63

●贡举二 杜正玄 李义琛 陈子昂 王维 杨暄 萧颖
士 乔彝 许孟容 张正甫 阎济美 潘炎
令狐岺 熊执易

第一百八十卷 83

●贡举三 常袞 宋济 牛锡庶 崔元翰 湛贲 尹极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杨虞卿 苗缵 费冠
卿 李固言 殷尧藩 施肩吾 张正甫 冯宿
张环 杨三喜

第一百八十一卷 103

●贡举四 李逢吉 章孝标 刘轲 崔群 李翱女 贺拔
暉 李宗闵 庾承宣 张祐 卢求 杜牧 刘
蕡 薛保逊 贾岛 毕诚 裴德融 裴思谦
李肱 苏景胤 张元夫

第一百八十二卷 127

●贡举五 崔蠡 卢肇 丁棱 顾非熊 李德裕 张湊
宣宗 卢渥 刘蛻 苗台符 张读 许道敏 崔
殷梦 颜标 温庭筠 卢象 翁彦枢 刘虚白
封定卿 冯藻 赵琮

第一百八十三卷 150

●贡举六 刘邺 叶京 李蕙 房珣 汪遵 刘允章 王
凝 卢尚卿 李尧 高湜 公乘亿 孙龙光
王璘 蒋凝 吴融 卢光启 王彦昌 杜升
郑昌图 程贺 陈峤 秦韬玉 陆扈 张曙
崔昭矩 贾泳

第一百八十四卷 177

●贡举七（氏族附） 昭宗 韦甄 刘纂 钟傅 卢文
焕 赵光逢 卢延让 韦贻范

杨玄同 封舜卿 高攀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积
 崔湜 类例 李峤 张说 杨氏
 李益 庄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黄生

第一百八十五卷 201

●**铨选一** 蔡廓 谢庄 刘林甫 张说 温彦博 戴胄
 唐皎 杨师道 高季辅 薛元超 杨思玄 张
 仁祎 裴行俭 三人优劣 刘奇 狄仁杰 郑
 杲 薛季昶 邓渴 李至远 张文成 郑愔
 崔湜 糊名

第一百八十六卷 222

●**铨选二** 斜封官 卢从愿 韦抗 张仁愿 杜暹 魏知
 古 卢齐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据 李
 林甫 张说 张奭 杨国忠 陆贽 郑余庆
 裴遵庆 李绛 李建 崔安潜

第一百八十七卷 243

●**职官** 宰相 上事 苏瑰 两省 独孤及 参酌院 阳城
 吕温 韦绚 李程 杂说 御史 同州御史 崔
 远 严武 押班 合门 历五院 韩皋 杂说 使
 职 尚书省 崔日知 度支 柳辟 省桥 秘书省
 鱼袋 莎厅

第一百八十八卷 274

●权倖 张易之 王准 王毛仲 李林甫 卢绚 李辅国
韦渠牟 鱼朝恩 元载 路岩 高湘 卢隐

第一百八十九卷 293

●将帅一 关羽 简文 李密 刘文静 李金才 李靖
郭齐宗 唐休璟 李尽忠 封常清 李光弼

第一百九十卷 312

●将帅二 (杂譎智附) 将帅
马燧 严振 温造 高骈
南蛮
张浚 刘鄩 张勳 王建
杂譎智
魏太祖 村妇

第一百九十一卷 331

●骁勇一 甯丘诩 朱遵 赵云 吕蒙 魏任城王 桓石
虔 杨大眼 麦铁杖 彭乐 高开道 杜伏威
尉迟敬德 柴绍弟 秦叔宝 薛仁贵 公孙
武达 程知节 薛万 李楷固 王君龔 宋令
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第一百九十二卷 357

●骁勇二 来瑱 歌舒翰 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
业 马勋 汪节 彭先觉 王俳優 钟傅 墨
君和 周归祐 王宰

第一百九十三卷 377

- 豪侠一 李亨 虬髯客 彭闳高瓚 嘉兴绳伎 车中女子

第一百九十四卷 394

- 豪侠二 昆仑奴 侯彝 僧侠 崔慎思 聂隐娘

第一百九十五卷 414

- 豪侠三 红线 胡证 冯燕 京西店老人 兰陵老人
卢生 义侠

第一百九十六卷 433

- 豪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门子 李龟寿 潘将军 贾人妻
荆十三娘 许寂 丁秀才

第一百九十七卷 453

- 博物 东方朔 刘向 胡综 张华 束皙 沈约 虞世南
傅奕 郝处俊 孟诜 唐文宗 贾耽 段成式
江陵书生

第一百九十八卷 475

- 文章一 司马相如 谢朓 沈约 庾信 王勃 卢照邻
崔融 张说 崔曙 王维 李翰 顾况 卢
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韩翃 杨凭 符载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门

第一百九十九卷 503

- 文章二 杜牧 天峽游人 谭铎 周匡物 王播 朱庆

余 唐宣宗 温庭筠 李商隐 刘瑒 郑畋
司空图 高蟾

第二百卷

..... 524

●文章三

李蔚 卢渥 韩定辞 姚岩杰 狄归昌 杜荀
鹤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贺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兴 高骈 罗昭威 赵延寿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乐 广 刘仁轨 娄师德 李 勣
李日知 卢承庆 裴 冕 郭子仪
宋 则

乐广

晋乐令广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义，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处朝望，加有婚亲，小人谗于长沙。尝问（问原作闻。据明抄本改。）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意。（出《世说新语》）

晋惠帝时，尚书令乐广的女儿嫁给成都王、大将军司马颖。成都王的哥哥长沙王司马乂在朝廷很有权势，担心成都王危及他的地位，准备起兵攻打。长沙王是一个亲近小人疏远智者的人。凡在朝廷做官的人，都感到害怕。乐广不仅有威望，而且和成都王又有亲戚关系。所以就有人向长沙王进谗言，说他的坏话。这话传到乐广耳里，乐广神态自若，缓缓地说：“我怎么可能帮成都王呢，我只有一个女儿在他那里，可是我在洛阳还有五个儿子啊。我不能用五个儿子的性命做交易。”长沙王听了，认为有理，不再怀疑他。

刘仁轨

唐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皆多刘而鄙戴。时有一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顾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左右以戴仆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后，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所复闻，当其在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出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筐，阅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出《国史异纂》）”

唐高宗时，刘仁轨做左仆射，戴至德做右仆射。大家都尊崇刘仁轨而鄙视戴至德。当时有一位老妇人呈递申述状，戴至德刚要下笔批示。老妇人向左右的人们问，这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属下告诉她这是戴仆射。老妇人忙上前说：“这是不管事的仆射，把诉状还给我。”戴至德一笑，让人把诉状还她。在职期间，戴至德没什么明显的业绩。在皇帝和同僚面前，也不善于言词。他死后，唐高宗很痛惜。说：“自从我失去戴至德，再也听不到意见了。他在的时候，我有不对的地方，从不放过。”高宗把戴至德陈事的奏章拿出来，竟有满满的一匣子。高宗一边看一边流着眼泪，大家才知道戴至德是这样一位值得尊重的人。

娄师德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救之。尚书曰：“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

何况渠。”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犯国法俱坐。”尚书（尚书二字上原有谓字。据朝野僉载五删）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碟堆饼与之曰：“噙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后为纳言平章事。父（明钞本父作又）检校屯田，行有日矣，谿执事早出，萎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之并坐。令有一丁，远覘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疑，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眼实不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笑。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谿，意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流却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萎目送之，谓判官曰：“与公蹶顿之矣。”众皆怪叹。其行事皆此类。浮休子曰：司马徽、刘宽，无以加也。（出《朝野僉载》）

李昭德为内史，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萎体肥行缓，李

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可（明钞本作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乃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师德弟拜代州刺史，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遽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后，虽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为兄忧。”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人唾汝者，发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恶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宠禄。（出《国史异纂》）

唐纳言娄师德，是郑州人。作兵部尚书时，巡视并州。入境后。近处的县令们都来迎接并且随行。中午到了驿站，恐怕人多打扰，就让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吃的是精细的白米饭，而别人吃的却是粗糙的黑米饭。便把驿长叫来，责备说：“你为什么用两种米来待客？”驿长很惶恐，说：“一时搞不到细米，我该死。”娄师德说：“这不好，客人不应分成等级。”便换了黑米饭和大家一起吃。次后，到梁州去考查屯田。和他同乡同姓的一个人在那里作屯田官，犯了罪。都督许钦明准备杀他以儆效尤。那个人来见娄师德，请他说情。娄师德说：“犯了国法，就是我的亲儿子，也不能放过，何况你？”第二天宴会上，许钦明对娄师德说：“犯了国法都要受到惩处。”娄师德说：“我听说有一个人犯了国法，说是我的同乡，我其实根本不认识他。但是，我小时候同他父亲一起放过牛。请都

督不要因为我而失法度。”许钦明立即让人给那个人去了刑具，带到大厅。娄师德严词训斥说：“你辞别父母，来求官职。但是做了官，却不干净，你知道下场吗？”拿了一盘饼给他，说吃去罢，作个饱鬼。许钦明于是开释了那个人。娄师德后来升为纳言平章政事（相当于宰相）又一次巡察屯田。出行的日子已经定了，部下随行人员已先起程。娄师德脚有毛病，坐在光政门外的大木头上等马。不一会儿，有一个县令不知道他是纳言，自我介绍后，跟娄师德并坐在大木头上。县令的手下人远远瞧见，赶忙走过来告诉县令，说：“这是纳言。”县令大惊，赶忙站起来赔不是，并称：“死罪。”娄师德说：“你因为不认识我才和我平坐，法律上没有犯死罪这一条。”县令说：“有一个叫左疑的人，以其年老眼神不好请求解职。其实这个人的辞职书就是晚上写的，眼睛并没大病。”娄师德取笑他，说：“可不是，那个人说他晚上眼神不好，你呢，大白天不认识宰相。”县令很惭愧，说：“请纳言千万别给我宣传，你就是老佛爷了。娄师德左右的部下们都笑了。到了灵州，在驿站吃完了饭，娄师德让人牵来马。他的判官（副手）说：“你吃过了饭，我们连水也没喝上呢，根本没人答理。娄师德说：“我就不下马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便叫来驿长批评说：“判官同我有什么分别，你竟敢不供给？拿板子来。”吓得驿长连忙叩头。娄师德说：“我要打你一顿，是一件小事，但丢了名声。如果我告诉你的上司，他们就会杀你，我暂且放过你吧。”驿长叩头流汗，狼狈而去。娄师德望着他的背影，跟判官说，“我替你出气了。”大家都叹息。娄师德做事，大致如此。浮休子说，司马徽、刘宽也超不过他。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师德肥胖，走得慢。李昭德好几次停下来等他，他还是赶不上。李昭德生气发怒，说：“你这个只配种地的臭家伙。”娄师德听了也不发火，笑道：“我可不就是个种过地的人吗，如果我不是种地的人，还有谁是谁呢？”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娄师德说：“我的才能不算高，做到宰相。现在你呢，又去做很高的地方官。有点过分了，人家会嫉妒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他的弟弟跪下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也不敢还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我以此来自勉，绝不让你不放心。”娄师德说：“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唉，人家拿口水唾你，是人家对你发怒了。如果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不满而擦掉，使人家就更加发怒。应该是让唾沫不擦自干。怎么样？”他弟弟会心地笑了。武则天当政时，娄师德也没有失去宠禄。

李勣

唐英公李勣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来辞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及期而至，郎中并在傍。番官至辞，英公嚬眉谓之曰：“汝长生不知事尚书侍郎，我老翁不识字，无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负愧汝，努

力好去。”侍郎等慌惧，遽问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须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英公时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客人裂却饼缘。英公曰：“君大年少，此饼，犁地两遍熟，槩下种锄耨，收割打扬讫，碾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做如此事，参差砍却你头。”客大惭悚。浮休子曰：宇文朝，华州刺史王黑，有客裂饼缘者，黑曰：此饼大用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饥，且擎却。客愕然。又台使致黑食饭，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黑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极悚息。今轻薄少年裂饼缘，割瓜侵瓢，以为达官儿郎，通人之所不为也。（出《朝野僉载》）

唐代太宗时，英国公李勣作司空，参与大政。有一位少数民族官员被罢免了京官外放。他去辞别李勣。李勣说：“明天早晨你到朝房来见我。”次日到了朝房，英公手下的人都在。那个少数民族官员来辞别。李勣皱着眉头说：“你平素不知道好好侍候上司吗？我老汉不认字，没办法帮你留下来。很对不起你，多努力吧，好自为之。”侍郎等听了害怕，马上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并领这个人到南院去看榜，很快又领回来，重新办理手续，让他到吏部去做令使。李勣做宰相时，有同乡人来串门，李勣留他吃饭。这个人把饼边扯掉，只吃中间。李勣说：“年轻人啊，这个饼要犁地两遍，下种莳弄，收割打场。用磨来磨，用罗来罗，然后面才能做成饼。年轻人把饼边扔了，是什么道理？在我这里还可以。如果在皇帝面前，要

砍你的头哇。”那个人很惭愧。浮休子说，宇文（化及）朝华州刺使王罍也遇到同样的事。王罍说，这张饼费了多大的力气才能吃到口里。你把饼边扯下来，是你不饿，你给我擎着。那个人吃惊。又一次，部下侍候王罍吃饭，那个人把很厚的瓜皮削掉，扔到地上。王罍拾起来，说你给我吃了，那个人很惶恐。如今一些没品行的年轻人丢饼边、切瓜皮很厚，装公子哥的样子，实在是普通本分人所不做的。

李日知

唐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行杖罚，其事克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使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使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责之。（出《朝野僉载》）

唐代李日知做地方官时，由于治内年成不好，从不打人板子。做刑部尚书后，有一令使接受任务后竟然忘记，三天

没有处理。李日知叫人拿来板子，剥了他的衣服。把所有的令使都喊来，准备打他板子。责备说：“我本要打你一顿板子，又担心天下人说你这家伙真行，能把李日知惹火，连李日知都打你。人家就不拿你当人了，你老婆孩子也不尊重你了。”就饶过他。此后，令史们没人敢马虎。如果有谁出了过失，大家就共同批评他。”

卢承庆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米原作水、据明抄本改）。卢考之曰：“监运失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可中上。（出《国史异纂》）”

卢承庆做尚书，总管官吏的考评。有一位官员负责漕运，遇到大风，翻了船，损失了米。卢承庆在评语上写：监运失粮，考中下。那个人神态自若，没话退下。卢承庆认为这个人很有雅量，改评语为：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个人既未表

示高兴，也未表示惭愧。卢承庆又改评语为：宠辱不惊，可以考中上。

裴冕（原作张冕。据明抄本、黄刻本改）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齐物性褊急，怒陕县尉裴冕于路，冠冕之士鄙之。后冕为宰相，除齐物太子宾客。时人嘉冕不报私怨。（出《谭宾录》）

唐天宝初年李齐物做陕州刺使，开山筑路、设置守备。乱石中发现铁铧子，上面铸有平陆两字，因此改陕州河北县为平陆县。李齐物这人是个急性子，在大道上对陕县县尉裴冕发火，以至有身份的人都鄙视裴冕。后来，裴冕做了宰相，任用李齐物为太子宾客。大家都称颂裴冕，说他心地公正，不报私怨。

郭子仪

郭子仪为中书令，观容使鱼朝恩请游章敬寺，子仪许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讽，请君无往。邠吏自中书驰告郭公，军容将不利於公，亦告诸将。须臾，朝恩使至，子仪将行，士衷甲请从者三百人。子仪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尔曹胡为？！”独与童仆十数人赴之。朝恩候之，惊曰：何车骑之省也？子仪以所闻对。且曰：“恐劳恩虑耳。朝恩抚胸捧手，呜咽挥涕曰：“非公长者，得无疑乎？”（出《谭宾录》）

子仪有功高不赏之懼，中贵人害其功，遂使盗于华州，掘公之先人坟墓。公裨将李怀光等怒，欲求物捕其赏。及公入奏，对扬之曰，但号泣自罪。因奏曰：“臣领师徒，出外征伐，动经岁年，害人之兄，杀人之父多矣。其有节夫义士，刃臣于腹中者众。今构隳辱，宜当其辜。（辜原作幸，据明抄本改。）但臣为国之心，虽死无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测。公子弘广常于亲仁里大启其第，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

人不问。或云：王夫人赵氏爱女，方妆梳对镜，往往公麾下将吏出镇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视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焦列启陈，公三不应。于是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贵以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也。”公笑而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饷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吾是以尔。”诸子皆伏。（郭氏旧史说：辛云景曾为公子之吏使。后除潭州都督，将辞，累日不获见。夫人王氏及赵氏爱女及谓云景曰：汝弟去，吾为汝言于令公。云景拜于庭。夫人傅粉于内，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吃饭处。”赵氏女临阶濯手，令云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云景始趋而去矣。明抄本郭氏旧史作郭氏旧吏。）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卒，诸蕃犯京畿，子仪统众御之。至泾阳，而虜已合。子仪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见而问曰：“此何人也？”报曰：“郭令公。”回纥曰：“令公在乎？”（乎原作曰，据明抄本改。）怀恩谓吾，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殂谢，中国无主，故某来。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仪报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使谕之。回纥曰：“令公若在，安得见之？”子仪出。诸将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虜有数十倍之众，今力不敌，奈何？但至诚感神，况虜乎？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及传呼曰：令公来！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仪乃数十骑徐出，免胄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降马

曰：“是吾父也。”子仪长六尺余，貌秀杰。于灵武加平章事，封汾阳王，加中（中原作平，据明抄本改。）书令。图形凌烟阁，加号尚父，配飨代守庙庭。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暖，尚升平公主。诸孙数十人。每诸生问安，颔之而已。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志。前后连罹幸臣程无振、鱼朝恩等，潜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以危亡回顾。亦遇天幸，竟免患难。田承嗣方跋扈，狠傲无礼，子仪尝遣使至魏州，承嗣辄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麾指进退如仆隶焉。始光弼齐名。虽威略不见，而宽厚得人过之。岁入官俸二十四万，私利不预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求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出《谭宾录》）

郭子仪作中书令。观军容使鱼朝恩请他一起游章敬寺，郭子仪答应。宰相考虑到郭子仪和鱼朝恩之间有矛盾，让部下劝告郭子仪，希望他不要去。郭子仪的部属也跑到他那里去，说鱼朝恩将对你不利。并且把这话告诉了将领们，请他们劝阻。不一会儿，鱼朝恩派人来请郭子仪。郭子仪刚要走，部

下三百人全副武装要求同他一起去，以便保卫。子仪生气地说：“我是国家的大臣，他如果没有天子的密诏，怎么敢害我？如果是天子的命令，你们更不能胡来。”说完，只带十几个仆人走了。鱼朝恩正等待郭子仪，见他轻车简从，非常惊讶。说：“你怎么带这么几个人？”郭子仪把他听到的流言告诉鱼朝恩。并说：“我才不费心思去想那些无端的事。”鱼朝恩捶胸顿足，流涕呜咽，说：“正因为你是一个长者，才这样相信我。”

郭子仪有很大的功劳，常常为这个担心。宦官中的当权人物嫉恨他的功劳，暗中差人到华州去挖了他的祖坟，盗了坟中的祭品。郭子仪的部将李怀光等人非常气愤，准备搜查物证，按物抓人。郭子仪入朝，面对皇上，流泪长哭，自称有罪。向皇帝奏说：“我指挥部队，外出征伐，动不动就成年地打仗。害了人家的兄长，杀了人家的父亲，这情况是很多的。他们的兄弟妻子想给我捅刀子的人也是很多的。今天我受到的污辱，正是由于他们的无辜。但是，我为报效国家的热心，即使死了也是无悔。”由是，当时中外的人都猜不透郭子仪这个人。他的儿子郭弘广在长安亲仁里启造府第，里巷中的小贩子、或者士人们，也受不干扰。有人说，郭子仪的夫人王氏和他的爱女，正在对镜梳头时，往往就有出镇的将领来辞行；有时，也有属员来请示。郭子仪不但不要她们回避，而且还要她们亲自给倒茶水或拿擦脸巾，视她们与普通入甚至仆人一样。过后，他的孩子们给他提意见，郭子仪再三不作答。于是，他们流着泪，说：“大人功业已经成就，即使自己不拿架子，也不能以贵为贱。不管是什么人连卧室都可以出入，这怎么行？我们想，即便是伊尹、霍光那样的人，

也不会这样做。”郭子仪笑着对他们说：“你们都没想明白。咱们家吃官粮的马就有五百匹、吃官饭的上千人。现在进没地方走，退没地方守。假如筑起高墙，壁垒森严，内外不通，一旦有人诬告，说我有造反的心，再有贪功嫉贤的人加以佐证，咱们全家就会被搓成粉末。那时候，咬肚脐子后悔都来不及。现在咱们院落板荡荡，四门大开着，小人们即使怎样地向皇帝进谗，用什以来加罪于我？我们为的是这个啊。”他的孩子们都表示钦服。唐代宗永泰元年，大将仆固怀恩病故。各异民族联合进犯京畿。郭子仪奉命抵御。刚到泽阳，少数民族的部伍已经合军。郭子仪只率了两千部众，少数民族的头领问：“这个领兵人是谁？”部下说：“他是郭令公。”回纥头领说：“怎么郭令公还在？仆固怀恩告诉我，大唐皇帝死了，郭令公也死了，中国没有头脑了，所以我才来的。现在郭令公在，大唐皇帝在不在呢？”郭子仪差人告诉他，说皇帝身体康泰。回纥头领说：“我们叫仆固怀恩骗了。”郭子仪使人传话，回纥头领说：“郭令公真在的话，我能见到他吗？”郭子仪将要出见，将领们说，少数民族的人不可以相信，不要去。郭子仪说：“他们几十倍于我，真打起来，咱们的力量是不足的，怎么办？至诚可以感动神仙，何况是少数民族呢？”将领们要选五百精锐的骑兵给他做护卫。郭子仪说，那足以倒找麻烦。令人传呼，告诉说郭令公来了。少数民族的头领们开始怀疑，严阵以待。郭子仪仅率几十骑人马出阵，摘下头盔来打招呼说：“你们安好啊。很久以来你们同怀忠义，尊重朝廷，现在怎么做这样的事？”回纥头领率先下马致敬，说：“这是我们的父辈啊。”郭子仪身長六尺多、相貌堂堂。唐肃宗在灵武封

他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加平章政事（总理国事），又封为汾阳王，又加中书令（中书省长官）后来把他的像画在凌烟阁上。德宗时又加号为尚父。逝世后，配享代宗庙庭，极为尊荣。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做到很大的官。他的儿子郭暖，娶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有几十个孙子和孙女。这些人给他问安或祝寿的时候，他仅点头而已。郭子仪忠心于国家，对皇帝和官职高于他的人，非常至诚。对待下级，又非常宽厚。作战勇猛有智，每战必克。幸臣（宦官显贵）程元振、鱼朝恩多少次诋毁他。他带领重兵，或者正在作战，接到皇帝召见的命令，从不为担心自己的性命而顾盼。也是老天有眼，他终于很平安。田承嗣很跋扈，傲慢无礼。郭子仪的使者到他那里去，田承嗣去拜望，指着自己的膝盖说：“我这腿很多年是不屈于人的，现在我只好为郭令公一屈了。”郭子仪部下的老将比如李怀光等，都是封王侯的，郭子仪指挥他们得心应手，他们对郭子仪，象奴仆对主人一样尊重。当年，郭子仪同平定安史之乱的另一位重要将领李光弼齐名。虽然威武不如李光弼，但是在宽厚待人方面，是超过他的。每年他家的俸银有二十四万两，其他的收入尚且不算。郭子仪的家住在长安的亲仁里，占整个亲仁里的四分之一。亲仁里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巷子，郭子仪家仆人三千，从不生事。经过亲仁里的人，甚至分不出哪一家是郭子仪的府第。唐代宗很恩宠他，从来不直呼郭子仪的名字，而称为大臣。二十余年，天下安危，靠他支撑。做中书令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廷不忌；功盖一代而皇帝从不猜疑；过着奢侈的生活，没有人不满。郭子仪一生富贵，子孙安康，于天伦之乐，没有缺憾。去世的

那年，八十五岁。

宋则

宋则家奴执弩弦断，误杀其子，则不之罪。（出《独异志》）

宋则的家人不小心拉断了弓弦，射死了他的儿子，宋则没办他的罪。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陆象先 元载 董晋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绅 卢携
归崇敬 夏侯孜 陈敬瑄 葛周

陆象先

唐陆充公象先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欲贾其事，鞭背见血，曰：“卑吏犯公，请去。”充公从容谓之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出《国史补》）

唐朝陆象先（充是他的追赠封号）做同州刺史。他的家僮在路上走的时候遇到了参军，（刺史的佐官）他的家僮没有下马。参军想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拿马鞭子把这个家僮脊背打出了血，而后说：“卑职得罪刺使了，请放我走吧。”陆象先从容地说：“奴才见了参军不下马，打也行，不打也行。参军既已把他打了，走也行，不走也行。”参军摸不透他的意思，自行退去。

元载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坐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载、王缙。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出《国史补》）”

宦官鱼朝恩在国子监高坐在上面讲《易经》，洋洋洒洒地大谈八卦。其用意在于羞辱这方面的学者元载和王缙。当时，很多官员都在场。王缙受不住污辱，表现出愤怒的样子。而

元载却怡然自得，满面微笑。鱼朝恩讲完了“易”退下来说：“王缙发怒，是人之常情；而元载微笑，却深不可测。”

董晋

董晋与窦参同列，时政事决在窦参，晋但奉诏唯诺而已。既而窦参骄盈犯上，德宗渐恶之。参讽晋，奏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岂不是窦参遣卿奏也？”晋不敢隐讳。上因问参过失，晋具奏之。旬日，参贬官。晋累上表辞官，罢相，受兵部尚书。寻除东都留守。会汴州节度使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汴州节度使。时晋既授命，唯将判官僚从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瑄武将吏都无至者。晋将吏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云：“都虞候邓惟恭合来迎候。承万荣疾甚，遂总领军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耶？恐须且回避，以候事势。”晋曰：“某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为逗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来自汴州数十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仍委惟恭以军众。惟恭探晋何如事体，而未测浅深。初万荣既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及疾甚，李乃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虞晋之速至。晋之速至（明抄本无晋之速至

四字)留以近。方迎，然心常快快。惟恭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晋宽厚，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长源性滋彰云为，请改易旧事，务从峭刻。晋初皆许之，及案牒已成，晋乃且罢。又委钱谷支计（计原作许。据唐书一五五董晋传改。）于判官孟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人皆恶之。晋卒于位。卒后十日，汴州大乱，杀长源、叔度，军人齧食之。长源轻言无威仪，自到汴州，不为军州所礼重。及董晋疾亟，令之节度晋后事，长源便扬言：文武将吏多驰慢，不可执守宪章，当尽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怨恨。叔度性亦苛刻，又纵恣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戏，自称孟郎。由是人轻而恶之。（出《谭宾录》）

唐德宗时，董晋和窦参同做宰相。所有的大事都由窦参决定，董晋唯唯服从。逐渐窦参自满傲慢，德宗不满意他。窦参嘱咐董晋，要他向皇帝奏请给事中窦申做吏部侍郎。德宗严肃地说：“这是不是窦参的主意？”董晋不敢隐讳，以实话相告。德宗就问窦参的过失，董晋一一回禀。不久，窦参便被贬了官。董晋也好几次上表要求辞官，德宗罢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接着又使命他为东都（洛阳）留守。正赶上汴州（开封）节度使李万荣病重，他的儿子作乱。朝廷就任命董晋为汴州节度使。董晋接到命令，只带了判官等十几个人，没有召集兵马，到了郑州，瑄武军（指汴州节

度军营)方面没有人来接他。董晋的部下和郑州的官吏都很害怕,都劝董晋说:“汴州节度府的都虞侯邓惟恭是应该来迎接的。他不仅没有来,还乘着李万荣病重,攫取了兵权。现在节度使到了这里,他还不来迎接你,他的心里已经明白。恐怕咱们得暂时回避一下,以便等待时机。”董晋说:“我奉命做节度使,只能按时到任,怎么可以逗留不前?”大家都担心他有危险,唯独董晋自己恬然自处。到了离汴州(开封)几十里的地方,邓惟恭才来迎接。董晋看到邓惟恭连马都没下,记在心里。到了节度衙门,仍然让邓惟恭主持军务。邓惟恭只知道董晋是朝廷派来做节度使的,但摸不清他会怎样做。当初,李万荣赶跑了前节度使刘士宁,取而代之。并且把兵权交给邓惟恭。等到他病重,李万荣才表示接受朝廷的节制。邓惟恭本以为他自己应当接替李万荣做节度使,故意不派人接董晋,企图让他害怕,希望董晋不敢到汴州来。没有想到董晋会来得这样神速。董晋这么快地来了,临近了汴州,邓惟恭只好去迎接,但心里怀着鬼胎。董晋以邓惟恭傲慢无礼,图谋不轨的罪名,把邓惟恭发配到岭南。朝廷担心董晋柔弱,又派汝州刺史陆长源做他的行军司马(佐官),协助他管理军务。董晋性格宽厚,待人谦和。每做事,多按照过去的规矩办,部队逐渐地安定下来。陆长源性好动,在处理军务上,请求按他的方案来办,要求严格。开始,董晋答应了他,陆长源要实施的方案已经制定出来,董晋改变了初衷,暂未实行。董晋把管钱粮的事,委派给判官孟叔度。节度判官孟叔度是一个轻浮的人,不尊重军人,大家都恨他。董晋在汴州节度使任上逝世。他逝世后十天,汴州大乱,乱军杀死了行军司马

陆长源和节度判官孟叔度。并且把他们的肉煮成粥来吃。陆长源这个人随便说话，没有威仪，从到汴州后，地方官和部将都没人尊重他。董晋病重的时候，委托他主持军务。他就扬言说，汴州的文官武将吊儿郎当，不做正事，不守法规，应该依法惩治。因此，人们怨恨他又惧怕他。而孟叔度为人苛薄，特别贪恋女色，常到妓馆里和女人调笑，自称孟郎，人们都看不起他、恨他。

裴度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出《因话录》）

又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

于胥吏辈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伏其弘量，临事不挠。（出《玉泉子》）

裴度（晋公是他的封号，裴度封晋国公）做门下侍郎（相当于署理宰相、权平章政事）到吏部去选官佐。跟同路一起去的给事中说：“我这个人升官，有很多侥幸。这些人升个一级半级很难，不如我的机遇。我一生都没有想到过贬官的事。”裴度不相信抽签爻卦，也不贪图穿得好，吃得好。经常和人家说，鸡肉和猪肉，有了就吃，生老病死，顺其自然。该死了，也不能抗拒。他的度量，大致这样。

他做中书令，忽然有人说官印丢了，在场的人都惊慌失措。裴度却叫人设宴，跳舞唱歌。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私下认为他很奇怪。夜深了，下属禀报说官印还在，并没有丢失。裴度也不答理，尽欢而散。有人问，印都丢了，你为什么还这样镇定？裴度说，这准是下面的小官拿去私自盖印，慢一点处理，印就可以送回来，处理急了，他肯定给你丢到水里、火里，就没有办法找到了。当时的人都称赞他的大度，遇事很镇静。

于頔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郑傲倪自若，似无郡使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騫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疋，器物一千两，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费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庐符戴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尺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如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县。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纵。其婢端丽，饶音伎之能，汉南之最姝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给钱四十万，宠盼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座。于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甚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

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帏幌奩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阳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之嬉娱。遂多以缙帛赠行，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杨素归德言妻。临财莫贪，于色不吝者罕矣。时人用为雅谈。历观相国挺特英雄，未有于襄阳公者也。戎使君诗曰：宝钿香娥翡翠裙，装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出《云溪友议》）

郑太穆（郎中是他后来担任的官职）做金州刺史，写信给司空于頔（襄阳是他的封号）。他的信写得很随便，不讲礼貌。信中说，你如南海的大鹏鸟，如天之砥柱，飞起来日月都会被遮掩，扇动翅膀，山岳也要倾倒。是皇上的重臣，各地官员的楷模。我郑太穆一家二百多口人，分住在东西两京，挨饿受冻。我管理的地盘小，薪俸少，节衣缩食。现在，请你给我一千贯钱、一千疋绢、一千两买东西的银子、一千石米，再给我十名女婢、十名男仆。而且说：“这对于你，不过是千树之一叶，但这一叶对于我，足以遮荫，对于你，又如大海的几滴水，对我，那就是一片大泽了。”于頔读了信，没有叹息，也无惊讶。只是说：“郑太穆要的东西，依次各给一

半。”因为当时军费开支很大，所以不能全给。匡卢地方又有一个叫符戴的山人差了一个小童子持信到于頔那里去，要求给钱一百万，把匡卢山买下来，于頔不但照给，外赠纸墨、布帛。还有一个叫崔郊的读书人，擅长文艺，住在一个穷县。崔郊跟他姑姑的婢女私通。那婢女天生丽质，歌舞弹唱都能，是汉南一带最美的女子。崔郊的姑姑家境不好，把这个婢女卖给于頔（连帅即于頔又称），于頔非常喜欢这个婢女，给钱四十万枚，备加宠爱。崔郊对这个女子思念不已，跑到于頔府的附近，盼望能见到女子一面。女子在寒食节那天果然出了门，崔郊等在柳树下，两个相见，饮泣不已，发誓终生相爱。崔郊赠女子一诗：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从行中有人生崔郊的气，就把这首诗写下来，贴在厅里。于頔看到这首诗，叫人把崔郊召到府上，左右的人猜不出他的用意。崔郊也提心吊胆，但逃不掉，只好去。于頔见了崔郊，握着他的手说：“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肖郎是路人。是先生写的呀？四十万是一笔小钱，怎能抵得上你这首诗呢？你应该早一些写信告诉我。”马上让两个有情人一起归去，并且赠送了很丰厚的妆奁，崔郊夫妻也算小富。当初，有从零陵来的人说，在太守戎昱家的酒席上看到了一个歌唱得很漂亮的女子。于頔就让人召她来，戎昱官小不敢抗命，拖了一个多月，把那女子送来了。于頔就叫她唱歌，那女子唱的歌词，就是戎昱所写，所弹乐器，也是戎昱所赠。于頔说：“唉，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为后世楷模，岂能夺人所爱，为自己来

玩乐？”于是，赠给很丰厚的礼品，亲自写信向戎昱道歉。云溪子说：“晋朝王敦把乐伎送给士兵、隋朝杨素送还赵德言的妻子，都是不贪财、不爱色的榜样，这是少有的，被称为雅谈。历代做宰辅的人，没有超越于頔这种大器量的。”戎昱作的歌词是：

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
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

武元衡

武黄门之西川，大宴。从事杨嗣复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饮，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动。沐讫，徐起更衣，终不令散宴。（出《乾鑿子》）

黄门侍郎武元衡到西川去，地方官宴请他。西川从事（州府佐官）杨嗣喝得大醉，强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杨嗣就把酒浇在他身上，并声称我用酒来给你洗澡。武元衡一动不动，任他浇完了酒，才缓缓地站起来，换了一身衣服，又参加酒会。

李绅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素与李隙，事具别录。时于荆溪遇风，漂没二子，悲戚之中，复惧李之仇己，投长笺自首谢。李深悯之，复书曰：“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荆浦沈沧之祸，鄙实悯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张感涕致谢，释然如旧交，与张宴饮，必极欢醉。张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至是二十年，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盘上，妓深晓之。李既至，张持杯不乐。李觉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词曰：“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张醉归，李令妓随去。（出《本事诗》）

李绅（相是他后来的官职）做淮南节度使，有姓张的人在江南郡守的任上罢官。这个人李绅一向不和，做什么事都对着来。其人罢官后还乡，遇风翻船，淹死了两个儿子。身遭不幸，非常悲痛，又担心李绅会报复他。便给李绅写了很

长的一封信，表示自己的歉疚。李绅很同情他，便在回信中说，过去争论的话，我怎么能记恨？互相之间不对的地方，我早忘光了。这样对待张郎中，李绅还觉得不够。张郎中非常感激，亲自面谢，两人释嫌和好，同旧时是朋友一样。两人经常一起高高兴兴地痛饮。张郎中曾经做过广陵从事，和一位风尘女子很要好，但相爱而不成眷属。二十年后，在李绅家喝酒，恰好相逢。四目相对，泪将欲下。李绅去换衣服，张郎中用手指蘸着酒，写词在木盘上，女子记住了词。李绅回来，张郎中端着酒杯发愁。李绅感觉出来，就叫女子唱歌佐酒。女子便唱了张郎中刚写的词：

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

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

张郎中喝得大醉，李绅让女子和他一起归去。

又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曰：“髣髴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髣髴字亦作浮喧。并上声。古今注言。即堕马之遗像。出《本事

诗》。《本事诗》“浮喧”作“低堕”)

刘禹锡从和州任上罢官(尚书是他后来的任职),改任主客郎中。李绅也从淮南节度使任上罢归,做集贤学士。仰慕刘禹锡的大名,邀请到家里,设了很丰盛的酒席宴请他。喝完了酒,李绅让一个非常美貌的歌妓唱歌献给刘禹锡。刘禹锡旋即席赋诗说:

髻髻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
李绅就把那歌妓送给他。

卢攜

故相卢攜为监察日,御史中丞归仁绍初上日,传语攜曰:“昔自漉东推事回,鞞袋中何得有绫四十疋,请出台。”后攜官除洛阳县令,寻改郑州刺史,以谏议征入。至京,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阳入相一百日。数日,问何不见归侍郎,或对云:相公大拜请假。攜即除仁绍兵部尚书,人情大洽也。(出《闻奇录》)

卢攜做监察御史的时候，归仁绍升御史中丞刚上任。传话给卢攜，说，你在淛东做推事回来，马上驮的袋子里怎么会有四十疋綾子？拿到御史台来。后来，卢攜做洛阳令，又做郑州刺史。以谏议大夫衔征入朝，到了京城，又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接着，就升任宰相。卢攜自洛阳令到升任宰相，仅仅不过一百天。过了几天，卢攜没有看到归仁绍，就问：“我怎么没见到归侍郎呢”便有人告诉他，说在为你举行担任宰相职务仪式的时候，他请假了。卢携立即提拔归仁绍做兵部尚书，所有的人都很高兴。

归崇敬

归崇敬累转膳部郎中，充新罗册立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曰：“舟人凡数十百，我岂独济？逡巡，波涛稍息，举舟竟免为害。（出《谭宾录》）”

归崇敬几次升迁，做到膳部郎中的官，充当新罗册立使。乘船到新罗去，大海中波浪滔天，所乘船漏水，船上的人异常惊慌。撑船的人请求归崇敬上小船去。归崇敬说：“船上有这样的人，怎么能我自己逃命？”船不能前进。但是不久，浪涛平息了一些，船上的人都平安无事。

夏侯孜

夏侯孜，有王生与孜同在举场。王生有时价，孜且不侔矣。尝落第，偕游于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酣，（明抄本酣上有酒字。）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王生自负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无所闻。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获孜与父平昔所尝来往事礼札十数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掣之以谒孜，孜即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诸从事，以话其事。（出《玉泉子》）

夏侯孜与姓王的读书人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姓王的是一个呼声很高的人，夏侯孜是比不了的。但是两人都落第而归。遂结伴到京西凤翔去游玩。住在节度使处。有一天，节度府的从事请他们喝酒，酒酣耳热，从事拿出骰子来，说：“我给你们预卜一下，二位秀才如果明年都能高中，掷一个‘印堂’出来。”姓王的自以为学问好，本来挺高兴，一下子又发怒说：“我确实浅薄，但是也不至于和夏侯孜同年！”很不高兴地离去。夏侯孜不仅考中，而且官运亨通，后来做了宰相，那个姓王的却不知下落。夏侯孜在蒲津做官的时候，王某的儿子不了解情况。偶然的会里翻出夏侯孜同他父亲来往的书信和礼品单子，都是夏侯孜亲笔写的，很高兴地拿着这些佐据去见夏侯孜。夏侯孜接见之后，问他有什么要求，并一一照办。而且召集他的部属，述说当年的往事。

陈敬瑄

陈太师敬瑄虽滥升重位，而颇有伟量。自镇西川日，乃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三十千。常有告设吏偷钱，拂其牒而不省。营妓玉儿者，太师赐之卮酒，拒而不饮，乃误倾泼于太师，污头面，遽起更衣。左

右惊忧，立候玉儿为齏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赐之。玉儿请罪，笑而恕之。其宽裕率皆此类。（出《北梦琐言》）

太师陈敬瑄虽然胡里糊涂地升了大官，但比较起来，还是很大度的。镇守西川的时候，把行政事务委托给幕僚，军务委托给部将。每天吃一条狗，喝一壶酒。每月设六次宴，款待部曲。和当时五个要好的酒徒，一起喝酒。一桌菜就花掉三十千钱。有人来报告管钱人监守自盗，他把报告丢在一边而不去理。军妓叫玉儿的，陈敬瑄给她酒，拒绝不喝，而且不小心把酒泼到陈敬瑄的头上、脸上和身上。陈敬瑄去换衣服，很多人都担心，猜度玉儿马上就会被剁成肉酱。陈敬瑄换了衣服出来，不但没发火，还赏酒给玉儿吃。玉儿表示谢罪，陈敬瑄笑着宽恕了她。他的宽厚待人，大致如此。

葛周

梁葛侍中周镇兗之日，尝游从此亭。公有厅头甲者，年壮未婿有神彩，善骑射，胆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时诸姬妾并侍左右。内有一爱姬，乃国色也，专宠得意，常在

公侧。甲窥见爱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顾问，至于再三，甲方流眄于殊色，竟忘其对答。公但俯首而已。既罢，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惧，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计忆公所处分事。数日之间，虑有不测之罪。公知其忧甚，以温颜接之。未几，有诏命公出征，拒唐师于河上。时与敌决战。交锋数日，敌军坚阵不动。日暮，军士饥渴，殆无人色。公乃召甲谓之曰：“汝能陷此阵否？”甲曰：“诺。”即揽辔超乘，与数十骑驰赴敌军，斩首数十级。大军继之，唐师大败。及葛公凯旋，乃谓爱姬曰：“大立战功，宜有酬赏，以汝妻之。”爱姬泣涕辞命，公勉之曰：“为人之妻，可不愈于为人之妾耶？”令具饰资妆，其直数千缗。召甲告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职，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称死罪，不敢承命。公坚与之，乃受。噫！古有绝纒盗马之臣，岂逾于此。葛公为梁名将，威名著于敌中。河北谚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云。（出《玉堂闲话》）

梁代侍中葛周镇守兖州时曾出游，坐于亭。有一传事的小头目甲，正当壮年，没有娶妻。这个人生得伟俊，又善于骑马射箭，并且很有胆量。因有事禀报，葛周召他入见。当时，他的小老婆们在场侍候。其中有一小老婆，天姿国色，葛周非常宠爱，经常带在身边。甲见到这女人，看了一眼又一眼。葛周问他话，说了好几次，他也没能回神儿。甲贪看漂亮的女子，竟忘记回话。葛周只好摇头。过后，生他的气。有

人告诉了甲，甲很害怕。称说自己当时迷迷糊糊。并且，把葛周布置的事全忘光了。好些日子，提心吊胆。葛周知道他很害怕，很温和地待他。不久，有诏命让葛周率部抵御唐师。两军在河上这个地方决战，打了几天，唐师部伍不乱。傍晚，士兵又饥又渴，疲惫得差不多象死人似的。葛周就把甲叫来，说：“你能攻陷敌阵吗？”甲说：“能。”并马上率领几十个骑兵从部队中冲出去。这些人勇猛赴敌，杀伤甚众，葛周以大部队跟上来，唐兵大败。凯旋归来，葛周对他的爱姬说：“甲立了这样的大功，我应该重赏报答，请你做他的妻子吧。”爱姬流着眼泪推辞。葛周勉励她说：“你去给人家做妻子，比做小老婆强。”并且给她准备了嫁妆，价值几千缗。葛周把甲请来，对他说：“你在河上立了很大的战功，我知道你没成亲，现在我把某女给你做妻子。这个女子就是当日你专目注视的那个女子。甲连称死罪，不敢答应。葛周一定要坚持，他才接受。嘿，古代绝纓、盗马的事例，也超不过葛周的事迹呀。葛周是梁代的名将，威震敌胆。河北有一条谚语说：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意思说山东人葛周，没事你可别惹他。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总叙进士科 进士归礼部 府解 诸州
解
试杂文 内出题 放杂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谢恩 期集 过堂
题名 关试 宴集

总叙进士科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恒不减八九百。

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求，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算，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李肇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切，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常有知闻近过关试。议以一篇记之日，短行轴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明抄本“议”作“仪”，又明抄本、许刻本记之日作记之曰，轴作纳，街作诗。）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托人为词赋，非为白荐。）将试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闻喜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离会可也。明抄本闻作关。）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酹饱，谓之打鼐鼐；匿名造榜，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画策：此其大略者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关、（国史补关作辟）元修有焉。（出《国史补》）

进士科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到唐太宗贞观、高宗永徽年间兴盛起来。无论地位怎样高的人，不是进士出身，终以为憾事。当时每年的举子，往往八九百人。这些举子常被誉称为白衣公卿。要想参加科举，是很艰难的。常有些三十多岁的人仍未考中，被称为老明经。五十岁中了进士，还被称为少年进士。风流才气、善于变通，象张仪、苏秦那样的口才，荆轲、聂政那样的胆量、仲由那样的勇武、张良那样的智谋、桑弘羊那样的精于书算、东方朔那样的诙谐，比起做进士来，也黯然失色。修养品行，如处子那样的洁身自好。有一生没有考中的，无怨无悔。所以有诗说：

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

李肇说，进士为人们推崇尊重很久了。所以凡做官的人，由进士出身，才算正经的文人。当时的读书人争相参加科举，流弊甚深。初考的地方叫举场。考中的称为秀才。由地方官保送的称为乡贡。参加过京都会试考中的人称为前进士。这些人被称为先辈。同科考中的称同年。主考官称座主。首都参加考试的称等第。地方未经考试被推荐的，称拔解。入考场之前要互相保证，称为合保。大家在一起温习文章，互相评点，称为私试。请有权势的人指点，称为关节。互相推崇叫还往。京试一旦考中，把姓名列榜，贴在慈恩寺塔上，叫题名。在曲江亭宴会，叫曲江会。被举荐参加春天乡试，叫春闱。没有考中的人，叫黜黜。使用假名字，叫无名子。没

有考中继续读书准备再考，称过夏。预先打小抄，称书策。科举大体如此。这是先达们创立的科举体制，规章记录在礼部衙门。有才学有品行的人都遵循科举的要求。由科举中试做到最高官职的，十人中有二三人。做到显要官职的，十有六七。元兽山、张（巡）睢阳、刘关、元修都是这样的人。

进士归礼部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员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之矣。考校取检，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遂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人，数权之过。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词或不典雅，与众详之若何？”皆曰：唯。权出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籍焉。乃阴求昂瑕。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拱而前，谓昂曰：“礼尚往来，鄙文之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以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老耄，厌倦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

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闻惶骇，诉于执政，谓权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复，不受嘱请。及有势位，（明抄本势位作吏议）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廷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伏多士，乃命吏部侍郎专知焉。（出《摭言》）

京试中的俊秀科，由考功员外郎主考。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员外郎李昂性格偏激。召集所有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同他们约定说：“大家的才华都在文章里面，批阅卷子，一定大公无私。如果谁要请人说情，我一定让他落榜。”他的岳父跟参加考试的李权住邻居，相处又好。便给李权说情，意在照顾。李昂果然发怒，召集诸生，批评李权的过错。李权谢罪，说：“我是个愚人，私下跟人说了这件事，但并没有求他说情。”李昂说：“我看大家的文章写得都很好。但是古人说，好的玉石也可能有瑕，这是很对的。假如文章中有不恰当的地方，我将向大家通报，好吗？”大家称是。李权走出之后，对大家说：“李昂刚才的话，是冲着我来。他这么看待我，我肯定落榜，我还有什么希望？”于是暗地搜集李昂的过错。几天后，李昂果然把李权文章中的小毛病摘出来，写在榜文上，贴在闹市，羞辱李权。李权先向李昂行礼，然后说：“礼尚往来。我的文章写得不好，已经知道了。你的文章和言论，许多路人都听说过，咱们切磋一下，可以吗？”李昂生气地说：“有什么不可以？”李权说：“‘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这是你的话

吗？”李昂说，是。李权说，从前唐尧年老，倦于政事，打算禅位给许由。许由不愿听他的唠叨，所以才洗耳。当今皇上年富力强，没有准备把皇位禅让给你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洗耳？李昂听了这话，非常恐惧，并且向上级申诉，说李权狂妄，结果把李权给捉了起来。当初，李昂很正直，不循私情。后来他升了很有权势的官，别人求他办事，全不拒绝。因为这个，廷议认为考功员外郎职务不高，不足以让那么多读书人服从、尊重。所以，此后让吏部侍郎专管这件事。

府解

京兆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爵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夸诤，车服多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真实之士不复齿矣。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出《摭言》）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每年由京兆府（首都长安）举

荐学子十人以上。称为等第。要求名符其实，以鼓励读书。由礼部侍郎主持筛选。这些人有可能考中进士，也可能考中十分之七八。如果出现不同情况，要由礼部行文，请贡院（试官衙门）说明情况。到了咸通、乾符（懿宗、僖宗年号）时期，世风大坏。等第者简直同中第差不多。这些人互相夸耀吹捧，坐着好车，穿着华丽的衣服，不以为过份。期集时，真正有学识的人们目为不齿。由于这个原因、此后废置不定。

诸州解

同华解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置五场试。”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常年以清要诗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寝去。惟卢弘正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楚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马植下解状。植将家子，从事辈皆窃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割莫得之。楚大伏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头。后弘正自丞郎使判盐铁，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鹺务，又中老拳。（拳原作权，据

明抄本改。)大中中,纥干峻与魏鉅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鉅暴卒,时父皋(父皋原作又泉;唐摭言二作时峻父方镇南海,峻父当是纥干泉,曾为岭南节度使。见文苑英华沈询撰制词及裴廷裕《东观奏记》。)方锴(锴当作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斗(唐摭言二斗作阙)之前,未销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皆斯(唐摭言三皆斯作张又新)于时号张三头。(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原缺出处,今见《摭言》卷二)

各地举荐的贡士,大体同府解的待遇和方式差不多。如果是第一名被举荐的,基本都可能被选中。元和(唐宪宗年号)中期,令狐楚镇守三峰,正值秋试。便布告说,先举行五场考试,以取人才。五场为诗、歌、文、赋、帖经。一般以诗求荐的,每年都会有十几人,但这一年却一个没有。有的人从千里外赶来,明了情况,也都离去。唯独卢弘正只身请见,要求参加考试。令狐楚命人给他安排住处,非常优待,并委派幕客毕纵观察卢弘正的行为谈吐。卢弘正只有一个人参加考试,令狐楚就决定每天考一场,求精而不求快。卢弘正已经考完两场,马植也来参与。马植是一个将门后代,同卢弘正争雄,一些人都私下笑他。但是令狐楚却说没准儿。马植写《登山采珠赋》有这样的话: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与老蚌,割莫得之。意思是说,文豹和骊龙是不一样的。你到山上采珠子,大相径庭。石头和蚌根本不是

一回事，剖开石头，怎么会得到珠子？令狐楚认为马植论述精当，夺了弘正的第一给了马植。后来弘正以丞郎使的官，主管盐铁事务。收入被马植据为己有。卢弘正亲自写信取笑他，说当年地方考试你得了第一，现在管理这么点小事，你又来伸手。大中中期，纥干峻同魏鉅争夺地方考试的第一名，纥干峻失利。第二天，魏鉅死。当时纥干峻的父亲镇守南海。便有人匿名诽谤：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斗之前，未销一捻。意思说，纥干泉（纥干峻的父亲，曾任岭南节度使）从南海回来，一定带回很多钱财，正当魏鉅同纥干峻争夺考试第一的时候，谁受得了你手指一捻呢？因为这个，纥干峻的弟兄们都拒绝参加地方考试。进士状头、博学宏词科敕头、京兆解头称为三头。

试杂文

垂拱元年，吴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榜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止一人。意欲广收，通滞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恩（唐《摭言》一恩作思）立奏议加试帖经与杂文，文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二年，方行三场试。故恒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出《摭言》）

武则天垂拱元年，吴道古等二十七人中进士。发榜后，武则天批示说，大体上看了他们的“策”，没怎么说明白。若根据要求，考中的只有一个人。通融一下，让他们都算中了吧。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恩奏请，增加帖经和杂文的考试。这几种通过了再参加“策”的考试。不久，由于武则天攫取了唐政权，又恢复老样子。到神龙二年才颁行三场试的制度。所以考试中才增加了诗、赋的题目。

内出题

开成中，高谐知举。内出霓裳羽衣曲赋，太学创置石经诗。进士试诗赋，自此始也。（出《卢氏杂说》）

开成中期，高谐做主考官。由宫内传出题目《霓裳羽衣曲》，要求以赋为文体。在太学里设置诗的课程。这是进士考试增加诗、赋科目的开始。

放杂文榜

常兗为礼部，判杂文榜后云：他日登庸，心无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所放杂文过者，常不过百人。鲍祭酒防为礼部，帖经落人亦甚。时谓之“常杂鲍帖”。（出《传载故实》）

常兗在礼部任官，批阅杂文试卷后说，想在文章上超越他人，绝对要锐意向前。登庸意为拜相这里系借用）虽然点灯耗油，写出文章又感到不满足。他阅卷能通过的，常常不超过一百人。做过祭酒（国子监长官）的鲍防后来也任礼部官，在帖经上要求非常严格。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常杂、鲍帖。意思是说，常兗对于杂文的要求，鲍防对于帖的要求，极严格。

放榜

贞观初。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粘黄纸四张，以氈笔淡墨，袞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又云，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御考试，南院放榜。（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版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例之。明抄本“例”作“列”。）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墉垣。未辩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篱在墉垣之下。南院正门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出《摭言》）

贞观初年，放榜的日子，唐太宗暗中到端门去。看到进士们从榜下接连不断地走出来，非常高兴。对随行人员说，天下的人才，都被我吸引来了。进士榜，要粘四张黄纸。其字淡墨书写。考试的地方，用大毛笔，书写礼部贡院四个字。有人说是唐太宗的亲笔。又说如鬼神的字样。考进士的惯例，要

经过礼部的考试和皇帝个别的面试，在南院放榜。贴榜的地方是南院的东墙。是特筑的墙，高一丈多，上面有檐，四周是空地。天尚未明，即从北院捧着榜，到南院去贴。元和六年被国子监的学子们从东面踏破了棘篱墙，把贴榜文的墙也给拥倒了。所以，后来先由礼部贴一个副榜，晚一点再张贴正式的榜文。

又

郑薰知举，放榜日，唯舍人毕诚到宅谢恩。至萧做放榜日，并无朱紫及门。时论诮之。（出《卢氏杂说》）

郑薰做主考，放榜的那天，舍人（官名）毕诚登门道谢。肖做主考，放榜那天，没有什么穿官服的人到他家里去。当时的人笑话郑薰。

五老榜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贫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授校正。制略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龙命。松、舒州人。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词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人。皆以诗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出《摭言》）

天复元年，杜德祥主持科选的事。选中了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当时皇帝刚刚平定内乱，听说开科取士，非常高兴。下诏从进士中挑孤老贫穷的人报告他，由他亲自任官。所以杜德祥就拿这五个人来敷衍，都授了校正的官。书授官理由说，我感念你们中选之际，正是我拨乱反正之年，应给予你们格外的恩惠和殊荣。曹松是舒州人，读贾谊、司马相如的文章，拿来应付，做几首诗，并没什么真才

实学。当时传言曹松说事答话的样子象捧献羊腿似的。王希羽是歙州人，诗词、琴棋有较高的造诣。曹松、王希羽都是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刘象是京都人，柯崇、郑希颜是福建人，都是以诗考取的，也都六十多岁。所以称这一榜为五老榜。

谢恩

放榜后，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门人（按唐摭言三门人作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司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谢原作谋，据唐《摭言》三改。）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衣钵谓得主司名第。其或与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谢大衣钵，如践世科，即感泣而谢。）谢讫，登，即状元与主司对座。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座。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礼部不恒，即有于都省至谢，公卿来看者，或不坐而即回马也。明抄本“部”作“即”。）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矣。（出《摭言》）

放榜之后，由状元率进士们到礼部，下马缓行，列队侍立，把这些人的名字写在纸上，呈送给主管官。按中试的次序在台阶下站着。先由北面上台阶面东站着，主管官们坐在东面，面西。主事官请状元等向主管官们行礼，主管官还礼。状元出列致辞，退回去，再行礼，由主考还礼。拜完了，由主管官宣布进士们报告年龄。于是依次报告。报告完了要行大礼，表示谢皇帝的恩典。每个人都同状元一样。行完礼由主事官宣布由状元说明自身情况，其余的人表示感谢朝廷赏赐给的官服、官粮。而后，状元登上主管官员们坐的台阶，可以按规矩面向主考官坐下，介绍前几名并回答主管官员们的问话。这时官员们可以来参观、接见，从南面走，面北依次入座，同进士们一起喝几杯酒。进士们喝完酒，依次退到期集院去。三天后，再举行一次，同主考官们的会面。这一次主考官们可以和进士们交谈，指出他们看中哪些人的哪些文章，考官们怎样互相通报、合议取中。

期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团”原作“国”，据唐《摭言》三改。）司所由辈（“辈”原作“辇”，据唐摭言三改。）参状元后，更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双东单西。其日釀（“日釀”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贯文。其叙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骞抽三五个，便由此钱。唐《摭言》三“骞”作“募”。）铺底钱。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贯文。（出《摭言》）

进士们谢完了皇恩、师恩之后，到期集院去。没有皇上的任职令以前，每天都要去。还要到主考官的衙门去两次。由主考官表示不必再来，第三天就停止。但同科取中的进士，称同年，第一次期集，同年们先要拜见状元，然后同年们互拜。再然后由礼部的吏员唱名，宣布就座。名次双数的坐在东面，单数的坐在西面。一起喝酒，杯不干者受罚。每人出三十贯

抽名纸钱，用来书写个人的概况，类似今人的通讯录。

过堂

敕下后，新及第进士过堂。其日，团司（“团司”原作“园日”，据明抄本改）先于光范门里东廊（“廊”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于时主司亦命召知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至中书，宰相横行，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而有一吏，抗声屈主司。及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然后状元以下叙立阶上。状元出行行，致词云：今月某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皆在相公陶镕之下，不任感惧。（状元在左右，即云梦瞿。唐《摭言》梦“三瞿”作“庆惧”。）言揖退位。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讫。堂吏云：典（明抄本“典”作“与”，唐《摭言》三“典”作“无”。）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栏入。舍人公服鞞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然于阶前铺席褥，舍人登席，诸生皆拜，（“拜”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答拜。又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出《摭

言》)

皇帝的诏命下来，新考中的进士过堂。过堂的那天，先在光范门里东廊设置座位、准备酒席。一同考中的进士在这里等候宰相。宰相就座后，由礼部主官率领二三名属员在另外的地方研究每个参与过堂的人出多少钱。宰相坐好，堂吏拿着进士名单，进士们先在主持官的引导下到中书省，然后到这里来，站成横排，面对宰相。按着名次排列。由堂吏按名单唱名，报告礼部某侍郎（副长官）领新考中的进士拜见宰相。之后，又一吏员登上石阶，宣布任何人都要肃静，行礼、退至门侧东向而立。由状元开始，按名次登阶而立。状元出列，向宰相及考官们致射辞。大体上说，某月某日礼部放榜，我们这些人考中了，这都是在宰相的教导下所取得的成绩。既惧怕你的尊威，又感谢你的栽培。致辞完了，行过礼，退回原位。由榜眼、探花、进士们一一向前自报名次、姓名。之后，由堂吏宣布典客。主持官向宰相等人行礼后率领进士们退下石阶，到舍人院去。主持官先走，由舍人（官名）穿着官衣官靴，恭迎主持官和进士们。舍人迎接的仪式，必须严格按规矩办事。向主持官敬酒，石阶上铺席子、褥子垫，舍人和主持官就座。进士们向他们行礼。舍人也要还礼。在这里，状元还要致辞，舍人要表示谢意，再行互拜礼一次，行礼结束。进士们不能先走，要等主持官（一般由礼部侍郎充任）先走。主持官以一揖答谢。然后开宴。

题名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已时他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故昔人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出《摭言》）

唐中宗时代，进士们参加过杏园宴之后，都到慈恩塔那里去把名字逐一写在上面。公推一位字写得好的人来写。这些字写好，由工匠篆刻在上面。过后，其中如果有人做到将相的官，重新用朱笔描一遍，并在他的名字的前面加一前字，称前进士。不仅如此，即使他在及第前后在别地方题过的名字也都要加一前字，以示尊荣。所以，过去有人在诗中写道：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意思说，在题名处加上前字的人，丢弃的衣服也很贵重。

关试

吏部员外于南省试判两节，试后授春关，谓之关试。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原缺出处，今见唐《摭言》卷三）

及第的人们，由吏部员外（吏部主官的属官）先行问话，了解情况，然后由吏部授予证书，称为关试。参加的人们要向皇帝谢恩，并称门生，所谓天子门生或一日门生。此后，这些人们就由礼部交给吏部，等待任命。

宴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有，列于岸浒。幸蜀之

后，皆烬于兵火矣。唯尚书省亭子存焉。进士开宴，常寄其间。既撤馔，则移乐泛舟，都为恒列。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头”原作“颜”，据唐《摭言》三改。）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东榻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幕，栉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为大京兆尹，杨知至将携家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曰：已为四十子之鸠居。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权知大尹。开成五年，李景让中榜。于时上在谅暗，乃放新人游宴，率常雅饮。诗人赵嘏以诗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迥飘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宝历，杨嗣复具庆下，继放两榜。时于陵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于陵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翊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侍郎杨汝士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仙”原作“佃”，据唐《摭言》三改，明抄本作“先”。）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鸳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时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醖醢。”汝士其日大醉。归来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出《摭言》）

宴会的场所在曲江亭子。安史之乱以前，各部都有曲江亭子，一般建在水池边上。唐玄宗逃到成都之后，这些亭子

大都被兵火烧掉了。只有尚书省的还在。进士宴会，就在曲江亭里举行。喝完了酒，泛舟池上，听歌看舞，成为惯例。举行宴会前的几天，进士们骑马列队从大街上和河边上走过。这就是所谓的骑马游街。不仅民众可以看，达官贵人们也争相品评，往往其中十有八九被这些官员们选作自己女儿的女婿。那就好车、好用、好住的接踵而来。有人说，乾符（唐僖宗年号）年前，薛能做京兆尹，杨知至写信给他，说准备带领家里人到京城来，并请借楼船作水上游，却被进士占先。薛能回信说，我已准备了许多鸟巢。杨知至收到信，愤怒地说：“昨日的小官，敢这么无礼？”薛能原做吏部郎中的小官，后来升京兆少尹（京兆府尹的佐官）署理京兆府事。唐文宗开成五年，李景让中进士。当时唐文宗病得很重。让李景让入宫游宴，好多人陪着礼貌地喝酒。赵嘏写了一首诗送给李景让，说：

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
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
鹤驭回飘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
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意思是说，你中了进士，其实中进士的还有许多人。只有你春风得意，红花迎着你的马头。你乘着仙鹤飘飘然，学问是在丝竹管弦里面吗？你既然要效仿前贤，又何必往青楼跑呢？

宝历（唐敬宗年号）年间，杨嗣复奏说庆州复归朝廷，应开科庆祝。敬宗准许，开了两科。当时，杨于陵从洛阳到长安来朝见皇帝。杨嗣复率领进士们到潼关去迎接，并在府中

宴请他。杨于陵坐在正位上，杨嗣复率领进士们坐在两边。当时元稹和白居易都在场（他们是参加的官员，并非诸生），即席作诗、赋。刑部侍郎杨汝士最后一个写完，元稹和白居易读了之后非常吃惊。他的诗是：

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

文章旧价留鸳掖，桃李新阴在鲤庭。

再岁生徒陈贺宴，一进良史尽传馨。

当时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醖醅。

杨汝士那天喝得大醉，回去跟家里人说：“我今天的诗把元稹和白居易都压过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杜正玄 李义琛 陈子昂 王维
杨暄 萧颖士 乔彝 许孟容
张正甫 阎济美 潘炎 令狐峘
熊执易

杜正玄

隋仁寿中，杜正玄、正藏、正伦。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进士，总一十人，正伦一家三人。（出《谭宾录》）

隋文帝仁寿年间，杜正玄、杜正藏、杜正伦，都由秀才而中进士。隋文帝时代，每年只取十名进士。那一科，杜氏三兄弟皆中。

李义琛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年三人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邟城。国初草创未定，家业素贫之，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寝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复先赠以稻粮。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亲厚。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上德司门郎中。（出《摭言》）

唐高祖武德五年，李义琛同他的二弟李义琰、以及三从弟（从母子）李上德，三人同中进士。他们是陇西人，世代居住在邟城。唐政权刚建立不久，不是很稳固。李义琛出身贫寒，家境不好，跟上德住在一起。对待他的从姑象自己的

亲娘一样。三兄弟商议到潼关去，遇到大雪，饥寒交迫没有住处。有一位咸阳的商人很同情他们，请他们一起住。住了好几天，天才晴朗。李义琛三兄弟商议把所骑的驴卖掉，请商人喝酒，以报答他。商人私下听到他们的打算，不辞而别。并事先赠送给他们粮食。李义琛做咸阳县丞，把那个商人请来，以平等的礼节待他。李义琛后来升到刑部侍郎，也做过雍州长史（州牧的佐官，类似现代的秘书长）。李义琰在唐高宗时做到宰相。李上德做到司门郎中的官。

陈子昂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异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

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觐，为段（“段”原作“假”，据新旧唐书《陈子昂传》改。）简所害。（出《独异志》）

陈子昂是四川射洪县人。在京城住了十年，没有谁知道他。当时市场上有一个卖胡琴的（少数民族乐器），要价一百万。每天都有有钱的人去看这件东西，没人明白它的价值。陈子昂突然从人群里走出来，跟人们说，我可以用一千缗来交换。大家很惊讶地问这东西有什么用？陈子昂回答说，我善于弹奏这件乐器。有好奇的人便问，你能弹给我们听吗？陈子昂说：“我住在宜阳里。”指给地址，告诉说明天我准备酒，专门等候诸位。不仅各位可以来，还可以邀请一些知名人士一起来。大家会一会，很荣幸。第二天早晨，来了一百多人，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陈子昂好酒好菜款待他们。吃过饭，捧出胡琴，对客人们说：“四川人陈子昂有文章好几百轴，跑到京城来，东奔西走，却不为人重视。这件乐器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怎么值得我放在心上？”于是把胡琴举起来摔了。把他写在帛上的文章取出来，摆了两案子，分别赠送给客人。会散以后，一天之内，名满京都。当时武攸宜被封为建安王，请他作记室（类似书记官），后来又做拾遗（谏官），回家省亲，被段简害死。

王维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臬声称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门者，为其地，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臬为解头。维方将应举，言于岐王，仍求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至吾。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乃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令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奉新曲，声调哀切，满坐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则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钦瞩。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

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洎克复，俱囚于宣杨里杨国忠旧宅。崔圆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无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能”原作“皆”，据明抄本改）后由此事，皆从宽典；至于贬黜，亦获善地。今崇义里窦丞相易直私第，即圆旧宅也，画尚在焉。维累为给事中，禄授以伪官。及贼平，凡缙为北都副留守，请以己官爵赎之，由是免死。累为尚书右丞。于蓝田置别业，留心释典焉。（出《集异记》）

王维少年时，喜欢音乐，琵琶弹得好。王维在亲贵之间来往，岐王尤其看中他。当时张九皋有很高的名声。有人经常到公主家里，并把张九皋的文章拿给公主，为其推荐。公主写信给京都的主考官，让他取张九皋为第一名。（解头，府解之首）王维本来也打算参加考试，把这件事告诉岐王。请求岐王帮忙。岐王说：“以公主的尊贵和势力，是不能力争的，我给你想办法。把你过去写的诗，选清越的抄十篇。琵琶曲子怨切的准备一曲。五天后，到我这里来。”五天后，王维如约而来。岐王说：“你以文士的身份去谒见公主，她不能接见

你，你能听我的话吗？”王维说：“我听你的教诲。”岐王让王维换上华贵的衣服，捧着琵琶一起到公主家去，对公主说：“我乘你从宫内出来的机会，到你家里来，带着好酒，还有好的音乐。”公主就让人备办酒席，让人跳舞。王维生得美而白。公主回头看见他，问岐王：“这个人是谁？”岐王说，他是知音。就让王维独奏。王维的琵琶弹得哀哀切切，满座的人为之动容。公主问：“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王维说：“叫郁轮袍。”公主非常奇怪。岐王说这个读书人不仅精通音乐，诗词文章，没有人超过他。公主更觉得王维不一般，就问：“你有什么文章吗？”王维就把怀里的文章呈献给公主。公主读了王维的诗，非常吃惊，说：“这都是我儿子和张九皋这些少年们读的，都说是古人写的，原来是你写的呀？”让他换了衣服，坐在客位的首席，王维俊美飘逸，谈吐潇洒，语言的艺术性很强，在座的达官贵人们无不赞叹。岐王说：“如果今年京兆的考试，让王维做第一，绝对是全国的光荣。”公主说：“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参加考试竞争？”岐王说，没人举荐他做第一，他是不肯参加的，并且听说公主已经举荐张九皋。公主笑着说：“我其实不参与少年们的事。可是别人托我，我只好做。”公主对王维说：“你确实可取，我一定为你尽力。”王维谦恭地致谢。公主就把主考官叫到家里，叫她的使女传话说明。王维得了第一，一举夺魁。他后来做太乐丞的官，教舞女们跳黄师子舞，被罢官。黄师子舞是一个人跳的。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长安，王维同郑虔、张通这些人都投降他，做他的官。张洎打跑了安禄山，收复了长安，把他们押在宣杨里杨国忠原来的府第里。崔圆把王维请去，让他在墙壁上作画。当

时都认为崔圆很显贵，郑虔、张通等人都指望他解救。王维作画构思奇巧，下笔如神。郑虔等因此得到从宽，即使被贬出京，也能得到一个好地方。现在的长安崇义里窦丞相买的房子，就是崔圆过去的住宅，那些画还在。尚书在的时候，王维做给事中。安禄山陷落长安，授给王维伪官。安禄山被平定后，凡缙做北都（太原）副留守，请求以他的官爵来赎王维的罪。王维被免去死刑，又逐渐升到尚书右丞（尚书省的副长官）在蓝田地方买了房子、土地，潜心研究佛经。

杨暄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籍一名，为鼠辈所卖！”即（“即”原作“耶”，据明抄本改）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为户部侍郎？

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出《明皇杂录》）

杨国忠的儿子杨暄以通晓经书被举荐，由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他，不及格。达奚珣准备公布杨暄落第，又惧怕杨国忠的势力，不敢决定。当时，唐玄宗在华清池。达奚珣的儿子达抚做会昌县尉。达奚珣就让他带着自己的书信去候见杨国忠，说明情况。达抚到了杨家门前，天刚五更。烛光、火把通明，杨国忠将去参加早朝，冠盖、仪卫如云。杨国忠刚要上马，达抚就跑过去，在烛光下参谒。杨国忠以为他的儿子一定能考中，手扶彩幡的杆子微笑，很高兴的样子。达抚禀告说：“奉我父亲的命令，来报告宰相，你儿子没有考中。但是，不敢宣布落第。”杨国忠大声说：“我儿子还愁不富贵吗？在乎一个进士？你们这些出卖人的鼠辈！”丢下达抚，骑上马走了。达抚很害怕，立即赶回去见父亲，说杨国忠依仗自己是有势力的权贵，谁都惧怕，他要收拾谁，不是举手之劳吗，人们在他面前大气不敢出，怎么跟他说理？达奚珣没有办法，叹来叹去，终于把杨暄取在前几名。杨暄做到户部侍郎，达奚珣才由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两人一样大的官，杨暄在亲信面前还叹息自己的官升的慢，反说达奚珣转官快。（由次要的职务转到重要的职务，亦为荣耀）

萧颖士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腾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僮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尚书名丘。）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出《明皇杂录》）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萧颖士考中进士。自恃才华，傲慢无比。经常携着一壶酒到野外去喝。偶然在一处休息，自己喝酒吟诗。正赶上暴雨狂风。有一位穿紫衣的老人领着一个小孩在同一处避雨。萧颖士见老人散漫的样子，口出不逊。很快雨停，云去天开。马上来了车马，老人上了马，侍卫在

后面吆喝着走了。萧颖士急忙打听，有人告诉他这是吏部王尚书。过去萧颖士去求见了好几次，没有接见，此时很惊愕。第二天写了很长的信，到王尚书家里去谢罪。王尚书让人把萧颖士领到偏房的廊下，坐下来责备他，并说：“遗憾你不是我的亲属，不然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你。”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自恃才名，所以才傲慢到这个样子，只能是中个进士吧。”萧颖士死在扬州功曹（州牧的属官）任上。

乔彝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扣门，试官令引入，则已曛醉。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遂改渥洼马赋。曰：“此可矣。”奋笔斯须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兆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可也。（出《幽间鼓吹》）

乔彝参加京兆府的考试，有两个考官。乔彝天快中午时去扣门请见。试官让人领他进来，自己醉醺醺的。一看题目

是《幽兰赋》，乔彝不肯做，说两个男人相对坐在这里写什么《幽兰赋》？请痛快改个题目。试官就改题目为《渥洼马赋》，乔彝说这可以。拿起笔一挥而就。其中有这样的警句：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意思说，那马蹄撒开，大海之浪滔为之翻腾，打一个喷嚏生出的风，刮得湘山树叶纷飞。试官准备取他第一。京兆府尹说，这个人锋芒太露，第二可以。

许孟容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袄子上著莎衣。蔡京与孟容同。（出《摭言》）

许孟容以渊博的学识考中进士，又去考学究科。当时的人说他这是穿了锦绣的衣服在上面又套了一层草衣服。蔡京也是这样。（此唐蔡京，非宋之蔡京）

张正甫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部。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空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绛有前途，启司空曰：举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请只送一人。诸人之资，悉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绛弟为同舍郎，绛感泽殊常之恩，不十年登庸，泽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绛，绛戏而答曰：盖代。时人因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李三盖代否？及绛为户部侍郎也。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酒请侍郎唱歌，李终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出《嘉话录》）

李绛是唐宪宗时代的宰相。他的前辈曾经是襄州都督的部属。李绛准备赴考，需要人推荐。当时樊泽做节度使，张正甫做节度判官，主管乡荐的事。张正甫知道李绛是一个有前途的人，就向樊泽禀告，说举子中谁也不如李绛，咱们只举荐他一个人，把准备赠送给诸举子的钱物都给他。樊泽高兴地答应，并同时举荐李绛的弟弟做同舍郎。李绛很感激樊

泽的恩德。不到十年，李绛做到宰相。樊泽的儿子樊宗易在朝里做官，有人问李绛，樊宗易的文章怎么样？李绛开玩笑说，盖世文章。当时的人们把盖代作为口碑。每看到什么新的文章，都会说：“是不是李三盖代的文章（指李绛）？”李绛做户部侍郎时，张正甫做户部郎中（为绛属官）。在一次宴会上，张正甫捧着酒杯请李绛唱歌，李绛微笑不唱，在座的人大笑。

阎济美

阎济美，前朝公司卿许与定分，一志（明抄本志作忘。）不为，某三举及第。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第二举，坐王（明抄本“王”作“主”。）侍郎杂文落第。某当是时，年已蹭蹭，常于江激往径山钦大师处问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将出关。因献坐主六韵律诗曰：“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鉞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转（“转”原作“轮”，据唐《诗纪事》改。）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座主览焉。问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实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乃曰，所投六韵，必展后效。足下南去，幸无疑将来之事。某遂出关。秋月，江东求荐，名

到省后，两都置举，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属时物翔贵，囊中但有五缣，策蹇驴而已。有举公卢景庄已为东府首荐，亦同处焉。仆马甚豪，与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问某曰：“阎子自何至止？”对曰：“从江东来。”敬奉不敢怠。景庄一旦际暮醉归，忽蒙问某行第，乃曰：阎二十，消息绝好，景庄大险。某对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荐。声价已振京洛，如某远地一送，岂敢望有成哉？”景庄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景庄与某俱过。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景庄寻被绌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闹故事。亦许诗赎。某致词后，纷纷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开奖劝之路，许作诗赎帖，未见题出。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阳城残雪诗。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诗曰：“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便闻主司处分，得句见在将来。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其夕，景庄相贺云：“前与足下并铺，试蜡日祈天宗赋，窃见足下用鲁丘（“丘”原作“血”，据明抄本改）对卫赐。据义，卫赐则子贡也，足下书卫赐作驷马字，唯以此奉忧耳。”某闻是说，反思之，实作驷马字，意甚惶骇。比榜出，某滥忝第，与状头同参座主，座主曰：诸公试日，天寒急景，写札杂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书到西京，须呈宰相，请先辈等各买好纸，重来请印，如法写净送纳，抽其退本。诸公大喜。及某撰本却请出，驷字上朱点极大。座主还阙之日，独揖前曰：“春间

遗（“遗”原作“遣”，据明抄本改）才，所投六韵，不敢惭忘，聊副素约耳。”（出《乾鑿子》）

阎济美，曾经有人答应他必考中，自己不肯。经三次才考中。首科，他的杂文被刘侍郎批落。再科其杂文又被王侍郎批落。当时，年龄已长。曾渡江到径山向钦大师请教。春天，因为落第，准备回乡。向主考赠送一首六韵诗：

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
望鉞金自跃，应物镜何偏。
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
转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
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
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

意思说，自己文明雅量，堪做正直的王臣。是一块金子，可是镜子老照不见。家乡山青水碧而幽静，音乐也好听。功业不成，我也快到了你的年龄。绿树婆娑，向晚天流泪。愁我屡试不第，谁人怜惜？

主考读了他的诗，问他落第原因，阎济美把两试不中的情况因由，以实相告，主考深深叹息自己的失误，又为他的才华惋惜。便说：“你送来的这首六韵诗，肯定会有用处。你放心地走吧，不用担心将来的事情。”阎济美于是走了。秋天，朝廷要求各地举荐人才，江东举荐阎济美，名字报到礼部。通知在长安和洛阳分别设立考场。主考官先到洛阳。阎济美也

到了洛阳，但他没有什么认识人，就住在清化里的一个客店里。当时物价昂贵，腰里仅有五串钱，还有一头瘸驴。另一举子卢景庄是洛阳举荐的，也住在这里。这个人很有钱，跟着不少仆人，骑着高头大马。初次见面，两人一揖无话。过了些日子，卢景庄问阎济美：“你从哪来？”阎济美说从江东来。对人家很敬重。一天，卢景庄喝了酒回来，醉着问你是阎老几？阎济美回答说阎二十。卢景庄听了这消息，震惊说我遇到对手了。阎济美说：“不可能，你有东都地方官员的推荐，名声已震两京（指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象我这样从远地方来的，能有什么成就？”卢景庄说：“你肯定考中了。”十一月下旬，考试杂文，十二月三日放榜天津桥。卢景庄和阎济美都通过了。那几天，天气极为寒冷。四日，又在天津桥考试帖经（帖，书字；经，五经）。卢景庄没有通过。阎济美对考官说：“我早先只重视读书，没有注意学习写字，恐怕不及格。”考官说，不明了考试规矩，不工帖，可以用诗赋来代替。听到这话，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坚持应考。阎济美又快步走到前面说：“考官大人既然指明了出路，允许以诗代替帖试，请出题目。”考官即出题目为《天津桥望洛城残雪》，阎济美只写了二十字：

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

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

大意说，云彩刚从洛阳的上空流去，积雪还没有融化，人们因此而感到寒冷。天空尚有一抹云在，斜阳已残了。这时，考官催要交卷，很急，天色又将晚。阎济美又对考官说：“天气寒冷，写不成字，请大人决定吧。”考官说把现在写完的拿

来。考官看了阎济美的诗非常赞赏，遂获通过。晚上，卢景庄向他表示祝贺，说那天同你临桌考试，考题《蜡日祈天宗赋》，看见你用孔子对卫赐的典故，卫赐就是子贡。你把卫赐写了卫驷，我很替你担忧。阎济美想了半天，确实如此，很惶惑。贴出榜来，总算中了。阎济美跟考第一的一起拜见考官。考官说，你们考试的日子，天又冷，要求的又急。所做杂文，或许不合定法（格式）。如果把你们的文章送到长安呈给宰相，怕不合适。请你们去买好纸，重新给你们盖印，按着定法（格式）抄好，把旧卷子抽回去。举子们非常高兴。阎济美把原卷拿来，错讹的驷字上面有很大一个朱红笔点。考官临携卷子回长安时，单独对阎济美说：“春天没有取中你，屈了你的才。你赠送给我的六韵诗，不敢忘记。这次取中你，表示我说过的话算数。”

潘炎

侍郎潘炎，进士榜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女婿，彼军呼为驸马；赵博宣为冀（“冀”原作“异”，据许本改）定押衙；袁同直入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时谓之六差。窦常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奚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

年后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其如命何？（出《嘉话录》）

潘炎做礼部侍郎，担任考官。进士榜有六异。朱遂是朱滔的太子。王表是李纳的女婿，赵博宣是冀定押衙，袁同直做番王的国师。窦常二十年后得任职官，还有一个奚某也有说道。当时被称六差。窦常新中进士，薛某在给事中府遇见桑道茂。给事中说：“窦常新考中，什么时候能授给官职？”桑道茂说：“二十年后。”在坐的人都不屑的样子，表示不相信。果然，五次奏请给窦常任官，皇帝都没有批下。一直做暂时署理的临时官。确实二十年后才得任职官。这就是命运。

令狐峒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峒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从，势拟顷覆。峒惶恐甚，因进其私书。上谓峒无良，放榜日窜逐，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峒量移本州别驾，敦始使陈谢恩之礼。（出《摭言》）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改年号为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以下二十二人及第。当时权贵中有人忿怒，因为所荐所托的人没取，准备找他的毛病，罢他的官，把他整倒，令狐峘又惧又怕。把这些人请托的信件呈送代宗。代宗认为令狐峘这样做不好，发榜时罢了他的官，并且不准他跟进士们见面。十年后，他的学生田敦做明州刺史，令狐峘被朝廷起用为明州别驾（刺史的属官），田敦才有机会向令狐峘行谢师礼。

熊执易

熊执易通于易义。建中四年，侍郎李纾试易简知险阻论。执易端座剖析，倾动场中，一举而捷。（出《国史补》）

熊执易通晓《易经》，唐代宗建中四年，侍郎李纾考熊执易《简知险阻论》，熊执易正襟危坐，侃侃而谈，条理分明，考官和在场的人们震惊，一举高中。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 贡举三

常袞 宋济 牛锡庶 崔元翰
湛贲 尹极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杨虞卿 苗缵 费冠卿
李固言 殷尧藩 施肩吾 张正甫
冯宿 张环 杨三喜

常 袞

唐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袞以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

游宴飨，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欧阳詹独秀出，袞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作哀辞。（出韩愈《欧阳詹哀词序文》）

唐德宗刚做皇帝，常袞还没有做到宰相，仅仅是福建观察使。常袞以博学宏词科中进士。及做观察使，对于乡县百姓，尤其是读书人一律尊重，经常请他们做客，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不几年，治境安居乐业。当时欧阳詹在读书人中特别杰出。常袞对他格外厚爱。读书人都表示佩服。闽越人中进士的，欧阳詹是第一个。欧阳詹死在国子监四门助教（学官）的任上。陇西人李翱为其作传，韩愈为其作悼文。

宋济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方在窗下，犊（“犊”原作“特”，据明抄本改）鼻葛巾抄书。上曰：“茶请一碗。”济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请自泼之。”上又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

“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云：“圣意不测……”语未竟。忽从辇递到。曰官家、官家。济惶惧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后礼部放榜，上命内臣看有济名。使回奏无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出《卢氏小说》）或有客讥宋济曰：“白袍子何纷纷？”济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出《国史补》）

唐德宗私行出访。夏日的一天到了西明寺。当时宋济在西明寺过夏，戴着布头巾，敛声屏息坐在窗下抄书。德宗忽然进屋说：“请给我一碗茶水喝。”宋济说：“壶里有开水，这杯里的茶水是旧茶水，你自己泼了自己倒。”德宗又问：“你在忙什么？”并问其姓名排行第几。宋济说：“姓宋，排行老五，正在读书准备应试。德宗又问：“擅长什么？”宋济答作诗。德宗又问：“听说现在的皇上也好作诗，你认为他的诗怎么样？”宋济说，皇上的诗意不好猜测。没等话说完，皇上的车马来了，人们呼喊官家（对皇帝称官家），宋济惊惧请罪。德宗说宋老五很坦率啊。后来礼部放进士榜那天，德宗让侍臣去看有没有宋济的名字。侍臣回来说没有他的名字。德宗又说宋老五还是很坦率。有人讥笑宋济，说你白丁忙碌啥呀？宋济说为了官袍子忙呗。

牛锡庶

牛锡庶性静退寡合，累举不举。贞元元年，因问日者，曰：“君明年合状头及第。”锡庶但望偶中一第尔，殊不信也。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萧昕宅前，值昕杖策，将独游南园。锡庶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友，甚喜。延与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曰：“外间议者以何人当知举？”锡庶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出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锡庶起拜谢。复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锡庶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状头及第。（出《逸史》）

牛锡庶性格文静，不合群。考了几年都没有考中。唐德宗贞元元年，请人给自己算命。那人说，你明年中状元。牛锡庶只希望考中而已，根本不信。到了次年八月，还没有确定考官。牛锡庶偶然走到少保（官名）萧昕家门前，碰到萧昕拄着手杖，打算到南园散步。牛锡庶忙递上自己的名帖，并

说明自己的状况。萧昕自己独居，很希望有人为伴，特别高兴。就把牛锡庶请到屋里，跟他唠嗑。看到他的文章，非常赞赏。萧昕问：“你在外面听到传说谁任主考官没有？”牛锡庶说：“大家都在传说你很公正，肯定还要主持这科考试。”萧昕说：“没准，若真是那样，你就是状元了。”牛锡庶站起来致谢，没等坐好，有人驰马而来，传命萧昕做主考官。萧昕刚站起来，牛锡庶立即再拜，说你刚才答应的事，天地都听见了。萧昕说：“我说过的话算数”。牛锡庶果然中了状元。

崔元翰

崔元翰为杨炎所引，欲拜补阙，恳曰：愿举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程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主司曰：“若出白云起封中题，敖请退。”主司为其所中，卒愕然换之。是岁，二崔俱捷。（出《国史补》）

杨炎荐举崔元翰做补阙（谏官名）。崔元翰恳求，希望能取中进士，做考场中的佼佼者。但是不知道考什么，怎么考，希望能预先得到题目。这事被崔敖知道了，考试那天早晨，试

场大门刚开，崔敖对主考官强烈地提出要求，如果考现在封中的题目，我不参加。主考官明白崔敖知道了题目泄漏的事，愕然之后另行出题。当年，崔元翰和崔敖都被取中。

湛贲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干，伉居席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甚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其时伉方跨驴，纵游于郊郭。忽有家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谚曰：湛贲及第，彭伉落驴。（出《摭言》）

彭伉和湛贲都是袁州宜春人，而且是联襟。彭伉中了进士，湛贲只做县吏。老丈人家为彭伉举行宴会，以示庆贺。参加的人都是当地的官员和有名的人物。彭伉坐着首席上，在座的人都很倾慕。湛贲来了，让他在后面小屋吃饭，他也并不脸红。妻子生气地责备说：“男子汉不能自己激励上进，受

这样的污辱有什么脸见人？”湛贲非常受触动，于是，努力学习，孜孜不倦。没几年，一举考中，彭伉曾经羞辱过湛贲。那天，彭伉正骑着驴在野外郊游，忽然家僮来报告湛贲中了进士的消息，他“啊”了一声从驴上跌下来，所以袁州人取笑说：湛贲及第，彭伉落驴。

尹极

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闻尹极（《玉泉子》“极”作“枢”，下同。）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极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尽知，敢以为请。”极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进有沐（明抄本、许本沐作“休”，清徐松唐登科记考十二“沐”作“林”。）藻、令孤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极状头及第。试“珠还合浦赋”。藻赋成，忽假寐，梦人告曰：“何不叙珠来去之意。”既寤，乃改数句，又谢恩。黄裳谓藻曰：“叙珠来去，如有神助。”（出《闽川名士传》）

贞元（唐德宗年号）七年，杜黄裳做主考官。听说尹极很有名声，就穿了普通人的衣服去访问他。问到尹极今年参加考试的人中，有哪些名人？尹极非常谦恭。杜黄裳告诉他说，我就是今年的主考。老早就接受了任命，只有一个人我了解（即指尹极），其他的人就不很知道，请你介绍一下。尹极很感动，说承蒙您问我，不敢隐讳。太学中有崔元略，乡荐的有沐藻、令狐楚等人。杜黄裳特别高兴。当科，尹极考中了状元。试题中有《珠还合浦赋》，沐藻做完了赋，睡着了，梦中有人告诉他，你怎么不写珠子来去的意思。沐藻醒来，把文章改了几句。谢恩时，沐藻向杜黄裳表示谢意。杜黄裳说，你的文章中论述珠子的生成与用途，似乎有神仙帮助。

李程

李程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先榜落矣。初出试，杨于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门，询之所试。程探靴鞞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天日华。”于陵览之，谓程曰：“公今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于陵深不平。乃于故册子末（“末”原作“未”，据唐摭言改）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给之曰：“侍郎今者新赋试。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于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此，韵脚亦

同。”主文大惊。于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叹赏不已。于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即非状无不可也。”于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而对，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谢，谋之于陵，于是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云出榜重收。）程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词，复赋此题，颇虑浩愈于己，驰一介取原本。既至，将启缄，尚有忧色。及覩浩破题曰：“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裹。”（出《摭言》）

李程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参加考试《日五色赋》，被批落榜。出了考场。碰到大官杨于陵从衙门里出来回家，杨于陵问他考试情况。李程从靴筒里掏出手稿给杨于陵看。开头词是：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杨于陵看完对李程说，你应该做状元。第二天，考试杂文，李程又没名。杨于陵很气不平，便在旧试题集的后面写了李程的文章，但没署名，拿去见主考官，骗他说，你这次考赋，怎么出旧题目？主考说没有的事，杨于陵说，不仅题目是旧的，而且有人写过，连限韵都一样。主考官吃了一惊。杨于陵就把李程的赋拿出来给他看，主考非常赞赏，杨于陵说：“如果这次考试中有人写出了这样的赋，你怎么办？”主考说：“没有则罢，有的话，肯定中状元。”杨于陵说：“这样的话，你失误了，把好的人才给丢掉了，这篇文章是李程写的。”主考立即让人把李程的卷子拿来对照，一字不差。主考当面致谢，并同杨于陵共同商量。于是，李程中

了状元，前面的榜，予以更正。李程后来做到很大的官，镇守大梁。听说有一个叫浩的人去参加宏词科的考试，也考这个题目。担心浩的文章超过自己，专门派了一个仆人把浩的文章取来，拆封前还感到忧虑。读到浩的破题：丽日辉煌，中含瑞光。李程高兴了，说他这破题解的意思，没有超过自己的范畴。

蔡南史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雪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乃止。（出《国史补》）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同义阳公主不和睦。蔡南史和独孤申叔两人为他们演奏乐曲，曲名《义阳子》，其中有歌词为团雪散雪。德宗知道这件事很恼怒，认为蔡南史有失文人风统，准奏废除科举，后来流放了蔡南史作罢。

牛僧孺

牛僧孺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沪间。先以所业谒韩愈、皇甫湜。时首造愈，值愈他适，留卷而已。无何，愈访湜。时僧孺亦及门。二贤览刺忻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于宗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何等？”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谋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于客户税一庙院。僧孺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又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联鑕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过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出《摭言》）

牛僧孺中进士前，携琴书游于山水间。以他的文章谒见韩愈和皇甫湜。第一次拜访韩愈，韩愈没在家，便留下文章。没多久，韩愈拜访皇甫湜，正好牛僧孺也来了。韩愈和皇甫

湜看了牛僧孺的名帖，非常高兴，两人一起接见他。问到牛僧孺的打算。牛僧孺说，我带着拙作来谒见两位前辈，听从你们的指教，我没有功名现在还没有什么事做，韩愈和皇甫湜打开牛僧孺的文章，开头的篇目是《说乐》，没有看下文，便说准是好文章。即问牛僧孺拍板是什么？牛僧孺回答说是乐句。两人相望，非常高兴。说这准是好文章了。牛僧孺说自己打算找一处房子。两人考虑再三，才说，可以去寺院里租一处地方。牛僧孺照办，又登门拜谢。两人又教诲他，说某日你可以去游青龙寺，晚一点回来。那天，韩愈和皇甫湜一起坐车到牛僧孺住的地方，在大门上题字说，韩愈、皇甫湜同访牛僧孺不遇。第二天，京都许多名人都去参观。牛僧孺的大名，由是鹊起。牛僧孺参加过堂（宰相接见）时，宰相一定要把屋子打扫干净来接待。牛僧孺独自应声说不敢，参加过堂的进士们都感到惊奇。

杨虞卿

杨虞卿及第后，举宏词，为校书，来淮南就李鄴婚姻。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虞卿未相识。闻之，倒囊以济。（出《摭言》）

杨虞卿以宏词科中进士，授职校书（官名）。到淮南同李鄜的女儿结婚，遇到前进士陈商。陈商向他诉说自己的贫困，杨虞卿并不认识陈商，但听了他的陈词。倾囊相助。

苗缜

苗粲子缜应举，而粲以中风语涩，而心绪至切。临试，又疾亟。缜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粲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缜及第。（出《嘉话录》）

苗粲的儿子苗缜即将参加科举考试，苗粲中风不语，但是望子成龙的心很切。临近试期，苗粲的病重加沉重。苗缜就把字写在纸上，请问自己要不要去考试。苗粲拿笔淡淡地在纸上写了入入二字。父子这样情切令人感动。当年，苗缜中进士。

费冠卿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池阳九华山。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徵拜右拾遗。制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禄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身丘园，绝迹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飏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陈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伫移忠之效：可右拾遗。冠卿竟不应徵命。（出《摭言》）

唐宪宗元和二年，费冠卿中进士。思念自己故去的父母，没有办法报答养育之恩，心情沉重。于是，隐居于池阳的九华山。穆宗长庆年间，殿中侍御史（官名）李行修举荐费冠卿节操仁孝，请征其入朝，做右拾遗（左右拾遗同为谏官）。朝廷的征文说，前进士费冠卿是一个人才，曾以文才考中进士。因为有了荣禄不能孝养故去的父母，心中遗恨绵绵。因此隐居耕种，不肯做官。守其孝道，十五年了，这样高风亮

节，很少有人能比。表扬孝行，录用人才，才能使世风敦厚，应当给予奖掖，以教育那些不孝顺的人。请到皇帝的身边，让臣子们效仿你的忠孝。可以做右拾遗。费冠卿却没有应征。

李固言

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性质厚，未熟造谒。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谑戏。以固言不闲人事，俾信趋揖之仪。候其髻折，密于头巾上贴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固言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为右常侍，于时朝中薄此官，号曰貂脚，颇不能为后进延誉。固言始以所业求见，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许常侍。固言果诣之，孟容谢曰：“某官绪闲冷，不足发君子声彩。虽然，亦藏之于心。”又睹头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知礼闱，乃以固言为状头。（出《摭言》）

李固言生于凤翔农村。性格敦厚。没有人荐举，就去参加京试，住在表亲柳家。柳家的兄弟们，经常嘲笑他，说他不明白事理。他们认为不求人举荐没有能考上的道理，等候

听他失意的消息。还偷着写了“此处有屋出租”的字条贴在李固言的头巾上。李固言自己一点不知道。出门，看见的人都偷着笑。许孟容当时做右常侍（官名），是一个没权势的官，不被人看重。人称常侍官为貂脚，没力量替年轻人说话。李固言想拿自己的文章去求教人，跟柳氏兄弟商量。柳氏兄弟就带他到许孟容的住地，让他去见。许孟容逊谢说：“我是个闲官，没能力帮你。但是，你的心意，我记在心里。”又看到李固言头巾上的纸条，知道他忠厚。第二年许孟容做主考官，取李固言作状元。

殷尧藩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阳（明抄本“阳”作“杨”。）汉公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出《摭言》）

元和九年，韦贯之主持考试。殷尧藩的杂文没被取中。韦贯之的学生阳汉公竭力为殷尧藩分辩，说他受了委屈。韦贯之重新取中了殷尧藩。

施肩吾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七言诗一百韵，大行于世。（出《摭言》）

施肩吾在元和十年考中进士。认为洪州的西山是十二真君升仙的地方，名胜古迹都在，很羡慕。就到那里去隐居，每天吟诗作赋。曾作闲居遣兴七言诗一百韵，为时人传诵。

张正甫

张正甫为河南尹，裴度衔命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言一举人词艺，好解头。张正色曰：“相公此行何为也？争记得

河南解头。”裴有惭色。（出《摭言》。明抄本作《幽闲鼓吹》）

张正甫做河南尹（地方长官），裴度奉命讨伐淮西。张正甫在府中西亭为裴度设宴。裴度谈论有一举人的才学很好，地方应取他为解头（乡试第一，后世也称解元）。张正甫正色说：“宰相此行是做什么来的？还有心思来争这个解元？”裴度感到惭愧。

冯宿

冯宿之三子陶、韬、图，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太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人。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出《传载故实》）

冯宿有三个儿子冯陶、冯韬、冯图。兄弟三人连续考中进士，连年登博学宏词科。为一时之最，累代都没有。在太

和（文宗年号）初年，冯氏中进士的全国共十人，而冯宿一家就占了八个。

张环

张环兄弟七人并举进士。（出《谭宾录》）

张环兄弟七人同时考中进士。

杨三喜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载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出《摭言》）

杨敬之做了国子司业（太学官），同时，二儿子杨载中了进士，大儿子杨三史也被举荐入试。被称为杨三喜。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李逢吉 章孝标 刘轲 崔群
李翱女 贺拔碁 李宗闵 庾承宣
张祐 卢求 杜牧 刘蕡
薛保逊 贾岛 毕诚 裴德融
裴思谦 李肱 苏景胤 张元夫

李逢吉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语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

锦，相将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颇为寒进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出《摭言》）

元和十一年（岁次丙申），李逢吉以下三十三人都是贫寒的进士。当时流传这样的话：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意思说元和丙申年，三十三个穷光蛋中了进士，官袍子象银子那么耀眼，文辞也灿烂，扯着手上天了。宰相李德裕很给那些贫寒的学子们创造条件。他被贬官南去，有人写诗说：“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章孝标

章孝标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为归燕诗，留献侍郎庾承宣。承宣得时，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典礼曹，孝标来年擢第。群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砻砺也。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元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出《云溪友议》）

元和十三年章孝标应试落第。当时许多落第人都写诗讽刺考官。唯独章孝标一个人作了一首《归燕》诗，留给了侍郎庾承宣。庾承宣收到他的诗作，反复吟诵，遗憾没有取中这样有才华的人。打算到秋试的时候，举荐他。结果庾承庆被点了主考官，章孝标被取中。人们以二十八字中试，只要努力，功业可成。于是，互相激励。章孝标的二十八字诗是：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大意说燕子过去的旧巢已经破落，今年只好向都市飞来，这么多的楼宇没有我的住处，到底在哪里落脚呢？意在比喻自己的情怀与境况。

刘轲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果园。后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出《摭言》）

刘轲仰慕孟子的文章，所以起名刘轲。少年时做和尚，住在豫章（地名）高安的果园里。后来又学道隐居庐山。次后又考中进士，文章同韩愈、柳宗元齐名。

崔群

崔群元和自中书舍人知贡举。夫人李氏因暇，尝劝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曰：“予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邪？”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试。如君以为良田，即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出《独异志》）

元和年间，中书舍人（官名）崔群做考官。他的夫人闲时劝崔群买置一些田产，好给子孙继承。崔群笑着说：“我有三十所美好的庄田，天下无处不有，你担心什么呢？”夫人说：“没听说过你有这些财产。”崔群说：“我前年春天主持京试，

取中了三十名进士，这不是良田吗？”夫人说：“如果这样，你算不算宰相陆贽的学生？”崔群说：“当然是。”夫人说：“如果这样，你过去主持考试，为什么让人告诉陆贽的儿子（简礼）不让他参加考试？如果你算陆家的一块良田的话，那么这块土地不是荒芜了吗？”崔群羞惭而退，好几天没有吃饭。

李翱女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卢止官舍，迎内子，有庭花开，乃题曰：“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抒情诗》）

李翱任江淮地方官。学子卢储送卷子给他，李翱待之以

礼。他把文卷放在桌子上，出去办事。他的长女已经成年，闲着没事走进他的屋子。看到桌上的文卷，研读再三，对婢女说：“这个人准中状元。”李翱回来，听到女儿的话，很惊讶。便让他的属官和宾客到卢储住的旅舍跟卢储说明，选他作女婿。卢储再三谦辞，终于难却好意，月余才答应。来年京试，卢储果然考中状元。过关之后，马上赴婚。并作一首《催妆诗》：

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

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大意说，那一年我准备到京师去应考，美丽的女子许给我状元。今天要成婚了，请仙女快点下楼上轿吧。次后，卢储在官舍迎接妻子，院庭花开，又题诗说：“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

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

意思说，新栽的芍药花开了几朵，风也不舍得吹落，留待给我的爱妻。

人生前缘已定，并非偶然。

贺拔碁

王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

贺拔碁还往。碁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碁绝。前人复（明抄本“复”作“申”）约，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碁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碁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召”字据唐摭言补。）碁，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尽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祇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碁矣。”（出《摭言》）

长庆中期，王起再次作考官。准备取白敏中为状元，但是又不满意他同贺拔碁往来。贺拔碁有文才，但狂放无羁。于是王起私下让亲信把他的意思告诉给白敏中，希望白敏中断绝同贺拔碁的交往。亲信把这话传给白敏中，白敏中表示接受，答应照办。不久贺拔碁拜访白敏中，白敏中的家人骗他，说白敏中出门不在家。贺拔碁等了很长时间，无言而去。白敏中马上跑出来，让仆人把贺拔碁喊回来，如实相告。并且说：“凭着才学，哪个门不通，怎么能对不起朋友？”于是共同饮酒，大醉，睡至日头老高尚未起床。王起的人看到这情形，发怒而去。”告诉了王起，并且说：“让他们断交是做不到的。”王起说：“我本来只想取中白敏中，现在更应该同时取中贺拔碁了。”

李宗闵

李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都辈，时谓之玉荀班。（“荀班”二字原缺，据黄刻本补。出《因话录》）

李宗闵作考官，取中的进士多是很俊逸的年轻人。比如唐伸、薛庠、袁都等。当时被人们称为“玉荀班”。意思是年轻而秀杰。

庾承宣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授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赐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出

《摭言》)

庾承宣做了六七年的考官，才升任要职。他的学生中李石在他之先就做了大官。庾承宣得到升官的任命，李石把他应穿的紫袍，应佩带的金鱼敬献给老师。

张祐

张祐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楚所知。楚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合苞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几甚苦，探索（“索”原作“相”，据明抄本改）颇深。流辈所推，风格罕及。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祐至京师，方属元稹在内庭。上因召问祐之词藻高下。稹对曰：“张祐雕虫小巧，壮夫耻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失意而归。祐以诗自悼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不更疑。”（出《摭言》）

元和和长庆年间（宪宗、穆宗年号），令狐楚非常了解张祐。令狐楚作天平节度使，亲自写举荐书，让张祐以新诗、旧诗三百篇随同他的表章一起送到长安。表辞大意说，凡作五言诗，都应包含六义。近年不少人乱写，没有师法。而张祐很久以来读书不倦，认真研究，造诣很深。舆论赞美，风格独特。我让他携带他的旧诗、新诗三百首，从光顺门进献，请交给中书省。张祐到了长安，正值元稹在朝堂。皇帝便召见他，品评张祐的诗。元稹说，张祐的诗很不大气，有气魄的人根本不这样写诗。如果予以鼓励，恐怕有失陛下教化风范。皇上点头，张祐失意而归。以诗自悼说：“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不更疑。意思说即使我有贺知章那样的知己，孟浩然那样的文思，也没用处。”

卢求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言事甚异。翱后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嗣复知举。求落地。嗣复，翱之妹婿。由是颇为嫌。因访于道人，言曰：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

复饮酒尽，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词云：裴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复。已有所贮，彼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为状元，黄驾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领襄阳，其人又至，翱愈敬异之。谓翱曰：“鄙人再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之（唐《摭言》八“之”作“无”。）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皆为将相。（出《摭言》）

杨嗣复第二次做考官，考生中的卢求，是李翱的女婿。先前，李翱任官合肥，有一道人去见他，说的话很不一般。李翱任官楚州，那个道人又来了。当时，卢求没有中试。杨嗣复是李翱的妹夫。李翱很生他的气。李翱请教于道人。道人说这是小事，我可以写一道表文。于是，准备了几砚纸笔，又准备了很多酒。道人大杯喝酒，睡了一会起来，把所有的酒喝光，整理衣帽，向北而拜。之后，很快写了两封书。早晨交给李翱，说今年秋天任命考官时，打开小卷看，明年京试时，打开大卷看。李翱答应。不久，邸报送到，由杨嗣复主考。打开小卷，上面的文字是：裴头黄尾，三求六李。李翱很奇怪，把这张小卷寄给杨嗣复。杨嗣复秘密保存，恐怕泄

露。等到京试放榜，打开大卷，同榜上竟一字不差。当年裴求中了状元，黄驾在榜末。卢求居第二名。其余的人名也全对。后来，李翱做襄阳刺史，道人又来了，李翱很敬重。道人说：“我所以又来，是因为仰慕你的政绩。”李翱把他的儿子叫出来，道士一个个瞧了很久，说都不如你。又让女儿出来拜见道士。道士说：“日后你有三个外孙能做到宰相。”后来，卢求的儿子卢携，郑严的儿子郑畋，杜审权的儿子杜让能，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

杜牧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郡（唐《摭言》六郡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及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大学生数十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览。”于是缙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请曰：“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则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却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

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问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牧虽屠狗，不能易也。”崔郾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紫微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出《摭言》）

侍郎崔郾受命做主考官。在东都洛阳开试。中书省、尚书省、黄门省的大员们齐集常乐传舍，盛况空前。当时吴武陵做太学博士（太学官名）骑着瘸驴而来。崔郾听说他来了，有些惊讶，立即迎出去同他说话。吴武陵说：“你以德高望重为皇帝选取人才，我怎么能不帮你略尽微力呢。我在太学里偶然发现学子们好几十人在读一本书。又是赞扬又是鼓掌。我一看，原来是杜牧的《阿房宫赋》，这个人真有王佐（形容词，并非人名，意扶佐君王）的才华。你是个大官，恐怕没功夫读过这篇文章。”于是从袖中取出杜牧的文章，高声朗读。崔郾称奇。吴武陵请求说：“请你选他作状元。”崔郾说已经有人。吴武陵说：“那么，第三名。”崔郾说也已经有人。吴武陵说：“实在不得已，第五名吧。”崔郾未及做答，吴武陵就说：“如果还不行，把这篇赋拿来还我。”崔郾立即说：“我答应你。”崔郾就座，对在座的大官们说，刚才吴太学（武陵尊称）帮我选中一位第五名。有人问是谁，崔郾答以杜牧。这些人中有人说杜牧这个人不拘小节。崔郾说，我已经答应了吴武陵，杜牧即使是个卖狗肉的人，也不能更改。崔郾在洛

阳放榜，进士们在长安过堂。杜牧作诗说：“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意思说，在洛阳放榜的时候，花还没开放，三十三名考中的人骑着马到长安去参加过堂，喝着秦地少年们酿的美酒，进士们把春色也携到了长安。

刘蕡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以指斥贵倖，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邵（明抄本“邵”作“郃”。）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出《摭言》）刘蕡、杨嗣复之门生也。既直言忤，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答曰：“嗣复昔与蕡及第时，犹未风耳。”（出《玉泉子》）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位进士参加皇帝亲诏的殿试。

刘蕡的《策》有一万余字。深刻探究了治乱之本，引伸春秋大义为佐证。公孙弘、董仲舒那样的学问家也无法比拟。裴休等人都甚敬重。刘蕡的文章中，抨击宦官权贵，无所顾忌。所以，考官虽然明知刘蕡的才华，也不敢取中。殿试取中的进士李邵上书朝廷，请把自己的的学位让给刘蕡。李邵的上书被扣下没有回音。刘蕡虽然没有考中，但一月之间，声名远播天下。刘蕡是杨嗣复取中的进士，由于正直敢言得罪了权贵，尤其是显贵的宦官，更加恼恨。中尉（宦官首脑，北寺最高官长）仇士良对杨嗣复说：“为什么趁国家考试的机会，放出这样的疯汉子来？”杨嗣复恐惧，回答说：“殿试之前，刘蕡不疯。”

薛保逊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十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为闾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出《摭言》）

薛保逊经常写有影响的大部头文章，自己号称金刚杵。太

和中期，被举荐的读书人不下一千余人。公卿家里堆满了他们的书画，常被当作看门老妇的灯火之资。掇客们说：“如果是薛保逊的文章，比平常人的文章卖价要高出一倍。”

贾岛

贾岛不善呈试，每试，自叠一幅。巡铺（“铺”原作“捕”，据明抄本改）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出《摭言》）

科举考试为防止假冒，应试的人要先投奏状，由考官检验，贾岛总是写不好这个奏状，每次参加科考，常写好几幅奏状叠在一起。巡铺（监场的人）说：“又是你这家伙，拿一张来，拿一张来！”

毕誠

毕誠及第年，与一二人同行，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出《摭言》）”

毕誠及第那年，曾经跟一两人同行，夜深人稀时，听响声以卜吉凶。听久了，没有声音。突然间遇到一个人，往地上扔骨头，一群狗在后面追抢。又有一人说：“后来的准能抢得到。”

裴德融

裴德融讳皋，值高锴知举，入试。主司曰：“伊讳皋，某棋（明抄本“某”作“向”，许本“棋”作“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时（“时”原作“将”，据明抄本改）卢简求为右丞。裴与除郎官一人同参，到

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从容多时，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祇候右丞，裴员外在门外多时。卢遽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仓惶失措，骑前人马出门去。（出《卢氏杂说》）

裴德融忌讳皋字。高锴做考官，他去参加考试。高锴说：“你忌讳皋字（高与皋谐音），到下面的几上去考。”让他中了进士，一生困顿。后来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当时卢简求做右丞，裴德融同另一新任命的员外郎一起去参见。到了卢宅，卢简求叫那个人先进去。很长时间，那个人说，我和裴员外一起来侍候你，他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了。卢简求马上让部属传话，问裴德融是哪一位主考的门生，并说因为偶然有事，我没空见你。裴德融惊慌失措，骑上那位员外郎的马就跑。

裴思谦

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春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緘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

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谥。”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人物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从之。（出《摭言》）

高锴第一次做主考，裴思谦打通了宦官权贵仇士良的关节，索要状元。高锴在大厅上谴责他。裴思谦环视左右，厉声说：“明年春天取状元。”次年，高锴仍做主考，告诫属员，不得给裴思谦发卷。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书信到贡院（试场），又换上紫袍，快步走到高台下，对高锴说：“军容（仇士良时任北寺中尉，观军容使）有信给你，举荐秀才裴思谦。”高锴不得已，接过荐书。荐书里为裴思谦索要状元。高锴说：“已经有了状元，其他名次可以按照军容的意思办。”裴思谦说，我当面请示了军容（指仇士良），如果状元不给裴思谦，请你不要放榜。”高锴低着头想了半天，说：“那么我总得见见裴思谦这个人。”裴思谦说：“我就是。”裴思谦相貌堂堂，高锴改变了态度，答应了他的要求。

李肱

开成元年秋，高锴复司贡籍。上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李肱，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月赋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圣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诗，李肱云：“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递参差，霞衣统摇曳。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上览之曰：“近属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刘安之识，可令著书；执马孚之正，可以为传。秦（“秦”原作“奏”，据《云溪友议》改。）嬴统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出《云溪友议》）

唐文宗开成元年秋天，高锴再一次担任主考官。皇上说：

宗室子弟是皇家的屏障，代代相传，使他们有爵禄，不能废除。但是在科举中，宗正寺（管理皇族事务衙门）选送的人，恐怕有的名不符实，有辱贡举。你一定要把握住，精选人才，不要妨碍了进贤之路。考赋，按照常规，考诗，按齐、梁的体例。高锴于是以《琴瑟合奏》为赋题，以《霓裳羽衣曲》为诗题。经过考试，高锴先把五个人的诗呈给文宗。其中最好的是李肱，其次是王收。并且说，李肱的赋作得很快，日影刚斜，就交了卷。他的赋，即使在文选中也是上品。何况李肱还是宗室子弟，他的德行平时大家都知道，以人才能都是好的。我怎么能不出以公心，辜负皇上的教诲呢？所以请以李肱为状元。李肱的《霓裳羽衣曲》诗大意是：开元之治时，好多外国人都祝贺大唐的丰收和太平。梨园里面有好戏。经常可以看到新的作品。管弦抑扬，霞衣摇曳。水亭上的宴会，草坪上的春草，赏心悦目。那样长的时间，那样的繁荣，虽然是已往的事，遗韵犹在，虽肯听这遗韵呢，谁能效仿呢，只有圣明的皇上。文宗读了李肱的文章，说：“宗室里有李肱这样的人，就算光彩了。如果他有刘安的才识，可以让他去著书，有马孚的操守，可以立传。秦朝嬴政（始皇）虽然统一了天下，他的子孙全没出息，根本就动摇了，曹叅怎么能不非议嬴秦呢？”

苏景胤 张元夫

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林”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弟汉公，尤（“尤”原作“先”，据明抄本改）为文林表式。（“式”原作“试”，据明抄本改）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明抄本慎下有“由”字。）相公常寓尺题于知闻。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潜，朝中无呼字知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瓚礼部尚书；安潜侍中。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沉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谩走。（出《摭言》）后有东西二甲，东呼西为茫茫队，言其无艺也。（出《卢氏杂说》）开成会昌中，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又有薄徒，多轻侮人。故裴泌应举，行美人赋以讥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已甲；又有四字，言深耀轩庭也。又有四蚤甲。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内臣交游，若刘晔、任息、姜垞、李岩士、蔡鋌、秦韬玉之徒。鋌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状元。时谓之对军解头。太和中，又有杜顓、窦紃、肖嶸，极有时称，为后来领袖。文宗曾言进士之盛。时宰相对曰：“举场中白云。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无奈何。”（出

《卢氏杂说》)

文宗太和中期，苏景胤、张元夫做翰林学士。杨汝士和他的弟弟杨虞卿、杨汉公，在文林中大有名声。后进的举子们说，想入考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意思说，三杨在文林中的影响比苏、张还厉害。宣宗和懿宗年间，传说宰相崔慎曾经写信给人，对人说王凝、裴瓚和我弟弟崔安潜，在朝堂上没人呼他们的名字，家里没有脱靴子的宾客。王凝做到宣城刺史，裴瓚做到礼部尚书，崔安潜做到侍中。太平（郡名）的王崇、窦贤两家，很有权势，足以推荐后进的学子成名。所以学子们说：“未见王、窦，徒劳谩走。意思说，不经王崇、窦贤推荐，有才学也白搭。

后来，东部的学子称西部的学子为茫茫队，意思说他们没有真才实学。

文宗和武宗年间，又有郑杨段薛，被吹捧得炙手可热。还有些没品行的人，不尊重文化也不尊重人。所以，裴泌参加考试作了一篇《行美人赋》来讥讽他们。又有什么大甲、小甲、汪巳甲等等，都取四字为称，意在炫耀学问。还有什么四蚤甲、芳林十哲等，称他们和朝中的大官们、宦官们有交情。象刘晔、任息、姜垞、李岩士、蔡鋌、秦韬玉之徒，都是这样的人。蔡鋌和李岩士各带着一伙军兵，争夺状元。被时人称为对军解头。太和中，杜顓、窦紃、肖嶰，被人称誉，后来高中。文宗曾谈论过关于读书和科举的盛况。宰相说，举

场里都说，中了进士，比做上州（大州）的刺史都荣耀。文宗笑着说：“那也没办法。”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崔蠡 卢肇 丁棱 顾非熊
李德裕 张瀆 宣宗 卢渥
刘蜕 苗台符 张读 许道敏
崔殷梦 颜慆 温庭筠 卢象
翁彦枢 刘虚白 封定卿 冯藻
赵琮

崔 蠡

唐崔蠡知制诰日，丁太夫人忧，居东都里第。时尚清苦

俭嗇，四方寄遗，茶药而已，不纳金帛。故朝贤家不异寒素。虽名姬爱子，服无轻细。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门士人有谒请于蠡者，闾吏拒之，告曰：“公居丧，未尝见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门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远之日，愿一见公。”公闻之，延入与语。直云：知公居缙绅间，清且约，太夫人丧事所须，不能无费。某以辱孙侄之行，又且背用稍给，愿以钱三百万济公大事。”蠡见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纳其意，终却而不受。此人调举久不第，亦颇有屈声。蠡未几服阙，拜尚书右丞，知礼部贡举。此人就试，蠡第之为状元。众颇惊异。谓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献艺，由善价成名。一第则可矣，首冠未为得。以是人有诘于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状头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出《芝田录》）

唐朝崔蠡被任命为知制诰（官名），死了母亲。旧时，母丧期间要离任守孝。崔蠡回到洛阳家里。时风俭朴，探望病人，茶和药而已，不送钱也不送布。所以，即使是高级官员家，也较贫苦。他们的宠姬爱子，也得穿粗布衣服。崔蠡占卜了母亲的下葬日子。一天，他的本家中有学子来谒见，被把门人阻止，说主人居丧期间，不会见客人。那人说：“我是崔氏家族的人，知道太夫人下葬的日了不远，所以来见他。”被崔蠡听到，请到屋里，同他说话。那人直接就说：“我知道你的官职很高，但是很清廉。太夫人故去，办丧事不能没钱。

我是太夫人的孙子是你的子侄辈，家里又有钱，愿意拿出三百万来资助。”崔蠡感动于他的慷慨，心中称奇。但是仅表示谢意，拒收他的钱财。这个人多次考试，都没有中第，也确实屈才。崔蠡丧假期满，做了尚书右丞（尚书省次官），并担任主考。这个人去应试，取中状元。人们觉得奇怪，说崔蠡做主考，应该公正。那个人的文章主要论述经济，中第可以，中状元就不够。有人用这件事来责问崔蠡，崔蠡说：“他本来就中了进士，不过做状元是我为了私恩。”就把先前的事如实相告，大家才佩服。崔蠡的名望也因此越高。

卢肇

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例：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邪？”起于是依其次而放。（出《玉泉子》）

李德裕做宰相，把一些华而不实的人淘汰掉，起用一些贫寒之士。对于朝贵的党羽，李德裕毫不客气，因此同他们结怨。因为这样，权贵们不同他往来，门下也没有什么宾客。学子卢肇是宜春人，有才华。李德裕曾在宜阳任官，卢肇把自己的文章拿给他看过，所以彼此了解，并且跟随他到了长安。每次见面，李德裕对他很客气。旧时的惯例，礼部放榜，要提前请示宰相。会昌三年，王起做主考官，问李德裕有什么打算。李德裕说：“我没有什么要求，但是象卢肇、丁棱、姚鹄这样的人，能不让他们中进士吗？”于是，王起取中他们。

丁棱

卢肇、丁棱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词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棱也。棱口吃，又形体小陋。迨引见，即俛而致词。意本言棱等登科，而棱颀然发汗，鞠躬移时，乃曰：“棱等登，棱等登。”竟不能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戏之曰：“闻君善箏，可得闻乎？”棱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棱等登、棱等登，非箏声邪？”（出《玉泉子》）

卢肇、丁棱中了进士。放了榜，需要过堂，参谒宰相。要由榜首表示敬意，需要谨慎。当时卢肇为状元，因故不能出席。第二名是丁棱，该由他来致辞。但是他有口吃病，而且其貌不扬。见了宰相，本应表示我等得中进士，应当感谢宰相栽培。可是，他累得满面流汗，一门说棱等登、棱等登，说不出后面的话来，只好作罢。左右的人都发笑。次日，有人取笑他，说：“听说你擅长弹筝，能给我们弹一曲吗？”丁棱说：“哪有这事？”那人说：“你昨天说棱等登、棱等登，不是弹筝的曲音吗？”

顾非熊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凌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垂三十年，屈声聒人耳。会昌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进，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出《摭言》）

顾况的儿子顾非熊为人滑稽，口才甚好。由于讥讽那些权贵家的公子哥儿，惹恼了这些人。在他们的排挤下，顾非熊在科场考了三十年，也没被取中。为他叫屈的人很多。唐武宗会昌中期，陈商做主考，放榜时仍然没他的名字。武宗怪罪没有顾非熊的名字，让礼部收回原榜，重新放榜，取中了顾非熊。这样以来，天下穷苦的读书人，都能自勉自励。诗人刘得仁作了一首贺诗。大意是，我小的时候，已经开始读你的诗了，虽然你很晚才高中，但这是皇上的知遇。

李德裕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贵要束子。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出《玉泉子》）

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很妒嫉进士出身的人。做了宰相

之后，经常以权势侮谩他们。李德裕早先做藩府从事时，同住一院的李评事是宏词科的进士，跟李德裕做一样的官。当时有一读书人打算把自己的文章送给李评事，但错送了李德裕。那人请求讨回，说我的文章是送给进士李评事的，不是给你的。所以李德裕竭力排斥进士出身的人。

张澹

张澹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澹等八人。赵胃南贻澹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出《摭言》）

会昌（武宗年号）五年，陈商做主考，取张澹为状元。翰林院复核，推翻原意，张澹等八人落榜。赵胃南赠其一诗，大意是：不必有什么尤怨，李白那样的才华谁都得认同，堪称世间的光彩，照耀蓬莱山顶。

宣宗

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常于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出《卢氏杂说》）

唐宣宗极为喜爱谈论科举。经常问及朝臣们的出身，其中如有声明自己是哪科的进士，一定非常高兴。会问及中试时诗、赋考的什么题目，主考是哪一位。假如有文章和名声好的人偶然没有考中，他一定会表示惋惜。曾经亲自题写：“李道龙为乡贡进士”。

卢渥

唐陕州廉使卢渥，在举场甚有时称。曾于浚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贵人，敛身回避。帝揖与相见。乃自称进士卢渥。帝请诗卷，袖之，乘骡而去。他日对宰臣，语及卢渥，令主司擢第。渥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相问渥与主上有何阶缘？渥乃具陈因由，时亦不以为忝。盖事业亦得之矣。渥后自廉察入朝，知举，遇黄寇犯阙，不及终场。赵崇大夫戏之曰：出腹不生养主司也。然卢家未尝知举，卢相携耻之，拔为主文章，不果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陕州廉访使（官名）卢渥，在参加科举时很有名声。曾经在浚水地方留居，碰到微服出访的唐宣宗。他感觉出宣宗是一个大贵人，礼貌地回避。唐宣宗却跟他作揖见面。问及，自称是进士卢渥。宣宗请他赠诗，并把诗放在袖子里，骑着骡子走了。过后唐宣宗跟宰相谈到卢渥，让他告诉礼部取中他。卢渥很不安，担心受到冒称进士的羞辱。宰相问卢渥：“你跟皇上有什么来往？”卢渥如实相告，并没有人认为他耻

辱。原因是当时卢渥已成名。后来卢渥由廉访使被征召入朝，做主考官。正值黄巢兵犯长安，考试没有终场。大夫（官名）赵崇开他的玩笑，说你是个大肚子生不出进士的主考。姓卢的没有做过主考官，宰相卢携以为耻辱，所以提拔卢渥做主考，竟然没有做成。

刘蛻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蛻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铉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蛻。蛻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出《摭言》）

荆南一带读书人少，在贡举上被称为天荒。大中四年，刘蛻以荆南府解中进士。当时崔铉镇守荆南，以钱七十万资助刘蛻，称为破天荒钱。刘蛻回信致谢，大意说几十年来不出人才是因为没有好的教化，现在一千里外，再不能称为天荒了。

苗台符张读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又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常列题于西明寺东廊。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礼部侍郎。（出《摭言》）

苗台符六岁能作文章，聪明无比。十几岁博览群书，著《皇心》三十卷。十六岁考中进士。

张读也是很早就擅长吟诗作赋。十八岁中进士。跟苗台符是同年。两人又一起在少师（官名）郑薰（任宣州地方官时）那里作佐官。两人经常在宣州西明寺的东廊下，张贴他们的诗作。有人暗中批注说：两个前进士，一对小孩子。苗台符十七岁死去，张读做到礼部侍郎。

许道敏

许道敏随乡荐之初，获知于时相。是冬，主文者将莅事于贡院，谒于相门。相大称其卓苦艺学，宜在公选。主文受命而去。许潜知其旨，则磨砺以须，屈指试期，大挂人口。俄有张希复员外结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门。亲迎之夕，辟道敏为宾。道敏乘其喜气，纵酒飞章，摇珮高谭，极欢而罢。无何，时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郡。人情恐异，主文不敢第于甲乙。自此晦昧壅坎，不复振举。继丁家故，乖二十载。至大中六年崔玘知举，方擢于上科。时有同年张读一举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败于垂成之冬，宾导张希复之子，牛夫人所生也。（出《唐阙史》）

许道敏被乡荐入京，宰相很了解他。那年冬天，主考官到贡院开始筹备工作之前，谒见宰相。宰相对主考官盛赞许道敏，让取中他。考官授命而去。许道敏知道这个情况，更加刻苦用功，准备应考。将近考期，员外郎张希复娶牛宰相的女儿。结婚那天，请许道敏给他做宾相。许道敏籍着这个

喜庆的机会，饮酒赋诗，洋洋洒洒，高谈阔论，婚礼非常圆满。没过几天，宰相因为处理事务复奏时不合皇上的意，被罢，去做地方官。人们担心牵连，主考不敢取中许道敏。许道敏深受打击，接着又死了老人。二十年没好运气。到大中六年崔玗主考，才高高得中。他的同年张读仅十九岁。就是张希复和牛夫人的儿子。

崔殷梦

崔殷梦，宗人瑶门生也。夷门节度使龟从之子，同年首冠於壤。（明抄本“壤”作“瓌”。下同。）瓌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饰身世以为美，他不可以等将也。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处，甚无谓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旧辙。”瑶大以为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诣瑶起居。既坐，瑶笑谓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书，且欲崔先辈一到。骏马健仆，往复当不至稽滞，幸诸先辈留意。”瓌以坐主之命，无如之何。（出《玉泉子》）

礼部侍郎宗室李瑶主考，崔殷梦中进士。崔殷梦是夷门

节度使崔龟从的儿子。第一名进士名於壤。於壤对李瑶进言，说堂堂男子汉以自己出身显贵来夸耀，高人一等是不足取的。关试（谢师恩后于吏部待职为关试）时借出身高贵为名，求任好的地方或好的官职很没意思。请侍郎不要循规蹈矩。李瑶说很对。一天，於壤等同年进士到李瑶那里去问安，坐下之后，李瑶笑着对於壤等人说：“昨天大梁相公（指崔龟从）来信，请你们和崔殷梦一起到他那里去做客。马匹和人役都准备好了，很快会回来，请各位做好准备。”於壤等人因为是李瑶的意思，只好服从。

颜标

郑侍郎薰主文，举人中有颜标者，薰误谓是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标为状元。及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标曰：“标寒进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出《摭言》）

侍郎郑薰做主考官。举人中有一人名叫颜标。郑薰误认

为他是颜真卿的后代。当时徐淮一带还有战乱，为了激励忠烈之士，便取颜标为状元。关试谢恩的日子，郑薰问颜标家世。颜标回答说：“我是一介寒士，没有什么庙院，不是世家。”郑薰才知道自己弄错了，低头无语。后来被无名者嘲笑说：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意思说，糊涂的主考官好没头脑，把颜标当成了颜鲁公的后代。

温庭筠

温庭筠灯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出《摭言》）

温庭灯下写诗没有草稿，袖着手，一吟而就。旧时唐诗多八句为一首，故此考场里的举子们称他为温八吟。

卢彖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彖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彖以雕幃载妓，微服辎辘，纵观于侧。遽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摎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出《摎言》）

崔沆中进士，授官为主罚录事。同年卢彖请假，到洛阳去参加邻居为他举行的庆宴。住了很多日子。同年们到曲江亭子宴会。卢彖用轿车载着歌妓，穿着普通的衣服，牵着马笼头，引来许多人围观，被教坊头目告发。崔沆的判词大略是，戴着普通人的帽子，跟在毡车的旁边。寻花问柳之期，就断了同年的情谊。现在刚刚得到了地位就这样胡闹，可知后来所为了。

翁彦枢

翁彦枢，苏州人，应进士举。有僧与彦枢同乡里，出入故相国裴公垣（《玉泉子》“垣”作“坦”，下同。）门下。以其年耄优惜之，虽中门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贯珠，闭目以诵佛经，非寝食，未尝辍也。垣主文柄，入贡院。子勋、质，日议榜于私室，僧多处其间，二子不之虞也。其拟议名氏，迨与夺进退，僧悉熟之矣。归寺而彦枢访焉，僧问彦枢将来得失之耗。彦枢具对以无有成遂状。僧曰：“公成名须第几人。”彦枢谓僧戏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复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议如初，僧忽张目谓之曰：“侍郎知举邪？郎君知举邪？夫科第国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铲偶人邪？且郎君所与者，不过权豪子弟，未尝以一贫（“贫”原作“平”，据明抄本改）人芝士议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毕中二子所讳，勋等大惧。即问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贫僧老矣，何用金帛为？有乡人翁彦枢者，徒要及第耳。”勋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勋不得已许之。僧曰：“与贫僧一文书来。彦枢其年及第，意如其言。（出《玉泉子》）”

翁彦枢是苏州人。去参加进士考试。有一苏州和尚，是侍郎裴垣家的常客（裴垣后来拜相）。和尚年老，裴家很优待他，即使中门以内，也可以进出。和尚手持捻珠，闭目诵经。不是吃饭、睡觉，从不停止。裴垣被任命做主考。他的儿子裴勋、裴质在家中议论考试情况，和尚在场，也不避讳。准备中谁、落谁，都被和尚听得明明白白。和尚回到寺里，翁彦枢去拜访他。和尚问翁彦枢：“你对考试前途有什么想法？”翁彦枢说心里没底。和尚说：“你想中第几名？”翁彦枢以为和尚开他的玩笑，顺口答第八名就行。和尚又到裴家去，裴勋、裴质还在那里议论。和尚忽然把眼珠一瞪，说：“是你父亲做主考还是你们做主考？科考进士是国家的大事，朝廷委派侍郎（指裴垣）做主考，本意是让他革除以往的弊端，让贫苦的读书人有个奔头。当今科举，由你父亲主持，难道他是木偶吗？你们弟兄想选中的人都是些权贵的公子哥儿，连一个有才学的贫苦学子也没提过。我说的你们认可不？”板着手指从头数到尾，不差一个。把其中的曲曲折折，揭露无遗。裴勋、裴质很害怕。问和尚有什么要求，并且以钱财利诱。和尚说：“我老了，要钱财做什么用？我的同乡翁彦枢，一定要中的。”裴勋、裴质立即答应列在末等里。和尚说，非第八不可。裴勋、裴质不得已，只好答应。和尚说给我立个字据。翁彦枢考中，按和尚的要求，中了第八名。

刘虚白

刘虚白与裴垣早同砚席，垣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前献一绝句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侍至公。”孟棨年长于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棨亦注。棨出入场籍三十年。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出《摭言》）

刘虚白跟裴垣同学。裴垣做了主考，刘虚白还是个考生。考试那天，刘虚白向裴垣献了一首诗，大意说，二十年前这样的夜晚，也是这样的灯烛，这样的风。能有几个二十年呢？我还在穿着麻布的衣服侍候你啊。孟棨比崔沆年长。放榜那天，孟棨向主考崔沆表示谢意。崔沆流泪，说：“你的父亲是我的老师。”两人都流泪。孟棨考了三十多年。长孙籍跟张公是好朋友，张公称籍为兄长。张公曾经劝过长孙籍做点别的。籍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在这里借用，意思说早上考中，晚上死了也可。

封定卿

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瑄、郑嵎四君子，蒙其眄睐者因是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瑄、嵎、都、雍。（出《北梦琐言》）

大中后期，进士风很盛。举子们只要能跟封定卿、丁茂珪交往，就能得中进士。但是他们两个人却都是考了二十年才考中的。为什么他们这样慢而人家这样快呢？先前，李都、崔雍、孙瑄、郑嵎被称四君子，他们看中和交往的，才有了中第和晋升的机会。所以有人说，要想运气好，四君子就是榜样。

冯藻

唐冯藻，常侍宿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采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有相识道士谓曰：“某曾‘入静’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亦未之信。更应十举，已二十五举矣。姻亲劝令罢举，且谋官。藻曰：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无成，遂三十举，方就仕宦。历卿监峡牧，终于骑省。（出《北梦琐言》）

唐朝的冯藻是常侍冯宿的儿子，是冯涓的叔父。冯氏家族是一个出进士的学问家族。但是，冯藻的文彩不高，而且热中功名。考了十五次，不中。有一个相识的道士跟他说：“我曾‘入静’替你看了。你一生都考不中，但能做官。”冯藻不肯相信。又考了十次，已经考了二十五年。亲家劝他作罢，谋个官职算了。冯藻说即使一生无成，我也再考五次。三十次再考不中才去谋官。做到峡州牧，死于散骑常侍任上。

赵琮

赵琮妻父为钟陵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谓”原作“请”，据《玉泉子》改。）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出《玉泉子》）

赵琮的岳父是一位将军。赵琮久试不中，很穷困，妻族的人都瞧不起。岳父、岳母也是一样。一天，地方官犒劳军队（称为春设）。岳父家搭了棚子，一家人坐在棚上看。他的妻子虽然跟他受穷，也不能不去。但是，她的衣服很破，将军家的人嫌弃，就用布帘子把她隔开。宴会高潮，廉访使忽然差人传呼将军。将军又惊又惧，马上前往。廉访使在大厅

里接见他，手里拿着一封信，笑问：“赵琮是你的女婿吗？”将军说是。廉访使说：“刚才来了关报（也称邸报），他中了进士。”就把信交给将军，那封信就是抄的榜文。将军拿着榜文就跑。跑回之后就喊：“赵琮中进士了！”妻族立即把布帘子撤掉，跟她同席，并且给她换了华丽的衣服，送她回去，表示庆贺。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刘邺 叶京 李蔼 房翊
汪遵 刘允章 王凝 卢尚卿
李尧 高湜 公乘亿 孙龙光
王璘 蒋凝 吴融 卢光启
王彦昌 杜升 郑昌图 程贺
陈峤 秦韬玉 陆扈 张曙
崔昭矩 贾泳

刘邺

刘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赐及

第。韦保义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赐及第，擢入内庭。
(出《摭言》)

刘邺字汉藩，唐懿宗中期，由长春宫判官任上召入京城，特别赐给他进士及第（是一种荣誉）。韦保义的哥哥做宰相，不能应举，也赐给进士，提拔做京官。

叶京

叶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常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已遂登科，与同年连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沈弃。终于太学博士。(出《摭言》)

叶京是建州人，他的赋很有名。曾经游太梁，经常参加官家的宴会，因之同监军使相识。京试时中进士，与同年们骑马同行，在大街上遇到那位监军使，没有下马，仅仅一揖。

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此被人非议导致他官运也不好，只做到太学博士（太学教授）。

李蔼

李蔼应举功勤，敏妙绝伦，人谓之束翅鹞子。咸通二年及第。（出《卢氏杂说》）

李蔼为了应举，读书勤奋。才思敏捷，妙笔文章。被人称为束翅鹞子，意思展翅便可腾飞。咸通（懿宗年号）二年考中进士。

房翊

房翊，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

第定矣，无何写试之际，仰泥土落，击翻砚瓦，污试纸。翊以中表重地，只荐翊一人，主事不获已，须应之。翊既临曙，更请印副试。主司不诺，遂罢。（出《摭言》）

河南人房翊，祖父做过太尉。咸通四年功败垂成。本来他能够考中，但是正在考试时房上的泥落下来，打翻了砚台，污损了卷纸。河南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只举荐了他一个人。他认为主持考试的官员肯定会照顾他，更换一张卷纸。但是天亮时他向监场的试官请求更换卷纸时，遭到拒绝。因之落第。

汪遵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泊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绝句诗，而深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果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出《摭言》）

许棠是宣州泾县人，读了很多年书。同乡人汪遵从小做吏员。许棠考了二十多次，汪遵还是小吏。汪遵的绝句诗作得极好，功底深厚。他辞去了吏职（吏不准试）去参加考试，遇到送客的许棠。许棠问他到京城来做什么？汪遵说来参加京试。许棠发怒，说小吏无礼。结果考试时两人同堂，许棠竭尽侮辱。但是，汪遵考中进士五年后，许棠才考中。

刘允章

刘允章题目“天下为家赋”，给事中杜裔体（按唐《摭言》十三“体”作“休”）进疏论。事虽不行，时以为当。崔澹“至仁伐不仁赋”，亦颇招时议。薛耽“盛德日新赋”，韵脚云：循乃无已。刘子震通状，请改为“修”字，当时改正。（出《卢氏杂说》）

刘允章出的题目是《天下为家赋》，给事中杜裔体上表示异议。疏虽然没有采纳，但时人认为得当。而崔澹的《至仁

伐不仁赋》不被人们认可。薛耽的《盛德日新赋》，用循乃无已的切音作韵脚比较别扭。刘子震请他直接用循和无来切音，得出修字做韵脚，比较恰当，薛耽采纳。

王凝

王凝清族重德，冠绝当时。每就寝息，必叉手而卧，或虑梦中见其先祖。曾牧绛州。于时司空图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阖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齐。王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号之为司徒空。王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切忝文柄，今年榜贴，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图声彩益振。（出《北梦琐言》）

王凝家族人都注重德行，天下闻名，即使睡觉也有一定的姿势，叉手仰卧。有人担心这种睡法会作恶梦，梦见先辈的鬼魂。王凝作绛州刺史，司空图参加京试路过绛州，谒见后不复再来。部属告诉，司空图出城了。有时入城拜访某某，

但不到刺史衙门来。王凝认为这是司空图对自己的尊重，愈加看重司空图。王凝作了主考官，司空图一举考中进士第四名。同年们惊讶司空图并无名声而高中。没品行的人就称他为司徒空。王凝知道这件事，宴集所有新科进士。对他们说：“我虽然有愧于主考官的位置，但今年这一榜，就是为了司空图一个人，我才肯担任这个职务。”因此，司空图名声雀起。

卢尚卿

咸通十一年，以庞勋盗据徐州，久屯戎卒，连年飞輓，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是岁，进士卢尚卿自远至关，闻诏而回。乃赋东归诗曰：“九重丹诏下尘埃，深琐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腊前回。”（出《年号记》）

懿宗咸通十一年，因为庞勋占据徐州，对抗朝廷，连年战争，国库空虚，皇帝下诏，停一年贡举。那年，卢尚卿由远处应举到陕州，听到诏命返回故乡，作《东归诗》。大意是：

皇上的诏命下来，今年停止科考了，没有机会折桂，只好等待来年。从打兵连祸结，京城的路被切断了。现在我从霸陵桥上走过，人家都笑我冒着风寒回家。（卢尚卿后来考中，所以文中称进士）

李尧

李尧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赁油幕以张（去声）之。尧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迨之一里余，参御辈不啻千余人，鞞马车舆，阗咽门巷，往来无有沾湿者。而金壁照耀，别有嘉致。尧时为丞相韦保衡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恒资之金帛，不可胜纪。（出《摭言》）

李尧中进士，原住在城郊，去参加宴会，大雨不止。所以派人买油布遮盖。李尧祖上的老房子在升平里，他花了七

百缗钱油布。从住所到大街差不多有一里地长上千的车辆，骑马乘轿者往来熙熙攘攘，没有被雨浇的。所建金壁辉煌，极为别巧。李尧被宰相韦保衡所重用，参与大政，被称为李八郎。他的妻子是南海（郡名）韦宙的女儿，家里很有钱。资助李尧的钱财，不可以数计。

高湜

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贫”原作“平”，据明抄本改）者，公乘亿有赋三百首，人多书于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之许洞庭。最者有聂夷中，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詠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田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糞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出《摭言》）

懿宗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做主考官，取中一些贫苦举子。公乘亿有赋三百首，许多人把他的赋写出来挂在墙上。许棠的《洞庭诗》非常工整，被时人称为许洞庭。最杰出的是聂夷中，少时家贫，精于古体诗。他的《公子家诗》大意是，有人种了一些西园的花，花开得姣好，花下生出一棵庄稼，被当作杂草拔去。《田家诗》大意是：父亲在塬上耕田，儿子在塬下开荒。六月庄稼还没有成熟，官府已把粮仓修好了。又一首《锄禾诗》说：锄地到日中了，汗水湿了泥土，有谁知道碗里的饭，每一粒都是汗水浇灌的啊。还有一首诗说：二月里把新丝卖了，五月又把新粮（麦）卖了。眼前的窟窿堵上了，心里的肉却被剝掉了。希望君王的心，能象光明的蜡烛一样，不要只照在有钱人的好吃好穿上，照一照穷人的屋子吧。他的诗意浅近而寓意深，被称为唐诗中的精品。

公乘亿

公乘亿，魏人也，以词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粗纆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内子与之相持而泣。路人叹异之。后旬日，亿

登第矣。（出《摭言》）

魏州人公乘亿以词赋著称。咸通十三年，已经考了三十次。曾经生了大病家乡误传他已死去。他的妻子从河北到京城去迎丧，正碰到他送客人到山坡下。夫妻分别十多年。当时公乘亿骑在马上，见一女子穿着粗布衣服骑着驴子，好象妻子，注目而望。他妻子也一样，在驴上望着他，请人打听，果然是公乘亿。夫妻把臂流泪，路人叹息。十几天后，公乘亿中了进士。

孙龙光

孙龙光，崔殷梦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龙光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郎君，喜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出《摭言》）

崔殷梦主考，孙龙光中状元。孙龙光曾经梦见自己在许

多大木上走来走去。次后，请李处士圆梦，李处士说：“祝贺你，来年准中状元。为什么呢，木者，材也。众材之上，寓意状元。”

王璘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词学寓贍，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持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几砚。璘絺扞扞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河赋，三十字数刻而成。又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飈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停午，已积七千余言。崔公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但请召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时路岩方当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出《摭言》）

长沙人王璘日书万言，文词好，文章有胆识，学识精深。

詹事（官名）崔廉问奏章举荐他，先召他考问。王璘请十名书吏备好砚笔纸张，袖着手踱步口授，十个人没有一人停过笔。首题《黄河赋》三十字，一蹴而成。《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一吟而成。当时忽然刮风下雨，好几首写成的诗卷被狂风吹落，被泥污。舒展不开。王璘说不用拾了，拿纸来，提笔而书，很快就写了十余篇。没到中午，写了七千余言。崔廉问对试官说，不必以万言为限，请他来喝酒。《黄河赋》有不常用字一百多个，崔廉问请王璘当众朗读，王璘旁若无人。到了京城，路岩主考，差仆人召见他，本意让王璘中第后感激他。王璘却说，等我见到皇帝后再去见他。路岩听了，非常恼怒，立即奏请取消《万言科》，王璘受到这样的打击，拄着杖回去。之后，放浪形骸，借酒浇愁。同屠夫卖酒的人差不多。

蒋凝

乾符中，蒋凝应宏（“宏”原作“宠”，据明抄本改）词。为赋止及四韵，遂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谓。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德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出《摭言》）

僖宗乾符中期，蒋凝考博学宏词科。作赋仅写四韵，请示试官要走。试官不相信，逼问他为什么？蒋凝以实话相告。说写完了。试官拿他的卷子同别人的比较，蒋凝感到自足，试官长时间叹息。蒋凝的赋很快被传诵。有人说，满头白花花的头发，不如淡妆的女子。

吴融

吴融字子华，广明中和间久负屈声。虽未擢第，同人率多执贽谒之，如先达。有王图者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吏（明抄本“吏”作“向”。）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他。”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融同砚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出《摭言》）

吴融字子华。僖宗广明、中和年间，长时间人们为他称

屈。虽然没有考中，许多同代人执学生礼见他，待为师长。有一个叫王图的人，词赋写得工整，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吴融评阅。过了一段时间，王图去见吴融。吴融不谈文章好坏。直接问他：“你听到过关于卢休的消息吗？他为什么不求取功名，很可惜的。我的学问，其实不如卢休。”卢休和王图是表亲，擅长八韵诗，跟吴融是同窗。直至晚年仍不得志，住在镜中别墅。

卢光启

卢光启先人伏法，光启兄弟修饰赴举，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皆此类也。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浚。浚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敦之，盖重叠别纸，自光启始也。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皆法于光启尔。其族弟汝弼尝为张浚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离，自朱耶之版荡。”自谓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笔也。”（出《北梦琐言》）

卢光启的父亲被处死。光启同他的弟弟隐姓埋名去应科举，跟亲近要好的人说，我们兄弟比如是去开荒。卢光启性格谨慎，做事周祥。著有《初举子》一卷。做什么事，文如其人。中第后，在省台（中央各官署）做官，知遇于租庸使张浚。张浚出征并州、汾州。卢光启每次写信，一件事写一张纸，被后来官员效仿。一张纸写一件事，始于卢光启。唐末举荐人才，先不问才学，而看他们对官长的态度，称为精切，也是跟卢光启学来的。他的堂弟卢汝弼，曾经做过张浚的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征讨词为檄），大略意思是：导致赤子流离失所，都是因为朱温这个奸逆所造成的。对人说过，老天生下朱温这个野种，是供我们作文章来骂的。

王彦昌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敕赐及第。后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学士不及随驾，知柔以京兆尹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勤于批答。知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知学士。居半岁，出拜京兆尹，加左常侍大理卿。为寺胥所累，南迁。（出《摭言》）

太原人王彦昌，大族世家，官宦之孙。王氏世家以太原为首。僖宗广明年间，逃亡成都，赐给他进士学位。后来做薛知柔的判官。昭宗逃到石门时，大臣、学士们来不及跟随。薛知柔以京兆尹（首都长官）署理中书省（代中书令）。职权近乎宰辅，来往文件特别多，批阅繁荣。薛知柔推荐王彦昌有名望，僖宗让他署理学士，协助薛知柔。半年后，升王彦昌为京兆尹，又加衔左常侍、大理寺卿。后来受到大理寺的吏员牵连，贬官。

杜升

杜升父宣猷终宛陵。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升为军卒。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绯。导寻入内庭，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从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并”原作“拜”，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服色。议者荣之。（出《摭言》）升自拾遗赐绯，却应举及第，又拾遗，时号著绯进士。（出《卢氏杂说》）

杜升的父亲杜宣猷死于宛陵。杜升善言词。广明年间，僖宗逃亡成都，苏导以给事中出任剑州刺史。杜升当时仅一小兵卒。按玄宗故例，由皇帝召见，并赐给绯衣（官服）任官

内庭。韦中书令以翰林学士身份做主考，当时杜升已做谏官（拾遗为小谏）。上表请求参加科试，皇帝准许。中第几天后，皇帝命他复职，并仍赐给官服。人议以为光彩。杜升由拾遗赐绯，又去应考，又做拾遗。被称为着绯进士。

郑昌图

广明年中，凤翔副使郑侍郎昌图未及第前，尝自任以广度弘襟，不拘小节，出入游处，悉恣情焉。泊至舆论喧然，且欲罢举。其时同里有亲表家仆，自宋亳庄上至，告其主人云：“昨过洛京，于谷水店边，逢见二黄衣使人西来，某遂与同行。至华岳庙前，二黄衣使与某告别，相揖于店后面，谓某曰：“君家郎君应进士举无？”（“无”原作“元”，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仆曰：“我郎主官已高，诸郎君见修学次。”又问曰：“莫亲戚家儿郎应无？”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来到金天处，押（“押”原作“抑”，据明抄本改。）署其榜，子幸相遇。仆遂请窃窥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记之。”遂画其地曰：此年状头姓，偏傍有“卩”，名两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卩”，名两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记之记之？”遂去。郑公亲表颇异其事，遂访岐副具话之。具勉以就试。昌图其年状头

及第，榜尾邹希回也。姓名画点皆同。（出《玉堂闲语》）

又咸通中，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谁势可热手，亦皆骑驴。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相国魁伟甚，故有此句。出《摭言》）

广明年间，凤翔节度副使、侍郎郑昌图没有及第之前，自以为襟怀博大，不拘小节。游山玩水，纵情豪放。因之舆论大哗，自己也不准备参加科举。当时他表亲家的仆人从宋毫的庄上回来对主人说：“昨天经过洛阳，在谷水店边遇到两位黄衣使者从西来，跟我一起走。到了华岳庙前，他们俩同我告别，互相作揖，告诉我说你们主人家有没有应试的？”我说：“我的主人官位已经很高，他的孩子正在读书。”黄衣使者又问。那么你主人亲属中有没有应举的？”我说有。那两人便告诉我，他们是今年送榜的，从泰山来，到金天去送榜，咱们有幸相遇。我就想私下看看榜，人家说不行。但是在地上划字，让我记住，今年状元姓的偏傍有个耳刀，名字是两字的，未一字在口里边。最后的一位进士，姓氏旁也是耳刀，也是两字的名，尾字也在口里。你好好记住，他们就走了。郑昌图的表亲很惊异，便把这件事告诉他，并鼓励他去应考。郑

昌图果然中了状元，榜尾进士名叫邹希回，一点不差。

另外，咸通中期，认为进士们骑乘和衣服太过份，禁止骑马，参试的不下千人，怎样有势力，也只能骑驴。有人嘲笑说，今年皇上点的进士都是骑驴的，满大街都是，瘦小的还可以，郑昌图那样魁伟的可要愁死了。

程贺

唐崔亚郎中典眉州，程贺以乡役充厅仆，共弟在州曹为小书吏。崔公见贺风味有似儒生，因诘之曰：“尔读书乎？”贺降阶对曰：“薄涉艺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赋詠。雅有意思，因令归。选日，装写所业执贽，甚称奖之，俾称进士，依崔之门，更不他岐。凡二十五举及第。每入京，馆于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亚卒之日，贺为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出《北梦琐言》）

唐朝崔亚以郎中官出典眉州（担任眉州主官）。程贺出徭役充当官厅仆人。他的弟弟在眉州府里作小书吏。崔亚认为程贺言谈象读书人，便问他，你读过书吗？程贺到厅阶下说，

读过一些书。崔亚就指物为题，让他赋诗。程贺的诗文雅而意境颇好。崔亚就让他回家读书。选了一个日子，程贺带着自己的文章，以学生礼去见崔亚。崔亚很褒奖他。中了进士之后，始终依靠崔亚，不去投靠别人。程贺考了二十五次才考中。每次到京，都住在崔亚的府第，经常表示感激之情。崔亚逝世，程贺为其戴孝三年，人们都赞美他的操守。

陈峤

陈峤谒安陆郑誡，三年，方一相面。从容誡谓峤曰：“识闵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誡曰：“不妨与之往还，其人文似西汉。（出《摭言》）”

陈峤去见安陆（地名）郑誡，三年才见到面。郑誡从容地对陈峤说，认识闵廷言吗？陈峤说，没听说过这个人。郑誡便说，那么你不妨同他交往，这个人的文章可比西汉的大家。

秦韬玉

秦韬玉出入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鹾。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致书谢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出《摭言》）

秦韬玉经常出入宦官显贵田令孜家。僖宗逃亡成都，秦韬玉做丞郎（官名），主管盐务琐事。归崇敬的儿子做主考，僖宗亲下诏命，让秦韬玉中第。并把他编进同年榜。秦韬玉给新进士的信中，都一律称同年。大略说，一样的烛光下，我没有参加科试，但彼此相差不多，有幸大家同年。

陆宸

陆宸举进士，属僖宗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与中书舍人郑损同止逆旅。宸为宰相韦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屡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宸以郑损对。昭度从之。因令宸致意。榜贴皆宸自定。其年六月，状头及第。后在翰林署，时苦热，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宸名冠一时，兄弟三人，时谓三陆，希声及威也。（出《北梦琐言》）

陆宸进京科举，赶上唐僖宗逃亡梁洋（地名），陆宸便追到僖宗的驻地（皇帝出行驻地称行在）。同中书舍人郑损住在一起。宰相韦昭度很了解陆宸，陆宸希望自己快一些成为进士，好几次恳求韦昭度。韦昭度说：“现在是夏天，不是试期，并且请谁做主考呢？”陆宸就说，请郑损就合适。韦昭度答应了，让他自己去说。书贴、榜文，都由陆宸自己制定。那年六月，以状元及第。后来在翰林院任职，正赶上大热天。同僚跟他开玩笑，说这样的日子，很适合造榜。陆宸很有名望，

三兄弟并称三陆，另外三陆是陆希声和陆威。

张曙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第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待崔家郎君拜相，当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骥尾，五更风小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与郎君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裴贄下及第。果于崔下过堂。（出《摭言》）

中和初年，张曙和崔昭纬同被四川举荐赴试。两人一起请人给占卜前程。当时张曙自恃才名赫赫，人们都认为他会中状元。崔昭纬对他也很尊崇，自认不如。只一会儿，卜者根本不理会张曙，而对崔昭纬说：“你肯定高中。”张曙很不

满。卜者说：“你也能考中，但是需要等崔相公做了宰相，由他给你过堂。”不久，张曙因病，考试不能终场，而崔昭纬中了状元。张曙赠诗讽刺崔昭纬，诗意是：千里迢迢马前马后一起赴试，只因为偶然的原因我失去了机会；所以皇恩浩荡，你才春风得意。崔昭纬很不高兴。两人夜里一起饮酒，崔昭纬用大杯灌酒，张曙推却不肯喝。崔昭纬说：“你喝下去，等我做了宰相，一定让你做状元。”张曙拂袖而去，继绝交往。七年后，崔昭纬真的做了宰相。裴贽做主考官，张曙才考中，果然由崔昭纬过堂。

崔昭矩

崔昭矩，大顺中裴贽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侗，丞相鲁公损之子。侗及第。翌日，损登庸。侗过堂别见。归点（按唐《摭言》八“点”作“黯”。）亲迎拜席曰：“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出《摭言》）

昭宗大顺年间，裴贽主考，取崔昭矩为状元。第二天，他的哥哥崔昭纬拜宰相。王侗是王损的儿子，王侗考中的第二天，王损拜相（鲁公是他的封号）。因为宰相是他的父亲，过堂的时候，王侗个别拜见。归点时，王损以宰相的身份，按照礼法祝贺王侗中了状元。几个月后，王侗无病死去。（没有

功名的人中试称期白)

贾泳

贾泳父修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尝佐武臣倅晋州，时昭宗幸蜀。三榜裴相贇，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裴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怏怏而退，裴贇颇衔之。后裴三主文柄，泳两举为裴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老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出《摭言》）

贾修是一个义声远播的人，他的儿子贾泳性格豪放，不拘小节。曾经协助武将守晋州。当时昭宗逃亡成都，裴贇三次被任命为主考官。此前，裴贇做主客员外时，曾经到晋州，贾泳接待不周，视如不见。后来裴贇也曾经很有礼貌地去拜访他，贾泳穿着军服，仅一揖，说：“尚书邀请我们主将一起

去放风筝，请别见怪。”不理裴贲而退。裴贲有些怀恨。裴贲三次做主考，前两次排除贾泳。最后一次对门客们说贾泳老而值得同情，我应该以德报怨。于是，取他中了进士。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
(代族附)

昭宗 韦甄 刘纂 钟傅
卢文焕 赵光逢 卢延让 韦贻范
杨玄同 封舜卿 高攀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积 崔湜
类例 李峤 张说 杨氏
李益 庄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黄生

昭宗

昭宗皇帝，颇为孤进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问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间屈人颇多。孤寒中，唯程晏、黄韬擅场之外，其唐昭宗李晔很为贫苦的读书人创造条件。崔凝主管复试，凡是官宦子弟，不论文才如何，大多数都不取。其中，很多人屈才。贫苦读书人中，只有程晏、黄韬是临场考试及第。其余人只看送呈的文章。这样，滥竽充数的也不少。但是，象王贞白、张蠙的律诗，赵观文的古风文章，也还是超越前辈的。

韦甄（本条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

韦甄及第，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未免挠怀。俄聆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扣一板门甚急。良久，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出《摭

言》)

韦甄应试，知道自己肯定中了。但不知道中了第几名，心绪不安。忽然瞧见光德里南街一人叩门甚急。好久，门户大开，喊着说：“十三郎君尊体万福。”不久放榜，他果然中了第十三名进士。

刘纂

刘纂者，商州刘蛻之子也，亦善为文。乾宁中，寒栖京师。偶与一医士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之。其人即枢密使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知柔诊脉。从容之际，盛言纂之穷且屈。知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禀于知柔。知柔谓纂是开府门前人医者之言，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莫知其由。自是纂落数学，方悟。竟无以自雪。（出《摭言》）

刘纂是商州人，刘蛻的儿子。也很擅长作文章。乾宁中期，寒居长安。偶然同一位医生为邻，刘纂很尊敬医生，经常有经济上的往来。这个人枢密使的门客。薛知柔做京兆尹，因病请这个医生给他诊脉。谈话时，医生很恳切地把刘纂穷困和他考试不中屈才的情况详细告诉给薛知柔。因而知柔对刘纂的情况比较了解。薛知柔是王爵，又是京都行政长官，试官把各地举荐的名单送呈审阅。内中有刘纂的名字，是商州的首选。薛知柔跟医生谈过话，不仅了解医生是枢密使的门下客，而且知道他同刘纂的关系。因此，认定是枢密的意思，刘纂才成为首选。这些事，刘纂本人一无所知。但是他好几次都因此落选。等他明白之后，也没办法自己说明。

钟傅

唐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饥殍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节帅钟傅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尝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后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王。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余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

未尝稍息。时举子者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岁常不下数辈。

僖宗广明之乱（庚子误为甲辰），遍地饥荒。僖宗再次逃亡，饿殍相望。各地都不把贡士（乡举为贡士）当作一回事。唯独江西节度使钟傅跟别人不同。钟傅本来是绿林首领，归唐为节度使。他的治境比较安定，各官都能恪尽职守，是诸侯的楷模。钟傅孜孜以求，努力荐贤。即使治下白丁，只要片纸只字，要求举荐，他都能以礼接待。乡考（地方考试）时，给学子们提供优越的食宿，比安定的时代还好。先行乡饮礼（招待学子的仪式和宴会），亲自率领属官参加监试，显得很高兴。考试后，大会学子。除了赠以礼物之外，还颁给奖赏。解元（乡试第一）三十万，解副（第二名）二十万，其余中举者十万。三十年一贯坚持，当时学子们请朝中的大官们介绍，不远千里到钟傅那里去参试，希望得到钟傅的首荐，每年都有好多人。

卢文焕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醪为急务。常府开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自皆解带从容。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己有。

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衔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焕忧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出《摭言》）

卢文焕是光化（昭宗年号）二年的状元。非常喜欢大家凑份子一起喝酒。同年们没钱，没办法凑齐。他就骗他们说某日一起去游齐国公子亭（名胜）。他自己慷慨解囊。卢文焕让团司牵驴给大家骑。（团司指养驴而赁者）柳璨跟卢文焕说：“我自己从来没驴骑。”卢文焕说：“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意思说，你需要吃药吃到迷迷糊糊的程度，不然这穷病是不能好的。柳璨深恨他。过了四年，柳璨升任宰相。卢文焕忧虑日甚一日。柳璨每次见到他就重复他的话。说：“药不瞑眩，厥疾弗瘳。”

赵光逢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二年，复

征拜上相。（出《摭言》）

光化二年，赵光逢主考，柳璨中进士。此后三年，赵光逢没有升官。柳璨却做了宰相，赵光逢升任左丞（官名）。不久，柳璨因罪被诛。赵光逢得以重任，做宰相十余年，上表辞职，以司空虚衔离任。两年后，又起用为宰相。

卢延让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能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融向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贖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既览，大奇之。且曰：“此无他贵，语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困循，竟未相面。值融赴急征，寻入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之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出《摭言》）

卢延让是光化三年的进士。先前，卢延让跟薛能学诗。他的诗意怪诞，不被人看中。侍御史吴融到峡州做官。卢延让当时在荆、渚一带游历。因为贫穷，不能立即去谒见请教。吴融的表弟滕籍偶然得到卢延让百多篇诗文。吴融看到之后，非常惊奇。说：“别的并不突出，但出语不凡”。于是，对主官成汭推荐。当时，过去的宰相张某在这里公干，经常把卢延让的文章作为笑谈。听了吴融的评价，一改往常。所以给了卢延让一些资助（以粮补助学子谓之举粮），卢延让很感激吴融。但由于依旧贫困，彼此没见过面。吴融被征用回京，经常不断地在大臣们中称赞卢延让。光化三年，卢延让从襄南到京应试，与吴融一见如故。卢延让感激泪下，于是两人成为至交。

韦贻范

罗隐、顾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绹。顾虽鲑贾之子，而风韵详整。罗亦钱塘人，乡音乘刺。相国子弟每有宴会，顾独预之。风韵谈谐，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顾文赋为时所称，而切于成名。尝有启事陈于所知，只望丙科尽处，竟列于尾株

之前也。罗既频不得意，颇怨望，竟为贵游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与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糝糠也，”由是不果召。（出《北梦琐言》）

罗隐、顾云两人都为宰相令狐绹所知遇。顾云虽然是盐商的儿子，但是为人端庄。罗隐是钱塘人，说话别人难懂。令狐绹的子侄们每举行宴会，都是顾云一个人去。顾云风流倜傥，挥洒谈笑，没人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商贾的儿子。顾云的文章和赋，都为时人所称道。但他的成名心很切，给朋友的信里说，我没高的要求，考取一个榜末就可以。罗隐失意、怀怨，为那些公子哥排挤，由水路回乡。黄巢之乱被平息之后，朝中贤达的官员们议论，准备召他入朝。韦贻范从中作梗，说：“我和他一起坐船，虽然不相识，但船主告诉他船上有朝官。”而罗隐却说：什么叫朝官？我用脚夹着笔，抵得上他们好几个人。如果这样的人也登科中第，咱们这些朝臣都成了糝糠了。”因此，没有召他。

杨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进士杨玄同老于名场，是岁颇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梦，以卜前途。是夕，梦龙飞天，乃六足。及见榜，乃名第六。则知固有前定矣。（出《玉堂闲话》）

天祐年间，杨玄同已经考了几十年不中。那年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前程如何。就企望作一个好梦，来测定未来。那天晚上，真就梦见了有龙飞到天上，龙有六只脚。等到放榜，果然中了第六名进士。由此而知，命运是有定数的。

封舜卿

封舜卿梁时知贡举。后门生郑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

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识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同光初致仕。（出《北梦琐言》）

封舜卿在梁代做过主考。后来，他的门生郑致雍同他一起做翰林学士。郑致雍才思敏捷，封舜卿笨拙。考到第五题，封舜卿累的不行，只好让郑致雍代笔。当时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主考官给学生带来的耻辱。后唐（李存勖）同光初，封舜卿致仕（官员离职归养谓致仕）

高攀

礼部贡院，凡有榜出，书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阴注阳受，淡墨书者，若鬼神迹耳。此名鬼书也。范质云：未见故实，涂说之言，未敢为是。尝记未应举日，有登第者相告，举子将策名，必有异梦。今聊记忆三数梦，载之于此。高

攀应举，梦雷电晦冥，有一小龙子在前，吐出一石子。攀得之。占者曰：雷电晦冥，变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将来科第，其十数矣。及将放榜，有一吏持主文贴子至，问小吏姓名：则曰姓龙。询其名第高卑，则曰第十人。又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履于卧榻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履于卧榻上行，履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王汀应举时，至滑州旅店，梦射王慎征，一箭而中。及将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当为第六人。及见榜，果如所言。或者问之，则告以梦。王慎征则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质于癸巳年应举，考试毕场。自以孤平（明抄本“孤平”作“幼年”。）初举，不敢决望成名，然忧闷如醉。昼寝于逆旅，忽有所梦。寐未吡间，有九经蒋之才相访。即惊起而坐，且告以梦。梦被人以朱笔于头上乱点，已牵一胡孙如驴许大。蒋即以梦占之曰：“君将来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问其说，即曰：“乱点头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孙大者为猿，算法圈三径一，故知三数也。”及放榜，即第十三人也。（出《玉堂闲话》）

凡礼部贡院放榜，都用淡墨书写。意思是，凡中第的人，都是阴间注定的。用淡墨来写，类似鬼神的笔迹，称为鬼书。范质说，你没有见到真是这么回事，认为纯属瞎说，不敢认同。我曾记得考试之前，有已经中第的人告诉，说谁若能考

中，一定会预先有奇异的梦。现在把其中的几个梦略作记述。高攀去应试，梦见雷鸣电闪，云雾之中有一条小龙腾跃，口中吐出一块石子，被高攀得到。圆梦的人说，阴云闪电是变化之象，一块石子，是十的记数，将来应试，考第十名。京试后放榜，有一位小吏拿着榜文，问其姓名，他说姓龙。高攀打听自己考了第几，小吏说，第十。郭俊应试时，梦见一老和尚穿着鞋在床上摇摇摆摆地走。醒来之后，心情极压抑，痛恨此梦。圆梦的人说，老和尚登床是上座，穿着鞋在床上走，是登高，你一定高中。放出榜来，果中状元。王汀应试，住在滑州（地名）旅店，梦见一箭射中了王慎征。京试放榜前，有人说，你的名次很低。王汀说，假如我考中，一定是第六名。见了榜文，果然第六名。有人问他怎么回事，王汀就把梦中的事告诉给他。王慎征是前一年的第六名进士，一箭射中，说明今年也考中他那个名次。范质在癸巳年应试。考完之后，自己认为没什么大的名气，文章也不很突出，不敢指望成名，明经蒋之才来拜访，把他惊醒。范质就把梦里的事告诉他。他梦见被人家拿着朱笔在头上乱点，而且自己还牵着跟驴那样大的一个猴子。蒋之才说，你肯定考中了，而且位次在三字中。范质问其依据，蒋之才说，乱点头是再三的意思，朱笔是事已确定。大猴子叫猿，圆的算法是周三径一，所以知道是一个字数。等到放榜，范质中了第十三名。

氏族

李氏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出《朝野僉载》）

后魏（拓跋氏）孝文帝定四大姓，称为氏族。陇西的李氏是一个大族，担心定不上氏族，骑着戴铃铛的快骆驼，昼夜兼程，赶往洛阳（魏都）。当时四大姓已经定完，内中有李姓。所以，至今人们称陇西李姓为驼李。

王氏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鈔镂王家，喻银质而

金饰也。（出《国史补》）

太原的王氏宗族，在定四大姓氏的时候，居其中之一，一族荣耀。被人们称为钁镂王家，意是王氏本来就比喻是银子，又镀了一层金。

七姓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出《国史异纂》）

唐高宗时，以太原的王氏、范阳的卢氏、荥阳的郑氏、清河的崔氏和博陵的崔氏，赵郡的李氏和陇西的李氏为七大氏族。这些氏族声望很高，耻于同其他姓氏的人家通婚。又因为禁止族内自相婚娶，也只好把族中女子外嫁，但不举行婚礼，秘密把女孩送到丈夫家。

李积（国史补。积作慎）

李积。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出《国史补》）

李积是酒泉公（封号）李义琰的侄子。门户很高，而且很有声望。虽然官位做到司封郎中和怀州刺史，但是总觉得官职名称没有陇西的李氏高贵。给人写信时，仍自称陇西李积。

崔湜

崔仁师之孙崔湜、涤（“涤”原作“湜”，据明抄本改。）

等昆仲数人，并有（“并有”二字原缺，据唐《摭言》十二补。）文翰，列官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第（“门第”原作“人门”，据明抄本改。）及出身官历，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出《摭言》）

崔仁师的孙子崔湜、崔涤，弟兄很多，出身高贵，名声也好。每次弟兄们宴会，自比王导、谢安宗族（王、谢皆氏族），常跟人家说：我们崔家门第出身高贵，官职显要，都属一流。大丈夫应该捉柄治人，不能默默地受制于人。所以，总是孜孜不倦地一味追求，但未得善终。

类例

世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有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冲亦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嫉于时，故隐其名氏。（出《国史补》）

《山东士大夫类例》共三卷。凡是假冒士族和不是士族出身的，都不录取。署名是相州僧昙刚。后来柳氏也列为氏族，柳冲在中宗时做相州刺史，访询老人们昙刚其人。老人们说，从隋朝以来，相州就没有过昙刚和尚这个人。可以猜想，著这三卷书的人当时因为惧祸，所以匿名。

李峤

初，李峤与李迥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王璋与信安王祎同产。故赵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之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出《国史补》）

当初，李峤和李迥秀一起在朝做官，皇帝下诏让他们称为兄弟。西祖王李璋和信安王李祎是亲兄弟，所以赵郡的李姓和陇西的李姓很难区别辈份。会见时，有的时候祖孙难辨。（指两氏李姓交往）

张说

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亲者，乃为甲门（“甲门”原作“申明”，据明抄本改。）四姓。郑氏不离荥阳，又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皆为鼎甲。（出《国史补》）

张说家族喜欢同山东人结为姻亲，被人看不起。后来，凡是同张说家族结为姻亲的，都是学问有成的，被称为甲门四姓。荥阳郑氏、岗头的卢氏、泽底的李氏、土门的崔氏，都是张说家的女婿，都中进士。

杨氏

杨氏，自杨震号关西孔子，葬于潼关亭，至今七百余年，子孙犹在闾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国史补》）

杨氏宗族，从西汉杨震号为关西孔子，死后葬在潼关亭，到宋初已七百多年，子孙仍然住在老地方的老房子里，天下仅此一家。

李益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亦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太甚笑，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出《因话录》）

尚书李益和本宗李氏的一位庶子（非正出为庶子）同名。都是姑臧公的后代。当时人们称尚书李益为文章李益，称另一李益为门户李益。尚书李益同时也又被称为门户李益。亲属有聚会，尚书李益参来归来，笑对族人说：“太好笑，今天的宴会上两个首座，都是李益。”

庄恪太子妃

文宗为庄恪选妃，朝臣家子女者（明抄本“子女者”作“有女子”。）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明抄本“妇”下有“扶出来田舍黝黝地如”九字。）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联作亲情，（明抄本情作家。）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明抄本打作把朕二字。）家罗诃去。因遂罢其选。（出《卢氏杂说》）

唐朝，文宗为太子李永选妃。朝臣们的女儿俱在其列，送上名单。人们都感到不安。文宗知道后，对宰相说：“我给太

子选妃，本来只打算在你们郑氏宗族中的有官位者家庭里面考虑，但听说外面的朝臣们都不愿和我做亲戚，为什么？我们李氏也是几百年的氏族。”不久，庄恪太子暴死，这件事作罢。（庄恪是李永的谥号）

白敏中

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曰：“身为宰相，愿为我婿者多矣。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侯白尔。”敏中为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尝戏其妻为接脚夫人。又妻出，辄导之以马。妻既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马，曰：“吾接脚夫人，安用马也。”（出《玉泉子》）

白敏中做宰相，曾打算把女儿嫁给前进士侯温。这个打算已经好久，他的妻子说：“你做宰相，愿意给咱家做女婿的

人很多。咱家姓白，再找个姓侯的女婿，人家准得叫侯白。”白敏中取消了这个打算。白敏中结婚时已经做了大官，曾跟他妻子开玩笑，说你是个捧脚夫人。他妻子出门，派马队开道。妻子有憾于前言，撤马队，说：“我是捧臭脚的夫人，用什么马队？”

汝州衣冠

汝州衣冠，无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参军亦令族内，于一家求亲，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轩冕家作亲情。”（出《卢氏杂说》）

汝州做官的，出身都是望族，有很多子女。汝州参军（官名）向一家求亲，那家不肯，说我们家族世代不跟望族做亲戚。

黄生

有黄生者，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诮之，亦赏其直实也。（出《尚书故实》）

姓黄的学子中了进士。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同住，他说，别洞。黄姓是溪洞的氏族，所以他把房子说成洞。人们虽然讥笑他，但也欣赏他的直率和朴实。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蔡廓 谢庄 刘林甫 张说
温彦博 戴胄 唐皎 杨师道
高季辅 薛元超 杨思玄 张仁祎
裴行俭 三人优劣 刘奇 狄仁杰
郑杲 薛季昶 邓渇 李至远
张文成 郑愔 崔湜 糊名

蔡 廓

宋废帝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录尚书徐羨之谓中书令

傅亮曰：“黄门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复历怀。自此已上，故宜共参同异。”廓闻之曰：“我不能为徐羨之署纸尾也。”遂辞不拜。（出《建康实录》）

宋废帝（前宋，刘裕所建）时，打算任用蔡廓做吏部尚书。录尚书（代理尚书令）徐羨之跟中书令傅亮说：“黄门侍郎以下官员的任用，都由蔡廓决定，咱们不参加意见。黄门侍郎以上的官员任用咱们共同商定。”蔡廓听了，说：“我不能跟在徐羨之后面签名。”辞掉这个官职不做。

谢庄

宋谢庄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黄门思之孙。美仪容，善谈论，工书属文，好言玄理。少为文帝所赏。帝一见之，辄叹曰：“蓝田生美玉，岂虚也哉？”庄代颜峻为吏部尚书。峻容貌严毅，常有不可犯之色。庄风姿温美，人有喧诉，常欢笑答之。故时人语曰：颜吏部瞋而与人官，谢吏部笑不与人官。庄迁中书令侍中，谥曰宪。庄家世无年五十者。庄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籥，并知

名。（出《谈薮》）

前宋的谢庄表字希逸，是侍中谢微的儿子，黄门侍郎谢思的孙子。仪表堂堂，善于言辞，字写得好，文章也做得好。并且好谈论玄学。少年时期就被皇帝（刘裕）所赏识。皇帝每见他就说，蓝田那个地方产美玉，确实不假。谢庄取代颜峻做吏部尚书。颜峻很严肃，常现不可侵犯的面色。而谢庄生得俊美，待人温良。即使有人陈述言词激烈，嗓门高，他也能微笑以待。所以当时的人说，颜峻瞪着双目给人官做。谢庄虽笑，但不给人官做。谢庄升到中书令、侍中的官。逝世后，追封号为宪。他家世代没有人活到五十岁。谢庄逝世时四十二岁，祖父逝世时四十七岁，曾祖父逝世时四十三岁，高祖父逝世时三十岁。谢庄的儿子谢朏、谢籥都很有名声，谢朏做到很高的官职。

刘林甫

唐武德初，因隋旧制，以十一月起选，至春即停。至贞观二年，刘林甫为吏部侍郎，以选限促，多不究悉，遂奏四

时听选，随到注拟。当时以为便。（出《唐会要》）

唐高祖武德初年，按照隋朝的惯例，十一月开始选官，到春天停止。太宗贞观三年，刘林甫任吏部侍郎，认为这样做时间短促，对官员的考查了解不细，不深。便奏请不限制选官的时间，随时承办，都认为方便。

张说

武德七年，高祖谓吏部侍郎张说曰：“今年选人之内，岂无才用者，卿可简试将来，欲縻之好爵。”于是说以张行成、张知运等数人应命。时以为知人。（出《唐会要》）

武德七年，唐高祖对吏部侍郎张说说：“今年选用的官员里面肯定会有有才能的人，你可以了解一下报告我，我打算重用他们。”张说就推荐了张行成、张知运等几个人。当时人们认为张说知人善任。

温彦博

贞观元年，温彦博为吏部郎中，知选，意在沙汰，多所摈抑，而退者不伏，嚣讼盈庭。彦博惟骋辩与之相诘，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出《唐会要》）

贞观元年，温彦博任吏部郎中，主管选用官员。打算淘汰一些冗员，对淘汰的官员有些压制。这些人压而不服，找他争论。温彦博跟他们辩论，吵得不可开交。被当时的有识者耻笑。

戴胄

贞观四年，杜如晦临终，请委选举于民部尚书戴胄。遂以兼检校吏部尚书。及在铨衡，颇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轮辕之用。物议（“议”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以是刺之。（出《唐会要》）

太宗贞观四年，宰相杜如晦临终之前，启请把选任官职的事委托给民部尚书戴胄。太宗就让他兼职署理吏部尚书。在选任官员方面，戴胄颇压制儒臣，而选任一些执法严苛的人，结果不能得心应手。人们议论，往往用这件事来讽刺他。

唐皎

唐贞观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铨，问何方稳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测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给云：愿得江淮，即注与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选人给言欺之。（出《唐会要》）

太宗贞观八年十一月，唐皎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委派任官时经常问人，你到哪里任职方便？人家或许说，我家乡在四川，他就把这个人派到江苏去。又有人说明家里住在江南，

而且有老人，他就把他派到陕甘去。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有一位信都人，希望到河北一带任职，就骗唐皎说：“我愿意到江淮（安徽、江苏）去。”结果，唐皎把他派到河北某地担任县尉。此后，人们摸到了规律，常常骗他。

杨师道

贞观十七年，杨师道为吏部尚书。贵公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多非其才。深抑势贵及亲党，将以避嫌。时论讥之。（出《唐会要》）

太宗贞观十七年，杨师道做吏部尚书。提拔的一些官员多是公子哥儿。真正有才能的人物，得不到重用。他除授的官员，大多数是些庸才。而且他又反过来压制其他有权势的人和自己的朋友与亲属，用这个方法来避嫌，表示他公正。因此，被人们耻笑，讥讽。

高季辅

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知选。凡所铨综，时称允惬。至十八年于东都独知选事，上赐金镜一面，以表清鉴。（出《唐会要》）

太宗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主管官员的选授。凡经他选授的官员，自身认可，人们也满意。贞观十八年，高季辅到东都洛阳独立主持选授官员的事，唐太宗赐给他一面金镜，表彰他为官公正廉明，让人借鉴。

薛元超

永徽元年，中书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

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真等十余人。时论称美。（出《唐会要》）

永徽（高宗年号）元年，中书舍人薛元超喜欢举荐贫苦而有才能的人。他向皇帝举荐了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真等十余人。被人们称为美谈。

杨思玄

龙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杨思玄恃外戚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者夏侯彪所讼，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时中书令许敬宗曰：“必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对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败何待！”（出《唐会要》）

龙朔（高宗年号）二年，司列少常伯（吏部尚书别称）杨思玄自恃自己是外戚权贵，对待参选的官员又排斥又无礼。被参选的夏侯彪状告。遭到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劾，罢免了官职。

当时，中书令许敬宗说：“我知道杨吏部非败不可。”别人问他为什么，许敬宗说：“一只彪、一只狼合吃一只羊，他能不败吗？”

张仁祚

唐总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委事于员外张仁祚。有识略干能，始造姓历，改修状抹铨替等程式。敬玄用仁祚之法，铨总式序。仁祚感国士见委，竟以心劳，呕血而死。（出《唐会要》）

高宗总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把主管事务委托给员外郎张仁祚。这个人既有胆识又有能力。把官员的姓氏、履历造录成册。又修正了选官的程式。李敬玄采用他的办法，完备了选官的程序。张仁祚很感激李敬玄这样以国士待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竟累得吐血而死。

裴行俭

咸亨二年，有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咸为延誉，引以示裴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是时苏味道、王勳未知名，因调选，遂为行俭深礼异。仍谓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见其成长，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识此辈。（明钞本“识此辈”作“此为托”）其后果如其言。行俭尝所引偏裨将有程务挺、张虔勳、崔智瑱、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出《唐会要》）

咸亨（高宗年号）二年，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都因诗词文章非常杰出而著称。吏部侍郎李敬玄对他们都很推崇，引荐给裴行俭。裴行俭说，他们确实很有才华，但是恐怕没有爵禄。杨炯能够做县令，其余的连县令怕也做不到。当时苏味道、王勳还不很知名。应博学宏词科进选，很受裴行俭重视。对他们说，我虽然有儿子有学生，但是都不长进，你们俩十几年可以做到很高的官，受到重用，希望你们结识、

教导他们。后来，果然如此。裴行俭提拔、荐任、重用的偏将程务挺、张虔勖、崔智贇、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等都成为著名的将领。

三人优劣

长寿二年，裴子余为鄆县尉。同列李隐朝、程行谳皆以文法著称，子余独以词学知名。或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优劣孰先？崇业曰：“譬之春兰秋菊，俱不可废。”

武周长寿（则天年号）二年，裴子余做鄆县的县尉（县令的佐官）。跟他官职差不多的李隐朝、程行谳都以文章和执法著称。而裴子余却是以词学知名的。有人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比较，谁更高一些？陈崇业说，好比春天的兰花和秋天的菊花，都是很美而不可少的。

刘奇

证圣元年，刘奇为吏部侍郎。注张文长、（《唐会要》七五“长”作“成”）司马隍为监察御史。二人因申屠场以谢之。奇正色曰：“举贤本自无私，二君何为见谢？”（出《唐会要》）

证圣（则天年号）元年，刘奇做吏部侍郎，任用张文长、司马隍为监察御史，这两人请申屠场带他们去向刘奇致谢。刘奇严肃地说：“荐举和任用人才是无私的，你们有什么可谢？”

狄仁杰

圣历初，狄仁杰为纳言，颇以藻鉴自任，因举桓彦范、敬晖、崔玄暉、张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后皆有大勋。复举姚

元崇等数十人悉为公相。圣历中，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独荐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员外，莅事有声。则天谓之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出《唐会要》）

圣历（则天年号）初年，狄仁杰做纳言（武周时相当宰相），以任用人才为己任。他举荐的桓彦范、敬暉、崔玄暉、张柬之、袁恕己等人，后来都有很高的功勋。他举荐的姚元崇等数十人，好多人封公拜相。圣历中期，武则天让宰相们各举荐一位尚书郎，唯独狄仁杰举荐他的儿子狄光嗣，被武则天任命为地官员外郎，非常称职。武则天说：“列国时祁奚举贤不避亲的事，现在也有人这样做了。”

郑杲

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注韩思复为太常博士，元稀声京兆士曹。尝谓人曰：“今年掌选，得韩、元二子，则吏部不负朝廷矣。”（出《唐会要》）

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选任韩思复担任太常博士，元稀声为京兆士曹。对人说：“我今年主管选官的事，得到韩思复、元稀声这两位，吏部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

薛季昶

长安三年，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问录事参军卢齐卿，齐卿举长安县尉卢（“卢”原作“处”，据《唐会要》七五改。）怀慎，李体光。（《唐会要》作季休光。）万年县尉李义，崔湜；咸阳县丞倪若冰；周至县尉田崇壁；新丰县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长安（则天年号）三年，武则天让雍州长史薛季昶挑选可以担任御史的人选。薛季昶请教同僚录事参军卢齐卿。卢齐卿推荐长安县尉卢怀慎、李体光；万年县尉李义、崔湜；咸阳县丞倪若冰；周至县尉田崇壁；新丰县尉崔日用。这些人后来都担任了很高的职务。

邓渴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铨综人毕，放长榜，遂出得留人名。于是衢路喧哗，大为冬集人授（明抄本“授”作“援”。）引指摘，贬为太子中允，遂以中书舍人邓玄挺替焉。又无藻鉴之目，及患消渴，选人因号邓渴。（出《唐会要》）

弦道（高宗年号）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把选任和落选的官员名单列出长榜贴出来，通衢大路一片喧哗。由此被人指摘，贬为太子中允。由中书舍人邓玄挺来接替他出任吏部侍郎。邓玄挺视力很差，又患有消渴疾（糖尿病）。因之，被待选的官员们称为“邓渴。”

李至远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远权知侍郎事。时有选人姓刁，又有王元忠，并被放。乃密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刁改为丁，王改为土。拟授官后，即添成文字。至远一览便觉曰：“今年铨覆万人，总识姓名。安有丁土者哉？此刁某王某者。”省内以为神明。（出《唐会要》）

如意（则天年号）元年，天官郎中李至远署理侍郎职务。当时有待选（等待任命为待选）的人姓刁，还有一位王元忠落选。但他们跟令使（流外官）是好朋友，重新填报，改了姓氏笔划。刁改成丁，王改成土。打算在批示任官之后，添上笔划再改过来。李至远一看就明白是作弊。便说：“今年待选官员超过万人，我都记得，哪有姓丁和姓土这两个人，这不是刁某和王某吗？”吏部的官员们都认为李至远神明。

张文成

唐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只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籍。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贴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攀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功夫，（明抄本夫作效。）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出《朝野僉载》）

唐张文成说，乾封（高宗年号）以前每年选任官员不超过几千人，垂拱（武周则天年号）以后，每年常常达到五万人。人口没有增多，可待选的官员却增加起来，为什么呢？这是有原因的。试论一下，比如明经进士们，三省六部文武衙

门，勋戚散官以及其余衙门的官员，真正有真才实学的，胜任所司职任的，十个中不过一两个。选任官职的过程中，不是冒名顶替，就是权贵嘱托。手不能提笔的，可以到东司任职，目不视丁的，又可以到南馆去做官。正员没有位置，就充任一些所谓权、补、试、摄、检校之类的临时官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一片糊涂。流外官送的钱多就留用，或者做属官的助手，抄抄写写，或者在定员之外，又立名目。还有一些捧臭脚的，冒功营田的，不一而足。这些人，没有一点真本事，都受到优越的待遇。都是不问学问，只认钱多钱少造成的。结果冗员甚多，有如羊群。吏部衙门整天闹哄哄的，人来人往，多如蚂蚁。要求才干，百无一人。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很久远了。

郑愔 崔湜

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籍。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铨。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若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出《朝野僉载》）

唐朝郑愔做吏部侍郎，主管选任职官的事。贪污受贿。一次选官时，待选的人在靴子带上拴了一百个大钱。郑愔问这是为什么？那个人说，如今选官，没钱不行。郑愔默默不语。当时，崔湜也做吏部侍郎，主管任官。被选的官员中，有一人绕出官员的队伍独行。崔湜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能背着米从障碍物上跳过去。”崔湜说：“你这样体壮，应该到兵部去做武官。”那个人说：“崔侍郎选官，听说有力气就行。”

糊名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武后时，投匭者或不陈事，而有嘲谑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出《国史异纂》）

武则天因为吏部选官不实，问题很多。于是，下令在选送的案卷上自己把名字糊上。由吏部主官无记名而定职任，或

任用或淘汰。考查糊名之始，始于武则天。又，武则天设立了许多铁制的检举箱，供人秘密检举官吏。有人投状，并没有告谁，而写了一些嘲弄的话。于是，武则天又专设了专管的官员，由他们先看密告信的内容，然后才准许投入。设官主管密告箱，亦始于武则天。

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斜封官	卢从愿	韦 抗	张仁愿
杜 暹	魏知古	卢齐卿	王 丘
崔 琳	裴光庭	薛 据	李林甫
张 说	张 爽	杨国忠	陆 贽
郑余庆	裴遵庆	李 绛	李 建
崔安潜			

斜封官

唐景龙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景

云践祚，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黷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得官以为辱。昔赵王伦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异，并不简试。雷同与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轨，皆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出《朝野签载》）

唐中宗景龙年间，韦后及太平、安乐、长宁等公主，仗势用权，收受贿赂，于侧门降墨敕付中书授官，得官者二百多人，人们称这种官为斜封官。一些屠夫贩卒爬上了高位。睿宗李旦继承了皇位后，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上奏书，停止了斜封官。宋璟、毕构被罢出官后，见鬼人（宫中专司驱鬼、祈祷、占卜之术的人）彭卿受一些斜封官的贿赂向皇帝上奏说：“我见到了死去的孝和皇帝（孝和皇帝是中宗死后的谥号）他发怒了，他说：‘我给人封的官，你们为什么都给罢了？’”于是那些斜封官又官复原职。武后则天篡权的时候，全国各地需要人，一些落榜的秀才和村中教书的先生，都被搜罗去了，不经过考试和锻炼，就给一个很美的差事。这样做污辱了读书人的品格，而使那些无能之辈得到了欢心，庸才

得到了官，感到荣耀，有才的人感到耻辱。晋司马伦篡位时，国内一些品质不好、才智不佳的人，都不经考试，一样封官。一些杀猪卖酒的亡命徒，都被封了侯，做了官。宫廷中的铜都不够铸印用，以至于有些人只能用白板代印。到大朝会时戴貂饰的只有一大半。所以有民谣说：“貂不足，狗尾续。”小人感到高兴，君子感到耻辱。一些无道的昏君，他们怎么那么相似。令人痛惜呀！

卢从愿

景云元年，卢从愿为侍郎，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擿发其事。典选六年，颇有声称。时人曰：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谓戴，李谓朝隐。（出《唐会要》）

唐睿宗景云元年，卢从愿任吏部侍郎，他选官认真，照章办事，人都说他办事公道。有冒名参选的，或虚报功绩请赏的，他都能给以揭发。他主持考选官六年，很有声誉。当时人们说，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是裴行俭，马是马戴，李

是李朝隐。

韦抗

景云二年，御史中丞韦抗加京畿按察使。举奉天县尉梁升卿、新丰尉王倕、金城县尉王水、（明抄本“水”作“永”，唐会要“水”作“冰”。）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其后皆著名位。（出《唐会要》）

景云二年，御史中丞韦抗担任京畿按察使，他举荐奉天县尉梁升卿、新丰尉王倕、金城县尉王水、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各衙署的佐官），后来这些人，都名位显赫。

张仁愿

景云二年，朔方总管张仁愿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奕，长安县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义乌县尉晁良贞为随军。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景云二年，北方总管张仁愿上奏，选用了监察御史张敬忠、何奕、长安县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管军事，义乌县尉晁良贞为随军。后来都当了大官。

杜暹

景云二年，卢从愿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调集，补郑县尉。后暹为户部尚书，从愿自益州长史入朝。暹立在卢

上，谓之曰：“选人定何如？”卢曰：“亦由仆之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足也。”（出《唐会要》）

景云二年，卢从愿任吏部侍郎时，杜暹从婺州参军一职调到郑县任县尉，后来杜暹升为户部尚书。卢从愿从益州长史调入朝廷，杜暹的官位比卢从愿高。他问卢从愿：“你选定的人怎么样？”卢从愿说：“是由我反复评选、鉴别，才能使你施展自己的才能。”

魏知古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尝表荐洹水县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瀚、右内率府骑曹柳泽。及为吏部尚书。又擢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封希颜，伊阙县尉陈希烈。其后咸居清要。（出《唐会要》）

唐玄宗（李隆基）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曾经上表推荐

洹水县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瀚、右内率府骑曹柳泽。魏知古当了吏部尚书后，又提升了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封希颜、伊阙县尉陈希烈。后来这些人都做了清要官（政事清简的官职，常指典司图籍一类的官）。

卢齐卿

开元元年，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时张守珪为果毅，特礼接之。谓曰：“十年内当节度。”果如其言也。（出《唐会要》）

唐玄宗开元元年，卢齐卿任幽州刺史，当时张守珪任果毅都尉（武官职名），卢齐卿很敬重他。卢对张说：“十年内你准能当节度使。”后来果然和卢齐卿说的一样，张守珪做了节度使。

王丘

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为吏部侍郎，擢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丞张晋明、进士王冷然、李昂等。不数年，登礼闱，掌纶诰焉。（出《唐会要》）

唐玄宗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任吏部侍郎，提拔山阴县尉孙逖、桃林县尉张镜微、湖城县丞张晋明、进士王冷然、李昂等人。不多年，都进入尚书省，专门给皇帝缮写诏书。

崔琳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铨日，收选残人卢怡、裴敦复、於号卿等十数人。无何，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

《唐会要》)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选授官员时，他收选了残疾人卢怡，裴敦复、於号卿等十多人，不久，他们都进入各部任官。大家都认为崔琳知人善用。

裴光庭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院：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以为侮己，不悦。时有门下主事阎鳞之，为光庭腹心，专主吏部过官。每鳞之裁定，光庭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鳞之口，光庭手。（出《唐会要》）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苏晋任侍郎，侍中裴光庭在每次选官时，将应该批退的人，用朱笔在姓名上划一点，然后当众公布。苏晋却把名单张贴在选院，门下省点过姓名的，在名

下详细的写下应选应退。裴光庭认为这是侮辱自己，很不高兴。当时门下省主事阎鳞之和裴光庭很要好，阎专门主持吏部选官。每当阎鳞之决定时，裴光庭便随手用笔记下。当时人们说，（阎）鳞之口，（裴）光庭手。

薛据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授万年录事。诸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进士欲夺，则某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出《摭言》）

唐玄宗开元中期，薛据认为自己很有才华和名气，在吏部参选时，请求授给他万年录事一职。一些九品以外在京师官署当吏员的人都向主持选官的宰相说：“录事是地位显贵、职司重要的官职，现在一个进士想要夺这个官位，叫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呢？”于是这事也就免去不办了。

李林甫

自开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悬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责之。于是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属宁王，且放冬集。（出《国史补》）

自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年，吏部才开始设置南院，把所有参选任官的人张榜公布，以决定任用和落选。开元年初，当时李林甫主持选官。宁王私下对李林甫为参选的一人说情。李林甫没答应并责备了宁王。于是榜上说，根据考评官的评语，那人应该留用，但是由于宁王说情，暂不任用，等到冬天考评时再考评。

张说

中书舍人张均知考，父左相张说知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子，义不务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常功，恭闻前烈，尤难其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出《玄宗实录》）

中书舍人张均主持官员的政绩考评，他的父亲左丞相张说则主持京官的政绩考评。张说在张均的评语上批道：父亲教导儿子忠心为国是自古以来的训教。战国时期晋国的祁奚年老退休，推荐他儿子祁午做国尉，是为国不是为私。你能弘扬皇帝的丰功伟绩，按照圣明皇帝的指示认真做事，效仿前贤的做法，主持公正，不是一般的成绩。即使是明敏的前辈，也是难以做到的。我虽然身为张均之父，但是不能为了避嫌而败坏了国家的纲纪。考张均上下。

张爽

苗晋卿典选，御史中丞张倚男爽参选，晋卿以倚子思悦附之。考等第凡六十四人，爽在其首。苏考蕴者为蓟令，乃以选事告禄山。禄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于花萼楼前重试，升第者十无一二。爽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白。上大怒，贬倚。敕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天下为戏谈。晋卿贬安康。（出《卢氏杂说》）

苗晋卿担任主选官。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爽参选，晋卿以为张爽参选，是讨好依附张倚的好机会。考试六十四人中将张爽列在榜首。苏考蕴任蓟县县令，就以这次考试舞弊事对安禄山说了。安禄山把这件事奏给皇帝。玄宗就召集登科人在花萼楼前重新考试，及格的升第者十无一二。张爽手持考试卷，竟一天也写不出一个字。当时人们叫作拽白（交白卷）。玄宗大怒，贬斥张倚。下敕说：“在家里不能很好教育儿子；考试的时候，托人说情，成为天下的笑谈。”把苗晋卿贬官到安康。

杨国忠

天宝十载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少长各于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病丑陋者，皆指名以笑。虽士大夫亦遭诟耻。故事，兵吏部事中行列于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希烈等腹悻而已。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牍，趋走语事。乃谓帘中杨氏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乃大噓。选人郑怱（“怱”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附会其旨，与二十余人率钱于勤政楼设斋，兼（“兼”原作“帘”，据明抄本改）为国忠立碑于尚书省南。所注吏部三铨选人，专务鞅掌，不能躬亲，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为之。国忠但押一字，犹不可遍（出《唐续会要》）

唐玄宗天宝十年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上奏玄宗请求在两京长安、东京洛阳两京选人授官，玄宗答应了。铨选那天，便决定任官。那天，无论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在杨国忠私宅里注册登记任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

韩国夫人、贵妃妹秦国夫人在屋里放下竹帘看这些人，老、病、丑陋者都指名道姓取笑他们，即使是士大夫也免不了遭受她们耻笑取乐。依照过去的惯例，被选的官员，须在兵部、吏部登记、注册完了，再呈送给门下省。门下省长官侍中和助手给事中考核，考核认为不合格，退回，叫退量。杨国忠专权任官只一人说了算，叫左相陈希烈在边上坐着。门下省给事中出了行列到前边说：“既然已经授职任官，就是经过门下省这道手续了。”陈希烈等（与选官有关人员），口中不说，心里不愿意，只是闷坐而已。门下侍中韦见素、张倚都穿紫衣和本衙署郎中等官员，在藩屏外并排坐桌案后，如有事叫他们还得快走向前回话。给事中对帘中的杨国忠说：“两个穿紫衣服的主办这件事怎么样？”杨哈哈大笑。被选官郑恂阿谀奉承杨国忠，与二十余人拿着钱在勤政楼设宴，并且在尚书省南边给杨国忠立碑。杨国忠主管这件事，吏部三铨（尚书铨、中铨、东铨）授职、选拔、考绩等全免了。说吏部职务繁忙，不能亲自动手，皆委典史及令史、孔目官（低级官员）代替。杨国忠只是签个字而已，还不一定都签。

陆贽

贞元八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贽，始复令吏部每年集

选人。旧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后遂三数年一置选。选人并至，文书多，不可寻勘，真伪纷杂，吏因得大为奸巧。选人一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缺者，或累岁无人。贻命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缺集人，岁以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出《唐会要》）

唐德宗贞元八年春，宰相陆贽指示吏部恢复冬集选官。本来旧时惯例，吏部每年都要冬集选官，由于安史之乱，不能正常实行，三几年才能举行一次。选官时被选的官员，一齐都来，文书多，不可能细细地审查，真伪也难以分辨，下级的属吏也会趁此机会循私舞弊。被选的官员一旦若有失误，有的就可能得不到任职。可是缺官的地方，竟然也多年无人任职。陆贽根据这种情况，让吏部把内外官员分成三个类别，根据缺额数，量才授官。以后就成为常规。这样做，弊病基本克服，天下人都称赞他。

郑余庆

刘禹锡曰：“宣平郑相之铨衡也，选人相贺，得入其铨。”

刘禹锡曰：予从弟某在郑铨，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郑呼之却回曰，如公所试，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往常州，乃注武进县尉。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过官又称第一，其有后于鲁也。又云：“（“云”原作“去”，据明抄本改）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请换县，允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榜了。（“了”原作“子”，据明抄本改）引张才入门，已定不可改。时人服之。（出《嘉话录》）

刘禹锡说：“郑余庆主持铨选非常公正。被选的人，若得到他任命，是很幸运的。”刘禹锡又说过，我的同祖兄弟某某受郑铨选，授湖州一县尉，他已经谢过出来，郑余庆又把他喊回，对他说：这次选官，全场象你这样有成绩的，不超过五六个人，不能马虎对待，一定要褒奖你，这样才能体现铨选的公正。你想要什么官？离家近比较方便。我的从弟说，家往常州。于是就授任武进县县尉。参选的官员们都很佩服、很敬畏、很爱戴他。他以后做了宰相，审定兵部，吏部六品以下的职事官，做的又很公正，大家都称赞他。后人把郑余庆比做汉和帝时的鲁恭。刘禹锡又说，陈讽、张复元各授京畿县的职官。他俩请求换个县，郑答应了。不久，张讽却又请求不换。这时，郑已发榜，严肃地责备张讽说你怎么出尔反尔，既定就不可更改。人们都佩服郑余庆。

裴遵庆

裴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东市两街。时人以为盛事。（出《国史补》）

裴遵庆罢除了宰相的职位后，让他主持选官。皇帝优待他，考虑他年高有德，让他在家里办理选官事宜。裴遵庆没有在家办，他在宣平坊、东市两街张榜召集被选官。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件大事。

李绛

长庆初，吏部尚书李绛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

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速毕。（出《国史补》）

唐穆宗李恒长庆十年，吏部尚书李绛计议添设员外郎官十人，衙署设在南选街，员外郎官下属吏人（低级职员）感到办公不方便。十天以后出为东都（洛阳）留守。从这以后选官有了一种固定的文体——文书（如诉状，向上级陈述事实的文书）。处理事情很快就办完。

李建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进士。使仆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复集，稍尉望县；既罢乃尉畿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来奔捷。下曹得其循举，上位得其更厉。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议者多之。（出《国史补》）

李建为吏部郎中时经常说，当今的人才，都在进士当中，如果我若能当上主考官，就在登第那年，把登第人都集中在吏部，先让他们在小县当佐官，任期满后，再在大县当县尉，罢职之后就授职到京畿县任县令，逐步升到朝廷。大凡人到中年，三十成名，四十做到清要官，这样的步骤才比较合适。既然升官就要拿俸禄，既然拿俸禄，就想到朝廷任官，谁不这样想？不能打破常规局限，没有大家竞争就不能得到好的人才。这样，下边衙署有所遵循，在上边的大官也能执掌他的权利。如果照他的话去做，好处很大。当时舆论认为他说得很对。

崔安潜

崔安潜东洛掌选。时选人中不能显其名姓，窃顾云启事投献者。崔公不之知，大赏叹，召之与语，便注一超资县令。后有人白，崔公方悔。（出《卢氏杂说》）

崔安潜在东都洛阳主持选官（授职、考绩）。当时被选的官都不能显露出姓名（在案卷上糊其姓名）。有一个被选的官，私下对投送案卷的人说他如何如何好。崔不知道这件事，很赞赏这个人，并把他找来跟他谈话，便授给他一个超出他的资历的县令。以后有人把这个人私下舞弊的事对崔讲了。崔安潜感到很后悔。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宰相 上事 苏瑰 两省
独孤及 参酌院 阳城 吕温
韦绚 李程 杂说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严武 押班
台门 历五院 韩皋 杂说
使职 尚书省 崔日知 度支
柳辟 省桥 秘书省 鱼袋
莎厅

宰相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问疾，百僚就第。有司设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五六百炬，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皆扑灭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处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下，小异同曰黄帖，宰相呼为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马建福望仙门外。宰相则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出《国史补》）

举行拜相礼那天百官停止上朝。京兆府县百姓都要填平道路，道铺黄沙、洒水。从宰相的私宅铺到子城东街，名叫沙堤。有丧事服假的，或者父母有病去问候疾病的除外，其余文武百官都要去参加。由主管拜相礼的官员给安排次序，安排帐篷的位置。举行拜相礼多半在正月初一或冬至（吉日）。皇帝的仪仗也要象守护宫门那样分立于拜相地点（土台）。京城大官都要准备伞盖（有玉饰的大伞），众官点着大蜡烛五、

六百根。照得通亮称为火城。宰相的仪仗到来，众官都要掩避腊烛以示尊重。宰相办公地点（衙署）叫都堂，处理有关主管各署事务用堂帖。皇帝用黄绢写的有关命令、训谕臣下的诏书叫黄敕，宰相下达的文书叫黄贴。都堂内的官员称宰相为堂老。原先百官早朝，必须牵马在建福望仙门外等候，宰相则于光宅车坊内等候，以避风雨。到唐宪宗李纯元和初年才设置待漏院。（上早朝诸臣晨集之所）

上事

凡中书门下，并于西省上，以便礼仪。五品以上，宰相送上，乃并卿参。（出《国史补》）

凡是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向朝廷上书陈述意见的，都要经过尚书省奏给皇上，以便礼仪。五品以上的官如有奏章，由宰相送上和群臣一起参奏。

苏瑰

景龙三年，苏瑰除尚书右仆射。时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计献食，名曰烧尾。瑰因侍内宴，将作大匠宗晋卿谓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善邪？”帝默然。瑰奏曰：“臣闻宰相者，主阴阳，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出《谭宾录》）

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苏瑰授尚书右仆射。当时公卿大臣，初次授官者，依照惯例应该献食，名叫烧尾。苏瑰因为授尚书右仆射时皇帝已为他设宴。将作大匠（官名，掌修建宫室的官）宗晋卿对苏瑰说：“授仆射这样重大的事，竟不‘烧尾’岂不是不对吗？”唐中宗没吱声。苏瑰上奏说：“臣知道当宰相的，执掌国家大事，帮助天子处理国家事务。现在粮食昂贵，米价暴涨，百姓吃不饱。臣见禁军中，竟有三天没吃到饭的，臣考虑自己不称职，因为这个缘故不敢‘烧尾’”。

两省

谏议无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屣脚。又云：“不由三字，直拜中书舍人者，谓之搥额裹头。其制诰之本，出自王言，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明主也，一见决矣。”近者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褒贬之言，哲王所慎。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褒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以斗筭下才，罪不容责。同为一士（“士”原作“字”，据明抄本改）之行，固出君上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盖天子无戏言，言之苟失，则取尤天下。（出《卢氏杂说》）

谏议大夫无事不入门下省，如入省，有厨食四孔烧烤肉吃。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对待下属官员有远有近，不授与中书舍人为知制诰（官名，掌草拟、缮写皇帝的诏书）官的为屣脚，又叫不由三字。直接授中书舍人官的叫搥额裹头。关于制诰一类的诏书，本来出自皇帝之口，都是皇

帝本人应该做的。过去汉光武帝时，第五伦任督铸钱掾，看见诏书而感叹说，这是英明的圣主啊！皇上一见就决定了。现在凡是有诏敕，都责成下边写成诏书。诏书上的话，是英明圣主应该慎重选择的。现在群臣、王公卿士，想褒奖一个人时就说他品德高尚，人才出众，好得没法再好；若是遭到贬斥被罢免时就说他才识短浅、器量狭小，是个罪不容责的坏人。同样一个人做的事，出自君王之口，糊涂、聪明生于瞬间，正确、错误变于顷刻。君王应该无戏言，说话若有失误，则取罪于天下，失信于天下老百姓。

独孤及

独孤及求知制诰，试见元载。元载知其所欲，迎谓曰：“制诰阿谁堪？”及心知不我与而与他也，乃荐李纾。时杨炎在阁下，忌及之来，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出《嘉话录》）

独孤及想任知制诰官，去见元载想探听消息。元载知道独孤及的打算。迎出来对独孤及说：“知制诰这个官谁能担任啊？”独孤及便明白了不能让他担任，让别人担任。于是就推

荐李纾。当时杨炎在中书省，他也不愿让独孤及来，因此元载就不让独孤及担任此职。独孤及没当上知制诰，是元杨二人阻止的结果。

参酌院

长庆初，穆宗以刑法为重。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之，百司呼为参酌院。（出《国史补》）

唐穆宗李恒长庆初年，穆宗以刑法为重，每次遇大的案件，先由主管者判罪，又命令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参加商量定罪。当时官员叫这为参酌院。

阳城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鞞居阆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转远转高，转近转卑。（出《国史补》）

阳城居夏县，授谏议大夫；郑鞞居阆乡，授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授校书郎。当时人们认为越从远地方调来的官职越高，越从近的地方调来的官职反而低下。

吕温

通事舍人宣诏，旧命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摘声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

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出《嘉话录》）

门下省通事舍人宣读诏书时，按照旧例门下省长官命令拾遗官帮助指点句读，因宣读者（通事舍人）不懂诏书上句子长短，多数把句子读错，所以让拾遗官从旁低声帮助提示。到吕温任拾遗官时，被唤去把麻（因诏书用白麻纸书写，所以把这差事叫把麻。）吕温不肯去。从这以后，就成为惯例。拾遗不给宣读者提示句读是从吕温开始的。当时柳宗元对吕温开玩笑说：“幸亏你认识一字半字，否则为啥不给他把麻？”

韦绚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谟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远闻，帝倚以为相者，期在旦暮。对别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之风彩。会文宗晏驾，时事变移，遂中辍焉。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先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

帝领之。李珪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拜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任矣。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迹天颜，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不达矣。（出《嘉话录》）

唐文宗李昂开成末年，韦绚从左补阙（谏官）任起居舍人（隶属中书省，掌记皇帝的起居）。当时文宗好古尊崇文人学士，多数按照太宗贞观、玄宗开元年间的办法办事。仔细挑选左史（记皇帝的言论）、右史（记皇帝的行动），以魏谟为右史，不久又让魏谟兼谏议大夫（谏官），入朝执掌记事。魏谟正直的名声，远近传扬。文宗让他当宰相是早晚的事。魏谟不论大事小事，都能针对时弊正言直谏。朝廷众官都等待选择魏谟任宰相那一天。正在这个时候文宗死了。事情有了变化，让魏谟当宰相这件事就停下了。当时韦绚已经授职起居舍人。杨嗣又在殿下向武宗李炎上奏说，左补阙韦绚新授起居舍人，没向皇帝谢恩，就中止了吧。皇帝点点头。退班后，李珪招呼韦绚请他到殿外。韦绚急忙把笔和书写用的木简放在玉阶栏杆石头上，跑过来致词拜舞，韦绚这样做，是为了给皇帝谢恩。从开成中期到武宗即位，仪仗退下群臣也就退下，没有在朝记事的事了。遇有记事的时候，能接近皇上，看清皇上的面貌。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官员只是随从而已。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人们称，两省为侍从班。当上大官可以算是近臣了。

李程

李程为翰林学士，以阶前砖日影为入候。程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士。（出《转载》）

李程任翰林学士（官名，唐玄宗开元初置翰林院，掌起草诏书及应承皇帝的各种文字）以阶前砖的日影为入院时刻。李程愿意睡早觉。每次入院日影必须超过八块砖，才能入朝。因此号为八砖学士。

杂说

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相呼为曹长，员外郎御史拾遗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为端公。

(出《国史补》)

门下省、中书省的官员相互称为阁老。尚书省的尚书郎、左丞、右丞相互称为曹长。员外郎、御史、拾遗相互称为院长。官职大的可以代替下属官员办事，下属官员不可以代替官职大的官员办事。侍御史之间相互称为端公。

御史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分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语曰：事长如事端。凡上堂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大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大夫中暴入三院，罚直尽放。其轻重尺寸，由于（“于”原作“放”，据国史补改）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终食。唯刑部郎中得终之。（出《国史补》）

唐代御史的惯例，大朝会在含元殿举行（皇帝接见群臣，外国使臣和庆贺盛典称大朝会），由监察御史领班。常参（初一、十五）则由殿中侍御史在宣政殿分班排列。入阁（跟随皇帝的仪仗出入宫廷）则由侍御史监奏（监察群臣有无失礼者）。因为在含元殿举行大朝会人多官员们要排很长的队伍，级别低的御史也要参加礼仪纠察。皇帝升宣政殿，有些朝臣就不必参加。参与的大臣距皇帝就近一些，侍驾的御史级别略高一些。皇帝升紫宸殿（群臣单日朝见皇帝），大臣就在皇帝的身边。即用级别较高的殿中侍御史在殿内司职。他们有固定站立的位置。绿衣以上级别较高的御史，朝见时是有座位的。御史们被称为七贵。（权贵的意思）御史台长官的办公室与下属的办公室按规矩隔开。欲语说，侍候长官要象对待自己的头一样。凡是上堂办公要严肃，不能随便说笑。有忍不住笑的话或事，御史大笑，则满屋大笑。满座皆笑叫哄堂，哄堂大笑下属不受罚。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到三院（唐代御史台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办公，履行职责：弹劾、察举、纠察、辩诬等，其处理轻重程度，先由具体办案的低级吏员提出初步意见。大的案件要有黄卷存档。三院理事，凡新授任官的，调转的当即停发原职的俸禄，改发新任职俸。唯有刑部郎中以上官员，继续发俸至年终，之后按新任职务发俸。

同州御史

王某云：往岁任官同州，见御史出案，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门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以百缣为赠。明日未明，御史已启驿门，尽还案牍，乘马而去。（出《国史补》）

王某人说，他过去在同州任官时。亲眼看见监察御史从京城出来巡察州县，回到同州驿馆住下。住了一宿也不走，突然向州衙署索要各式各样的案卷，又要印鉴和记事簿，并且很急促地把驿门锁上，象有什么要紧的事似的，扰闹得一州一宿不得安宁。有一个老吏（官的下属办公人员）偷偷地发笑。他借掌膳食人的关系官已和监察御史下边的胥吏（下属办公人员）通融好了，答应给送壹百匹缣（微带黄色的细绢）。第二天天没亮，御史已开驿门，把案卷印历还给州的官署，骑马而去。

崔遠

崔遠为监察，巡囚至神策军，为吏所陷。张盖而入，又讽军中索酒食，意欲结欢。窦文遠怒，立奏（“立奏”原作“奏立”，据明抄本改）敕就台鞭于直厅而流之。自是巡囚不至禁军。（出《国史补》）

崔遠任监察御史，为巡察逃跑的囚犯到禁军神策军营中，为吏（官的下属办公人员）所陷害。他来的时候，仆役们打着大伞，又扬风他在军中索要酒食，原打算通过这次饮酒结好联欢。吏人说坏话给长官窦文遠，窦文遠大怒，立刻上奏皇帝。皇帝下了附有命令的诏书，命令在值班的大厅里打崔遠一顿鞭子，然后再流放到边远的地方。从这以后，巡查犯人，不到禁军了。

严武

宝应二年，大夫严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给公乘。元和中，元稹为监察，与中使争驿厅，为其所辱，始有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得处上厅。为定制。（出《国史补》）

唐代宗李豫宝应二年，大夫（官名）严武上奏皇上说新授御史在家食宿不方便有困难。皇上恩准，自此便给公家马骑。唐宪宗李纯元和年间监察御史元稹与宫中使臣宦官（在宫中侍奉皇帝的）争占驿厅，元稹被宦官所污辱（元被鞭打得头破血流）。皇上才下有命令性质的诏书，规定节度使、观察使、台官（尚书和御史）和中使（帝王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先到驿馆的，得住上厅，定下这种规矩。

押班

凡大朝会，监察押班不足，则使下侍御史，因朝奏者摄之。（出《国史补》）

凡是大朝会（皇帝接见群臣、外国使臣和庆贺盛典称为大朝会），由监察御史领班，如果监察御史不够用，则派侍御史顶替。因为是朝奏者奏请皇帝批准的。

台门

御史台门北开，盖取肃杀就阴之义，故京台门北开矣。按邺郡故事云：御史台在宫城西南，其门北开。史故城御史台亦北开。龙朔中，置桂坊，为东朝宪府，门亦北开。然都御

史台门南开。当时创造者不经，反于故事，同诸司，盖以权宜邪？（御史台记）又北开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开北门。（出《谭宾录》）

御史台门北开，因为是取酷烈、萧索、严肃的意思。按《邺郡故事》上说，御史台在宫城西南，为了上朝便利，其门北开。隋时京城御史台门也北开。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设置桂坊（管理太子宫中图书、刊辑等事）改为御史台门也北开。可是都御史（御史之长）台门南开，是当时建筑者没精心筹划，故违反旧例。同其他衙署一样，大概是人权者随事势而采取的适宜办法吧。

又北开门的说法，有的人这样说，是隋朝初迁都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想去尚书省就近，故开北门。

历五院

台仪，自大夫已下至监察，通谓之五院御史。国朝历跋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隐、张延赏、温造也。（出《尚书故

实》)

御史台的礼仪，唐朝官职设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通谓之五院御史，唐朝只有三个人都经历过五院的。这三个人是李尚隐、张延赏、温造。

韩皋

韩皋为御史中丞，常有所陈，必于紫宸殿，对百僚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之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当与卿从容，或无遗事。”亲友或谓皋曰：“自乾元已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公何独于处庭，对众官以陈之，无失于慎密乎？”韩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摧”原作“权”，据许刻本改）刚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贵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宗皇帝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臣僚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宠，欲尽其身。奈何以此为望哉！”（出《传载》）

韩皋为御史中丞时，常向皇帝奏事，每朝见皇帝都在紫宸殿，面对百官，未曾到便殿去上奏。皇上有时对韩说：“我和你说话，在这说不完，可以到延英殿去说。我和你可以慢慢讲，或许不能遗漏。”韩皋的亲友有的对韩皋说，自乾元（唐肃宗李亨年号）以来，群臣启事都到延英殿去奏，才能详尽。你为什么独于外庭面对百官向皇帝陈述呢，不怕泄秘吗？韩皋说：“御史这个官职应该本着公平正直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畏强暴，大家公认合乎情理，所说的事情最好让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去便殿，躲避百官私语，以国家法律为自己谋私利？况且设置延英殿本意是肃宗皇帝因为苗晋卿年老步履，所以才建这座殿。后来臣僚到便殿，多数是假公济私，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宠，从中自己得到好处，为什么以此为荣耀呢？”

杂说

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纠举。省中多事，旨趋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出《国史补》）

谏院（谏官官署）因为屡上奏章的缘故，他们担心大体相同。御史同僚之间常闹意见。门下省工作任务繁重，大家的意见经常不一致。所以说拾遗（谏官名）、补阙（谏官名）互相友爱；御史之间互相憎恨；郎官（郎中、员外郎）之间互相轻视。

使职

开元已前，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于是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苑、闲廐、左右巡、分察、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街。外任则节度、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有时而置者。则大礼、礼仪、会盟、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复、选补、礼会、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籴。此其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宦”原作“官”，据国史补改）官内外悉谓之

使。旧为权臣所馆，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出《国史补》）

唐玄宗开元以前，皇帝亲自任命的官员为使臣，不是这样的不能称使。自从国内设置八个节度使、十路采访使，从此节度使和采访使都有了固定辖区和治地。此后各种使臣名目繁多。于是兼任使臣的官员被人们看重，不兼任使臣的一般官员被人们轻视。所以到天宝（玄宗年号）年间，有的官员佩戴官印竟有三十枚之多，到代宗大历年间有人兼职俸禄到千贯以上的。今在朝的有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苑、闲廐、左右巡、分察、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街，这些都是采访使。外任则为节度使，如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等。有临时设置的，则有大礼、礼仪、会盟、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覆、选补、礼会、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采等。这些都是大体上设置的衙门，还有一些设置的衙门后来废除的，尚不包括在内。宦官无论在宫中任职或在外任职也一律称使。过去由重臣所司的职务，州县官所处理的事务，由宦官来管理的也有。

尚书省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复；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廊”原作“廓”，据明抄本改）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礼部，（明抄本“部”作“户”。）不博前行驾库。（出《国史补》）

郎中官和员外官旧例：吏部郎中有两个办公地点，遇有掌选时先初次考绩、考论文、核查资历、以后再考试有关官署制度、官员职权等法规，员外郎也有两个办公衙署，先到掌选的吏部员外郎铨选，以后决定去留；刑部分刑部、都官、比部、门司四司，户部按职务性质可分两赋：田赋、贡赋。过去的说法认为吏部是尚书省的省眼。吏部下设考功司（掌考课官吏黜陟升降等事宜）、度支司（掌全国财政收入和支出）称之为振行。刑部的比部司的官员可以在廊下就食，司以下

其他官员陪同吃饭的叫作比盘。尚书省下有六部（即户、礼、兵、刑、工、吏部）每部分四司，一共有二十四衙署。衙署的官员之间，相互称呼为都公。尚书省内有这种说法：后行工部、不换中行礼部，中行礼部不换兵部、吏部。（唐把六部分成三等即前行、中行、后行）

崔日知

崔日知历职中外，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都寺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人谓之崔公望省楼。（出《国史异纂》）

崔日知在京城任官，也在地方任过官，可就是没有任过左仆射和右仆射及六部尚书，感到很遗憾。到他任太常卿（官名）时，在都司厅事后营建一座楼。这所楼正与尚书省官署相望，当时人们称为崔公望省楼。

度支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疏押案而已。贞元以后，始为使额。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郎刘约值宿，会河北系囚配流岭南，夜发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下”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岭南，不下河北。旬月后，本州闻奏，约遂出官。（出《国史补》）

惯例，度支衙门，郎中主管收入，员外郎主管支出，由总管的侍郎签字画押。唐德宗贞元之后，专门设使，称为度支使，由郎官值班处理具体事务。其职事中最重要的是颁布皇帝的有关命令。水部（为工部四司之一，掌有关水道的政令）员外郎刘约值班。恰赶上河北向岭南发配囚徒。夜间皇帝颁布发配命令，值宿的下级令使是个糊涂人，只给岭南传达了命令，而没有给河北传达命令。经过一段时间，河北官员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刘约被免去职务。

柳辟

吏部甲库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辟知甲库，始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焚之。（出《国史补》）

吏部储藏甲冑的仓库里面有朱泚（原任唐卢龙节度使，后叛唐，称帝为大秦。）叛唐案卷数百件。尚书省中的官员常常拿来取乐，玩完了就收藏起来。柳辟知道这件事，对主管尚书省的官说。命令在尚书令的大厅内把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及六部侍郎都召集来，当着这些人的面，把朱泚伪黄案卷焚烧了。

省桥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南望南宫也。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欲谓之音声。祠部呼为水（去声）厅，言其清且冷也。（出《因话录》）

尚书省东南角四通八达的大路上有座小桥，大家都叫它“拗项桥”，是因为侍御史和殿中侍御史经常走到这里必定回过头来望尚书省。尚书省尚书令大厅的南门道东有棵古槐树。这棵树遮荫覆盖面积很大，相传夜深人静时听到有奏乐的声音。门下省的侍中有入朝当宰相的，通常说它是音声。祠部叫作水厅（祠部官名属于礼部，专掌祠记、享祭、天文、漏刻、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是说祠部冷冷清清的意思。

秘书省

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明抄本“喧”作“纤”。）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出《两京记》）

唐初年，秘书省工作只管主写书、贮藏图书、校对勘误而已。因此挺清闲，门庭冷落，一向没有统领它的官署。虽然名声清廉，可是不是重要的部门。有权有钱的人家子弟及好名利，好夸富的人，大多数不愿意干这个差使。当时流行的俗语说，监（官署名，如中书监、秘书监的官署）为宰相的病房，少监（秘书监的副手的衙署）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的病房，中丞（为御史台长官）著作郎（主管著作局）的官署是尚书郎（郎中任职满一年为尚书郎）的病房，秘书郎

(属秘书省的官员)及著作郎的官署也是监察御史的病坊。凡是任职不胜任工作的，都到这个秘书省。秘书省的主要职务是掌管图书史料，衙署清静无喧闹声。因此好学的正人君子、不追求功名利禄的人，也有愿意任这个职务的。

鱼袋

朝仪鱼袋之饰，唯金银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铜。中宗反正，从旧。（出《国史异纂》）

唐时朝廷规定的礼仪，要朝臣腰中悬挂鱼袋饰物，标志着官的品位的高低。鱼袋只有金银两个等级。到武则天称帝时，改五品官为铜鱼袋。唐中宗即位，乃恢复旧例。

莎厅

京兆府判司，特云西法士。此两厅事多。东土曹厅，时号为念珠厅，盖判案一百八道；西土曹厅为莎厅，厅前有莎，周回可十五步。京兆府，时云不立两县令，不坐两少尹。两县引马到府门，传门而报。两尹入厅，大尹亦到厅，不得候两尹坐后出，不得候两尹立后出。其京兆府县之重，亦表大尹之尊。京兆府掾曹，时人云倚团省郎。河中府司录厅亦有绿莎。昔好事者相承常溉灌。天佑已后，为不好事者除之。（出《闻奇录》）

京兆（长安为京兆）府尹下属佐官叫判司，特称为西法士。判司有两个衙署：东土曹厅和西土曹厅。东土曹厅，当时叫作念珠厅，因判案一百零八道（念珠数壹百零八颗，与判案数合，所以叫念珠厅）。西土曹厅为莎厅，因为厅前有棵莎树，周围有十五步，所以叫莎厅。京兆府立下这样规矩：不能同时来两县令，不能同时接待两府尹。两县令骑马到京兆府门前，须要一个先报，接待完了，再接待另一个。两外府

府尹入厅，不得两尹同时坐、同时出，须一人坐，一人立。从这个规矩中可以看出京兆府县的重要和京兆府尹的尊严。京兆府掾曹（辅佐京兆府尹的官吏），当时人们都叫依团省郎。河中府司录厅也有棵绿莎，过去有人经常浇灌它。唐哀帝李祝天佑以后，被不爱莎树的人除掉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倖

张易之 王准 王毛仲 李林甫
卢绚 李辅国 韦渠牟 鱼朝恩
元载 路岩 高湘 卢隐

张易之

张易之、昌宗，时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张昌仪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宠，所居奢溢，逾于王者。末年，有人题其门曰：一两丝，能得几时络？昌仪见之，遽命笔续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几祸及。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之，诗至今

犹存。（出《国史异纂》）

张易之、昌宗，初入朝廷时，官位尚低微，谄媚者称他们为五郎、六郎，后来，大家也都这样叫了。张昌仪兄弟依仗张易之、昌宗的宠幸，住宅过份豪华，超过一般王公。武则天末年，有人在他大门上写道：“一两丝能纺几日线？”张昌仪看到，立刻命人拿笔在下面写道：一日即足。不久，遭了祸，身败名裂。张昌宗的显贵，武三思说他象周灵王太子晋一样短寿，并写诗赠给他，这诗至今仍然存在。

王准

王鉞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以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私”原作“弘”，据许刻本改）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簪（明皇杂录“簪”作“取”）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匕，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有

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邪？”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出《明皇杂录》）

王鉞的儿子王准任卫尉少卿，经常出入宫中，他会斗鸡，经常在皇帝左右侍候。当时李林甫刚有权势，他的儿子李岫任主将监军，经常出入皇帝的内室。李岫常受王准的欺侮，而不敢发一言。一天，王准率领他的一伙人经过驸马王瑶的住处。王瑶看到王准的影儿赶紧快走上前叩拜。王准用弹弓打王瑶，弹丸打在王瑶的帽子上，打断了玉簪，还拿折断的玉簪取笑。王瑶并摆设酒宴让王准寻欢作乐。永穆公主亲自把勺侍候他们。永穆公主是皇帝的长女，为人仁义孝顺，端庄贤淑，被人们称赞，皇帝也特别喜爱她，亲戚邻居都尊敬他。王准走后，有人对王瑶说：“这些鼠辈，依仗他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可是，大公主是皇帝的爱女，你对待她象对待下人似的让她侍候王准，皇帝能不介意吗？”王瑶说：“皇帝发怒，我不怕。但我的性命系在七郎（王准）的手里，我敢不那样做吗？”当时人们都把王准叫七郎，他盛气凌人，横暴一方，人们非常畏惧他。就象王瑶畏惧他一样。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待宴，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旧，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毛仲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勳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襦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义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出《明皇杂录》）

王毛仲是高丽人，玄宗做藩王的时候，他和李宜得在皇帝左右服侍，皇帝非常喜爱他，每当侍宴时，他和姜皎同坐一床，坐在皇帝面前。因此，他在同僚中很傲慢，做一些不法的事，皇帝常常宽容他。皇帝每次有事派宦官去他家里，他

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然要随意凌辱宦官，而后把宦官撵走。高力士、杨思勳非常憎恨他，却没敢向皇帝说。王毛仲的妻子生子三天，皇帝命令高力士送去了很多酒食和金银布匹，又任命他儿子为五品官。力士回来时，皇帝问：“毛仲高兴不？他说什么了？”力士说：“他抱出婴儿给我看，自己注视着襁褓中的小儿，说：‘这个孩子起码也应是三品官。’”玄宗大怒，说：“以前诛杀韦氏时，此贼两面讨好，避事不介入，我未曾说他，现在，他竟敢因为孩子事恨我。”从此，皇帝对他的恩宠逐渐减弱。皇帝从先天年间开始在位的十五年中做到开府的只有四人。这四人是皇后父亲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

李林甫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勣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意。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

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视之，不觉股栗。（出《明皇杂录》）

张九龄任宰相时，非常正直、刚毅，尽职尽责。唐玄宗在位年久，对于朝政有些松懈。张九龄每次见到皇帝，他都能把朝廷的得失说出来，当时，李林甫刚到相位，他想暗地里中伤张九龄，迎合帝意。当时皇帝要对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进行实封。九龄说不行，很不合皇帝的旨意。另一天，李林甫请见皇帝时，对张九龄进行了诽谤。初秋的时候，皇帝命高力士赐给张九龄白羽扇，这里面寄寓了皇帝不用张九龄的意思。张九龄接到后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也很恐慌，因此他作了一篇赋献给了皇帝。又给李林甫写了一首《归燕诗》。这首诗是：“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李林甫一看，知道了张九龄必退，愤怒才有所缓解。张九龄和裴耀卿被罢免那天，从中书省到月华门，站在班列之中，二人鞠躬时非常谦卑，李林甫也在其中，非常傲慢。旁观者窃语说：“这是一雕挟两兔。”一会儿，皇帝下诏，命张九龄，裴耀卿为左右仆射，罢掉了宰相之职。李林甫大怒说。这还不

是左右丞相吗？李林甫目送张、裴二人急步回到班列。公卿以下的诸官看到李林甫这副凶相，不觉两腿发颤。

卢绚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按辔，横纵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帝亟称其蕴藉。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帝之左右宠幸，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由是帝之动静，林甫无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贤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圣上有交广之寄，可乎？若惮遐方，即当请老。不然，以宾詹仍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于是绚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出于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员外安置（出《明皇杂录》）

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宴，胡同里没有老百姓。宴会结束，皇帝仍然在楼上垂帘观看。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皇帝已经回宫，平

稳地骑马走在楼下。卢绚平时就很文雅，而又风度高洁，仪表俊逸，皇帝一见，不自觉地目送了他一段。皇帝问左右近臣：“这是谁？”近臣便把卢绚的姓名告诉了皇帝。皇帝非常称赞他含蓄宽容。这时李林甫正掌权，他嫉贤妒能，他以金银财物买通皇帝的宠幸者，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李林甫没有不知道的。第二天，李林甫把卢绚的儿子找来对他说：“你父亲威望很高，受到人们的尊崇，现在南方缺乏人才，皇帝把这事寄托在你父亲身上，可以吗？若是怕远的话，就应该以老请退，不然的话，以“宾詹”的身份到东都洛阳去。这是对你父亲的优待。你回去把这件事完完全全对你父亲讲述一遍。可以吗？”于是卢绚请求担任“宾詹”。李林甫怕有悖于众望，让卢绚出任华州刺史。不过一个月，又诬卢绚有病不能管理郡事，授他任太子詹事（总管太子东宫内外庶务），只是一个员外，不是正经官职。

李辅国

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下矫诏迁太上皇于西

内，给（明抄本“给”作“绝”）其扈从部曲，不过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攒刃曜日，辅国统之。太上皇惊，欲坠马数四，赖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跃马而前，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李辅国下马！”辅国不觉失辔而下。宣太上皇诰曰：将士各得好生。（明抄本“生”作“在否”二字）于是辅国令兵士咸韬刃于鞘中，齐声云：“太上皇万福。”一时拜舞。力士又曰：李辅国拢马！辅国遂著靴，出行拢马，与兵士等护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内。辅国领众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将军，阿瞞已为兵死鬼矣。”既而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此皆辅国之矫诏也。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出《戎幕闲谈》）

唐肃宗继位后，玄宗当了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一天，久雨初晴，玄宗到了勤政楼。楼下的市民和来往行人，见到了玄宗，流着欢喜的眼泪，高呼万岁，声音惊天动地。当时肃宗正生病，李辅国上奏，诬陷说：“这都是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搞的阴谋。”他私自下诏，将太上皇迁到西内。（唐太极宫称西内）护送太上皇的人，只配了二三十个老弱者，到了交叉路口，四面八方却都有执刀的卫士，他们都听从李辅国的命令。看到这种情况，太上皇很吃惊，好几次掉下马来，都被服侍者扶上了马。高力士骑马来到李辅国面前说：“太上皇是五十年的太平天子，李辅国你也是老臣了，不应该这样

无礼，你给我下马。”李辅国赶紧下了马。高力士宣示了太上皇的旨意，将士们应该忠于职守。于是李辅国命令士兵把刀放回刀鞘内，齐声喊，太上皇万福，纷纷向太上皇叩拜。高力士又说，李辅国牵马。李辅国赶紧穿上靴子，去牵马，和兵士们一齐护送太上皇平安到了西内。李辅国领众人退出后，太上皇哭着拉住了高力士的手说，多亏你呀！若不，我已成刀下鬼了。不久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都流放到瘴气多的地方，这都是李辅国下的假诏书。当时肃宗病危，李辅国专权，他也怕西内太上皇再有什么变故。

韦渠牟

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皆承恩宠事，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会齐运朝对，上嗟其羸弱，许其致政，而师老失授。故无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又渠牟因对德宗，德宗问之曰：“我拟用郑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败陛下公事。”他日又问，对亦如此。帝曰：“我用郑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国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俭文学，号为贤相，于今传之。渠牟之毁滥也。（出《嘉话录》）

唐德宗贞元末年，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等人，都得到皇上的恩宠，他们推荐的人，都得到了名位。当时，刘师老、穆寂来应选。渠牟主管穆寂，齐运主管师老。恰赶上齐运上朝时。皇上说李齐运身体软弱，让他回家，而师老就没有授官。一个无名人说：“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有一次韦渠牟面对德宗。德宗问他：“我想用郑絪作宰相，怎么样？”渠牟说，若用此人，必定会坏了皇上的大事。以后又问他，他仍然这样回答。皇帝说，我用郑絪已定了，你不用再说了。郑絪便被任为昭国司徒公，后又入相位。他以清廉、节俭，文章著称，人称为贤相，至今流传。渠牟的诋毁是不真实的。

鱼朝恩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帝恶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赐绿。未浹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

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绯而便求紫。帝犹未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帝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其同列黄门，寻逐于岭表。及朝恩被杀，天下无不快焉。（出《杜阳杂编》）

鱼朝恩非常专权，好主观，一般的公卿不敢抬头看他。宰相大臣决定政事时，不先和他讲，他便瞪大眼睛说：“天下之事，怎么不由我？”因而，皇帝很厌恶他。鱼朝恩的小儿子鱼令徽，才十四五岁，开始时在内殿当差。皇帝因为鱼朝恩的缘故，特赐绿衣（五品以下官员穿着）。不到半月，有一次鱼令徽和同列黄门侍郎（职位在令徽之上，按次序应站在令徽之前）争路。鱼令徽怕落在后面，往前挤，不知是谁误碰了一下鱼令徽的臂膀。他就急速跑回去告诉鱼朝恩说，因为他的班次在后，被同列者欺负。鱼朝恩大怒。第二天，在皇帝面前上奏说，我小儿子令徽，职位在同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腰带，以便超过别人。不说要穿着绯色（红色）服（唐制，文武官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而要求着紫服。皇帝还没说话，鱼朝恩便命令管此事的人，捧来了紫衣，鱼令徽立刻向皇帝谢恩。皇帝虽然知道不能这样做，却强装笑脸对鱼朝恩说：“你儿子穿紫衣，扎

金腰带，非常合适。”鱼朝恩在朝中事无忌惮，无所畏惧，都是强加于人。他小儿子虽然同列黄门，不久便放逐岭南。到鱼朝恩被杀时，天下人无不称快。

元载

元载在中书，有丈人自宣州货所居来投，求一职事。中书度其人材不任职事，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书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折视之，更无一词，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念已行数千里，试谒院僚。院僚问：“既是相公丈人，岂无缄题？”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入，馆之上舍，留连积月。及辞去，奉绢一千匹。（出《幽闲鼓吹》）

又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岁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

焉。今曲调梁州是也。（出《幽闲鼓吹》）

元载在中书省，他的丈人把房子卖了，来投奔他，想谋一职。元载审度他的丈人，不能任职，便写了一封致河北官员的信叫他丈人拿走了。他丈人既惋惜又很生气，不得已，只好拿信走了。到了幽州，想到自己破产而来，只得了一封信，信若写得恳切，还有希望，他便把信拆开看了，信上没有一句话，只有元载的署名。他非常悔恨，想回去，可是已经走了数千里路。他便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里去拜访院僚。院僚问，你既然是相公丈人，能没有书信吗？他说，有。判官（辅佐州府主官的官）大惊，立刻叫拜访者上来讲话。一会儿，有一大校捧一木箱，他便把信投入箱中。然后便请中书的丈人到上好的馆舍住着。他住了一个月，才辞别而去，走时还奉赠一千匹绢。

又，元载的儿子元伯和，势力很大，朝内外知名。福州观察使想送给他十名乐妓，到了京城后，半年多没办法送到他家，派来的人便观察他家大门经常出入的人。其中有一个善弹琵琶的康昆仑与派来的人最熟悉，便用厚礼打通他，才把乐妓送去。元伯和让她们演奏一遍试听，听后不满意，全打发走了。原先有个善弹琵琶的段和尚，他自己制了《西梁州》的乐曲，康昆仑想得到这支乐曲，他没给康昆仑。后来，段和尚只给了康一半，便传播开了，就是现在的曲调《梁州》

路岩

路岩出镇坤维也，开道中衢，恣为瓦石所击。故京尹温璋，诸子之党也。岩以薛能自省郎权知京兆府事，李贻之举也。至是岩谓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饯。”能徐举手板对曰：旧例，宰相出镇，府司无例发人防守。岩有惭色，懿宗晚节，朝政多门。岩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势，当岐路者，率多仇隙。附丽之徒，钩射时态，志在谀媚，雷同一词。中外腾沸，其实未然也。始岩淮南与崔铉作支使，除监察。不十年，城门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贵不祥，良有以哉！初铉以岩为必贵。常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位也。”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出《玉泉子》）

路岩出镇西南作节度使，鸣锣开道直到中街，被瓦块、石头击打。从前的京兆府尹温璋，是牛僧孺一党的。路岩知道薛能从一个省郎提升到京兆府是李贻推举的。于是路岩向薛能说：“我在临行时，劳驾你用石头瓦块为我饯行。”薛能慢

慢地举起手板（古时官员拿的手板）对他说：“这是惯例，宰相出外镇守，府司从不派人警戒。”路岩面有愧色。唐懿宗晚年时，政出多门，路岩虽然年少，但官做的很稳固，突然到这个地步，一旦失掉权势，当年的仇人都会来攻击他。那些趋炎附势之流，在寻找机会，对他进行阿谀谄媚。众口一词。天下沸腾。其实也不完全这样。开始时，路岩在淮南给崔铉作佐官（副手），最后当了宰相。物质享受不应过火，人若是很快达到显贵，便是不祥之兆，这就是例子。初时，崔铉认为路岩必然显贵。他曾经说，路十（路岩）终究是要做宰相的。路岩从监察御史到翰林府，崔铉一直在淮南，听到了这件事说，路十现在就当了翰林，到老怎么办？后来证明正如崔铉所说的那样。

高湘

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柳州。及咸通，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洙绣州，萧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

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岩曰：“某与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刘瞻志欲除岩，温璋希旨，别制新枷数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缄密，其计泄焉。故居岩之后，湜既知举，问岩所欲言。时岩以去年停举，已潜奏，恐有遗滞，请加十人矣，既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数寡，形于言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之也。岩执诏，笑谓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数放焉。湘到任，嗔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当家。（出《玉泉子》）

唐宪宗元和初年，贬了八位司马：韦执谊到崖州、韩泰到虔州、柳宗元到永州，刘禹锡到朗州、韩晔到饶州、凌准到连州、程异到柳州。到了咸通年间。韦保衡、路岩作了宰相，排斥了不附合他们的十司户：崔沆到循州、李洎到绣州、萧遘到播州、崔彦融到雷州、高湘到高州、张颜到潘州、李贲到勤州、杜裔休到端州、郑彦持到义州、李藻到费州。其中到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准回京。最初，高湜与他弟弟高湘年幼时不太和睦。懿宗咸通末年，高湘到了高州。高湜平素和路岩关系很好。高湜去见路岩，假意去给高湘说情。路岩说：“我和我的亲近左右都是待罪的人啊。”先是刘瞻想要除掉路岩，温璋顺从他的意思，制造了十副新枷。刘瞻以为别人都倾向他，不太保密，但是他的计谋泄露出去了。因此官职在路岩之后。高湜主持考试时，问路岩有什么事。路岩托请高湜增加五人，高很高兴他提的人数比较少，喜形于外。

在此之先，路岩以去年停止科考，已潜奏给皇帝，恐怕还有遗漏，请求增加十人。不几天，十个人的诏书下来了。高湜不知道路岩向皇帝潜奏这件事。路岩拿着诏书对高湜笑着说，那五个人是侍郎照顾我的，这十个人，是我自己办的。高湜就按这个数放了榜。高湘到任，怪兄高湜不为他说情，曾赋诗发牢骚说，唯有高州是当家，意思是说还得靠自己啊！

卢隐

卢隐、李峭皆滑帅王铎之门生，前后黜辱者数矣。隐、峭物议，以为咸衽席不修。隐以从兄携为相，特除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听隐省上，仍即见携于私第。携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员外前日入省，时议未息，今复除纠司员外，省中固不敢辞，（按宋王说《唐语林》七“辞”作“从”）他曹唯相公命，携大怒，驰入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时替沆官。沆谓人曰：“吾见丞郎出省郎，未见省郎出丞郎。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为右丞李景温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温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时谏官亦有陈其疏者，携曰：“谏官似狗，一个吠，则一时有声。”（出《玉泉子》）

卢隐、李峭都是滑州节度使王铎的门生，前后被他们迫害的人很多，大家对卢隐、李峭议论纷纷，都以为这是朝纲不正的原因。卢隐他的亲叔伯哥哥卢携是宰相，他出任了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同意卢隐在尚书省任官。崔沆便到卢携家里去找他。卢携不知道内情，很高兴地出来迎接崔沆。崔沆说：“员外前天进入尚书省，大家的议论还没停止。今天又出任纠司员外，尚书省固然不敢推辞，其他人只能听从你的意见。”卢携大怒，很快进入室内说：“我的弟弟很冤屈，他应该向朝庭陈述。”上奏完了，崔沆就请了假。卢隐马上任用了别人接替了崔沆的官职。崔沆对别人说，我只见过丞相出任省郎，未见过省郎出任丞相。卢隐初由太常博士任水部员外，是右丞李景温推举的，到他任右司员外郎时，也是李景温的旨意。这时随了卢隐的心意。此时，谏官也有陈述不同意见的。卢携说，谏官是条狗，一个叫，都跟着叫。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关羽 简文 李密 刘文静
李金才 李靖 郭齐宗 唐休璟
李尽忠 封常清 李光弼

关 羽

蜀将关羽善抚士卒而轻士大夫；张飞敬礼士大夫而轻卒伍。二将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出《独异志》）

西蜀大将关羽善抚慰士卒而轻视士大夫，张飞则尊重士大夫而轻视士兵，他俩的作法都有些偏颇。他俩的死，就是因为他俩的偏颇作法而促成的。

简文

晋简文道光武云：“汉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体，贤达之风。高祖则倜傥疏达，魏武则猜忌狭吝。”（出《简文谈疏》）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评论汉光武刘秀说，汉朝历代皇帝之中，他才智出众。具有贤能通达之风。汉高祖刘邦也卓越不俗，通明畅达。魏武帝曹操则多疑嫉妒，心胸狭窄而且吝啬。

李密

唐高祖报李密书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冀早膺图篆，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可定。”后密兵败，王伯当保河阳，密以轻骑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密复曰：“诸公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伯当赞其计。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吾虽举事不成，而恩结百姓。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尽当归唐。比于奚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财，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复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其将士敌时者。以经略王充，王伯当为左武卫，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惧，谋叛。伯当止密，不从。密据桃林县城，驱掠畜产，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使告张善相，令应接，时史万宝留镇熊州，遣盛彦师率步骑数十追蹙。至陆浑县南七

十里，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之，遂斩密。年三十七。时徐勣在黎阳，为密坚守。高祖遣使将密首以招之，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呕血者。（出《谭宾录》）

李渊复李密书中说：“天生众民，必须有人治理他们，这治理人，不是你是谁！我已年过五十，想也做不到了。我高兴地依附你，唯一希望你早日接受上天的安排，以使万民安宁。当年由于弟兄们的拥戴，我作了宗盟之长。你受封于唐，也是很荣耀的。推翻隋朝，象过去周与殷战于牧野，一仗便决定了殷纣王的命运，现在还不能肯定；象抓秦朝的孺子婴在咸阳那样，现在还不能想。”李密得书很高兴。把李渊给他的信让大家看说，唐公推举我。天下不愁不安定。后来李密兵败，当时王伯当正保卫河阳。李密领几个随从归了王伯当。他对王说，我失败了，这几年连累了你们，我今天自刎，感谢你们，向众位谢罪！王伯当抱着李密痛苦号叫。李密又说，感谢你们没有嫌弃我，我们还应该同归关中，重建大业。李密虽然无功，感觉很惭愧，但众人保他富贵。王伯当很赞许他的计谋。重入关中的人马还有两万多。李渊派使者前去迎接慰劳，在大道上相见，李密很高兴，对手下人说，我虽然举事不成，兵败了，但百姓还是拥护我的。山东几百个城镇，知道我来了，也都能归顺唐朝。我与东汉的窦融相比，功劳也不小，岂能给我一个台司小官当呢。等李密到京后，待遇

逐渐差了，有权势的官，又向他勒索财物，他很不服气。不久，授他为光禄卿，封为邢国公。不久，听说他的旧部将帅，都不听王世充的指挥。李渊又派李密领兵去黎阳，招募他旧部的将士，来限制管辖王世充。王伯当任左武卫，辅佐李密。走到了桃林，李渊又令李密回去。李密心怀恐惧，想谋叛，王伯当劝止，李密拒绝了。李密占据了桃林县城，抢掠牲畜粮食，驱赶马匹，直奔南山，而后又东去，派人告诉张善相让他接应。当时，史万宝镇守熊州，派盛彦师率数十名步骑追赶。在陆浑县南七十里，彦师在山谷中设有伏兵，李密的军队走过一半，彦师拦腰出击，斩杀了李密，李密时年三十七岁。当时，徐勣为李密坚守黎阳。李渊派使者持李密首级。去招降徐勣。徐勣为李密发丧，用君臣大礼，上表请求李渊答应收葬李密，丧仪规模很大，军士都穿白衣戴孝，将李密葬在黎阳山南五里处。李密的旧部都大哭，有很多人哭得呕了血。

刘文静

刘文静者为晋阳令，坐与李密连姻，隋炀帝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人？”

禁所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故来与君图举大计。”文静曰：“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尹言正合人意。”后使于突厥，文静谓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即遣骑二千，随文静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静奏曰：“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出《谭宾录》）

晋阳县令刘文静因与李密连姻获罪，被隋炀帝囚禁在郡狱中。李世民认为可以和刘文静计议大事，便到狱中看他。刘文静非常高兴地说：“现在天下大乱，没有成汤（商）、武王（周）、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东汉）那样的人才，是不能安定的。李世民说：“你怎么知道无人？监狱不是谈儿女情长的地方。我是来和你商议大事的。”刘文静说：“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用半年，帝业可成。”李世民笑着说：“你说的正合乎大家的意见。”后来，让刘文静出使突厥，对突厥人说，我愿和可汗的兵马一同去京城，土地百姓归入唐朝，金银财宝突厥可以随便去拿。突厥立刻派二千骑兵随刘文静进京。高祖李渊每次和大臣们同座共饮时，刘文静便上奏说，皇帝的尊位，是至高无上的，您就象太阳一样，哪能屈尊混同于一般事物？臣下感到震恐，都无法措手足了。

李金才

太宗尝进白高祖曰：“代传李氏姓膺图箓，李金才位望尊贵，一朝族灭，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得乎？诚能平贼，即又功当不赏。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灭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出《谭宾录》）

李唐掌权之前，李世民曾对李渊说：“相传李氏上应天命。当年李金才地位显赫，声望很高，却受到灭族之祸。大人你现在奉命征讨追捕，能得到什么呢？就是你能平定了叛贼，有功也不一定赏你。用此来免除灾祸，能得到么？”李渊说：“我思量了一个晚上，你说的很有道理，从今天起，家破人亡由你，国家兴旺也靠你。”

李靖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薛万钧等破高昌，降其王曲智盛，执之，献捷于观德殿。以其地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县。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汉戊己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其地为延（明抄本“延”作“庭”）州。突厥颉利可汗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为蕃臣。太宗遣唐俭等持节出塞安抚之。李靖、张公谨于定襄谋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选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遇其斥候，皆以俘随，奄到纵击。遂灭其国。获义城公主，虏男女十万，颉利乘千里马奔于西偏。灵州行军张宝相，擒之以献。（出《谭宾录》）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薛万钧等破高昌，虏高昌王曲智盛，绑送至京，在观德殿献俘。改高昌为西州，设交河、柳中等县。其面积为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汉时此地即为戊己校尉之地。最初，突厥在浮图城屯兵，与高昌城相呼应，后来，由于惧怕才投降了。其地为延州，突厥人颉利可汗派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求做唐朝的蕃臣。唐太宗派遣唐俭等人持使者印信出塞安抚。李靖、张公谨在定襄核计，说，朝廷的使者到了那里，突厥的戒备必然松弛，我们选精

良的骑兵，带二十天的给养，乘机出击。在路上遇到一个侦察兵，被俘虏了。接近延州突然发起进攻。灭了突厥国，抓获了义城公主。虏男女十万人。可汗颉利乘日行千里的好马跑到西偏，被灵州行军张宝相抓获后，献给了朝廷。

郭齐宗

高宗问：“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员半千越次对曰：“臣睹载籍，此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编伍弥缝也。”郭齐宗对曰：“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阵也；兵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以战？”高宗嗟赏之，擢拜左卫胄曹也。（出《卢氏杂说》）

唐高宗问群臣：“兵书上说的天阵、地阵、人阵是指什么说的？”员半千超越顺序回答说：“臣看典籍上所载，这方面事很多。有的说天阵，指星宿是否合宜；地阵，指山川向背；人阵，指军伍布置是否严密。”郭齐宗回答说：“以臣的愚见，

不是这样。出师要正义，象天上降下的及时雨，才能得天阵；队伍中要有足够的粮食和士兵，能耕能战，得地之利，这是地阵；士卒轻利，将师和睦，这就是人阵。若是用兵，三者缺一，就没法作战。”高宗听后很有感触，奖赏了郭齐宗，提升郭齐宗为左卫胄曹。

唐休璟

西突厥诸蕃不和，举兵相攻。安西道绝，表奏相继。天后命唐休璟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使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表奏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天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为相。（出《谭宾录》）

西突厥少数民族各个部落不和，经常用兵互相攻击，使安西的交通中断，奏章上表的很多。武则天命令唐休璟和宰相计议此事。唐休璟顷刻之间写完了有关西突厥问题的奏章。武则天派他按计划施行。十几天后，安西各州上奏说，兵马应接按期而到。正象唐休璟计划的那样。武则天对休璟说，恨我重用你晚了。因此，唐休璟被任为宰相。

李尽忠

唐天后中，契丹李尽忠，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乃令守囚璟等给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求待国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别与一顿粥，引出安慰曰：“吾此无饮食养汝，又不忍杀汝，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给放去。至幽州，具说饥冻逗留。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麻仁节等三军，弃步卒，将马先争入，被贼设伏横截。军将被索搦之，生擒节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遗。（出《朝野僉载》）

唐则天皇后中期，契丹人李尽忠、万荣是这样攻破荣府的。先是在地牢里囚禁了汉族的俘虏数百人，听说麻仁节等人要来此地，李尽忠便命令看守囚犯的狱卒欺骗囚犯们说：“我们家里人忍饥挨饿，很难活命，等到大唐的兵一到，我们就投降。”每天给囚犯加了一顿粥，又放出来安慰说，我们这里没有粮食养活你们，又不忍心杀了你们，现在把你们都放回去。众囚犯跪拜感谢不杀之恩，便把他们假意释放了。到了幽州，囚犯们纷纷述说忍饥挨饿的情形。兵士们听到后，很同情他们，让他们进去了。他们也就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入。麻

仁节率军至黄獐峪。李尽忠又命令老年人投官军，并把老牛瘦马放在道旁。麻仁节等率军来到这里，不步行都争骑道旁老马，被贼预设的埋伏截击，军将被绳索套住，活捉了麻仁节等人。死者都填进山谷中，很少有一个遗漏的。

封常清

封常清细瘦目颡，脚短而跛。高仙芝为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常清为仙芝僚。会达览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趋碎叶。使仙芝以骑二千邀截之。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异之。军回，仙芝见判官刘眺、独孤峻等，遂问曰：“前者捷书，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仙芝曰：即僚人封常清也，见在门外马边。”眺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后仙芝为安西节度使，奏常清为节度判官。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仙芝乳母子郑德铨已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德铨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经数重门，皆随后闭之。常清案后起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僚，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回，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

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后仙芝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后充安西节度使。天宝十四载，朝于华清宫。玄宗问以凶逆之事，计将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请挑马捶渡河，计日取逆胡首，悬于阙下。”玄宗忧而壮其言。至东都，旬朔，召募六万。频战不利，遂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仙芝副荣王琬领五万人进击。十二月十日至陕州，十一日常清败于东京，十三日禄山入东京。常清奔至陕州。以贼锋不可当，乃烧太原仓，引兵退趋潼关，缮修守具。贼寻至关，不能入，仙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斩之。常清临刑上表。既刑，陈其尸于蘧蔭之上。令诚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至常清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他，死不敢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则诬我也。”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岂不知乎？”兵士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目常清尸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为节度。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乎？”遂斩之。（出《谭宾录》）

封常清，细瘦、斜眼、脚短，而且有些瘸。高仙芝任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封常清为他的副将。这时正赶上达览部落叛乱，从黑山以北，直到碎叶，派高仙芝率二千骑兵截击。封常清在军幕中作报捷书。高仙芝想说的，他在报捷书中都写出来了。高仙芝很惊异。军队回来后，仙芝见到判官刘眺、

独孤峻等人，他们问高仙芝先前那报捷书，是谁作的？副手中哪有这样的人才？高仙芝说，是我的副手封常清，他现在门外马旁。刘眺等人求仙芝，命封常清进来坐，并互相谈话，谈得很投机，好象旧相识似的。后来，高仙芝当了安西节度使，奏请封常清为节度使判官。仙芝每次出去征讨，常令常清留守管事。常清有才学，办事果断。高仙芝的乳母之子郑德铨已当了郎将，军中威望很高，德铨经常见常清从仙芝门下出出进进，郑就很轻视常清。有一次郑骑马从常清身旁走过去。常清到了使院，命令手下人秘密把郑德铨引进大厅，经过好几道门。每过一道门，就把门关上。封常清从案后站起来对他说，我封常清出身贫贱，我想当中丞的副手，中丞再三不采纳，郎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现在中丞不听谗言，任我为留后使，郎将你怎能无礼，对我进行凌辱。因此，斥责了德铨，并命绑起来，打了六十板子，爬在地上拽出去。仙芝的妻子和乳母在门外号哭求情，也没行。后来，仙芝见到常清，一句话也不说，常清也不请求谢罪。后来，封常清充任安西节度使。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在华清宫朝见皇帝。玄宗问起安禄山谋叛之事，让封常清出个主意。封常清为安慰玄宗，大言不惭地说：“臣请策马渡河，按计算的时间，取来安禄山的首级，悬于朝门。”玄宗李隆基尽管很忧心。但是还夸奖了他。封常清到了东都洛阳，半月后召募了六万士兵。多次交战不利遂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仙芝给荣王李琬做副手领五万人进击。十二月十日到陕州，十一日常清在东京失败，十三日安禄山入东京。常清奔至陕州，叛贼的锋芒锐不可挡，烧掉了太原仓，领兵退入潼关，修缮了防守工事。叛贼又很快

地追到潼关，由于高仙芝率众奋力抵抗，叛贼没能攻入。后来，因封常清多次败兵被削掉了官职，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在高仙芝军中效力。监军边令诚对军中之事每每干涉介入，仙芝多不服从。边令诚便把高仙芝、封常清兵败的情况向皇上奏了一本。唐玄宗大怒，派令诚斩高、封二人。封常清临刑上过奏表，但被斩了，将其尸体放在芦席上。边令诚又对高仙芝说：“皇上对你也有恩命。”仙芝很快走到常清受刑的地方。仙芝说：“我退兵有罪，死不敢辞，说我截扣军饷和恩赐之物，则是诬陷我。”他又对边令诚说：“上有天。下有地，兵士都在，他们能不知道吗？”兵士齐呼冤枉，喊声震地。仙芝看着常清尸体说：“封二，你从贫贱到显赫，是我提拔你的，代我为节度使，我今天又和你同死在这里，这是命中注定的么？”说完，他也被斩了。

李光弼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于野水渡，既夕还军，留其卒一千人。谓雍颢曰：“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勿与战，降则俱来。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命曰：必获李君，不然无归！

日越引骑五百，晨压颢军。颢阻濠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谓谁？曰雍颢也。”日越沉吟久，谓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获颢，不塞此望，必见害，不如降之。遂请降。颢与之俱至。光弼悉又尝伏军守河阳，与史思明相持经年。思明有战马千匹，每日洗马于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于诸营检获牝马五百匹，待思明马至水际，尽驱出之。有驹繫于城中，群牝嘶鸣，无复间断，思明战马，悉浮渡河，光弼尽驱入营。光弼又尝在河阳，闻史思明已过河，远回趋东京。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我军之败，难与争锋。洛城无粮，又不可守。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据三城以抗之。胜即擒之，败即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思明至偃师，光弼令将士赴河阳，独以麾下五百余骑为殿军，当石桥路，秉烛徐行，贼不敢逼。乙夜达城。迟明，思明悉众来攻，诸将决死而战，杀贼万余众，生擒八十人，器械粮储万计。擒其大将徐璜、王李秦（按《新唐书》一三六李光弼传作“徐璜玉、李秦授”）思明大惧，退筑城以相拒。光弼将战，谓左右曰：“凡战危事，胜负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事之不捷，誓投于河。”适城上见河稍远，恐或急事难至，遂置剑于靴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战胜，于城西西望拜舞，三军感动。移镇临淮，舁疾而行，径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杨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郛，来瑱旅拒而还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

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关。吐蕃将犯上都，手诏追光弼率众赴长安。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观天下之变，迁延不至。初光弼用师严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其有田神功等诸军，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于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衰老，庄宅使鱼朝恩吊问。（出《谭宾录》）

李光弼在野水渡地方征讨史思明，到了晚上，军队撤回，只留了一千多人。李光弼对雍顛说：“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都是万人才能抵挡的人，史思明必然派一人来劫我。我先走了，你领士兵在这等他们，不准和他们交战；他们若是投降，就和他们一起来。”这天，史思明召李日越说：“你领兵去野水渡，这次一定能抓住他，你派铁骑（披甲的战马）晚上渡过去，为我抓来。又下命令，必须抓到李光弼，否则，你就别回来。”李日越率领五百骑兵，早晨接近了雍顛的军队。雍顛的士兵在护城河边，只是互相看着喊叫。李日越感觉很奇怪，问太尉（指李光弼）在吗？回答说，夜间走了。又问，你们有多少兵？回答说，一千人。又问，将领是谁，答，是雍顛。李日越沉思良久，对他部下说，我接受的命令是必须抓到李光弼，现在抓到雍顛不能满足史思明的愿望，回去我必死，不如投降。于是李日越便投降了，和雍顛一起到了唐营。李光弼曾经领兵守河阳，与史思明对持了一年。史思明有一千多匹战马，每天在河南边洗马，用来显示他的马多兵

强。李光弼便在诸营中选出母马五百匹，等史思明的马下河时，他把母马赶下河，因为母马都有马驹在城内，所以母马不间断地嘶鸣。思明的战马听着母马嘶叫，便渡过河束，李光弼都赶进了军营。又，李光弼在河阳时，听说史思明已过了黄河，便从远道迂回赶到了东能守，你怎么想的？”韦陟说：“增兵陕州，退守潼关。李光弼说，你这是用兵的常规，不是奇妙之策。不如移军河阳北边在泽潞阻击，据守三城与他对抗，胜了就可抓住他；败了，则可据城自守，内外呼应，使贼不敢西侵，这就叫“猿臂之势”。史思明到了偃师。李光弼命令将士赴河阳，以他的五百多骑兵殿后。用石头挡住路和桥，只能打着灯笼慢慢走。贼不敢逼近，晚间到达城内。第二天黎明，史思明率众来攻城，诸将拼死而战，杀贼一万多。活捉了八十人，缴获的器械粮食上万，并抓住了大将徐璜、王李秦。史思明很惊慌，只好退回去筑城对抗。李光弼又要出战，对他的部下说：“凡是战争到了最后的时候，都关系到胜利与失败的问题，我李光弼身为三公，决不能死在敌人之手，若是失败了，我决心投河。”可是城与河离的稍远，怕到时候难到河边，他便把短剑放在靴中，他下定了必死的决心。这一仗打胜了。他在城西向西方拜舞。军中将士大为感动。后来军队转移到临淮镇守，李光弼带病而行，兵士们抬着他直接到了泗州，李光弼没有到达河南。田神功打败刘展后，逗留在杨府；尚衡、殷仲卿二人攻打兖、郓；来瑱军拒贼回到襄阳。朝廷深患叛贼未除，令光弼到徐州，史朝义退走了。田神功也很快地归回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都惧怕光弼，相继赴关。吐蕃进犯京都，皇上下手诏催李光弼速率兵赴长安。

李光弼与程元振二人不和睦，观察局势的变化，迟迟不到京城。起初，光弼治军很严，威名震天下，凡是他下的命令，诸将不敢不服。后来，有田神功等诸军，都不受他的控制，因此，光弼很不得志，感到很耻辱，很惭愧，忧郁成疾，死于徐州，时年五十七岁。他的母亲很衰老了。朝廷派庄宅使（唐宫内官名，管理两京地区官府，掌握庄田、磨坊、店铺、菜园、车坊等产业，皆由宦官领职。）鱼朝恩去吊唁。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 将帅二
(杂譎智附)

马燧 严振 温造 高骈
南蛮 张浚 刘鄩 张勳
王建

杂譎智

魏太祖 村妇
将帅

马 燧

李怀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长春宫，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则拜于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谓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复西拜。燧曰：“公等皆禄山已来首建大勋，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勋力，为族灭之计耶？从吾言，非止免罪，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伏。众大呼曰：“复得为王人矣！”浑瑊私谓参佐曰：“瑊为马公用兵，与仆不相远，但怪累败田悦。今睹其行师料敌，不及（“及”原作“远”，据明抄本改）远矣。燧勇力智强，常先计后战。将战，亲自号令。士卒无不感动，战皆决死，未尝奔北。兵胜冠于一时。然力能擒田悦，而不能纳蕃师伪疑，（明抄本“纳”作“审”，“师”作“帅”，“疑”作“款”）而保其必盟。平凉之会，为结赞所给，关中摇动。此所谓才有余而心不正。（明抄本“正”作“至”）（出《谭宾录》）”

李怀光派徐庭光用六千精兵守卫长春宫。马燧一人挺身而出，到城下喊徐庭光。徐庭光只好到城下拜见马燧。马燧估计徐庭光的心已经屈服，便对徐庭光说：“我是从朝廷来的，你可面向西受命。”徐庭光便面向西方叩拜。马燧说：“你们都是安禄山以来的开国元勋，四十多年来劳苦功高。怎么能抛弃祖父的功劳，去做毁宗灭族的事情。听我的话，不但免除你们的罪过，还能享受荣华富贵。”徐庭光的部下都不说话。马燧说，你们若是信不过我的话，我往前走几步，你们可以用箭射我。他便披衣往前走，徐庭光被感动的泣然泪下，跪伏在地，叛军的士兵们也感动得哭了。徐庭光便率领部下投降了。马燧只和几个骑兵进了城，没有什么疑心的地方，降军的士兵们都很畏服。他们大喊：“我们又是唐王的人了！”浑瑊私下对参佐说，浑瑊认为马燧用兵和他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他屡次打败田悦，今天亲眼看到他用兵和对敌方的了解，比他差远了。马燧智勇双全，经常是先计议后用兵，作战时亲自发号施令，士兵很受感动，打起仗来不怕死，很少有失败的时候，用兵取胜一时很有名气。他虽然能擒到田悦，却不能识别蕃师的假象，叫他们结盟不战。在平凉之会时，被结赞所欺骗，至使关中动乱不安。从此可以看出马燧是才气有余而心计尚有不足。

严振

德宗銮驾之幸梁洋，中书舍人齐映为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见旌期蔽野。上心方骇，谓泚兵有谳疾路者，透秦岭而要焉。俄见梁帅严振具囊鞬，拜御马前，具言君臣乱离，呜咽流涕，上大喜。口敕升奖，令振上马前去，与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声气抑扬。乃曰：“严振合与至尊导马，御膳自有所司。”顷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责以儒生不达时变，烟尘时，须姑息戎帅。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严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亲临，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尽振为臣子之节。”上深嘉叹。振闻，特拜谢映。时议许映。（出《乾鑿子》）

唐德宗李适乘銮驾去梁洋，中书舍人齐映在皇上面前待奉。到洋州青源川时，只见到处都是军旗，皇上有些害怕，说这些流着汗水的兵，一定有熟悉小路的，他们穿过了秦岭而占据了要塞。不一会儿看见了驻守梁洋的军帅严振背着箭囊，跪拜在皇帝的面前，说了些君臣由于离乱而不能相见的怀念

之情，痛苦流涕。皇上大喜，口授敕令对他进行提升奖励。叫严振上马前去，为皇上此行引路。齐映身材很矮，声音却很高，他说，有严振在皇上面前牵马，皇帝的膳食自会有人管理。到了洋州行宫，皇上把齐映召到面前，责备齐映是书生不懂时务，战争时期，应该宽容武帅。齐映跪伏在地奏说，山南的百姓，只知道有严振，不知有陛下您，现在皇上亲临巴蜀，让这里的百姓感受到皇上的尊严，也足可以让严振做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皇上对齐映的上奏很赞叹，严振听说后，特意去拜谢齐映，人们议论赞许齐映。

温造

宪宗之代，戎羯乱华。四方徵师，以静边患。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关下。将起，帅人作叛，逐其帅，又惧朝廷讨伐，因团集拒命者岁余。宪宗深以为患。择帅者久之。京兆尹温造请行。宪宗问其兵储所费。温曰：“不请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觐其所来，（“来”原作“求”，据明抄本改）止一儒生，皆相贺曰：朝廷必不问其罪，复何患乎？温但宣诏敕安存，至则一无所问。然梁帅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仗，温亦不械之。他日，球场中设乐，（明抄本“乐”作“宴”）三军下士，（明抄本“士”作“令”）并任执带弓箭赴

之，遂令于长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临阶南北两行，悬（“悬”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长索两条，令军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剑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捩其索，则弓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阖户而斩之。五千余人，更无噍类。其间有百姓随亲情及替人有赴设来者甚多，并玉石一概矣。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复叛。余二十年前职于斯，故老尚历历而记之矣。（出《王氏见闻》）

唐宪忠李纯时，边境少数民族作乱，朝廷四方征召军队，用以平定边境之乱。诏书到了南梁，召集到五千多士兵，命令他们开赴关下，刚要走，士兵叛乱，赶走了军帅，他们又害怕朝廷来讨伐，他们聚在一起拒不服从命令一年多，宪忠认为这是一大祸患。选择新的军帅很长时间了，京兆尹温造请求担当此任。宪忠问他请求多少兵卒和费用。温造说：“我不请一兵一枪，就这样去。”到了南梁，南梁看他只是一介书生面已，互相庆幸说，朝廷必然不向我们问罪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温造宣读了诏书，让大家平安的生活，其余的事情一概不问。然而梁帅却深知自己的过错，出入的军人都带着武器，温造也并不戒备。后来，在球场设宴，命令全体官兵可以带武器去赴宴。去后命令在长廊下就餐。宴会之前，军人靠台阶站成两行，挂两条大绳子，命令军人把弓、剑挂在绳上。不一会，酒上来了，有人大喊一声，两头将绳子拉起，弓、剑离地三丈多高，军人大乱，没有了武器，也就

无法施展他们的勇气。然后将这些军人都关押在屋里，一个个的都斩了首，五千多人，没有一个活着的。其中有探亲的，有替人赴宴的无辜者很多，不分好坏一概屠杀。南梁人从那以后再不敢反叛了。我二十年前在这任职，听到此事把它一一记录下来。

高骈

咸通中，南蛮围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戎车未届，乃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书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悉交趾之败，望风而遁。先是府无罗郭，南寇才至，遽成煨烬。士民无久安之计。骈窥之，画地图版筑焉。虑畚插将施，亭堠有警，乃命门僧景仙奉使入南诏，宣言躬自巡边。自下手筑城日，举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楼橹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誓慄，不假兵以诈胜，斯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唐懿宗咸通年中期，南方的少数民族围攻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骈，从天平军移防到成都镇守。军车还没行动，先在

布上写上军号，又画上符，通过驿站传递，用来壮大军威。南蛮的酋长还记得交趾之败的教训，便望风而逃。这里开始时没有建筑围墙，南蛮来后，化成一片灰烬。老百姓也无久安之计，高骈看到这种情况，他规划地段，重新建筑。当时正是春耕时节，亭岗上警戒。他又命令门僧景仙去南蛮处宣诏，并说，他要亲自去巡边。从筑城那天开始，派人高举火把直到大渡河，在这九十三天中，楼橹矗立，军队却没有行动，南蛮的信使很害怕。不用兵而巧设骗局取胜，他就是这样做的。

南蛮

唐南蛮侵轶西川，苦无亭障。自咸通已后，剑南苦之，牛丛尚书作镇，为蛮寇凭凌，无以抗拒。高骈自东平移镇成都，蛮犹扰（“扰”原作“传”，据明抄本改）蜀城。骈先选骁锐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蛮觇知之，望风而遁。尔后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迨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杨奇鲲辈皆有词藻。途中诗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风影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猿啼时枕上听。”词甚清美。（出《北梦琐言》）

唐时，南蛮经常侵扰西川，因为没有警戒的岗亭和防御的屏障，深受其害。唐昭宗咸通年以后，剑南地区大受其苦。尚书牛丛坐镇的时候，受南蛮人的凌辱，无法抗拒。高骈从东平到成都镇守时，南蛮也经常骚扰成都，他先选派一些精锐的骁勇善战的，每人身上背一道神符，南蛮人一看，便望风而逃。后来僖宗皇上到四川，深怕南蛮人扰乱，便想下嫁公主和蛮人连姻，蛮王很高兴，因此命宰相越隆眉、杨奇鲲、段义宗到皇上住的地方，准备迎接公主。太尉高骈从淮海飞奏急章，说，南蛮人多心野，尤其是这几个人，只要你把那几个头请来毒死他，就好办了。直到僖宗还京时，南方没有发生骚乱，就是用高骈的办法。杨奇鲲等人善写诗词，在回京的途中，他写了一道诗：

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风影洗还青。

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

这首诗词句清新优美。

张 浚

张相浚富于权略，素不知兵。昭宗朝，亲统扈驾六师，往讨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帅侍郎孙揆。寻谋班师，路由平阳。平阳即蒲之属郡也，牧守姓张，即蒲帅王珂之大校。珂变诈难测，复虑军旅经过，落其诡计。浚乃先数程而行，泊于平阳之传舍。六军相次，由阴地关而进。浚深忌晋牧，复不敢除之。张于一舍郊迎，既驻邮亭，浚令张使君升厅，茶酒设食毕。复命茶酒，不令暂起，仍留晚食。食讫，已晡时，又不令起，即更茶数瓯。至张灯，乃许辞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遥观一如交谈之状。珂性多疑，动有警察。时侦事者寻已密报之云：敕史与相国密话竟夕。珂果疑，召张问之曰：“相国与尔，自旦至暮，所话何？”对云：“并不交言。”王殊不信，谓其不诚，戮之。六师乃假途归京，了无纤虑。后判邦计，诸道各执纨绮之类。并不受之，乃命专人面付之曰：“尔述吾意，以此物改充军行所费之物。锅幕布槽啖马药，土产所共之物，咸请备之。”于是诸蕃镇欣然奉之，以至军行十万，所要无缺，皆心匠之所规画。梁祖忌之，潜令刺客杀之于长水庄上。（出《玉堂闲话》）

宰相张浚，很富于权略，却不懂用兵的方法。唐昭宗时，他亲自统率禁卫军去征讨太原，由于他指挥上的失误，至使副帅孙揆战死。他想办法班师回朝，回程中必须经过平阳，平阳是蒲州的一个属郡，牧守姓张，是蒲帅王珂的大校，王珂为人狡诈难测。张浚怕军队过此时，中了他的阴谋诡计。张浚先走了，驻在平阳的客舍中，然后大军才从阴地关开过来。张浚很讨厌张牧守，又不敢除掉他。张牧守走出三十多里地去迎接他，驻在驿站。张浚命人将张牧守请进客厅，茶、酒、饭用过之后，不让他们走，留他们吃晚饭，晚饭吃过后，天已黑了，还是不让客人走，又喝了好几杯茶，直到点灯，才让客人回去。从早晨到晚上，不说一句话，嘴中咀嚼着一点东西，远看好象是在交谈。王珂多疑，他已事先派人去侦察情况，回来向他报告说，敕史（张牧守）与相国（指张浚）谈了一天。王珂果然生疑，便召来了张牧守，问他：“相国和你从早到晚说了些什么？”张牧守回答说，我们没有交谈。王珂不信，认为张牧守不诚实，便把他杀了。回京的军队顺利地通过了此地，没发生一点意外。后来，各道郡为了本地的安危，拿了些丝绸之类的东西来送礼，张浚不接受，又派专人送回去，并转达他的意思，把这些东西改为军队所需的东西，如：帐篷、马槽、锅、马药等当地出产的东西，都准备好。于是各藩镇都按他的办法办，十万大军，军需充足无缺，这都是张浚独具匠心的策划。后梁太祖朱晃很忌恨他，密令刺客在长水庄杀死了他。

刘鄩

后唐晋王之入魏博也，梁将刘鄩先屯洹水，寂若无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鄩多计，未可轻进。”更令审探，乃缚苟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故旗帜婴城不息。问城中羸者曰：“军已去二日矣。”果趋黄泽，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进。计谋如是。（出《北梦琐言》）

后唐时，晋王想进占魏博，梁将刘鄩屯兵在洹水，平静的象没人似的。晋王派人去侦察，回来说，城上有很多旗帜来往。晋王说，刘鄩这人计谋多，不可轻易前进，又派人去侦察，才知道，刘鄩用草扎成人把旗帜插在草人身上，绑在驴身上，沿着城墙走，所以看见旗帜环城不断。问城中挨饿的人说，军队已经走了两天了。果然，军队赶到了黄泽，准备攻打太原，因为下大雨，没能前进。刘鄩的计谋就是这样巧妙。

张勅

伪蜀先主王建始攻围成都，三年未下。其纪纲之仆，有无赖轻生勇悍者百辈，人莫敌也。建尝以美言啗之曰：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我儿辈快活也。”他日，陈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预戒骄暴诸子曰：“我与尔累年战斗，出死入生，来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以后，但管富贵，即不得恣横。我适来差张勅作斩斫马步使，责办于渠。女辈不得辄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当下斩却，非我能救。”诸子闻戒，各务戢敛。然张勅胸上打人，堆叠通衢，莫有敢犯。识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于刑，仁恕之比也。（出《北梦琐言》）

蜀国先主王建围攻成都，三年没攻下。他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一些无赖轻生者、亡命徒之类，打仗时不怕死。王建常用花言巧语欺骗他们，说，西川是有名的富裕地方，一旦攻入城内，金银财宝，年轻女人可以随意享用。后来，陈敬瑄、田令孜投降了，第二天王建进城入府，他事先告诉那些

骄横的人说，我和你们在一起战斗多年，出生入死，将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入城之后，可以享受享受，但不能恣意横行，我方才来时已经命令张勳为斩砍马步使，责成他办这件事，你们不得违犯，若是送到我面前，我还可以饶恕你，你若是被当时砍了，我可不能救你，希望你们听到后收敛自己的行为。然而张勳却踩在人胸上打人，胡同中虽然挤满了人，但都没有敢违犯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王建能告戒他的士兵，爱惜他的士兵，不让他们触犯刑律，这种仁厚宽恕作法是无法比的。

王建

邛黎之间有浅蛮焉，世袭王号，曰刘王、杨王、郝王。岁支西川衣赐三千分，俾其侦云南动静；云南亦资其觐成都盈虚。持两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车，即率界上酋长诣府庭，号曰参元戎。上闻自谓威惠所致，其未参间，潜稟于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抚大将间，稍至乖方，即教甚纷纭。时帅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赖之，亦要姑息。蛮延蜚凭凌，苦无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镇蜀，绝其旧赐，斩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峡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将许存征蛮，为三王泄漏军机。于

是召三王而斩之。时号因断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时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许公之谓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胡”原作“湖”，据明抄本改）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系于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出《北梦琐言》）

我国西南部邛黎之间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浅蛮”。他们是世袭王号，叫刘王、杨王、郝王，每年从西川领取三千份衣服，让他们侦察云南的情况。云南方面也给他们财物，叫他们观察成都的虚实，他们两头牟利。每当军中主将到来时，三王便率领界内的尊长到府庭，把这叫作“参元戎”。皇上听说这是对他们太宽容的结果。在他们没参拜的时候，秘密到都押衙处禀报，他们便等待机会，等到主将去慰劳大将时，他们便到关系不太协调那方去闹起事端，当时的主帅大都是书生出身，不想惹事生非，都依靠都押衙，都押衙又姑息他们，当地的蛮人便恣意横行，无所顾忌，这就是造成蛮人横行的原因。王建开始镇守蜀地时，不再赐给蛮人财物了，斩杀了都押衙山行章。从此，邛峡之南，不立一个岗亭，不设一个哨兵，十年不敢侵犯边境。末年，命大将许存征讨蛮人时，因为三王泄露了军机，斩杀了三王，中断了世袭王号。过去的三王之患，不是不知道，只是时机不利，所以说，这个大功

是许存立的。唐懿宗咸通中期，有一个印度的佛教徒经过成都回国，他懂五种外语，懂大小乘经律论。印度北部和云南接境，想借路回国。被蜀人看破了，把他绑送成都府，得到一些记载朝廷的有关文字，知道他曾进入宫中的内道场。我们要知道，外国来朝廷的人，怎么能知道没有奸细呢？

杂譎智

魏太祖

魏武少时，尝为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乃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积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魏武又尝云，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心必动，便戮汝。汝但勿言，当后相报。侍者信焉，遂斩之。谋逆者挫气矣。又袁绍年少时，曾夜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

可妄近，近辄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佯冻，所幸小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之。（出《小说》）

魏武帝年少时，和袁绍都喜欢仿效侠客的作为。他们为了看人家新婚，潜入人家的园中，晚上大叫“小偷来了！”屋里人都出来了，武帝便抽剑劫持新妇，和袁绍往回走，找不着路了，跌到荆棘中，袁绍爬不出来，武帝又大叫：“小偷在这！”袁绍急忙跑了出来，二人才没被抓住。武帝又曾经说，别人要危害你，你必然心动。他告诉身边的侍者说，你拿刀秘密而来，我心必动，便要杀你。你出去不要说，我以后会报答你。侍者相信了，便被杀了。想要谋杀他的人再不敢做了。又，袁绍年少时，曾经叫人晚间用剑刺武帝，第一剑刺往下了，没中，武帝想他再来一剑必定要高，他便紧贴床上，剑果然高了。武帝又说，我在睡觉时，你们不要轻易靠近我，你要走近，我便要杀人，这是不自觉的，左右侍者要小心谨慎。后来，他假装蹬掉了被子，对他很好的一个侍者，慢慢地给他盖上被，武帝便把侍者杀了。自那以后，都没有敢靠近他的。

村妇

昭宗为梁主劫迁之后，岐凤（“岐凤”原作“峻奉”，据明抄本改）诸州，备蓄甲兵甚众，恣其劫掠以自给。成州有僻远村墅，巨有积货。主将遣二十余骑夜掠之。既仓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并囚缚之，罄搜其货，囊尔贮之。然后烹豕犬，遣其妇女羞饌，恣其饮噉，其家尝收苕蓍子，其妇女多取之熬捣，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后饮以浊醪。于时药作，竟于腰下拔剑掘地曰：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渊，颠而后仆。于是妇女解去良人执缚，徐取骑士剑，一一断其颈而瘞之。其马使人逐官路，捶而尔遣之，罔有知者。后地土改易，方泄其事。（出《玉堂闲话》）

唐昭宗李晔被梁主撵走之后，岐凤等各州都蓄备了很多兵，放纵士兵抢掠用以自给。成州有一个偏僻的远村，很富裕。军官派了二十多骑兵夜间去掠夺。他们突然而来，也没有敢说话的。丈夫被捆绑，搜寻着满意的东西就放进皮口袋中。搜完了东西，便杀猪杀狗，让这家妇女为他们做菜肴，供

他们饮酒玩乐。这家曾收过茛菪子（中药材），妇女拿了一些捣碎了，象辣椒面似的，放在食物中，那些人吃完了便喝酒。于是，药力发作，竟从腰上拔出剑掘地，嘴里说，马进地下去了。有的要跳入火中，有的要投入水里，疯颠一通后都躺倒了。妇女先给丈夫解了绑，又去拿了军人的剑，把这二十多人一一杀死，而后挖坑埋了。把马让人赶到大路上，用鞭子打走，没有知道这事的。后来，由于地土挖掘，才泄露了此事。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甯丘诩 朱遵 赵云 吕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杨大眼 麦铁杖
彭乐 高开道 杜伏威 尉迟敬德
柴绍弟 秦叔宝 薛仁贵 公孙武达
程知节 薛万 李楷固 王君龔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甯丘诩

周世，东海之上，有勇士甯丘诩以勇闻于天下。过神泉，

令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丘诩曰：“以丘诩之言饮之。”其马果死。丘诩乃去衣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而往见之，丘诩出送有丧者。要离往见丘诩于墓所曰：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报，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人曰：“甞丘诩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众人之中，必来杀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丘诩至夜半果来，拔剑柱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众人之中，死罪一也；暮无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而后杀也。子来不谒，一不肖也；拔剑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词后，三不肖也。子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丘诩收剑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出《独异志》）

周朝，东海上，有一勇士叫甞丘诩，以勇敢名闻天下。路经一神泉，他命令饮马。仆人说：“在这饮马，马必然死。”丘诩说，你就按我说的饮吧。饮后，他的马果然死了。丘诩便脱衣拔剑，跳入泉中。三天三夜，杀死了二蛟一龙后出来了。随后，雷神用雷电击打他，十天十夜，打瞎了他的左眼。要离知道了去看他，丘诩出去送丧去了。要离在墓旁见到了丘诩，说：“雷神打你，十天十夜，打瞎了你的左眼，报天上的怨不过日，报人间的怨不过时，你至今不报仇，为什么？”要离斥责了丘诩后走了。来送葬的人都很愤怒不平。要离回去

后，对人说：“甯丘诩是天下的勇士，今天，我在众人面前污辱了他，他必然来杀我。”到了晚上，他不闭门，睡觉时不关窗。丘诩在半夜时果然来了，拔剑按在要离脖子上说，你有三条死罪，在众人之中污辱我，这是第一条；晚不闭门，这是第二条；睡觉不关窗，这是第三条。要离说，你等我说完后再杀我。你来而不拜，这是第一件不正派的事；拔剑不刺，这是第二件；先出剑后说话，这是第三件。你要能杀死我，最好用毒药毒死。丘诩收剑而去，说：“嘿，天下不服我的，唯有他呀！”

朱遵

汉朱遵仕郡功曹。公孙述僭号，遵拥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车绊马而战死。光武追赠辅汉将军，吴汉表为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绊马讫，以手摸头，始知失首。于是土人感而义之，乃为置祠，号为健儿庙。后改勇士祠。（出《新津县图经》）

汉时，朱遵任郡功曹（官名）。公孙述自立为王，朱遵号

召郡内的人都不服从公孙述。公孙述派兵攻打朱遵，朱遵也领兵抵抗公孙述。战斗中，朱遵的车毁、马死，最后他也战死了。汉光武帝刘秀追赠他为辅汉将军。吴汉上表请求为朱遵建祠堂。有人曾说，朱遵掉了头，退到这里，马被绊倒，他用手摸头，才知头没了。于是，当地人被他勇敢的行为所感召，为他建了祠堂，名为健儿庙，后改勇士祠。

赵云

蜀赵云，字子龙，身長八尺，姿容雄伟。居刘备前锋，为曹公所围，乃大开门，偃旗鼓。曹公引去，疑有伏兵。云于后射之，公军大骇，死者甚多。备明日自来，视昨日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出《赵云别传》）

蜀国赵云，字子龙，身高八尺，雄健魁伟，任刘备前锋。一次被曹操包围，他却大开城门，息鼓匿旗，曹操怀疑有伏兵，便退去了。赵云指挥在后边射箭，曹兵很害怕，死者很多。第二天，刘备来了，看到昨天的战场，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哪！”

吕蒙

吴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时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归言于母曰：“贫贱难可居，设有功，富贵可致。”又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果就成大名。（出《独异志》）

吴国人吕蒙，随姐夫邓当打贼兵，当时十六岁。他呐喊冲杀，邓当都拦不住他。回来后对母亲说，贫贱的日子难过，假如我立了功，就能过上富贵的日子。他又说，不入虎穴，怎能得到虎子。后来，果然成了大名。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刚毅，学阴阳纬候之术，诵

六韬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问章，取其利师之决。王善左右射，好击剑，百步中于悬发。乐闻国献彪虎，文如锦斑，以铁为栏。骁勇之徒，莫放轻视。章曳虎尾以绕臂，虎弭无声矣。莫不伏其神勇。时南越献白象子，在帝前，手顿其鼻，象伏不动。文帝铸万钧钟置崇华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动，章乃负之而趋，四方闻其神勇，皆寝兵自固。帝曰：“以王权武吞并吴蜀，如鸱衔腐鼠耳。”章薨，如汉东平王葬礼。及丧出，空中闻数百人泣声。送丧者皆言，昔乱军伤杀者皆无椁，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九土，精灵知其怀感。故人美王之德。国史撰《任城旧事》二卷。至东晋初，藏于密阁。（出《拾遗录》）

魏国任城王曹章，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年轻刚毅，既学过阴阳占卜之术，又读过很多文韬武略的书。魏武帝想攻打吴国时咨问曹章，听取一些有利于用兵的策略。曹章善左右射箭，好击剑，百步中能射中悬发。乐闻国献了一只大虎，身上斑纹很好看，用铁栏围着。一般的勇士不敢靠前，曹章却拽虎尾巴绕在手臂上，虎却不叫不动，大家都佩服他的勇气。当时，南越献了头白象，在武帝面前，曹章用手敲打象鼻，象便伏地不动。魏文帝曹丕铸了一口很大很重的钟，想放在崇华殿前，为了搬运，找了一百多名大力士，没拉动。曹章背起那钟走得很快。各国听说他这样神勇，都不敢轻举妄动。文帝说，若是用任城王曹章领兵吞并吴、蜀，就象大鹰

叨个死老鼠一样。曹章死后，以汉时东平王那样的礼仪殡葬了。在出丧时，听到空中有数百人哭泣声，送丧的人都说，从前兵慌马乱，一些被杀死者都没有棺材，任城王很仁惠，收了死者的朽骨装棺殡葬。死者在九泉下很高兴，这些精灵为了感激任城王的恩德，在空中哭泣送丧。所以人们都称赞任城王的美德。国史中有《任城旧事》两卷，到东晋初年，藏于秘阁。

桓石虔

晋桓石虔有才干，矫捷绝伦，随父豁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跃，石虔亦跳，高于猛兽。复拔一箭而归。时人有患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独异志》）

晋时，桓石虔很有才干，他特别矫健敏捷，随他父亲桓豁在荆州。在一次围猎中，一猛虎被数箭射中，伏地。督将们平时就知道石虔很勇敢，开玩笑地叫他去拔箭，他急忙去

拔了一箭。猛虎跳起来了，他也跳，比老虎跳得还高，他又拔了一只箭回来。当时，如果有人患病，只要对病人说一声：“桓石虔来了！”这一吓，有病的人多半就好了。

杨大眼

后魏杨大眼，武都氏难当之孙。少有胆气，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李冲典选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为尚书出一技。”便以绳长三丈，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叹。冲曰：“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为军主。稍迁辅国将军。王肃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今（“今”原作“令”，据明抄本、许刻本、黄刻本改）见，乃不异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当代推其骁果，以为张关不过也。（出《谈薏》）

后魏时有个杨大眼，武都氏人，杨难当的孙子。年少时就有胆量，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时，尚书李冲典选征讨官，杨大眼自荐，李冲不允许。大眼说：“尚书你不了解我，我为你

表演一技。”他使用三丈的长绳，系在发髻上而后飞跑，绳便像射出的箭头那样快、那样直，马都撵不上。观看者都很惊叹。李冲说：“千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奇异的人才。”便用他当军主，不久，升为辅国将军。王肃刚回国时，对大眼说：“在南方就听到你的名字，以为你的眼比车轮大。现在看到，和别人的眼没有什么不同。”大眼说：“咱俩若是旗鼓对阵，我怒瞪双眼，足以使你亡魂丧胆，何必大于车轮？”当时人都说只有他这样骁勇，就是张飞、关云长也比不过他。

麦铁杖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余里，人无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泅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到虔亭，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麦氏，皆其后也。（出《岭表录异》）

麦铁杖是韶州翁源人，勇敢有力量，一日能行五百里。初在陈朝当官，常执伞随皇伴驾。入夜，他便潜往丹阳郡行盗，天亮，又回来在仪仗中执伞，往返三百多里，无人觉察。后来，丹阳频频上奏盗贼猖獗。陈后主曾怀疑过他，而又珍惜他这个人才，没有向他问罪。陈亡后入隋，归顺在杨素门下。杨素要扫平江南诸郡，派铁杖夜渡扬子江，被巡逻的抓住。派人看守，送往姑苏，到了虔亭，晚上看守睡熟后，他窃取了兵器，杀死了看守，回来时口衔两个人头，带着剑渡过了大江，深受杨素的褒奖。后来，他做了本郡太守。如今海南多姓麦的，都是他的后裔。

彭乐

北齐将领彭乐勇猛无双。时神武帝率乐等十余万人，于沙苑与宇文护战。时乐饮酒，乘醉深入，被刺得肝肚俱出，内之不尽，截去之，复入战。护兵遂败，相枕籍死者三万余人。（出《独异志》）

北齐将彭乐勇猛无双。那时，神武率彭乐等十余万人，在沙苑与宇文护交战。当时，彭乐喝了酒，乘醉深入敌阵。被刺，肝肠都流出来了，有些被塞回去，露在外面的被他截去了。又进入战场，宇文护的兵被打败了，横倒竖躺的死者三万余人。

高开道

隋末，高开道被箭，镞入骨，命一医工拔之，不得。开道问之，云：“畏王痛。”开道斩之。更命一医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当刺下疮际，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钳拔之。开道饮啗自若，赐医工绢三百匹。后为其将张金树所杀。（出《独异志》）

隋朝末年，高开道被箭射中，箭头刺入骨中。他命一个医生拔，没有拔掉，高开道问他。他说：“害怕大王痛。”高开道杀了这个医生。又找一个医生，这医生说，我能拔。他用一小斧子，从伤口处把小棒打入骨中一寸，用钳子把箭头

拔出。高开道喝酒吃饭坦然自若。赐给医生绢三百匹。高开道后来却被他的部将张金树所杀。

杜伏威

隋大业末，杜伏威与陈棱战于齐州，裨将射中伏威额。怒曰：“不杀射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入，获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后斩首。棱乃大败。（出《独异志》）

隋朝大业末年，杜伏威与陈棱在齐州交战。陈棱一个偏将射中伏威的额，他大怒说：“不杀死射我的人，决不拔掉此箭。”因此，他奋勇进入战场，抓到那个射箭者，叫他给拔箭，然后又杀死了他。陈棱大败。

尉迟敬德

王充兄子琬使于窦建德军中，乘炀帝所御骏马，铠甲甚鲜。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请往取之。乃与三骑，直入贼军擒琬，引其马以归。贼众无敢当者。敬德常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出《谭宾录》）

王充哥哥的儿子王琬，被派往窦建德军中，他骑着隋炀帝骑过的马，铠甲也很漂亮。唐太宗说：“他骑的那匹马真是好马呀！”尉迟敬德请求去取那匹马，分配给他三个骑兵，他们直入敌阵抓住了王琬，把他的马也牵回来了，敌阵中没有敢出来抵挡的。尉迟敬德常庆善宫侍宴，有一次有人坐在了他的上首，他很生气，说：“你有什么功，可以坐在我上首？”任城王道宗坐在下首，想解释解释，敬德勃然大怒，挥拳打道宗，眼睛几乎被打瞎。

柴绍弟

唐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鞞，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鞞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内房，以手拈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著吉莫靴走上砖城，且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檐头，捻掾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龙。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直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枕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间出。（出《朝野僉载》）

唐时，柴绍的弟弟柴某，有功夫，身体轻巧，动作敏捷迅速。一跃身，能像鸟似的飞出十多步才能停下。唐太宗命令他去取赵公长孙无忌的马鞍，并事前告诉了长孙无忌，让他派人守备。那天晚上，见一物像鸟似的飞入房中，割了鞍

上的双鞮，拿着马鞍走了，没有追上。又一次，派他去取丹阳公主镂金枕套，他飞入内室，先用手在公主脸上拈土，等公主一抬头，他便用另一枕头换走了这只。天亮后公主才知道。他曾经穿着吉莫靴，脚蹬墙壁走上砖城，直至女墙，不用手攀引。他又用脚蹬着佛殿前的大柱，爬到檐头，把着椽头上屋顶。跨越百尺楼阁，一点障碍也没有。太宗感觉这人很奇特，说：“这人不能住在京城。”便把他派出去当官，当时人们叫他壁龙。太宗曾赏赐长孙无忌七宝带，价值千金。当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下来，拔刀对他说：“你要动就杀死你。”随即从枕套中取走了宝带，又用刀拄地，一纵身从椽孔间出去了。

秦叔宝

唐太宗每临阵，望贼中骁将骁士，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颇病之。辄命秦叔宝取之。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于万众之中，人马俱倒。及后叔宝居多疾病，谓人曰：“吾少长戎马，前后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出血亦数斛矣，何能不病乎？”（出《谭宾录》）

唐太宗李世民每临阵地，看到敌阵中骁勇的将士，出出进进，炫耀人马，他就很不舒服。便命令秦叔宝去敌营中攻打，叔宝便领命跃马，负枪而去。他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万人之中，所条之人马俱倒。后来，叔宝有很多疾病，对人说：“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戎马生活，前后经历过二百多阵仗，屡负重伤，计算一下我出的血也有多少升了，怎么能没病呢！”

薛仁贵

唐太宗征辽东，驻蹕于阵。薛仁贵著白衣，握戟囊鞬，张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谓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后率兵击突厥于云州。突厥先问唐将为何，曰：“薛仁贵也。”突厥曰：“吾闻薛仁贵流会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遁去。（出《谭宾录》）

唐太宗征辽东时，在阵地上看见薛仁贵身穿白衣，跃马提戟，张弓呐喊，所向无敌。太宗对他说：“得到辽东我并不太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你这员猛将。”后来，薛仁贵率兵去

云州攻打突厥。突厥人先问唐将是谁？回答说，是薛仁贵。突厥人说，听说薛仁贵在会州死了，怎么能又活了？薛仁贵脱掉头盔让他们看。突厥人一看大惊失色，下马叩拜后便逃走了。

公孙武达

唐左武卫大将军公孙武达有臂力。尝遇贼，尽劫其衣物，逼武达索靴，武达授足与之。贼俯就引靴，武达殴之，死于手下，以其兵仗御余寇，获免。（出《谭宾录》）

唐朝左武卫大将军公孙武达，非常有臂力。曾经有一次他遇到了贼，抢了他的衣服，还要脱掉他的靴子。公孙武达伸出脚让他脱，趁贼伏身脱靴之际，将其打死，又用他的兵器赶走了其余的贼寇，没有受到损失。

程知节

唐裴行俨与王充战，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于地。程知节救之，杀数人，充军披靡。知节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斩获者，与行俨皆免。（出《谭宾录》）

唐时，裴行俨与王充交战。裴行俨先骑马冲入敌阵，被敌箭射中，坠马倒地，程知节去救他，杀了很多敌人，王充的军队溃逃。程知节抱着裴行俨，二人骑一匹马回来时，被王充的骑兵追赶，一槊（兵器）刺穿了程知节，他回身便把槊折断，把那人杀了，他和裴行俨都免除了杀身之灾。

薛万

唐契苾阿（明抄本“阿”作“何”，下同），力征辽东。以骑八百，遇贼合战，被槊中腰，为贼所窘。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马入杀贼骑，救阿力于群贼之中，与之俱出。阿力气尽，束疮而战，贼乃退。（出《谭宾录》）

唐时，契苾阿力征辽东，率领八百骑兵，遇贼交战，被槊刺中腰，尚辇奉御薛万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从群贼中救出阿力，二人都逃出了敌群。阿力身负重伤，包扎了伤口后又战，敌人才退去。

李楷固

唐天后时，将军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搦索。李尽忠之败也，麻仁节、张玄遇等并被搦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放索搦之，百无一漏。鞍马上弄弓矢矛稍，状如飞仙。天后惜其材，不杀，用以为将。稍贪财好色，出为潭州乔口镇将，愤恚而卒也。（出《朝野僉载》）

唐则天皇后时，将军李楷固是契丹人，善用套索。李尽忠那次战败了，麻仁节、张玄遇等人都被他用套索抓住。獐、鹿、狐、兔，只要是他骑马追截，放索一套，百无一漏。在马上使用弓箭和八尺长矛，状如飞仙。则天皇后很珍惜其才，没有杀他，用做将军。他有些贪财好色，降为潭州乔口镇守将。他愤恨恼怒而死。

王君薨

唐王君薨摄御史中丞，判凉州都督事。玄宗于广达楼，引君薨及妻夏氏宴设，赐金帛。夏氏亦勇决，每君薨临阵，夏氏亦有战功。凉州有回纥契苾思结阵（明抄本“阵”作“战”，按《旧唐书·王君薨传》“阵”作“浑”），四部落为酋长。君薨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所轻。及君薨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麾下。君薨奏回纥等部落难制，潜有谋叛，遂留四部都督。后四部落党与谋叛君薨以复怨。会吐蕃问道往突厥，君薨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笔驿，四部落伏兵突起，君薨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杀君薨。（出《谭宾录》）

唐朝，王君薨任御史中丞，兼管凉州都督事物。玄宗李隆基在广达楼设宴，宴请君薨和他的妻子夏氏，赏赐金银布匹。夏氏也很勇敢，经常和丈夫一起参战，也立过战功。凉州有个回纥人契苾思，联合四个部落推他为酋长。王君薨在身分低微时经常往来凉州，回纥人很轻视他。等他升为河西

节度使，回纥人很不服气，觉得在他的治理下很耻辱。君鼐上奏皇上，说回纥等部落难以管制，暗地策划叛乱，便留下四部落都督。后来，四部落联合叛乱，向君鼐报仇。恰在这时，吐蕃问道去突厥，王君鼐率精骑去肃州抵挡，回来时到甘州巩笔驿，四部落伏兵突起，王君鼐与贼力战，从早到晚，他的部下都战死了，他也被杀。

宋令文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触人，莫之敢近，筑圈以阑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髻，壁上书得四十字诗。为太学生以一手挟讲堂柱起，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许重设酒，乃为之出。令文有三子，长之问有文誉，次之逊善书，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后左降朱鸢。会贼破欢州，以之悌为总管击之。募壮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贼，动即死！”贼七百人，一时俱斃，大破之。（出《朝野僉载》）

唐时，宋令文力大无穷。禅定寺牛顶人，没有人敢靠近，只有用圈拦着。宋令文奇怪问什么原因，于是他光着膀子进去了，牛伸着两角向他冲来，他抓住两只牛角，用手按倒牛，牛的颈骨都断了，牛也死了。他又能以五指抓起捣米的石臼，在墙壁上写了四十字的诗。在太学生面前，他一手拔起讲堂的柱子，把同室学生的衣服放在柱下压着。答应请酒，才取出衣服。宋令文有三个儿子，长子宋之问的文章很有声誉；二子宋之逊擅长书法；三子宋之悌很勇敢。之悌后来左降朱鸢，恰遇贼兵攻打欢州，派之悌为总管前去击敌，招募了八名壮士。宋之悌身高八尺，披戴重甲，边前冲边大声叫喊：“獠贼，谁敢动就叫他死！”七百多敌人一时都受了伤，宋之悌大破敌阵。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長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双，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皆纵横破裂。曾游瓜步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出《朝野僉载》）

唐时，河间人氏彭博通，身高八尺。他曾站在讲堂的台阶上，用臂夹着一双鞋，叫有力量的人从后边拔这双鞋，鞋底拉断，他的脚却没移动一下。牛拉车正往前走时，他从后边拉着车尾，倒行数十步。横拔车辙二尺多深，车都碎裂了。他曾游过瓜步江，江上有一船，大风吹动着风帆向前进，彭博通却挽着船尾的缆绳，船不能前进。

李宏

唐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猎，遇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马旁过，虎跳攫奴后鞍。宏起，引弓射之而毙。宏及奴一无所伤。（出《朝野僉载》）

唐朝，定襄公李宏，是虢王的儿子，身高八尺。曾经有一次打猎，遇老虎，和老虎搏斗时，他跌倒了，老虎坐在他身上。有一奴仆骑马从旁经过，老虎跳起来抓马的后鞍，这时，李宏跃起，用弓箭将老虎射死，李宏和奴仆都没有受伤。

辛承嗣

唐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曾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承嗣鞣马解绊，著衣擐甲，上马盘枪，逆拒刺马，擒人而还。承嗣后与将军元帅奖驰聘，一手捉鞍桥，双足直上捺蜻蜓，走马二十里。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番所围。谓绍业曰：“将军相随共出。”绍业惧，不敢。承嗣曰：“为将军试之。单马持枪，所向皆靡，却迎绍业出。承嗣马被箭，乃跳下，夺贼壮马乘之，一无所伤。裴旻与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所围。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而去。（出《朝野僉载》）

唐朝，忠武将军辛承嗣，行动非常敏捷迅速。曾有一次，他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从百步以外骑马持枪而来，他备马解绊，穿衣披甲，上马盘枪，迎着来人，刺马、擒人而归。后来，承嗣与军中将军元帅比赛马术，他一手抓马鞍，双足倒立竖蜻蜓，在马上跑了二十里。他和中郎将裴绍业，在青海被吐蕃包围，他对绍业说：“你随我一起冲出去。”绍业害怕不敢。承嗣说：“我先去给你试试。”他单枪匹马，敌人四处逃散，他反回来迎绍业出去。辛承嗣的马被射中，他跳

下马，夺了敌人一匹壮马骑上，没有一处受伤。裴旻和幽州都督孙佺北征时，被奚贼包围，裴旻站在马上，挥舞大刀，敌人射来的箭象流星似的，都被裴旻的大刀砍断，贼不敢抓他，他腾飞而去。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来瑱 哥舒翰 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业 马勋 汪节
彭先觉 王侁优 钟傅 墨君和
周归祐 王宰

来瑱

唐来瑱，天宝中至赞善大夫，未为人所知。安禄山叛逆，召朝臣各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左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才略。表入，即日召见，称旨，拜颍川太守，充招讨使，累奏战功。肃宗继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属群贼

蜂起，频来攻战，皆为瑱所败。贼等惧之，号为来嚼铁。（出《谭宾录》）

唐朝的来瑱，在玄宗天宝中期官已升到赞善大夫，但不为人们所知。安禄山叛乱时，皇帝下诏让朝臣们推荐有智谋，办事果断，能够统帅众人的人才。左拾遗张镐推荐来瑱具有经略天下的才干。奏表上去后，当日召见，皇上很满意，任他为颍川太守，兼招讨使，果然屡建战功。肃宗李亨继位时，因为来瑱的武略，委以重任。收复了河洛一带，属内群贼蜂拥而起，多次攻战，都被来瑱击败，敌人很害怕他，都叫他“来嚼铁”。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贼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枪，当前击之，无不摧靡。翰入阵，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坠。家僮左车年十五，每随入阵，辄下马斩其首。（出《谭宾录》）

唐时，哥舒翰捍守吐蕃。众贼分三路从山上连续攻下来，他手持半截折枪，迎头出击，所向无敌。哥舒翰打仗时善使枪，每当追上敌人时，先用枪搭在敌人的肩膀上，然后大叫一声，当敌人一回头时，便刺他的咽喉，敌人便跌下马来。他的家僮左车，才十五岁，每次都跟随入阵，这时便跳下马来割掉被刺者的脑袋。

马璘

唐广德元年，吐蕃自长安还至凤翔，节度孙守直闭门拒之。围守数日，会镇西节度马璘领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引兵入城。迟明，单骑持满，直冲贼众。左右愿从者百余骑。璘奋击大呼，贼徒披靡，无敢当者。翌日，又逼贼请战。皆曰：“此将不惜死，不可当，且避之。”（出《谭宾录》）

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从长安退出，又来围困凤翔城，节

度使孙守直紧闭城门，守城拒敌，已经数日。正在这时，镇西节度使马磷领精骑一千多，从河西援救杨志烈回来，他先领兵入城。第二天黎明，他一人单骑，手持满弓，冲向敌众，左右跟他来的有一百多。马磷奋战呐喊，敌兵溃散，没有敢抵抗的。第二天，他又向敌阵挑战。敌人说，这个将领不怕死，无法抵挡，赶紧躲避。

白孝德

唐白孝德为李光弼偏将。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卒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足加马鬣上，谩骂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思请行，光弼曰：“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加几何人而可？曰：“独往则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壮哉！”终问所欲，对曰：“愿备五十骑于军门，候入而继进，及请大众鼓噪以假气，他无用也。”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思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跋便僻，可万全。”龙仙始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动，孝德摇手止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又止龙仙。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词，

非他也。”龙仙去三十步，与之言，褻骂如初。孝德伺便，因瞋（“瞋”原作“瞋”，据明抄本改）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何也？”曰：“国之大将白孝德。”龙仙曰：“是猪狗乎？”发声虓然，执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骑亦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逐之，斩首提之归。（出《谭宾录》）

唐时，白孝德为李光弼的偏将。史思明攻打河阳时，派骁将刘龙仙率领骑兵五千，到河阳城下挑战。刘龙仙自以为很勇敢，将脚放在马颈上，谩骂李光弼。李光弼登城观望，对诸将说：“谁能将他抓来？”仆固怀恩请求前往。光弼说，不能用大将出马。又选择别人，诸将说，孝德可以。李光弼召来白孝德，问：“行吗？”孝德说，行。光弼又问需要几个人同去，孝德说，我自己就行，多了不行。光弼说，好样的！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白孝德回答说，先准备好五十名骑兵，等我冲入敌阵时再冲过去，请大家呐喊助威，其他不用了。李光弼拍了拍他的后背，叫他去了。白孝德手持两杆长矛，策马横渡，走到河当中。怀恩高兴地说，准能抓到他。李光弼说，未必，你怎么知道能抓到？怀恩说，我看他信心十足，万无一失。刘龙仙看到白孝德一人独来，不以为然，脚仍然放在马颈上。白孝德走近时，他刚想动，孝德摇手制止了他。刘龙仙为防不测，刚要行动，孝德又制止了他，说，侍中让我来传个话，没别的事。刘龙仙往前走了三十步，和孝德说话，嘴里仍然谩骂不止。白孝德抓住机会，怒瞪双目，说，你认

识我吗？龙仙说，你是谁？白孝德说，我是唐朝大将白孝德。刘龙仙说，是猪狗吗？只听白孝德像狮吼般大喝一声，持矛前进，城上呐喊，那五十精骑也冲杀过来。刘龙仙箭都没来得及发，只能在堤上转圈跑，白孝德赶上后斩了刘龙仙，提着头回来了。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为平卢军帅，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骁健有勇力。宝应中，军中讨史朝义，至郑州。回纥方强恣，诸节度皆下之。正己时为军候，独欲以气吞之，因与角逐，众军聚观。约曰：“后者批之。”即逐而先，正己擒其领而批其颡，回纥屎液俱下。众军呼突，繇是不敢暴。会军人逐希逸，希逸奔走。众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节度使。（出《谭宾录》）

唐时，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任平卢军帅，希逸的母亲是正己的姑姑。后来，他与侯希逸同到青州，他非常矫健勇敢。唐代宗宝应年中，军队讨伐史朝义，到了郑州。军中

回纥士兵非常骄横无理，各节度使都低声下气。李正己当时是军候，他为了出出这口气，他要和回纥士兵进行摔跤比赛，比赛时士兵都来围观。双方约定，谁输了打谁，摔跤时李正己胜了，他抓住回纥兵的衣领打他的脸，直打得屎尿俱下。兵士们欢呼，那以后，回纥兵再不敢骄横了。恰赶上军人们驱逐侯希逸，希逸逃跑了，大家立李正己为军帅，朝廷授他平卢节度使。

李嗣业

唐李嗣业领安西北庭行营，常为先锋将，持棒冲击，众贼披靡。与九节度围贼，因中流矢，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声乱。问之，知战。因阡，疮中血如注，奄然而卒。（出《谭宾录》）

唐时，李嗣业镇安西北庭行营，曾被任命为先锋将，战斗时，他持棒冲击，众贼溃逃。一次，他与九节度使围攻贼寇，中了流箭。数日后伤口刚愈合，他卧在帐中，忽听到金鼓乱鸣，他问什么事，知道正打仗，他起来窥看，伤口血流

如注，渐渐死亡。

马勋

唐德宗欲幸梁洋，严振遣兵五千至周至以俟南幸。其将张用诚阴谋叛背，输款于李怀光，朝廷忧之。会梁州将马勋至，上临轩与之谋。勋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命。”上喜曰：“几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上勉劳而遣之。勋既得振符，乃与壮士五十人偕行出骆谷。用诚以为未知其叛，以数百骑逐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曰：“天寒且休。”军士左右皆退，勋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诱之，军士争附火。勋乃令人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骇起走，壮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诚之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俱承其臂（“臂”原作“背”，据明抄本改），刀不甚下，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令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声则死之！”勋驰就其军，营士已被甲执兵。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弃之从人反逆，将欲灭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乃何为乎？”众慑伏。于是缚用诚，遣送洋州，振杖杀之。拔其二使总其众。勋以药自封其首，来复命，愆约半日。（出《谭宾录》）

唐德宗李适去梁洋，严振派兵五千去周至，用来保卫皇帝南巡。他的部将张用诚阴谋反叛，他暗中向李怀光献财物，朝廷很忧虑此事。恰赶上梁州将马勋来了，皇上就和马勋在厅中想办法。马勋说：“我请求约定一个时间去山南，用节度振符召张用诚，他若不受召，我就斩了他来复命。”皇上很高兴，说：“几日能到？”马勋算了一下时间告诉了皇上，皇上对他进行了一番嘉勉，派他去了。马勋拿着节度振符，和五十名壮士同行走出骆谷。张用诚以为别人不知他的反叛阴谋，用数百人迎接马勋，马勋和他同到住所，却见张用诚周围警卫森严。马勋说：“天冷，让他们休息去吧。”左右的军士们都退去。马勋又令人点燃很多柴草，用来引诱士兵，军士们都争着取暖。马勋又叫人随意活动，他取出怀中的节度振符给张用诚看，并说：“大夫（指严振）召你去。”张用诚很惶恐，要逃走。跟马勋来的壮士从后边反背了他的双臂。没想到张用诚的儿子在后边，举刀要砍马勋。左右壮士很快地擎住了他的手，刀没有砍下去，只使马勋的头受了点轻伤。于是把张用诚的儿子杀了，把张用诚按倒在地，壮士用脚踩着他的肚子，用刀逼近他的咽喉，说：“你要喊叫，就叫你死。”马勋又很快地到了张用诚的军营，兵士们早已披盔甲，执武器。马勋大声说：“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梁州，抛弃了他们跟人叛变，这是要你们灭族的行为，大夫让我捉拿张用诚，不向你们问罪，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众士兵很害怕，都归顺了。

于是绑了张用诚，遣送洋州，乱棍打死。又选拔了二使统领他的部下。马勋用药敷在自己头上，回来向皇上复命，按约定的时间，只晚了半天。

汪节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村有汪节者，其母避疟于村西福田寺金刚下，因假寐，感而生节。节有神力，入长安，行到东渭桥，桥边有石狮子，其重千斤。节指而告人曰：“我能提此而掷之。”众不信之。节遂提狮子投之丈余，众人大骇。后数十人不能动之，遂以赂请节，节又提而致之故地。寻而荐入禁军，补神策将军。尝对御，俯身负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奏曲终而下，无厌重之色。德宗甚宠惜，累有赏赐。虽拔山拽牛之力，不能过也。（出《歙州图经》）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村中有个叫汪节的人。他母亲因为躲避疟疾病，来到村西福田寺的金刚佛像下，在似睡未睡中，有感应生下了汪节。他的力量特别大。有一次去长

安，走到东渭桥，桥边有一石狮子，重千斤。汪节指着石狮对人说，我能把它提起来扔到一边去。众人不信，汪节便提起石狮扔到一丈多远的地方。众人大感惊奇，后来好几十人没有搬动，大家又用钱、物请汪节，他又提起石狮放到原处。很快，经人推荐他到了宫中禁军，任神策将军。曾有一次，面对皇上，他伏在地上，身背一石碾，碾上放两丈见方的木板，木板上又放一张床，床上坐了一部龟兹（西域少数民族）乐队，直到演奏完曲子才下来，他并不感到沉重吃力。德宗非常看重他，经常给他赏赐。别人尽管有拔山拽牛的力量，也超不过他。

彭先觉

唐彭先觉叔祖博通膂力绝伦。尝于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与家君同饮，会瞑，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出《御史台记》）

唐时，彭先觉的叔祖彭博通，体力非常大，超过一般人。曾经在长安和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较量力量。彭博通用力横躺，叫他们三人取他头下的枕头，三人使出了全部力量，床腿都拽断了，而枕头却没动。观看的人爬过院墙，挤坏了房屋，一时，轰动京城。他曾经和笔者的父亲喝过酒，天黑了，为了到庭院赏月亮，他一人拿着两张大方桌走下台阶，桌上的酒、菜，没有洒一点一滴。

王俳优

唐乾符中，绵竹王俳优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飨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出《北梦琐言》）

唐僖宗乾符年间，绵竹地方有个叫王俳优的人，力量特别大。每逢府中要犒赏军队和宴请宾客时，都要演杂耍助兴。王俳优腰背一船，船中坐十二人，随《河传曲》歌舞，直到曲终，他不感到疲乏。

钟傅

安陆郡有处士姓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游湖湘，又客于钟陵十数年。尝说江西钟傅，本豫章人，少倜傥，以勇毅闻于乡里。不事农业，恒好射猎。熊鹿野兽，遇之者无不获焉。一日，有亲属酒食相会，傅素能一饮。是日大醉。唯一小仆侍行，比暮方归。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遂，有虎黑文青质，额毛圆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顾望前来。仆夫见而股栗，谓傅曰：“速登大树，以逃生命。”傅时酒力方盛，胆气弥粗。即以仆人所持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跃，挥杖击之。虎又俯伏，傅亦蹲踞。须臾，复相拿攫。如此者数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两手抱虎之项，良久。虎之势无以用其爪牙，傅之勇无以展其心计。两相擎据，而仆夫但号呼与其侧。其家人怪日晏未归，仗剑而迎之。及见相捍，即挥刃前斫。虎腰既折，傅乃免焉。数岁后，江南扰乱，群盗四集，傅以斗虎之名，为众所服，推为酋长，竟登戎帅之任，节制钟陵。镇抚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书令。（出《耳目记》）

安陵郡有一个处士姓马，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自己说是江夏人，年轻时在湖南湖北游荡，又在钟陵客居十几年。他曾经说，江西有个叫钟傅的人，本是豫章人。年轻时是个卓越不俗的人物，以他的勇敢强悍闻名乡里。不喜种农田，而喜欢打猎。熊、鹿、虎等野兽，只要他遇见，准能猎到手。有一天，亲属请他喝酒吃饭，他平常就能喝酒，这天大醉。只有一个小仆跟随他，天黑了才往回走，离家有二三里路，山高谷深。有一只青毛黑色花纹，白色额毛的老虎，双目透着凶光从林中走出，就在百步之外，边看边走来，小仆吓得腿颤抖。他告诉钟傅，快爬树，好逃命。钟傅这时酒劲正发作，胆量非常大，就用小仆手中的木棒，站在那里和虎斗。老虎直奔钟傅而来，他左右跳跃，挥动木棒打虎，虎又爬下了，钟傅也蹲下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搏斗，这样反复了四次。老虎的前爪搭在钟傅肩上，钟傅就用两手抱住老虎的脖子，相持了很久。虎无法用他的爪牙，钟傅的勇力也无法施展。双方相持，仆人在旁大声喊叫。家里人以为他喝酒还没回来，拿剑来迎他，见此情景，便挥剑砍虎，虎腰被砍断，钟傅才脱离险境。数年后，江南骚乱，盗贼四起，钟傅以当年斗虎之名，为众人佩服，推选他为头目。后来，竟当了军帅，节制钟陵，镇守一方，平定了六郡。唐朝僖宗、昭宗时代，名振江西，官至中书令。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贱，以屠宰为业。母怀妊之时，曾梦胡僧携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与尔为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之，眉目棱岸，肌肤若铁。年十五六，赵王镒初继位，曾见之，悦而问曰：“此中何得昆仑儿也？”问其姓，与形质相应，即呼为墨昆仑，因以皂衣赐之。是时常山县邑屡为并州中军所侵掠，赵之将卒疲于战敌，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师五万来救之。并人攻陷数城。燕王闻之，躬领五万骑，径与晋师战于元氏。晋师败绩。赵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酹酒，大犒于槁城。犒金二十万以谢之。燕王归国，比及境上，为其弟匡侑所拒。赵人以其有德于我，遂营东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国，又见赵主之方幼，乃图之。遂从下矣上伏甲。（明抄本“从下矣上伏甲”作“遂矣伏兵”，“矣”疑作“以”）。俟赵王旦至，即使擒之。赵王请曰：某承光代基构，主此山河，每被邻寇侵渔，困于守备。赖大王武略，累挫戎锋，获保宗祧，实资恩力。顾惟幼懦，夙有卑诚，望不忽忽，可伸交让。愿与大王同归衙署，即军府必不拒违。”燕王以为然，遂与赵王并辔而进。俄有大风并黑云起于城上。俄而大雨，雷电震击。至东角门内，有勇夫袒臂旁来，拳殴燕

之介士。即挟负赵主，逾垣而走。遂得归公府。王问其姓名，君和恐其难记，但言曰：“砚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军士，既见主免难，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东圃，赵人围而杀之。明日，赵王素服哭于庭，兼令具以礼敛。仍使告于燕主。匡侑忿其兄之见杀，即举全师伐赵之东鄙。将释其愤气，而致十疑之书。赵王遣记室张泽以事实答之。其略曰：营中将士，或可追乎；天上雷霆，何人计会？词多不载。赵主既免燕主之难，召墨生以千金赏之，兼赐上第一区，良田万亩，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禄大夫。终赵王之世，四十年间，享其富贵。当时间里，有生子或颜貌黑丑者，多云：“无陋，安知他日不及墨昆仑耶？”（出《刘氏耳目记》）

真定人墨君和，幼年时名叫三旺，世代贫贱，以屠宰为业。他母亲在怀孕时，曾梦见一个胡僧领一个面色黑亮的小孩给她，说：“给你当儿子吧，将来必然能借到他的大力。”他生下来时，眉目突出，皮肤铁黑。他长到十五六时，赵王镕刚继位，曾见过他，高兴地问：“这里怎么能有昆仑儿？”又问他的姓，和他的皮肤一样，姓墨，就叫他墨昆仑，便赐给他黑衣。当时，常山县境屡次受到并州中军的侵扰掠夺，赵王的官兵打不过敌人，向燕王李匡威告急，请他派兵来援救，收复失城。燕王接到信后，亲率五万精骑，在元氏地方和晋师交战，晋军大败。赵王为感谢燕王的恩德，杀牛备酒，在槁城犒赏燕军，并用车送来了二十万黄金答谢。燕王归国，刚

走到边境。他弟弟李国侑却不让他回国。赵国认为燕王曾帮助过自己，便在东辅营造了房子让燕王居住。燕王自己没有了国家，又看到赵主年龄小，便想夺赵王的权力。他便上下布置了很多伏兵，等赵王早晨到时，就抓住他。赵王说：“我是继承了祖宗的大业，主宰这片山河，每当被邻国侵掠时，感到无力守卫，多亏你以武力相助，打败了敌人的侵扰，保住了祖宗的大业，我很感谢你的帮助。我年幼力单，我希望以诚相待，千万不要这样草率地办事。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我愿和你一起回到衙门，军府不会抵挡我们。燕王认为赵王说的有道理，便和赵王并辔而行。不一会儿，刮起了大风，黑云压城，倾盆大雨，雷电交加。走到东角门，有一勇士光膀而来，用拳击打燕王的卫兵，挟起赵王，越墙而走，回到军府。赵王问这勇士的姓名，墨君和怕自己的名字难记，便说，砚中之物。赵王心中记住了。左右军士，一见赵王免于灾祸，便要赶燕王。燕王退到东圃，赵国人便将他围而杀之。第二天，赵王穿白衣服在大庭中哭，并下令以礼仪殡葬燕王，又派人告诉了燕王的弟弟。李匡侑得知其兄被杀很愤怒，为了泄愤，便领兵攻打赵国的东部，并向赵国致了《十疑文书》。赵王派记室以事实为依据给予回答。其中简略地说，营中将士，可以追查，天上的雷霆，谁能管得了？词不多载。赵王免掉了燕王的发难，便召来墨君和，赏给他千金，又赐他好住宅一处，良田万亩。并饶恕他挟王的死罪，授予他光禄大夫。赵王当权的四十年里，享尽荣华富贵。当时民间生有丑陋和貌黑的孩子时，大家都说：“不怕，也许以后他能赶上墨昆仑呢。”

周归祐

燕之旧将周归祐，蓟门更变之际，以剑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为骑将之先锋焉。十五年，夹河百战，通中之疮，往往遇之。后唐庄宗入洛，为仇者于猎场席地俾坐，满挽而射，贯腋而出，创愈无恙。仕至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牖下。（出《北梦琐言》）

燕时的旧将周归祐，在蓟门更变时，用剑刺心，剑刃从后背出来竟没有死。他去了梁国，当了骑将先锋。十五年中，他身经百战，穿透身体的伤口，经常受此伤。后唐庄宗李存勖入洛阳时，他的仇人让他在猎场上席地而坐，他们用弓箭射他，箭头却穿过腋下出去了，并没有射死他。他的官做到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窗下。

王宰

丁丑岁，蜀师戍于固镇。有巨师曰费铁嘴者，本于绿林部下将卒（明抄本“卒”作“率”）。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纳其货。一日，遣都将领人攻河池县。有王宰者（失其名）少壮而勇，只与仆隶十数辈止于公署。群盗夜至，宰启扉而俟之，格斗数刻，宰中镞甚困，贼将逾其阃。小仆持短枪，靠扉而立，连中三四魁首，皆应刃而仆，肠胃在地焉。群盗于是舁尸而遁。他日，铁嘴又劫村庄，才合夜，群盗至村。或排闥而入者，或四面坏壁而入，民家灯火尚莹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妇人以勺挥釜汤泼之，一二十辈无措手，为害者皆狼狈而奔散。妇人但秉勺据釜，略无所损失。旬月后，铁嘴部内数人，有面如疮癞者，费终身耻之。（出《玉堂闲话》）

丁丑年，四川军队在固镇防守，军队中有个头目叫费铁嘴，他本是绿林中的一个将卒。这个人经常派人去行劫，把抢来的东西归他。一天，派都将领人攻打河池县。有个姓王的县宰，年轻力壮很勇敢，他和十几个仆隶守在公署内。盗

贼晚上来了，他开门后在门后等着，格斗了一段时间后，王宰中了箭行动困难，盗贼刚要跨过门槛，小仆手拿短枪，站在门后，连续刺中三四个盗贼，被刺中的盗贼躺在地上，肠子流在地上，群盗们抬着尸体逃走了。后来，费铁嘴又劫村庄，天刚黑，群盗便进了村庄，有的砸门而入，有的破墙而入。民家灯火还很亮，男人们逃走了，只有一个妇女用勺子舀锅中的热水泼烫盗贼，一二十个盗贼措手不及，被妇人泼烫得狼狈而逃。妇人仍然拿勺站在锅旁。家中没受多大损失。一个多月后，铁嘴部下有好几个脸上像生了癞疮似的，费铁嘴认为这是他终生的耻辱。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侠一

李亭 虬髯客 彭閼高瓚 嘉兴绳技
车中女子

李 亭

汉茂陵少年李亭好驰骏狗，逐野兽。或以鹰鹞逐雉兔。皆为嘉名：狗则有修豪、周睫、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从风、孤飞之号。（出《西京杂记》）

汉时，茂陵少年李亭，喜欢养善跑的骏狗，用来追逐野兽。他还养些鹰鹞，用来捕捉野鸡、山兔之类。都起了些好名字。狗叫修豪、周睫、白望、青曹……，鹰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鹞则称从风、孤飞……

虬髯客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益甚。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来谒，献奇策。素亦踞见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当靖之聘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靖。靖既去，而拂妓临轩，指吏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吏具以对，妓颔而去。靖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扣门而声低者，靖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靖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华衣而拜。靖惊。答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丝萝非

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靖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获之，益喜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足无停履。既数日，闻追访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闥而去。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观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忽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骤拜。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甚。”靖出市买胡饼，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炉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固不言。兄之问，则无隐矣。”具言其由，曰：“然则何之？”曰：“将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则酒肆也。靖取酒一盃。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于是开华囊，取出一人头并心肝。却收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负心者心也，衔之十年，今始获，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异人乎？”曰：“尝见一人，

愚谓之真人，其余将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几？”曰：“近二十。”今何为？曰：“州将之爱子也。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否？”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兄欲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吾访之。李郎明发，何时到太原？靖计之：某日当到。曰：“达之明日方曙，我于汾阳桥待耳。”讫，乘驴而此行若飞，回顾已远。靖与张氏且惊惧。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以善相思见郎君。”迎之。文静素奇其人，方议论匡（“匡”原作“斥”，据明抄本改）辅，一旦闻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居坐末，见之心死。饮数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见之，十八九定矣；亦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下有此驴及一瘦骡，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也。”公到，即见二乘，揽衣登楼，即虬髯与一道土方对饮。见靖惊喜，召坐，环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毕，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如期登楼，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谒文静。时方弈棋，揖起而语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靖旁立为侍者。俄而文皇来，长揖而坐，神清气朗，满坐风生，顾盼矚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输矣，输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无路矣，知复奚言？”罢弈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图，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

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愧李郎往复相从，一妹悬然如磬，欲令新妇祗谒，略议从容，无令前却。”言毕，吁嗟而去。靖也策马遄征，俄即到京，与张氏同往，乃一小板门，扣之，有应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门，门益壮丽，奴婢三十余人罗列于前。奴二十人引靖入东厅，非人间之物。巾妆梳栉毕，请更衣，衣又珍奇。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髯者，纱帽褐裘，有龙虎之姿。相见欢然，催其妻出拜，盖天人也。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对坐，牢馔毕，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似从天降，非人间之曲度。食毕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谓曰：“尽是珍宝货泉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诚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略，从夫之贵，荣极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圣贤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将余之赠，以奉真主，赞功业。勉之哉！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顾谓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毕，与其妻戎装乘马，一奴乘马从后，数步不见。靖据其宅，遂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大业。贞观中，靖位至仆射。东南蛮奏曰：“有海贼以千艘，积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沥酒东南祝拜之。乃

知真人之兴，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乃螳螂之拒走轮耳。或曰，卫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传也。（出《虬髯传》）

隋炀帝游幸江都，命司空杨素守西京。杨素持贵骄横，当时，国内很乱，大权都握在他手里。他目空一切，骄奢淫逸，非一般大臣能比。每当官员们进言或宾客拜访时，他都是倚在床上接见，叫美女抬出来，婢女罗列两旁，那架势都超过了皇帝。到了隋朝末年更为严重，卫公李靖穿着平民衣服来见他，进言献策，杨素仍是倚在床上见他。李靖向前一拜说：“天下正乱，各地英雄竞起，你作为皇帝的重要大臣，应该以收罗天下英雄豪杰为能事，不应该倚在床上见客。”杨素这才收敛了傲慢表情，站起来与李靖交谈，谈过后他很高兴，接受李靖所献之策后，李靖便退了出去。在李靖和杨素交谈时，旁边站着一个姬女，容貌美丽，手拿红拂，全神贯注地盯着李靖。李靖退出时，她紧跟出去问一小吏：“方才那位处士姓甚名谁？”住在何处？”小吏一一相告，姬女点头而去。李靖回到住处，那夜天快亮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和低声的呼唤，李靖开门欲问时，却见一个穿紫衣戴帽的人，手拿一杖，杖上挂着一只皮袋，李靖问：“你是谁？”那人说：“我是杨素家的姬女红拂。”李靖请她入室，脱去了外衣，摘掉了帽子，竟是一个十八九的美丽姑娘，脸上没施脂粉，衣服却很华美，向李靖一拜。李靖倒吃了一惊，姑娘说：“我在杨司空家很久，

看到过很多有名气的人，却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作为一个女孩家，终归要有一个归宿，所以我才奔你来了。”李靖说：“杨司空在京师有很大的权力，还不好吗？”姑娘说：“他只不过是”李靖听姑娘的言谈没什么可怀疑的地方，便问她的姓，姑娘说姓张。又问排行第几？她说最长。看这姑娘的肌肤、仪表、形态、言词、气质，真是一个完美的人哪！李靖能得到这样的姑娘，当然很高兴，可又有点害怕，再三考虑有些不安。来偷偷观看的人，你来我往很多。几天后，也没听到杨素追查的消息。二人骑马回归太原。走到灵石旅店住下了，店内炉中正在煮肉，已经熟了。张氏站在床前梳头，长发拖地，李靖在刷马。忽然有一个中等个、长一脸红而卷曲胡子的人，骑一头瘸驴也来到旅店。他把皮口袋扔在炉前，当枕头卧在那里，看张氏梳头。李靖很生气，可是还在刷马。张氏一看李靖的脸，心里明白了，她一手握发，一手向李靖暗示摆手，意思是叫他不要生气。自己便急忙梳完了头，向前问那人的姓名，躺着的那人说姓张。张氏说，我也姓张，我是妹妹，说着向那人一拜。又问那人排行第几？那人说，第三。那人问，妹妹排行第几？张氏答，最长。那人高兴地说，今天很幸运，遇到了一妹。张氏招呼李靖：“李郎快来拜三兄。”李靖很快地过来叩拜。而后，三人团团而坐，那人问，煮的什么肉？回答说。羊肉，已经熟了。客人说，我很饿。李靖到街市上买了胡饼回来，客人用匕首切肉，大家共同吃。吃完后，还剩一些肉，那人切了，在炉前吃了，特别快。客人说，我看李郎是一个贫士，怎么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呢？李靖说，我虽然清贫，但我是个正人君子，别人问，都没说，老兄你问

了，也就不隐瞒了。李靖便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那人问，你打算上哪去？李靖说，我想回太原避一避。那人说，我有事，不能和你一起去了。又问，有酒吧？李靖说，西边酒馆里有。李靖去提了一罇（盛酒器具）酒回来。酒过数巡后，那人说，我有点下酒的东西，李郎能不能和我一起享用？李靖说，不敢当。于是，那人打开了皮口袋，取出来的竟是一个人头和心肝！他又把头装回袋中，用匕首切那心肝，共同吃。那人说，这心是天下忘恩负义者的心，我含恨十年，今天才报了仇，我没什么遗憾的了。又说，我看李郎仪表非凡，器宇轩昂，是真正的大丈夫啊！你听说太原有特殊人物吗？李靖说，曾经见过一人，我看他是个特殊人物，其余的只不过是将相之才。那人问，这人姓什么？李靖答，和我同姓。那人问，多大年龄？李靖答，将近二十。那人问，他现在干什么？李靖答，他是太原州将的爱子。那人说，很像啊，我要见他，李郎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李靖说，我的朋友刘文静和他很要好，通过刘文静就可以见到他，你想做什么？那人说，望气者说太原有奇气，让我访一访，李郎明天走，何时到太原？李靖计算了路程，说某日能到。那人说：“到达后第二天天亮，我在汾阳桥等你们。”说完，那人骑着驴像飞似的走了，回头看时，他已走了很远。李靖和张氏感到很惊奇，过了一段时间，说：“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会欺骗我们，不用害怕。”于是，二人迅速骑马而行，按期到达太原，那人正在汾阳桥上等候，见面后都很高兴。三人一同去拜访刘文静。骗刘文静说：“我们很想念你，想见见你。”刘文静出来迎接，他平常就很尊重李靖，见面后便议论起国家大事。知道来客和李

靖是好朋友，都是知己者，于是，摆酒设宴。这时，李世民来了，他不修边幅，敞着怀来了，可是他神气昂扬，面貌不同常人。虬髯客却沉默不语地坐在后边，见到了李世民，他自己却万念俱灰。喝过数巡后，虬髯客招过李靖说：“这才是真正的天子啊！”李靖告诉了刘文静，刘文静非常高兴，他走出来时，虬髯客说：“我看见了，就定了十之八九，还须要叫道兄看一看。李郎和义妹还要回京，等某日中午时，在马行东酒楼找我，楼下有我骑的这头驴和一匹瘦骡子，那就是我和道兄都在这。”李靖夫妇到京后，很快找到了这里，见了这两匹驴、骡，便上了楼，见虬髯客与一道士对饮，见李靖来了，非常惊喜，让坐，喝酒。喝过十数巡后，虬髯客说：“楼下柜中有很多钱，你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让义妹住在那里，这事办完后，你在某一天再在汾阳桥上相见。”李靖按预定时间到了，虬髯和道士已经先坐在了那里，他们一同去拜访刘文静，他正在弈棋，刘文静站起来寒暄之后，知道他们想见李世民，便写信请李世民来看棋。刘文静和道士对弈，虬髯客和李靖站在两旁。一会儿，李世民来了，寒暄之后坐下了，他神清气朗，笑意风生，顾盼左右，两目生辉。道士一见，很凄惨、悲伤，应了一手棋子说：“这局输了！输了！此后，不会赢了，奇呀，没有方法救了。”道士无话可说，他不下棋了，要走。出来时对虬髯客说：“这个天下不是你的天下，你到别的地方想办法吧，愿你自勉，也不用过多地思虑。”他们准备同回京城，虬髯客对李靖说：“我算了李郎的行程，某日能到京城。到后的第二天，可与义妹同到一个胡同中的小房去找我。我很惭愧，让李郎往返好几次，让义妹孤单地

守空房，这次想叫你们到一起好好亲热亲热。”说完，虬髯客感慨而去，李靖也策马扬鞭，很快到了京城，与张氏一同去拜访虬髯客告诉的那个地方。先见到一小板门，叩门，有人出来说，是三郎让在这里恭候娘子和李郎的，已经等了很久了。进了第二道门，就非常壮丽了，有三十多奴婢站在两旁。二十个下人领李靖夫妇进入东厅。厅内陈设，非同寻常，梳洗之后，更衣换装。有人传呼，三郎来了！是虬髯客，他头戴纱帽，身穿褐裘，大有龙虎之姿。相见后非常高兴。虬髯客让其妻出来拜见，其妻美若天仙。把李氏夫妇请到了中堂，陈设的豪华和丰盛，超过了王公贵族。四人对坐，菜、酒上齐之后，有二十个女子，像从天而降的仙女，演奏着人间没有听过的乐曲。酒足饭饱后，他的家人从西堂屋抬出二十个大桌子，桌子都盖着绣花帕巾。抬到面前后，揭开了帕巾，是一些帐簿和钥匙。虬髯客对李靖说：“这都是我的珍宝钱财的帐目，赠送给你吧。这是为什么呢？我本想在这个世界上创一番事业，大干它三二年，建立些功业，现在，真龙天子已经出现，我在这没什么作为了。太原的李世民就是真龙天子，三五年内，国家就可太平，李郎应该以你的才华辅佐清平之主，只要你竭心尽智，一定会超过一般大臣，义妹既具有天人之姿，又有非同一般的谋略，你跟着李郎，一定能享荣华富贵。这真是，非义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义妹。圣贤之辈开始出现，你们逼上了好时机，真是龙腾虎啸，群英荟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我送给你的这些东西，是让你用来为真主建功立业做些奉献，希望你们多努力。今后十年里，如果东南数千里外发生特殊事情，那就是我实现了愿望

的时候，义妹李郎可洒酒为我祝贺。”又对左右手下人说：“李郎义妹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主人了。”说完，他和妻子戎装骑马而去，只有一个家奴骑马相随，几步后就不见了。李靖住到这里，成为富豪之家。用虬髯客所赠资产帮助李世民创建大业。到了李世民执政的贞观中期，李靖官至仆射。东南蛮上奏皇帝说：“有一千多艘船只，十万多人马进占了扶余国，杀其主而自立，现在国内很安定。”李靖知道，这是虬髯客成功了。回家后告诉张氏，二人向东南洒酒遥拜祝贺。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大丈夫的兴起，不是英雄所能预料到的，何况还有的不是英雄。有些奸臣贼子谋乱篡权，也只能是螳臂挡车而已。又有人说，卫公李靖的兵法，有一半是虬髯客所传。

彭闳高瓚

唐贞观中，恒州有彭闳、高瓚，二人斗豪。于时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闳活捉一猪，从头咬至顶，放之地上，仍走。瓚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闳于是乎帖然心服。（出《朝野僉载》）

唐朝贞观年间，恒州有彭闳、高瓚，两人都喜欢争强斗胜。一次，举行大型会餐，场上分搭两棚比赛胜负。彭闳捉了一头猪，从头咬到顶，放到地上。仍然能走。高瓚抓了一只猫，从猫尾开始吃，肠、肚都吃光了，猫还叫声不止。彭闳服服贴贴地认输了。

嘉兴绳技

唐开元年中，数敕赐州县大酺。嘉兴县以百戏，与监司竞胜精技。监官属意尤切。所由直狱者语与狱中云：“倘有诸戏劣于县司，我辈必当厚责。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即获财利，叹无能耳。”乃各相问，至于弄瓦缘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狱中有一囚笑谓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系，不得略呈其事。”吏惊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绳技。”吏曰：“必然，吾当为尔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监主。主召问罪轻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緡未纳，余无别事。”官曰：“绳技人常也，又何足异乎？”囚曰：“某所为者，与人稍殊。”官又问曰：“如何？”囚曰：众人绳技，各系两头，然后于其上立周旋。某只须一条绳，粗细如指，五十尺，不用系著，抛向空中，腾掷翻复，则无所不为。官大惊喜，且令收录。明

日，吏领戏场。诸戏既作，次唤此人，令效绳技。遂捧一团绳，计百余尺，置诸地，将一头，手掷于空中，劲如笔。初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大惊异。后乃抛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抛绳虚空，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去。脱身行狴，在此日焉。（出《原化记》）

唐玄宗开元年间，皇上多次下令让各州县兴办大宴餐。嘉兴县令准备了杂耍，想和监司比赛。监狱官参加比赛的心情特别急切，当时监狱值班的所由告诉狱卒说，倘若我们的杂耍比不过县里的，我们就要受到责罚，如果能有一项比较好的，就能得到奖励。很遗憾，我们没有能行的。他们开始在狱中寻求能人。一些会弄点小玩艺儿的人纷纷自荐。这时，狱中有一囚犯笑着说：“我有点拙技，可我现在拘押之中，无法施展。”狱吏惊奇地问，你会什么？囚犯说，我会绳技。狱吏说，好吧，我去给你说说。于是，狱吏就把这事告诉了监司。监司问：“这个人的罪是轻？是重？”狱吏说，这人是受了别人的连累，是因为偷了点税，别的没什么。狱官说，绳技很多人会，没什么特殊的。囚犯说，我的绳技，和别人不一样。狱官又问，有什么不一样的？囚犯说，别人绳技，都是系住绳的两头，然后在绳上表演。我只须用一条绳，像手指粗，五十尺长，不用系，扔向空中，能表演各种动作。狱官非常惊喜，叫把这人记下来。第二天，狱吏领囚犯到了戏场，别的

节目开始表演了，后来叫这人表演。只见这人拿着一百多尺长的绳团，放在地上，将一个绳头抛向空中，绳子笔直，开始时抛了两三丈，然后到四五丈。绳子很直，就像有人牵着似的，大家感到很惊奇。后来，竟抛到二十多丈，抬头看不到绳头，这人便手握绳子，身子离地。最后，他扔掉了绳子，在空中像鸟似的，越飞越高越远，向远处飞去。他借机逃出了监狱。

车中女子

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此人而过，色甚卑敬，然非旧识，举人谓误识也。后数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明抄本“境”作“竟”），未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实慰我心。揖举人便行，虽甚疑怪，然强随之。抵数坊，于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肃。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与客据绳床坐定。于席前，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礼颇谨。数出门，若伫贵客。至午后，云去来。矣闻一车直门来，数少年随后，直至堂前，乃一钿车。卷帘，见一女子从车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纨素。二人罗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

揖客入。女乃升床，当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余后生皆衣服轻新，各设拜，列坐于客之下。陈以品味，饌至精洁。饮酒数巡，至女子，执杯顾问客：“闻二君奉谈，今喜展见。承有妙技，可得观乎？”此人卑逊辞让云：“自幼至长，唯习儒经，弦管歌声，辄未曾学。”女曰：“所习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为学堂中，著靴于壁上行得数步。自余戏剧，则未曾为之。”女曰：所请只然，请客为之。遂于壁上行得数步。女曰：“亦大难事。”乃回顾坐中诸后生，各令呈技，俱起设拜。有于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轻捷之戏，各呈数般，状如飞鸟。此人拱手惊惧，不知所措。少顷女子起，辞出。举人惊叹，恍恍然不乐。经数日，途中复见二人曰：“欲假盛驷，可乎？”举人曰：“唯。”至明日，闻宫苑中失物，掩捕失贼，唯收得马，是将驮物者。验问马主，遂收此人。入内侍省勘问，驱入小门。吏自后推之，倒落深坑数丈，仰望屋顶七八丈，唯见一孔，才开尺余。自旦入至食时，见一绳缒一器食下。此人饥急，取食之。食毕，绳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诉。仰望，忽见一物如鸟飞下，觉至身边，乃人也。以手抚生，谓曰：“计甚惊怕，然某在无虑也。”听其声，则向所遇女子也。共君出矣。以绢重系此人胸膊讫，绢一头系女人身。女人纵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云：“君且便归江淮，求仕之计，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潜窜，乞食寄宿，得达吴地。后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出《原化记》）

唐玄宗开元中期，有一吴郡人进京应明经考试。到京后，在街坊闲逛，忽然遇到两个穿大麻布衫的少年，两少年向他打招呼，对他很尊重，然而从前并不认识他们，举人认为他们认错了人。数日后，又见了面，那两个人说：“您到这里，我们没请您，今天才来请您，虽然是偶然相逢，我们感到很高兴。”便请举人和他们同行，举人虽然有些疑惑，还是很勉强地跟他们走了。走过几条街，在东面的一个小胡同内，有几间临街房，跟他们走进去，房舍很整洁、肃静。二人领举人到堂上，那里已摆好了丰盛的筵席，那二人与客人挨着坐在床上，席前有二十多个少年，一个个很礼貌、谨慎，他们经常出门观望，像等待贵客似的。到了午后，有人说，来啦！便听到车进了大门，好几个少年跟在后边，一直到堂前，是一辆很漂亮的花车，车门帘一卷，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从车中走出来，容貌很美，髻上插了很多花梳，衣服则很素淡、清雅，二少年上前拜见，这女子也没答理。举人也上前拜见，女子才答理，并请客人入坐，向那二人和客人拱了拱手，那二人拜过之后才坐下，又有十多个年轻人穿着新衣分别拜过后，坐在客人的下首，摆上了各种美味，都很精致、洁净。酒过数巡后，那女子端着杯向客人说，听二位介绍过您，今日见到您很高兴，听说你有绝妙的技艺，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举人谦逊地推辞说，自小到大，只学习儒经，唱歌、乐器之类，从未学过。女子说：“我说的不是这个事，请您好好想一下，你以前最擅长什么？”客人又沉思很久，说，我在学校中，曾穿着靴子在墙壁上走了几步，其它娱乐，没曾做过。

女子说，我所讲的就是这件事，请您表演一下。举人便在墙壁上走了几步。女子说，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后便回头看着每个年轻人，叫他们各自表演自己的技艺。年轻人都起来拜过之后，有的在墙壁上行走，有的手撮椽子行走，各个轻盈、敏捷，状如飞鸟，举人拱手，感到惊奇，不知怎么办好。过了一会儿，女子起身，告辞。举人惊叹，恍恍然不太高兴。又过了数日，在途中又遇见了二少年，对举人说：“想借你的马用一下，行吗？”举人说，行。到第二天，听说宫中丢失了东西，到处搜捕盗贼，只得了匹马，是盗贼驮东西用的。一追马主，便把举人抓了去，到内侍省等待审问，把他赶进小门，小吏从后边推他，他倒跌进数丈深坑。抬头看屋顶高七八丈，只见有一小孔，一尺见方。从早晨进来到吃饭时，忽然看到一条绳拴着装食物的器具落下来，这人很饿，便拿起来吃了，吃完，那绳又拉回去了。到了深夜，这人很生气，一肚怨屈无处诉，抬头一看，忽然有个像飞鸟似的东西落下来，到了他的身边，竟然是人，用手抚摸举人，并对他说：“您一定很害怕，只要我在这，你就不必忧虑。”听她的声音，竟是上次所遇到的那个女子。她说，我和您一起出去。用绢带绑住了这个人的胸、胳膊，绢带那一头结在女人身上。女人一纵身便跳了出去，飞过了宫城，离开城门数十里时才落下来，说：“您先回江淮，求官的打算，以后再说吧。”举人很高兴，徒步行走，一路上乞食借宿，到达了吴地，以后再不敢为求功名西上长安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侠二

昆仑奴 侯彝 僧侠 崔慎思
聂隐娘

昆仑奴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姬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欣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瓿贮含桃而劈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擎一瓿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

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璫芝雪艳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郁”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姬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鍊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缸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侍卫皆寝，邻近阒然。生遂缓攀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

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瓿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饌，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待光容，又不知郎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省，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使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警若翹翕，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出《传奇》）

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一位崔生，他父亲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与当时的勋臣一品很要好，崔生当时任宫中警卫。一品患病。崔生的父亲命他去探视。崔生很年轻，容貌如玉，性情耿直，举止安祥，语言清雅。一品命一姬女卷起门帘，召崔生入室，崔生拜过一品后，传达了他父亲的关怀之情。一品很喜欢崔生，让崔生坐在面前，二人闲谈。这时有三个艳丽无比的姬女站在前面，手捧着金饰的食器，食器中盛着用糖水浸过的鲜桃。一品让一位身穿红绡衣的姬女端了一碗给崔生吃，崔生年轻，在姬女面前显得很羞涩，没有吃。一品又让红绡姬用匙喂崔生。他不得已才吃了，姬女笑了，崔生要告辞回去。一品说：“你要闲暇时，必须经常来看我，可不要疏远了老夫。”命红绡姬送崔生出院。这时，崔生一回头，看见那姬女伸出三个手指，又连续翻了三掌，然后又指了指胸前的小镜子，说：“记住。”没有再说其它话语。崔生回来，先向父亲转达了一品的意思。返回学院后便神迷意乱，脸也瘦了，话也少了，只是痴呆呆地想心事，整天不吃饭，他却吟了一首诗。

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

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璫芝雪艳愁。

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他家有一个叫磨勒的昆仑奴，去看了看崔生，说：“你心中有什么事，竟这样抱恨不已？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崔生说：“这是我心里的事，你们怎么能知道。”磨勒说：“你说吧，我一定能为你解除忧愁，不论什么难事，我都能办成。”崔生觉得这话不一般，

便把他这段经历告诉了磨勒。磨勒说：“这是小事一件，何不早说，你自找苦吃。”崔生又把红绡姬的隐语说了。磨勒说：“这有什么难的，伸三个手指，是说一品家有十院歌姬，她是第三院的。翻掌三次，正是十五，是说十五日后。胸前小镜子，是说十五的月亮圆如镜，叫你去相会。”崔生一听非常激动，高兴。他对磨勒说：“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开我心中的郁结，达到我的愿望呢？”磨勒笑了，说：“后天晚上，就是十五夜，请你用两匹青绢，做一套紧身衣服。一品家有猛犬，看守歌姬院门，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进去也将被咬死。那犬，其警如神，其猛如虎，是曹州孟海之犬，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别人不能杀死它。为了你，我就要杀死它。”崔生便弄来了酒肉，犒赏磨勒。到了那晚的三更，磨勒拿了炼椎走了，只过了吃顿饭的时间他回来了，说：“犬，已经叫我打死，这回没有障碍了。这晚三更后，崔生换上了紧身青衣，磨勒背着他飞过了十多重院墙，到了歌姬院，在第三院停下了，门也没锁，灯还亮着，只看着红绡姬长叹而坐，好像在等待。她不戴头饰，不施脂粉，满腹怨恨，满面悲戚，她在吟诗：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依玉箫愁凤凰。宫中的侍卫都睡了，周围很寂静。崔生便慢慢地掀起门帘进去了，过了一会儿，红绡姬认出来人是崔生，便急忙跳下床，拉着崔生的手，说：“我知道你很聪明，一定会悟出我隐语的意思，所以那天才用手语。可我不知道郎君你有什么神术，才能到这深宅大院？”崔生便把磨勒为他出的主意，并背他飞到这里的经过告诉了红绡女。姬女说：“磨勒在哪？”崔生说，在帘外。便把磨勒叫进屋，用金饰杯盛酒叫磨勒喝。红绡姬告

诉崔生说：“我家原来很富有，住在北方，是一品用武力逼迫我做了姬女，没能自杀，苟且偷生，脸上虽然涂脂抹粉，心里却很苦闷。就是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铺金盖玉，这都不是我希望的，我好像在监狱里似的，贤仆磨勒既有这么高明的神术，何不帮我逃出监牢，只要我的愿望实现了，虽死不悔。我情愿为奴仆，侍候在你身旁，可是，我不知道郎君有什么高见？”崔生只是闷闷不语。磨勒说：“娘子既然这么坚决，逃出虎口，只是小事一件。”姬女非常高兴，磨勒先为红绡姑娘把随身用的衣服，妆奁背出去三次，然后说，恐怕晚了就要天亮了。磨勒便背崔生和姬女，飞出高墙大院十几处，一品家的守卫，都没发现。回来后到学院隐藏起来。天亮了，一品家才发觉，又看到了犬已死，一品大吃一惊，说：“我家墙高院大，警卫森严，门户紧锁，来人是飞腾而来，没留一点痕迹，必定是侠士所为，这事不要声张，以免惹祸招灾。”红绡姬在崔生家隐居二年，到了春暖花开季节，她坐着小车去游曲江，被一品家人暗中认出来了，告诉了一品。一品有点疑惑，便召来崔生追问此事，崔生胆怯不敢隐瞒，便详细地把前后经过都说了，最后说都是因为磨勒背着才去的。一品说：“是姬女的罪过，但她已服侍你几年了，也不能向她问罪了。但我要为天下人除害。”命令五十名士兵，持兵器包围崔生的院子，叫他们抓捕磨勒。磨勒呢，手持匕首，飞出高墙，轻如羽毛，快如鹰隼。尽管箭矢如雨，却没能射中他，顷刻之间，不知去向。崔家却是一片惊慌，一品也有些后悔和后怕，每到晚上，配备了很多持剑执戟的家童自卫巡逻，这样做了一年多。十多年后，崔家有人看见磨勒在洛阳市卖药，

面貌还和从前一样。

侯彝

唐大历中，有万年尉侯彝者好尚心义，尝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穹，终不言贼所在。御史曰：“贼在汝左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盖下。”又击之翻示。御史乃以釜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烽焯，左右皆不忍视。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见曰：“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此？”彝对曰：“贼臣实藏之。已然诺于人，终死不可得。”遂贬之为端州高要尉。（出《独异志》）

唐代宗大历年间，万年尉侯彝非常讲义气。他曾经藏匿过国家要犯。御史审问他时已经理屈词穷，可他就是不说要犯在什么地方。御史说：“贼在你左右膝盖下。”侯彝便揭台阶上的砖，击打自己的膝盖，指给御史看，并说，贼在那？御史又说，在左膝盖下。他又击打左膝给御史看。御史又用钱釜装炭火。放在他的肚子上，烟气腾腾，左右在场的人都不

忍看。侯彝却大怒喊叫说，为什么不再加些炭？御史也感到惊奇，便上奏皇上。唐代宗召见了侯彝，说：“你为什么要藏贼，你这样自找苦吃？”侯彝回答说，这个贼确实是我藏的。我已经事先向他做了承诺，就是死了我也不能食言。后来他被贬为端州高要县尉。

僧侠

唐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轡，言论颇洽。日将夕，僧指路歧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能垂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进。日已昏夜，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张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用行。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生知其盗也，乃弹之。僧正中其脑。僧初若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扞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生知无可奈何，亦不复弹。良久，至一庄墅，数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韦生坐一厅中，笑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

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耳。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焉。有顷布筵，具蒸犊，犊上割刀子十余，以韭饼环之。揖韦生就座，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谒见。”言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齏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腊（明抄本“腊”作“脂”）。僧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跃在梁上，循壁虚蹶，捷若猱獾。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出《唐语林》，明抄本作出《酉阳杂俎》）

唐德宗建中初年，读书人韦生举家迁往汝州，中途遇一僧人，便和他并辔而行，彼此言论很融洽。天快黑时，僧人指着一个岔路说：“离这里不远是我的寺庙，您能不能到那去住一宿？”韦生答应了，叫家人先走。僧人让他的随从先走，

回去准备食宿用品。走了十余里还没到，韦生问僧人。僧人指一处林烟说，这就是。可是，走到那后又往前走了。这时，天已经黑了，韦生有点疑心，他平常就擅长射弹弓，他便悄悄地从靴中取出弹弓，怀中有铜丸十多粒。这才以责备的口气问僧人：“我的行程是有日期的，方才见到你，由于言谈投机，便应邀而来，现在已经走了二十里啦，怎么还没到？”僧人只说走吧，他自己往前走了百多步，韦生看出了他是一个大盗，便拿出弹弓射他，正打中他的脑袋，僧人起初像不知道似的，打中五发后，他才用手去摸打中的地方，僧人慢慢说：“郎君（指韦生）你不要恶作剧。”韦生也无可奈何，不再打了。又走了一段时间，到了一处庄园。好几十人打着火把出来迎接。僧人请韦生到一厅中坐下，笑着说：“郎君不用担心。”又问左右的下人，夫人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吗？又说，郎君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韦生看到了妻子子女住在了另一处，住处安排得很好。夫妇互相看着都哭了，僧人来了，拉着韦生的手说：“我是个大盗，本来未怀好意，不知郎君你有这么高的武艺，除非我，别人是受不了的。现在没别的事，感谢你没有怀疑我，方才我中郎君的弹丸都在这。”说着举手摸脑后，五个弹丸便落下来。过了一会儿，开始布筵，端上来的是蒸犊，蒸犊上插着十几把刀子，周围摆着切碎的饼。请韦生就座。又说，我有几个结义弟兄，我叫他们拜见你。说完，有五六个穿红衣扎巨带的人站在阶下。僧人喊道：“拜郎君，你们若是遇到郎君，早粉身碎骨了。”吃完饭，僧人说，我干这一行很久了，现在已经老了，很想痛改前非。不幸的是我有一个儿子，他的技艺超过我，我想请郎君为我除掉他。

他便叫来了儿子飞飞出来拜见韦生。飞飞才十六七岁，穿着长袖的绿衣服，皮肤蜡黄。僧人说，你上后堂去等郎君。僧人给韦生一把剑和五粒弹丸，并向韦生说，我乞求郎君使出所有的武艺来杀他，老僧我今后就没有累赘了。他领韦生进入一个堂中后，他出来反锁了门。堂中四个角落，都点了灯。飞飞拿一短鞭站在当堂。韦生拉紧了弹弓。心想必然打中。弹丸射出时，飞飞竟跳到梁上去了，沿着墙壁慢慢行走，象猿猴一样敏捷。弹丸打光了，也没打中他。韦生又持剑追逐他，飞飞腾跳躲闪，只离韦生有一尺远。韦生把飞飞的鞭子断成数节，却没有伤着飞飞。时间过去很久了，僧人开了门，问韦生，你为老夫除了害了吗？韦生把方才的经过告诉了他。老僧人怅然若失，对飞飞说：“你和郎君比武，弄得你非得做贼了，只好这么办了么？”僧人和韦生谈论剑术和弓箭之事谈了一夜，天要亮时，僧人把韦生送到路口，并赠给他绢布一百匹。二人垂泪而别。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别在一院，都无丈夫，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纳为妻。妇

人曰：“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后产一子，数月矣，时夜，崔寝，及闭户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妇。崔惊之，意其有奸，颇发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时月胧明，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遂更结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谓崔曰：“某幸得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养育孩子。”言讫而别，逾跨墙越舍而去。慎思惊叹未已。少顷却至，曰：“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儿已毕，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闻婴儿啼。视之，已为其所杀矣。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出《原化记》）

崔慎思，博陵人。唐德宗贞元中期，他应进士举，在京中没有住宅，曾经租人一小院居住。房主人另住一院，没有丈夫，只有一少妇，三十多岁，容貌看起来还有些姿色。她有两个婢女，崔慎思便让她们通通话，想纳少妇为妻。妇人说：“我不是读书人，和你不般配，你以后会后悔的。”崔生又想把她纳为妾，她同意了。可是，她从不肯说出自家姓名，慎思便把她纳为妾。二年多，崔慎思所取所用，妇人从未表现出不满意的神色。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崔生关门闭户正在睡觉，到了半夜，那妇人却不在了。

崔很惊慌，认为妇人可能和别人通奸，他很生气，很愤怒。他便穿衣起床，在堂前走来走去。当时月色朦胧，他忽然看见妇人从屋脊上下来，身上扎着白腰带，右手拿匕首，左手提一个人头。她对崔慎思说，他父亲早年被郡守无辜杀害，她进城来报仇，可是好几年没得手，今天终于报了仇，她不能在此久留，请求从此辞别。她整理了一下衣服，拿着用灰囊装着的人头，对崔慎思说：“我有幸为你做了二年妾，而且有了一个孩子。房子和两个婢女都是我自己置买的，现在赠送给你，希望你好好养育孩子。”说完就走，她跳墙越舍像飞似的走了，慎思大为惊叹。不一会儿，她又回来了。说：“方才走，忘了给孩子喂奶。”她进入室内，过了一段时间出来说，孩子我已经喂完了，就永远地走了。崔慎思过了很久没听到孩子的哭声，进屋一看，孩子已被少妇杀死了。她杀死孩子，是为了断绝自己的思念之情。古时的侠客没有几个能超过她。

聂隐娘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

之，相对涕泣而已。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歛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时，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割，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

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引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顾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需，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问。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自”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阖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蟻蠊，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颈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

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鹞，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枢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缯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出《传奇》）

唐德宗贞元年间，魏博大将聂锋的女儿聂隐娘，才十岁。有一尼姑到聂锋家讨饭，见到了隐娘，特别喜爱。她说：“押衙（指聂锋）能不能将女儿交给我，让我教育她。”聂锋很生气，斥责了尼姑。尼姑说：“押衙就是把女儿锁在铁柜中，我也能偷去呀。”这天晚上，隐娘果然丢失了，聂锋大吃一惊，令人搜寻，没有结果。父母每思念女儿，便相对哭泣。五年后，尼姑把隐娘送回，并告诉聂锋说：“我已经把她教成了，把她送还给你。”尼姑须臾不见，一家人悲喜交加，问女儿学些什么。女儿说：“开始时也就是读经念咒，也没学别样。”聂锋不相信，又恳切地问女儿。隐娘说：“我说真话恐怕你们也不信，那怎么办？”聂锋说，你就说真话吧。隐娘便把真实情

况说了一遍。我初被尼姑带走时，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天亮时，到一大石穴中，穴中没人居住，猿猴很多，树林茂密。这里已有两个女孩，也都是十岁，都很聪明美丽，就是不吃东西。能在峭壁上飞走，像猴爬树一样轻捷，没有闪失。尼姑给我一粒药，又给了我一把二尺长的宝剑，剑刃特别锋利，毛发放放在刃上，一吹就断。我跟那两个女孩学攀缘，渐渐感觉自己身轻如风。一年后，学刺猿猴，百发百中。后又刺虎豹，都是割掉脑袋拿回来。三年后能飞了，学刺老鹰，没有刺不中的。剑刃渐渐磨减到只剩五寸长，飞禽遇到，有来无回。到了第四年，留下二女守洞穴，领我去城市，我也不知是什么地方。她指着一个人，一一的把这人的罪过说一遍，叫我在那人不知不觉中，把他的头割回来。像鸟飞那么容易，给我一把羊角匕首，三寸长，我就在大白天把那人刺死，别人还看不见，把他的头装在囊中，带回石穴，用药将那头化为水。五年后，尼姑又说，某个大官有罪，无辜害死很多人，你晚间可到他的房中，把他的头割来。于是，我就带着匕首到那房中，从门缝中进去，一点障碍没有，我爬到房梁上，直到天亮，这才把那人的头拿回来。尼姑大怒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说，我看那个人逗弄一个小孩玩，怪可爱的，我没忍心下手。尼姑斥责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先杀了孩子，断其所爱，然后再杀他。我拜谢了尼姑，尼姑说，我把你的后脑开开，把匕首藏在里面，伤不着你，用时很方便。又说，你的武艺已经学成，可以回家了。于是把我送回来了。她还说，二十年后，才能一见。聂锋听隐娘说完后，心中很惧怕。以后，每到夜晚隐娘就不见了，天亮才回来，聂锋也不敢追

问，因此，也不太怜爱隐娘。有一天，一个磨镜少年来到聂家门前，隐娘说：“这个人可以做我的丈夫。”她告诉了父亲，父亲也不敢不应承。隐娘便嫁给了那少年，她丈夫只能制镜，不会干别样，父亲供给他们吃穿费用很丰厚，只是在外居住。多年后，父亲去世，魏帅知道隐娘的一些情况，便用钱财雇佣他们为左右吏。就这样又过了数年，到了宪宗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关系不睦。魏帅派隐娘割刘昌裔的头。刘昌裔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时，他就知道她能来，便召集衙将，命令他们在隐娘来时的那天早晨到城北，等来了一男一女，各骑白驴黑驴，到城门，遇有鹊雀在隐娘丈夫前面鸣噪，他用弹弓射，没有射中。隐娘夺来弹弓，只一丸便射杀了鹊雀。她向衙将一揖，说：“我们想见一见刘仆射，所以才从远道赶来。”衙将按正常礼节接待。隐娘夫妻说，刘仆射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话，怎么我们要来呢。我们愿见刘公。刘昌裔来了，隐娘夫妻拜过后说，我们很对不起你，真是罪该万死。刘昌裔说：“不能这样说，各亲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们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隐娘感谢说：“仆射左右无人，我们愿意到你这里来，我很佩服你的神机妙算，魏帅不如你。”刘昌裔又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说，每天只要二百文钱就足够了。便答复了他们的要求。一天忽然不见了他们骑来的两匹驴，刘昌裔派人寻找，不知去向。后来在一个布袋中，看见了两个纸驴，一黑一白。一个多月后，对刘昌裔说：“魏帅不知我们在这住下了，必定派人来，今天请你剪些头发，用红绸布包上，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们不回去了。”刘昌裔照办。到了四更，隐娘返回来了，

对刘昌裔说：“送去信了，后天晚间魏帅必派精精儿来杀死我，还要割你的头，我们也要多想办法杀了他，你不用忧愁。”刘昌裔豁达大度，毫无畏色。这天晚上，烛光通明，半夜之后，果然看见一红一白两个幡子，互相击打，飘飘然在床的四周转悠。过了很久，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地来，身子和头分开了。隐娘也出现了，说，精精儿现在已被我打死。将精精儿的尸体拽到堂下。用药化成了水。连毛发都不剩。隐娘又说：“后天晚间，他会派空空儿来，空空儿的神术是神不知，鬼不觉，来无影，去无踪。我的武艺是赶不上他，这就看仆射的福份了，你用于阆玉围着脖子，盖着被，我变成一只小蚊虫，潜入你肠中等待时机，其余人不用逃避。”刘昌裔按她所说的办法做了。到了三更，刘昌裔虽然闭着眼睛却没睡着，果然听到脖子上砰的一声，声音特别大。隐娘从刘昌裔口中跳出，祝贺说：“仆射没事了。这个人像雄鹰似的，只是一搏，一搏不中他便远走高飞，他没击中感觉很耻辱，还不到一更，他已经飞出一千多里了。”他们察看了刘昌裔脖颈上的玉石，果然有匕首砍过的痕迹，很深。刘昌裔给隐娘夫妇送了厚礼。唐宪宗元和八年，刘昌裔从陈许调到京师。隐娘不愿跟随去京，她说：“从此我要游山逛水，遍访圣贤。只求你给我丈夫一个差使便可以了。”刘昌裔照办。后来，渐渐不知隐娘的去处，刘昌裔死时，隐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前大哭而去。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裔的儿子刘纵任陵州刺史，在四川栈道上遇见了隐娘，面貌仍和当年一样，彼此很高兴能够重逢，她还像从前那样骑一头白驴。她对刘纵说：“你有大灾，你不应该到这里来。”她拿出一粒药，让刘纵吃下去。她说：“来年

你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才能摆脱此祸。我的药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灾。”刘纵不太相信，送给隐娘一些绸缎，隐娘没有要，飘飘然而去，如神似仙。一年后，刘纵没休官，果然死于陵州。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见过隐娘。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侠三

红线 胡证 冯燕 京西店老人
兰陵老人 卢生 义侠

红线

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乃俾掌其笈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声，颇甚悲切，其击者必有事也。”嵩素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归。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以浚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

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章女。三镇交为姻娅，使使日浹往来。而田承嗣常患肺气，遇热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以延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际，唯红线从焉。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诚贱品，亦能解主忧者。”嵩闻其语异，乃曰：“我知汝是异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此易与耳，不足劳主忧焉。暂放某一到魏城，观其形势，覘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起马使，具寒暄书。其他即待某却回也。”嵩曰：“然事或不济，反速其祸，又如之何？”红线曰：“某之此行，无不济也。”乃入闾房，饬其行具。乃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一神名。再拜而名，倏忽不见。嵩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劳曰：“事谐否？”红线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红线曰，某子夜前二刻，即达魏城，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儿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徒步于庭，传叫风生。乃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跌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鞞，枕前露一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身甲

子，与北斗神名。复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则扬威玉帐，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寝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烟微，炉香烬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罗。或头触屏风，斫而殫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忿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酌德，聊副于依归。所以当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经过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嵩乃发使入魏，遗田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合，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捶挝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时，惊惶绝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赆。明日，专遣使赆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杂珍异等，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专膺指使，敢议亲姻。彼（按《甘泽谣》“彼”作“役”）当捧毂后车，来在麾鞭前马，所置纪纲外宅儿者，本防他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由是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赖于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而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其三人，阴力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凡俚。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甚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即违天，理当尽弭。昨

往魏邦，以是报恩。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嵩曰：“不然，以千金为居山之所。”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嵩知不可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冷朝阳为词。词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歌竟，嵩不胜其悲，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出《甘泽谣》）

唐朝，潞州节度使薛嵩家一婢女名红线，她很会弹琵琶，又懂四书五经。薛嵩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为内记室。有一次军中宴会上，红线对薛嵩说：“听这鼓声很悲凉，这打鼓的人必定有心事。”薛嵩平时也懂音乐，说：“你说得很对。”于是，找来打鼓人一问，他说：“昨晚我妻子死了，我没敢请假。”薛嵩听完就让他回家了。这时正是唐肃宗至德年间，河南、河北一带很不安宁。朝廷命令薛嵩守卫浚阳，并控制山东。战争刚过，军府初建，朝廷命薛嵩将女儿嫁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又让他的儿子娶滑毫节度使令狐章的女儿。使浚阳、魏博、滑毫三镇联姻，经常派使相互往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肺部患病，天热就严重。他常说：“我若驻守山东，那里天气比较凉快，我还能多活几年。”于是，他从军中选拔了三千勇士，称为外宅男，给其优厚的待遇。他命令三百人在

衙门口和宅院内值班，并选择适当时机，想吞并潞州。薛嵩知道这消息后，日夜忧愁，常自言自语，却想不出好办法。一天夜晚，军营的大门已经关闭，薛嵩拄着拐杖到庭院，只有红线跟在身后。红线说：“您这一个多月寝食不安，好像有心事，是不是因为田承嗣的事？”薛嵩说：“事关安危，不是你能处理的。”红线说：“我虽为奴婢，也能为您解除忧愁。”薛嵩听她的话语不一般，便说：“我知你不是一般人，我心中有数。”他便把具体事都告诉了红线，我继承祖父的大业，承受国家的恩惠，一旦将镇守的疆土丢掉了，几百年的功勋都丧失了。红线说：“这事好办，不用这样忧愁。您先让我去趟魏城，观察下形势，探探虚实。一更去，二更便可回来。请您先准备好一个使者和一匹马、一封问候信，其它事情等回来再说。”薛嵩说：“这事若办不好，反会招来祸，那怎么办？”红线说：“我此去定能办好。”说完回到自己屋中，准备行具，梳洗打扮，梳一个乌蛮髻，头插金雀钗，身穿紫色绣花短袍，腰系青丝带，脚登轻便靴，胸前佩龙文匕首，前额上写着太一神名。向薛嵩拜了拜，转眼不见了。薛嵩回屋关门，背灯而坐，独自饮酒，薛嵩平日不善饮酒，但这一晚上喝了很多酒，没醉。忽然听到一阵晨风吹过，好似有片树叶落下来，他惊起，却是红线回来了。薛嵩高兴地问：“事办的怎么样？”红线说：“我怎敢完不成使命。”薛嵩又问：“没伤害人吗？”红线说：“用不着，我把田承嗣床头的金盒拿来了。我半夜前就到了魏城，过了几道门，便到了他睡觉的地方，听到外宅男在走廊上睡觉，鼾声如雷。中军士兵在院中走动，互相打招呼。我开了左门，到了他床前，您亲家公躺在床上，露着脚

睡得正香，头裹黄巾，枕花枕头，枕前露一把短剑，短剑前有一个开着的金盒。盒内写着他的生辰八字和北斗神名，上面盖着香料和珍珠。看他那熟睡的样子，他没想到他的性命就在我手下，杀他是很容易的事，我怕那样惹来麻烦。这时，腊烛快要熄灭，香炉的香已燃烬，他的侍者四散了，兵器扔在了一起，有人头碰屏风，鼾声大作，有的手持汗巾、毛掸睡着了。我拔他们的头簪、耳环，摸他们的衣服，都像有病似的不能醒来。我便拿金盒回来了。出魏城西门，走了二百多里，隐约看见城墙上的铜台，漳水向东流去，月上林梢，晨鸡鸣动。去时很忿怒，回来时很高兴，忘记了疲劳。为了感谢您的恩德。我不顾半夜三更，往返七百里，不怕危险，走过了五六座城，希望减少您的忧虑，我怎敢说辛苦？”于是，薛嵩派人到魏城，给田承嗣送了一封信，信上说：“昨晚有人从魏城来，从您床上拿了一个金盒，我不敢留下，特派专使连夜送还。使者半夜到魏城，只是为了寻找金盒，为了搜捕盗金盒的人，军人都在忙碌着。使者用马鞭敲门，他们认为在这非常时刻求见，一定是有要事，田承嗣急忙出来，使者把金盒给他，他捧着金盒，惊异得几乎晕倒。留下了使者，请到厅内，设宴款待，给使者很多赏赐。第二天，专门派人带了三万匹布，二百匹好马，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献给薛嵩。并转告薛嵩，多亏他不记私怨，我才保住了性命，我要悔过自新，不再连累亲戚，我专门派人去商量孩子的婚事，叫我儿子厚待他的女儿，我招募的外宅儿，本是为防盗，没别的企图，现在叫他们脱掉军装，回家种地。以后的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信使经常来往。忽然一日，红线要辞别。薛

嵩说：“你生在我家，你想上哪？我还要依靠你，你怎么能走呢？”红线说：“我前世是个男子，周游四方，寻求学问，读过神农的药书，给世人看病消灾。当时有一孕妇，肚内生了虫子，我给她服了芫花酒，妇人和腹中的双胞胎都死了。我一次杀了三个人，阴曹地府为了惩罚我，变为女子，贬为奴婢。幸亏生在您家，已经十九啦，穿够了绸缎，吃尽了美味，您对我特别宠爱，给了我很多荣誉。现在您管辖的疆土太平，人们安居乐业，我应该留在这里，可这样违背了天意，昨天去魏城，是为了报恩。现在两地都保住了城池，人们的性命也安全了。乱臣知道惧怕，刚烈正直的人得到了保障，对我一个女人来说，功也不算小，可以赎我的前罪，还我男儿身，我想离开尘世，成仙得道，生死长存。”薛嵩说：“不能这样，你一个小姐之身怎么能住在山里呢？”红线说：“为了来世，我怎能久留？”薛嵩知道不能留住，便为她饯别，集合宾朋好友，夜宴中堂。为了助酒兴，薛嵩请在座的冷朝阳作词，其词是：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唱完，薛嵩非常悲痛，红线边哭边拜，托辞醉了，离开了宴席，从此，不知去了哪里。

胡证

唐尚书胡证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晋公裴度同年。常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教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跻（自谓灯台）。”证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殆至并座。证举跻将击之，众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今赦汝破命。”叱之令出。（出《摭言》）

唐朝尚书胡证，身材非常魁伟，力量特别大。他和晋公裴度是一年及第，常在一起游玩。裴度被军中十多个力量大的人欺辱，使他经常处在很难堪的地步，他暗中派人去找胡证求救。胡证来了，身穿貂皮衣，腰扎金腰带，他刚一进门，那些力气大的人一看，脸就变了颜色。胡证和这些人喝酒，一

连喝了三盅，差不多好几升，杯中没有一滴剩酒。不一会儿，主人点上了灯，胡证站起来，把铁灯台拿在手中，他把灯碗、灯座都拿掉，只留灯台的台杆横放在膝上。对众人说：“我请求改改酒令，咱们这回一次喝三钟，连喝三次，酒必须喝净，不许有点滴剩余，谁若犯令，就打他一灯台。”他一次先喝了三盅，接着下一个人喝。一次三盅，连喝三次，他的酒没有喝完，并且洒到桌上。胡证举起灯台就要打，那些恶棍都起来叩头求饶，还称胡证为神人。胡证说：“你们这些鼠辈还敢欺负人吗？今天饶你们一命，还不快滚！”

冯燕

唐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燕少以意气任侠，专为击球斗鸡戏。魏市有争财殴者，燕闻之，搏杀不平。遂沈匿田间，官捕急，遂亡滑。益与滑军中少年鸡球相得。时相国贾耽镇滑，知燕材，留属军中。他日出行里中，见户旁妇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将张婴，从其类饮。燕因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踏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堕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视，断其颈，遂巾而去。明旦婴起，见妻杀死，愕

然，欲出自白。婴邻以为真婴杀，留缚之。趣告妻党，皆来曰：“常嫉殴吾女，乃诬以过失，今复贼杀之矣，安得他事。即他杀而得独存耶？”共持婴石余笞，遂不能言。官收系杀人罪，莫有辩者，强伏其辜。司法官与小吏持朴者数十人，将婴就市，看者团围千余人。有一人排看者来，呼曰：“且无令不辜死者，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吏执自言人，乃燕也。与燕俱见耽，尽以状对。耽乃状闻，请归其印，以赎燕死。上谊之，下诏，凡滑城死罪者皆免。（出沈亚之《冯燕传》）

唐时，魏豪有个叫冯燕的人，祖父、父亲都不出名。冯燕年轻，性格豪爽，很讲义气，很擅长玩球、斗鸡等游戏。一天，魏豪街上有人为争夺财产互相殴斗冯燕听说后去打抱不平，杀了人，便跑到乡下去躲藏。官方又追捕时，他跑到了滑地。他经常和驻在滑地的年轻士兵们玩球、斗鸡。当时相国贾耽镇守滑地，知道了冯燕很有才，便留他在军中。一天，冯燕在街上闲走，看见了一个打扮很妖冶的妇女在看他，冯燕便让人去串通妇人，二人勾搭成奸。妇人的丈夫张婴是驻军中的一个小军官，他和同僚们喝酒。冯燕得闲，到了他家，关门和张妻调笑。这对，张婴回来了，张妻开门迎接张婴，张妻用衣襟遮挡冯燕，他弯着腰在张妻的遮掩下，藏到了门后。他的头巾压在枕下，挨近佩刀。张婴因喝醉酒，闭眼大睡。冯燕指了指头巾，意思是叫张妻取来，张妻以为冯燕要佩刀，便

把佩刀拿来给冯燕，冯燕看了一会儿张妻，使用刀杀了她，拿了头巾走了。第二天，张婴起来，看见了妻子被杀死，很惊愕，他出来说自己杀死了妻子，邻居们也认为真是他杀死的，便把张婴绑了起来，告诉了张妻的娘家，他的岳父母都来了，说：“过去你就常打我的女儿，诬陷她有过错，今天竟又杀死了他，这不是别人干的，别人杀她，你怎么还能活着？”众人将张婴痛打了一顿，他是有苦不能诉。官府又以杀人罪逮捕了他，也没有人为他辩解，也只有含冤认罪。执法官和几十个士兵，持刀押解张婴赴刑场，围观者一千多人。忽然有一个人推开围观者跑出来大声说：“你们先别杀他，他是无罪的，是我和他妻子通奸，又杀死了他的妻子，你们应当绑我！”那些士兵过来捉拿说话的人，一看，此人竟是冯燕。他们把冯燕押解相国贾耽那里，贾耽听完这个情况后上奏皇上，愿意交出官印来赎冯燕的性命。皇上很赞赏贾耽的做法，便下诏说，凡滑城的犯死罪的人，都一齐免死。

京西店老人

唐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有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

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焉。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鞞杖，势渐逼树梢，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扎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尽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也，拜而且谢。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后院，指鞍馱，言却领取，聊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承事，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也得一二焉。（出《酉阳杂俎》）

唐时，韦行规自己讲过：他年轻时有一次到京西旅游，天黑时到一个店中，还想继续往前走。店中有一个老人正在干活，对他说：“你晚间不要走了，这里强盗很多。”韦行规说：“我准备了弓箭，我不怕。”他又往前走了几十里，天特别黑，有人在草丛中跟着他，他大声喝叱，对方也不应声。他连射了几箭。射中了，那人却不退。箭射完了，韦行规害怕了，急忙往前奔跑。一会儿，大风、雷电一齐来了，韦行规下了马，背靠大树站着，看见空中电闪雷鸣，互相追逐，好像很多看不到头的大木杖，逼近了树梢。他觉得有东西纷纷往下落，一看，是些木头片，一会儿，木头片埋到了他的膝盖，韦行规害怕了，扔了弓箭，仰面朝天大喊救命，跪拜数十次。电闪渐渐远去，风停了，雷熄了，韦行规看大树，枝干都没有了。他马上的鞍馱也没了，只好返回那个旅店。到店看见那个老

人正在箍桶，韦行规想，这老头是个奇异的人，便向他拜谢。老人笑了，说：“客人，你不要依恃你有弓箭，你还要学点剑术。”他把韦行规领到后院，指了指鞍驮，叫他拿回去，我只是试试你呀，又拿出一片桶板，昨夜他射的箭头都在上面。韦行规请求为老人做点什么，老人不用。只把剑术露了一点，韦行规略学得一二招。

兰陵老人

唐黎干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干怒杖之，如击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南，入小门，大言曰：“我困辱甚，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衣坏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阙，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曰：“谁引尹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尹，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名，则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言约理辨。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技，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鬓，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厅。迭跃挥霍，

攬光电激。或横若制帛，旋若规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于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尹胆气。”黎拜曰：“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授，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出《酉阳杂俎》）

唐朝，黎干当京兆尹的时候，曲江地方人们涂龙求雨，几千人围观。黎干到时，唯一一老人拄着拐杖不回避，黎干命人打老人，就像打一个鞞革似的，老人不觉怎样，回头走了。黎干认为这老人不同寻常，便命一个坊间的老差役去寻找老人，到了兰陵里南面，进了一个小门，听老人大声说：“我受了这么大的污辱，准备些热水，我要洗一洗。”老差役急忙回去禀报黎干，黎干有些惊惧，便换了衣服，与老差役同到老人住处。天已经要黑了，老差役直接进入，告诉老人说京兆尹黎干来了。黎干很谨慎地进去，拜了老人，说：“方才我没看准老人的身份，罪该万死。”老人吃了一惊，说：“谁把你领来的？”老人把黎干领到上屋，黎干知道自己理亏，慢慢地说：“我这个京兆尹没当好，为了我的尊严，丢掉了为官的准则。你老人家混在众人之中，我也没看出来，不知道你的身份，你若是以此怪罪我，那可有点沽名钓誉了，那就有些不讲义气。”老人笑着说：“这是我的过错。”吩咐设席摆酒，让老差役也就坐。喝到夜深时，谈起了养生之道，老人言简意

深，黎干很敬畏。老人说，老夫有一技，想为京兆尹表演一下。说完进入室内，过了很久，老人出来了，身穿紫衣，拿了长短不一的七口宝剑，在中庭舞了起来，剑起剑落，如闪电似电，有一二尺长的短剑，时时不离黎干的身边，黎干边叩头，边战栗。一会儿，老人把剑扔在了地上，恰成了一北斗形。对黎干说：“我只是试试你的胆量。”黎干边拜边说：“我的性命，是你老人家给的，今后愿为你老效劳。”老人说：“看你的骨相没有道气，我还不能教你，等以后再说吧。”说完向黎干一拱手进入室内。黎干回去后，气色像有病，一照镜子，自己的胡子被削去了一寸多。第二天又去找老人，可是已经人去室空。

卢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猎史传，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意气相合，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言亲故在阳羨，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论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迹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也？”卢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日，

可达岳中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驹卒不落也。”卢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将死于此。”因怀中探乌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唐曰：“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出《酉阳杂俎》）

唐宪宗元和年间，江淮有一个唐山人，他读过史书，并且好道，常住名山，自己说他会“缩锡术”。有很多人想学此术，后来，到楚州的时候遇到一个卢生。二人意气相投，卢生也谈到一些冶炼技术，他说外婆家姓唐，便叫唐山人为舅舅。唐山人更不能舍下卢生，便邀他同去南岳，卢生也说他在阳羨有亲戚，他要去拜访，很高兴能和唐山人同行。中途，宿在一座寺庙里，半夜，二人谈得正高兴时，卢生说：“知道舅舅会缩锡术，你大概地给我讲一讲。”唐山人笑了，说：“我好几十年到处拜师，只学得此术，哪能轻易告诉你？”卢生反复乞求唐山人，唐山人说授此术需要一定的时日，到岳中时再教给你。卢生变了脸色说：“你今晚就要传，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唐山人斥责卢生说：“咱俩本来素不相识，只是偶然相遇，我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呢，谁想你还不如一个小

放牛的。”卢生抱膀瞪眼，对唐山人看了很久，说：“我是刺客，你要是不传，你就得死在这里。”说着伸手向怀中取出匕首，对着火炉上的铁镗就削了一刀，像切木头片似的。唐山人害怕了，便把缩锡术都说了。这时卢生笑着对唐山人说：“好险把你误杀了，这个技术，你也只不过学了十之五六。”又表示谢意说：“我的师傅是位仙人，他令我们十几人搜寻那些妄传黄白术的人，并杀了他们，什么添金缩锡，传授这些邪术的人也要被杀死。我是一个练了很久飞行术的人。”说着向唐山人拱了拱手，忽然不见了。唐山人后来遇到道家人，经常说起此事，引以为戒。

义侠

顷有仕人为畿尉，常任贼曹。有一贼系械，狱未具。此官独坐厅上，忽告曰：“某非贼，颇非常辈。公若脱我之罪，奉报有日。”此公视状貌不群，词采挺拔。意已许之，佯为不诺。夜后，密呼狱吏放之，仍令狱卒逃窜。既明，狱中失囚，狱吏又走，府司谴罚而已。后官满，数年客游，亦甚羁旅。至一县，忽闻县令与所放囚姓名同。往谒之，令通姓字。此宰惊惧，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厅中，与对榻而寝。欢洽旬余，其宰不入宅。忽一日归宅。此客遂如厕。厕与令宅，

唯隔一墙。客于厕室，闻宰妻问曰：“公有何客，经于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报？”妻曰：“公岂不闻，大恩不报，何不看时机为？”令不语。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闻已，归告奴仆，乘马便走，衣服悉弃于厅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县界，止宿村店。仆从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贼负心之状。言讫吁嗟。奴仆悉涕泣之次，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惧。乃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头，适闻说，方知此宰负心。不然，枉杀贤士。吾义不舍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顷，与君取此宰头，以雪公冤。”此人怕惧愧谢，此客持剑出门如飞。二更已至，呼曰：“贼首至。”命火观之，乃令头也。剑客辞诀，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有一位读书人当了畿尉，经常办理盗贼案子。当时，监狱还没建成，畿尉独坐厅上，有一个戴着刑具的囚犯对畿尉说：“我不是贼，不是等闲之辈，你若是放了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看这人的相貌不一般，言词不俗，畿尉心中已经默许了，表面上并没答应。到了夜里，他暗地里叫狱吏放了那个囚犯，又叫狱吏也逃跑了。天亮时，狱中囚犯跑了，狱吏也逃了，上司也只能责罚一通而已。后来，畿尉当官任期已满，好几年到处游历，经常住在外面。到了一个县，听说县令和当年放走的那个囚犯姓名相同，他便前往拜访，让县令说出姓名，县令有些惊慌，出来迎拜，一看，确是当年所放

的那人。便留在厅中，二人对床而眠，高兴地过了十几天，县令却不带客人回家。忽然一日，把客人领回家去，客人要上厕所，厕所和住房只隔一道墙。客人在厕所中听县令妻子问：“这是什么客人，十几天也不领回家？”县令说：“这人对我有大恩，当年是他放了我，我才有今天，我还不知道怎样报答他呢？”他妻子说：“你没听人说么，大恩不报，你应该看时机行事。”县令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得有道理。”客人听到他这么说，急忙回来告诉奴仆，骑马悄悄走了，衣服都扔在了大厅。到了晚上，已走出五六十里，出了县界，在一个乡村小店里住下，仆人埋怨人走得这么急，不知为了什么？待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后，主人才把县令负心的事说了一遍，说完长叹一声，主仆二人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忽然有一人从床下站出来，手拿匕首，客人大惊，那人说：“我是个义士，县令让我来杀你的头，方才听你们一说，才知道县令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不然的话，就错杀了你这个好人。我决不能饶过他，你们先别睡，稍等一会儿，我把他的头给你们送来，给你出出这口冤气。”客人又害怕又感谢，这义士拿剑出门就像飞一样走了。到了二更，有人呼叫，坏人的头拿来了。点灯一看，正是那县令的头，剑客辞别了客人，不知去了哪里。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侠四

田彭郎 宣慈寺门子 李龟寿 潘将军
贾人妻 荆十三娘 许寂 丁秀才

田彭郎

唐文宗皇帝尝宝白玉枕，德宗朝于阆国所贡，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卫清密，非恩渥嫔御莫有至者，珍玩罗列，他无所失。上惊骇移时，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盗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卫，自兹无用矣。”

内宫惶栗谢罪，请以浹旬求捕。大悬金帛购之，略无寻究之迹。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间里，靡不搜捕。有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尝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无往不届。敬弘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因起解带。小仆曰：“若要琵琶，顷刻可至。”敬弘曰：“禁鼓才动，军门已锁，寻常汝起不见，何见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南军去左广，往复三十余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忽往来。敬弘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急，意以盗窃疑之。宴罢及明，遽归其第。引而问之曰：“使汝累年，不知矫捷如此。我闻世有侠士，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报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闲，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贼在何许，可报司存掩获（明抄本存作府。获作捕）否？”小仆曰：“偷枕者田彭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尘埃颇甚，车马腾践，跬步间人不相睹。彭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球杖击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窥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唯惧于尔。既此相值，岂复多言。于是昇至左右军，一款而伏。上喜于得贼，又知获在禁旅，引彭郎临轩诘问，具陈常在营内往来。上曰：“此乃任侠之流，非常之窃盗。”内外囚系数百人，于是悉令原之。小仆初得彭郎，

已告敬弘归蜀。寻之不可，但赏敬弘而已。（出《剧谈录》）

唐文宗皇帝非常喜欢的白玉枕，是德宗朝时于阗国进贡的，精雕细刻，非常奇巧。是稀世之宝。放置在文宗皇帝寝室的帐中，一天早晨，忽然不见了。宫廷中禁卫严密，不是皇上亲信的人是到不了这里的。殿中陈列的珍宝很多，其他的都没有丢失。皇上觉得惊讶、奇怪，下令在都城中抓贼，秘密地对他身边禁卫说：“这不是外人进来干的，盗贼就在宫禁之中，若是抓不到，恐怕有其他的变化，一个白玉枕倒无所谓，你们是保卫皇宫的人，必须抓住这个盗贼，不然的话，你们这些保卫皇上的人，也显得无用。”内宫这些人非常惶恐，请求恕罪，要在十几天内捕到盗贼。用金银绸缎来悬赏，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圣旨非常严厉，抓了很多嫌疑犯，街坊巷里都搜遍了。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家有一个小仆人，年龄十八九岁，非常英俊，主人让他办事没有办不成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王敬弘和他的同僚们在威远军中会宴，有一侍者会弹乐器，四座酒兴正浓时，请他弹奏一曲，以助酒兴。侍者说：“乐器不太好，若是有他常使用的那件就好了。”这时，已夜半更深，去取乐器已来不及。敬弘家小仆说，若用琵琶，一会儿就能取来。敬弘说：“禁鼓已经敲过，军门已经关闭，我平常也没见过你有这个本事，你净瞎说。”于是，大家又开始饮，数巡之后，小仆将琵琶取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从南军到左广，往返三十多里，夜间又没有同行者，就这么快去

而复还，王敬弘颇感惊异。这时，搜捕盗贼的行动越来越严，王敬弘疑心小仆是盗贼。宴会之后已经天亮，王敬弘回家后就问小仆：“你在我这里已经好几年，我还不知道你这”他又说，父母都在四川，近几年我到京城当差，现在很想回家乡，我想告诉你一件事，用来报答你的恩情，我早就知道偷枕者的姓名，叫他三天内伏法认罪。敬弘说：“这件事，不能等闲视之，抓来的嫌疑犯不少，就是不知贼在哪里，现在可报上司秘密逮捕他吧？”小仆说：“偷枕的是田彭郎，他有时在市民百姓中，有时混迹军队，行踪不定，勇力过人，尤其善于腾高飞越，若不打断他的腿，就是千军万马，他也能跑掉。等到夜间，在望仙门藏着，看准机会就可以抓住他。将军我去看看，这事仍须保密。”这时，十多天没下雨，天快亮时尘土飞扬，人走车行，几步内看不见人影，彭郎与几个青年人，膀挨膀地刚要进入军门，小仆用打球的球杖打他的腿，把左腿打断，彭郎仰面朝天说：“我偷了玉枕，不怕别人，就怕你。”这时，也不用多说什么，埋伏的左右军一拥而上，将他绑走了。皇上很高兴，知道盗贼是在禁旅中抓获的，便把彭郎叫到厅内追问他，他说他常在军营中来往。皇上说：“你是侠客之流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盗窃。”因此案被捕的数百人，都放回了家。抓到了彭郎后，小仆便向王敬弘告辞回蜀。皇上要奖赏小仆，找不到他，只好奖赏了王敬弘。

宣慈寺门子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徒也。唐乾符二年，韦昭范登宏词科，昭范乃度支使杨严懿亲。及宴席帘幕器皿之类，假于计司，严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宴于曲江亭子。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进士同日有宴。都人观者甚众。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傍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明抄本“张目”作“长耳”）引颈及肩，复以巨垂柈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能听。诸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堕。于是连加殴击，又夺所执垂，垂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然而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复操垂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垂。既而奔马而反，左右从而俱入门，门亦随闭而已。坐内甚忻愧，然不测其来，又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缙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阿谁有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然，当为擒矣。”后旬朔，坐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

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出《摭言》）

宣慈寺门子，不知他的姓名，看他的为人处世，一定是个侠义之士。唐僖宗乾符二年，韦昭范考上了宏词科，他是度支使杨严的至亲，韦昭范准备设宴庆贺，宴会需要的帐篷、器具都是杨严给他借的。这年三月，在曲江亭子设宴，规模之大，无与伦比。那天，还有新科进士也设宴，京城里来观看的人很多。酒兴正浓时，看见一个少年骑着驴来了，那骄横之态，旁若无人。他走到宴席前，拄着马鞭子，伸头瞪眼地要喝酒，放荡的言词，不堪入耳。大家正在感到惊愕的时候，忽然，座中有一人站起来，打那少年一记耳光，夺下了马鞭，又接二连三地打了一百多鞭子，大家也很气愤，用石头瓦块打那少年。眼看要打死的时候，紫云楼的楼门突然开了，有好几个穿紫衣的从人骑马奔来，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喊声连续不断。又有一个有身份的人骑马从殿中出来，救那少年。那人又拿起马鞭来迎击，那些被打的人，都趴在地上，敕使也被打了，敕使打马往回返，左右随从者也和他一起跑回了紫云楼，紧闭了楼门。在坐的人是又惊又喜，怕的是事连宫禁，招来灾祸。大家凑了些钱物，问那个打少年的人，是和坐的哪一位平时有交情，才能这么干？那人说：我是宣慈寺门子，和在坐的诸位没有关系，只是看那人太无礼了，打抱不平。”大家很赞赏他的行为，凑来钱物送给他。大家互相议论，这人必须逃走，不然的话，就要被逮捕。

过了十几天后，曾赴宴的宾客有的去宣慈寺，看见了那门子，门子也都认识他们，大家都很敬重他，也没听说再追问那件事。

李龟寿

唐晋公白敏中，宣宗朝再入相（上二句原作“唐晋公王铎禧宗朝再入相”。据《续谈助》知系“广记”纂修时所致。原文本作“外王父中书令普国公宣宗朝再启黄阁。”按指白敏中，改时误为王铎。今依事实文意复之）。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忌焉。而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帛钟，而寻绎未尝倦。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鹊从。既启扉，而花鹊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慑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窾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朱鬢鬢，衣短后衣，色貌黝瘦。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

生事公。”公谓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从都押衙傅存初录之。明日诘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闾曰：“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妻也。且曰：“讶君稍迟，昨夜半自蓊来相寻。”及公（“公”原作“绎”，据《三水小牋》逸文改）薨，龟寿尽室亡去。（出《三水小牋》）

唐时，晋公白敏中，到宣宗时当了宰相。他耻于和那些弄权者为伍，唯以典章制度为准绳去处理政事。下面有些官员做了不道德的事，他是绝不允许的，因此，遭到了地方上一些文武官员的忌恨。他非常喜欢读书，虽然门庭中车马往来，络绎不绝，公事缠身，但他寻求学问，喜欢读书的精神孜孜不倦。他在永宁里住宅旁建了一个书斋，每当退朝时，他一人独坐书斋，心情是非常欣慰的。一天，他想进书斋，他平时非常喜爱的名叫花鹊的小狗跟着他。刚开门，花鹊就叫起来了，口衔着晋公的衣服不敢往前走。喝退，又回来了，进了书斋，花鹊抬头看，叫声更急，晋公也觉得怪异，便从匣中抽出千金剑，放在膝上，向空中说：“不管你是人是鬼，可以出来见我，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不怕那些鼠辈之流来威胁我。”说完，很快有一种东西从梁上落下来，是个人。这人长一头红发，短打扮，又黑又瘦。一再向晋公叩拜，还说自己死罪。晋公止住了他，问他来干什么？叫什么名字？那人说：“我叫李龟寿，卢龙塞人，别人给我很多钱，让我来杀你，我感到你品德高尚，又被花鹊惊动，无法藏身。你要是能原

谅我的罪过，我愿服侍你一辈子。”晋公说：“我不治你死罪。”随后又命令元从都押衙傅存初留用了他。第二天早晨，有一妇人来到门前，穿得很单薄，拖着鞋抱着个吃奶孩子，对看门人说：“请为我找李龟寿。”李龟寿出来了，竟是他的妻子，妻子说：“我来晚了，我是昨晚半夜从蓟县来的。”到晋公死时，李龟寿全家也走了。

潘将军

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众为潘鹞肆也），本家襄汉间。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止累日，尽心檀施。僧归去，谓潘曰：“观尔形质器度，与众贾不同。至于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赠之，宝之不但通财，他后亦有官禄。既而迁贸数年，遂辍均陶郑。其后职居左广，列第于京师。常宝念珠，贮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于是夺魄丧精，以为其家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话其事。超曰：“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某试为寻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

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纫针为业。超时因以他事熟之，遂为舅甥。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于累日。或设肴羞，时有水陆珍异。吴中初进洞庭橘，恩赐宰臣外，京辇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赠超云：“有人于内中将出。”而稟性刚决，超意甚疑之。如此往来周岁矣。超一旦携酒食与之从容。徐谓曰：“舅有深诚，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无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汤蹈火。”超曰：“潘军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从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见寻觅，厚备缿彩酬赠。”女子曰：“勿言于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送还，因循未暇。舅来日诘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顷刻至矣。时寺门始开，塔户犹锁。谓超曰：“少顷仰观塔上，当有所见。”语讫而走，疾若飞鸟。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欻然携珠而下曰：“便可将还，勿以财帛为意。”超送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缿帛，密为之赠。明日访之，已空室矣。冯緘给事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引（“引”原作“述”，据明抄本改）超具述其语。将军所说，与超符同。（出《剧谈录》）

京城里有位很有气魄的潘将军，家住光德坊。他的老家在湖北襄汉之间，常乘船作生意。一次，船停靠在江岸，有一个僧人乞斋，留住了数日。他很尽心尽意地伺候僧人。僧

人要走时对潘将军说：“我看你的气质器度，和一般商人不一样，你的妻子和儿女也会跟你享厚福。我赠送你一串玉念珠，你要好好珍藏，不但能使你发财，以后还能有官运。”以后他又经商了几年，财产都比得上陶朱公和郑弦（古时富商）了，后来职居左广，家住在京城。他非常珍视念珠，贮在绣囊玉盒中，放到寺庙中的道场内，每月初一拿出来拜一次。一天，打开盒子和绣囊一看，玉念珠却没有了，外面的封条完好如初，其他东西都没损失。潘将军有些丧魂失魄，认为这是破产的先兆。他认识京兆府曾在监狱任过职的王超，王超已年近八十，将军把丢失念珠的事告诉了他。王超说：“奇怪呀，这可不是抓一般的盗贼，我试试看吧，不一定能有结果。”王超有一天经过胜业坊北街，当时正是春雨刚过，看见一个扎着三个环形发髻的女子，年龄十七八岁，衣服很破烂，穿一双木底鞋，站在路旁的槐树下。这时，军队中一些年轻人正在玩球，姑娘接球后送还时，踢了几丈高，于是观众越来越多。王超对姑娘的行为感到疑惑，便跟踪她走到胜业坊北门一个小胡同中，姑娘和母亲住在一起，以缝补为业。王超借其他事由和这母女熟悉了，称姑娘为外甥女。居室很清贫，睡的土炕，经常几天不动烟火。有时饭菜很丰盛，有山珍海味。洞庭桔是江苏进贡之物，皇上用它来恩赐大臣宰相，就是京城中也没有，姑娘却拿一只桔子送给王超，说：“这是别人从宫中拿出来的。”姑娘的性格特别刚烈，王超更觉得疑惑。就这样，彼此来往了一年多。一天，王超拿来了酒、菜、饭，和她们母女一起吃喝，慢慢地对姑娘说：“我心里有件事，想告诉外甥女，不知行不行？”姑娘说：“我很感谢你的恩德，恨

我无法报答，若能为您出力，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王超说：“潘将军丢失了一串玉念珠，不知你知不知道？”姑娘微笑着说，我从哪知道。王超琢磨姑娘的意思，她不会太保密。王超又说：“外甥女若是能给找到，一定用厚礼酬谢你。”姑娘说：“别告诉别人，是我偶然和朋友们玩耍游戏时做的，终归一定要送还的，一直拖下来，没有工夫送还。舅你明天早晨到慈恩寺塔院等我，我知道有人把珠子可放在那里。”王超按时前往，一会儿就到，当时寺门已经开了，塔院门还锁着。她对王超说：“待一会儿你往塔上看，一定会看到。”说完，姑娘象鸟飞似的飞到塔上，在塔顶的相轮上向王超举手示意。很快，她拿着珠子下来了，说：“你可以还给人家，别送我东西。”王超把玉念珠送给潘将军，把经过告诉了他。他们想秘密地赠送姑娘一些金银布匹。第二天去姑娘家，已经是人去室空。给事冯緘曾听说京城中多侠义之士，他升为府尹的时候，秘密地询问身边的人，把王超找来，详细地询问了这事的经过。潘将军所说的和王超讲的完全一样。

贾人妻

唐余干县厨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文书有误，为主司驳放。资财荡尽，仆马丧失，穷悴颇甚，每丐食于佛祠。徒

行晚归，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倘能从居乎？”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阡于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资且无，脱不见鄙，但同处以须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阅其家，丰俭得所。至于扃锁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饌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缺。立悯其勤劳，因令佣买仆隶。妇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强也。周岁，产一子，唯日中再归为乳耳。凡与立居二载，忽一日夜归，意态惶惶，谓立曰：“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公其努力。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婴儿不能将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讫，收泪而别。立不可留止，则视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惊愕。其人笑曰：“无多疑虑，事不相萦。”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方徘徊于庭，遽闻却至。立迎门接俟，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立回灯褰帐，小儿身首已离矣。立惶骇，达旦不寐。则以财帛买仆（“买仆”原作“仆买”，据明抄本改）乘，游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无所闻。其年立得官，即货鬻（yù）所居归任。尔后终莫知其音问也。（出《集异记》）

唐时，余干县尉王立调选时，租房住在大宁里。因为文书有错误，被主管部门解除官职。钱财用光了，仆人也辞了，马也卖了，穷困潦倒。他经常去佛祠讨饭吃，早晨去，晚间回来。偶然一次和一个长得很美的妇人同路，那妇人或前或后地跟随着他。王立很坦诚地和妇人搭话，两人意气相投。王立邀请妇人到他的住处，一夜之间，二人感情很融洽。第二天，妇人对王立说：“你的生活，现在很困难，我住在崇仁里，生活还可以，你能不能上我那里去住。”王立本来就非常喜欢这个妇人，妇人又要在生活上帮助他。他说：“我现在正处在危难之中，几乎要倒毙街头，你这样热心帮助我，是我不敢想的。你现在以什么职业维持生活？”妇人回答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妻子，丈夫已经死了十年，街上的店铺仍然营业，白天去营业，晚上回家，每天能收入三百文左右，足够维持支出，你授官的日期还没到，出去游历又没有钱，你若不嫌弃我的话，咱们同居吧。”王立很愿意。看她的家庭，生活也很节俭。家里的钥匙都交给了王立。每天早晨先给王立准备好一天的饭食，晚上回来时，总要带回些米、肉、布匹之类的生活用品交给王立。天天如此，王立看到妇人太劳累了，叫她雇个奴婢，妇人总是托词拒绝，王立也不强求。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每天中午回来喂奶，就这样，和王立同居了二年。忽然一天夜间妇人回来后，显得惶恐不安。她对王立说：“我有冤仇，刻骨铭心，为时已久。总想找机会报仇，今天总算如愿了。我要离开京城，希望你好自为之。这房子，是我

花钱自己买的，契书就在屏风里，这室内的东西，也都送给你。孩子我不能带去，他也是你的儿子，希望好好照顾他。”说完，擦干了眼泪就要走，王立也留不住，他看了她所带的皮囊，竟装着一个人头！王立很惊愕。她笑着说：“你不要多考虑，这事与你没关系。”立即拿着皮囊越墙而去，身如飞鸟。王立开门出去送，妇人已经走远了，王立在庭院中徘徊，又听到女人回来了，王立到门口迎接。妇人说，母子就要离开了，再喂他一次奶吧，她进屋去抚慰孩子。不一会儿，又出来走了，只是挥了挥手。王立掌灯回到室内一看，帐中的小孩已经身首分离。王立很惊慌，一夜未睡。他变卖了财产，买了马，雇了仆，到附近县内去住，等待这个事的结果。很长时间，也没听到什么风声。这年，王立又得了官，卖了住房去赴任。以后始终不知她的音信。

荆十三娘

唐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舍支山禅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爱妓，妓之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怅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骈，姿行威福。李慎祸，饮泣而

已。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郎仇之。旦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复与赵同入浙中，不知所止。（出《北梦琐言》）

唐朝进士赵中行，家住温州，多行豪侠之事。他到苏州，住支山禅院，僧房内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她的亡夫设斋。她仰慕赵中行，便和他同船到了扬州。赵中行很讲义气，花费了十三娘的一些资财，但她毫不介意。赵中行的朋友李正郎的弟弟三十九郎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妓女，妓女的父母强逼妓女嫁给了诸葛殷，三十九郎闷闷不乐。当时，诸葛殷和吕用之互相勾结，迷惑太尉高骈，作威作福，三十九郎怕惹祸，忍气吞声。偶然间把这事对十三娘说了。十三娘很气愤，对三十九郎说：“这是小事，我能为你报仇，明早你过江到润州北固山，在六月六日正晌午时等我。”三十九郎按约定时间到了，十三娘用皮口袋装着那个妓女，还有妓女父母的头，都送给了三十九郎。后来，她与赵中行又一同回到了浙中，不知住在什么地方。

许寂

蜀许寂少年栖四明山，学易于晋徵君。一旦有夫妇偕诣山居，携一壶酒。寂诘之，云：“今日离剡县。”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颇亦异之。然夫甚少，而妇容色过之，状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壶觞命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时寂按道服也）？”寂辞曰：“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净水拭脚。徘徊间不见。尔后再于华阴遇之，始知其侠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于梓潼厅。有一僧继至，县宰周某与之有旧，乃云：“今日自兴元来。”杜异之。明发，僧遂前去。宰谓杜曰：“此僧仍鹿卢躄，亦侠之类也。”诗僧齐己于泂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出《北梦琐言》）

四川人许寂，少年时住在四明山，向晋徵君学习《易经》。一天早晨，有一对夫妇结伴来到山里，提一壶酒。许寂问他们，他们说，今天离开的剡县。许寂说：“道路这么远，怎么能一天到？”也觉得很奇怪。丈夫很年轻，妻子的容貌更超过丈夫。容貌形象都很刚毅，然而却有些沉默寡言。这天晚上，拿酒和许寂同饮。丈夫拿出一副拍板，往板上钉了很多铜钉，边钉边高声歌唱，歌词都是说剑的事。一会儿又从臂间抽出两件东西，一边展开一边吆喝，竟是两口剑，并跳起，在许寂头上互相交击。许寂很害怕，一会儿又把剑收回匣中。喝完酒睡觉，天亮时，床上没有人了。到中午，又有一个陀头僧来寻找那对夫妇，许寂把具体经过告诉了他。僧人说：“我也是那样的人，你不想学吗？”许寂推辞说：“我喜欢玄学，不愿学这个。”那僧人很傲慢地笑了笑，又用许寂的净水洗脚，徘徊间不见了僧人，后来在华阴又遇到了他，才知道他是侠客。杜光庭从京城到四川，住宿在梓潼厅，有一个僧人也随后来了，县宰周某和他有旧交。僧人说，今天从兴元来。杜光庭感觉奇怪。第二天，僧人走了，县宰对杜光庭说，这个僧人是“鹿卢躄”，也是侠客之类的己。诗僧齐己在泐山松下，曾经遇到一个僧人，从大拇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着向空中飞去。

丁秀才

朗州道士罗少微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于观中，举动风味，无异常人，然不汲汲于仕进。盘桓数年，观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围炉，有肥羜美酝之羞。丁曰：“致之何难。”时以为戏。俄见开户奋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银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帅厨中物。由是惊讶欢笑，掷剑而舞，腾跃而去，莫知所往。唯银榼存焉。观主以状闻于县官。诗僧贯休侠客诗云：“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出《北梦琐言》）

朗州道士罗少微有一段寄居在茅山紫阳观，有一个丁秀才也和他同住观中。丁秀才的言谈举止，和平常人没有两样，但他不醉心于科举考试，徘徊逗留了好几年，观主一直待他很好。冬天的夜晚，大雪正下个不停，有两个三个道士围炉闲谈，若有肥羊肉为肴，喝着美酒该多好。丁秀才说：“这有什么难的？”大家认为他只是玩笑而已，一会儿，他竟开门

挥袖走了。到了半夜，他披了一身雪回来了，提一银榼（盛酒器）酒，拿了一只熟羊腿，他说这是从浙江帅府厨房中拿来的。大家既惊讶又高兴，挥剑跳舞，丁秀才却腾跃而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唯有那只银榼还在。紫阳观观主把此事报告了县官。诗僧贯休所作《侠客诗》中说：“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大概就是在江淮一带听了这件事而构思的吧。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东方朔 刘向 胡综 张华
束皙 沈约 虞世南 傅奕
郝处俊 孟诜 唐文宗 贾耽
段成式 江陵书生

东文朔

汉武帝时，尝有独足鹤。人皆不知，以为怪异。东方朔奏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因敕廷臣皆习山海经。山海经伯翳所著，刘向编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书》曰：益典朕虞。盖随禹治水，取山海之异，遂成书。

(出《尚书故实》)

汉武帝时，曾经出现过独脚鹤，人们不知是什么鸟，认为是一种奇怪的禽类。东方朔向武帝上奏说，这是《山海经》中所说的毕方鸟。经过验证果然是这样。于是，汉武帝下诏书，命令上臣们都学习《山海经》。《山海经》是伯翳所著的，西汉刘向按次序编辑并作序言。伯翳也叫伯益。《尚书》上说，伯益的《山海经》让我快乐。因为伯益曾跟随大禹治水，遍采山川河海的奇异之处，写成了此书。

刘向

贰负之臣曰危，与贰负杀契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在关提西北，郭璞注云。汉宣帝使人发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发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知。刘向按此言之。宣帝大惊，由是人争学山海经矣。(出《山海经》)

贰负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危。危和贰负共同去父杀契窳(yà , 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帝把危拘禁在疏属这个地方的山上，右脚戴着镣铐，两手和头发被反绑着，拴在山上的石头上，在关提西北部。东晋文学家郭璞在《山海经注》中是这样说的。汉宣帝刘询派人在上郡采掘大石块，在一个石室中发现一具古尸，全身赤裸，披发，双手被反绑，一只脚被铐着。汉宣皇上问这件事，大臣们没有知道的，只有刘向详细地说出了本末，汉宣帝很吃惊。由此，人们争学《山海经》。

胡综

胡综博物多识。吴孙权时，有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雕缕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时莫能识其所由者。权以综多悉往事，使人问之。综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县名。并掘凿江湖，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土之气。事见于秦记，此盖是乎。”众人咸叹其洽闻，而怅然自失。（出《综别传》）

胡综博学多识。东吴孙权时，有人在掘地时得到一个铜匣，长二尺七寸，上有琉璃盖，匣上雕刻着花纹。又得到一个白色玉石如意，手拿的地方刻着龙、虎、蝉形图案。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物件的来由，孙权认为胡综对过去的事情很熟悉，便派人去问。胡综说：“当年秦始皇东游，认为金陵一带有天子气，便改了县名，掘江挖河，推平山丘，并在各地埋下宝物，用这种办法破坏王土之气，此事在《秦记》上有记载。这些东西就是当年埋下的宝物。”众人很叹服胡综的博学多闻。自己感到很惭愧。

张华

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惊省署。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出《小说》）

魏时，殿前的大钟忽然自己鸣响了起来，省署内外一片惊慌。张华说：“这是由于四川铜山山崩，相互共鸣的原因，

所以大钟自鸣。”不久，四川上奏，果然是铜山山崩，时间和张华说的一样。

又

晋陆士衡尝饷张华，于时宾客盈座。华开器，便曰：“此龙肉也。”众虽素伏华博闻，然意未知信。华曰：“试以苦酒灌之，必有异。”试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穷其所由。鲧主曰：“家园中积茅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鲧过美，故以饷陆。（出《世说》）”

又中朝时，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故声相应。可鑪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依言，即不复鸣。（出《小说》）

又武库内有雄雉，时人咸谓为怪。华云：“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库中，果见蛇蜕之皮。（出《小说》）

又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即从华言，声闻数十里。（出《小说》）

又惠帝时，有得一鸟毛长数丈。华见而叹曰：“此所谓海鳧毛。此毛出则天下土崩。”果如其言。（出《异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测。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曰：

“未曾见此穴。”夫自过视之。至穴，妇推夫坠穴，至底，妇掷饭物，如欲祭之。此人当时颠坠恍惚，良久乃苏。得饭食之，气力稍强。周惶觅路，乃得一穴。匍匐从就，崎岖反侧。行数十里，穴小宽，亦有微明。遂得宽平广远之地。步行百余里，觉所践如尘，而闻粃米香，啗之芬美，过于充饥。即裹以为粮，缘穴行而食。此物既尽，复遇如泥者，味似向尘，又赍以去。所历幽远，里数难测。就明旷而食所赍尽，便入一都：郭郭修整，宫馆壮丽。台榭房宇，悉以金魄为饰。虽无日月，明逾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奏奇乐，非世所闻也。便告请求哀。长人语令前去，从命进道。凡遇如此者九处。最后所至，苦告饥馁。长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球，长人取之。次捋又取，后捋令啗食，即得疗饥。请问九处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还问张华当悉。”此人便复随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还六七年，即归洛，问华，以所得二物视之。华云：“如尘者是黄河龙涎；泥是昆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出《幽明录》）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热，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热尽，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热。如此无穷。世人贵其异，不能识其名。雷焕元康中入洛，乃赍以示华。华云：“此所谓‘然石’。”（出《异物志》）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每游其上。晋初，尝有一人误坠穴中。同辈冀其倘不死，试投食于穴。坠者得之为粮，乃缘穴而行。可十许日，忽旷然见明。又有草

屋一区，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坠者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不？”坠者曰：“不愿停。”棋者曰：“汝从西行数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异，慎勿畏，但投身入中，当得出。若饥，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坠者如其言。井多蛟龙，然见坠者，辄避其路。坠者缘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坠者食之。了不复饥。可半年许，乃出蜀中。因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也。”（出《小说》）

晋时，陆士衡曾请张华吃饭，当时宾客满座，张华揭开一食器，说：“这是龙肉。”大家虽然知道张华博学多识，但这次却有点不大相信。张华说，你们用苦酒浇一下试验，必然有变化。一试，那肉发出了五色光。陆士衡追问是怎么回事。厨师说：“我在园中茅草下得到一条白鱼，肉质、形状都很特殊，烹调后味道很美，所以才给您品尝品尝。”

又，晋中朝时，有人家中蓄有一个铜澡盆，早晚经常鸣响，就像有人击打似的。这人把这事告诉了张华，张华说：“你这个铜澡盆和洛阳宫中大钟的音律相同，所以宫中早晚敲钟时，你的铜盆也发声相应和，你可用锉把澡盆锉轻一些，它们的音律就不同了，也就不再鸣叫了。”按他说的办法做了，果然不再鸣响了。

又，武器库中发现一只公山鸡，大家感觉奇怪。张华说，这是蛇变的。他们便在库中搜寻，果然找到了蛇蜕的皮。

又，吴郡临平地方有一石崖崩裂，发现一只石鼓，敲打时不出声。问张华，他说：“可用四川产的桐木，刻成鱼形，用这个敲打石鼓，就能发出声音。”按他的说法办了，鼓的响声十里外都能听到。

又，晋惠帝司马衷时，得到一根数丈长的鸟毛。张华叹息一声说：“这是海鳧毛，一出现这种毛，天下就要发生地震。”果然如此。

又，洛中地方有一个洞穴，深不可测。有一妇人想杀害她的丈夫，对她丈夫说：“你没看见过这个洞吧？”丈夫走来看时，妻子把丈夫推到穴中。妇人扔了些食物，用来祭奠丈夫。这人起初时恍恍惚惚。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把妇人扔下的食物吃了，有了些力气。四处寻找出路，找到一个穴洞，伏下身子在里边爬，曲曲弯弯，爬了数十里，穴洞渐宽，也有了微弱的亮光，逐渐路也平了，地方也宽阔了。又步行了一百多里，觉得脚下踩的像尘土，闻着有股米香味，用嘴尝尝味道很美。他就用这东西充饥，还背了一些当粮食用。又沿着穴洞走，这东西也吃光了，又遇到像泥一样的东西，味道和方才那些尘土样的东西一样，他又吃这个，走了很远很远，也不知有多少里。眼前更宽阔了，食物又吃光了。他来到一座城堡，城中的建筑很整齐，宫馆也很壮丽，楼台亭榭，都用金子装饰。这里虽然没有太阳、月亮，但特别亮。人都三丈多高，身上披着羽毛衣，演奏的音乐也很奇特，在世间没有听到过的。他便哀求长人指点他，长人叫他还往前走。他又往前走，走过了九处这样的地方，到了最后一处，他很饥饿，长人指着庭中一棵大柏树，这树一百多围粗，树下有一

只羊。长人叫他捋羊胡子，最初得到一个珠子，长人拿去了，又捋出一个珠子，又被取去。最后捋出一个，才叫他吃了。他不饿了。他询问这九处是什么地方，他想留在这里不走了。回答说：“你的命运是不能在这住下的，你回去问张华就明白了。”这人又随着穴道往前走，竟走到了城郊，这一趟竟走了六七年的时间。回到了洛阳，他问张华，并把他得到的两样东西给张华看。张华说，像尘土的是黄河龙涎，泥是昆山下的泥，九处地方是九馆，羊是痴龙，第一个珠子若是吃了，与天地同寿，第二个能延长寿命，最后那个，只能充饥而已。

又，豫章地方有一种然石，用水浇便发熟，用来烹煮，可以做熟饭。放完热后，再用冷水浇，更热。可以这样反复生热，人们感到这种石头很怪，不知叫什么。雷焕元到洛阳时带了一块给张华看，张华说，这就是所说的然石。

又，嵩山北侧有个大穴洞，深不可测，老百姓每年都在上面游玩。晋初，曾经有一个误坠洞中，一起来的伙伴们希望他不死，便往洞中投放了一些食物，坠者就吃这些食物。他沿着洞穴往前走，十多天后，忽然前面宽阔明亮，又有一处草房，房中有二人对坐下棋。棋盘旁边有一杯白水，坠者说又饥又渴。下棋的人说：“你可以喝这个。”坠者喝完，力量增加了十倍。下棋人问：“你愿不愿意住在这里？”坠者说不愿意。下棋人说：“你往西走十几步，有一口井，井里有些奇怪，你不要害怕，你跳进去，就能出去。若饿了，就吃井中的东西。”坠者按照说的这么办了。井里有蛟龙，都给坠者让路，坠者沿着井壁往前走，井中有像青泥一样的东西，饿了就吃这些东西。半年多才走出来，到了蜀中。他回到洛阳，问

张华，张华说：“那是仙馆，你喝的是玉浆，你吃的是龙穴石髓。”

束皙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推之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盖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东（明抄本“东”作“汶”，《太平御览》三十引“东”作“汶”）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渊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业。”帝曰：“善。”赐金五十斤，而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出《续齐谐记》）

晋武帝司马炎问尚书郎挚仲治，三月三日曲水这个节日，是怎么个来历？仲治回答说：“东汉章帝刘^炟时，平原地方，有个叫徐肇的人，在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三天后都死了，村

里人们认为是件怪事，便到水边盥洗，洗去霉气，后来，人们在这个日子到河边喝酒，曲水的来历，就是依据这而来的。”武帝说：“若是如你所说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尚书郎束皙进言说：“仲冶年轻，不知这样的事，请允许我说说它的起源。从前，周公在洛阳，常把盛酒的器具放在河上，饮酒取乐，所以古诗中说，羽觞随东流。又因为，秦昭王在三日上巳时将酒放置在河弯时，看到一个铜人从深水中走出，手捧一把水心剑说：‘你现在统治西夏，将来一定称霸诸侯。’因此，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曲水。东西两汉沿用此俗，大业昌盛。”晋武帝说：“很好。”赏束皙黄金五十斤，将仲冶降为阳城县令。

沈约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贡径寸栗者，帝与沈约策栗事：帝得十余事，约得九事。及约出，人问今日何不胜？约曰：“此人忌前，不让必恐羞死。时又策锦被事。（出《卢氏杂说》）”

又天监五年，丹阳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围四尺，上锐下平，盖如盒焉。中得剑一，瓷具数十。时人莫识。沈约云：

“此东夷孟也，葬则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则随当时矣。东夷死则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识。语在江右（明抄本“右”作“左”）杂事。（出《史系》）

梁武帝萧衍很喜欢赌物游戏。这时宫中有进贡的一寸大小的栗子，武帝与沈约赌栗子，武帝赢了十多次，沈约赢了九次。沈约出来时，别人问他今天怎么输了？沈约说：“这个人忌妒比他强的人，不让他，恐怕他要羞死。”他又玩赌锦被的游戏。

又，梁武帝天监五年时，在丹阳山南面得了一件瓦器，高五尺，周长四尺，上尖下平，象个盒似的。里面有一把剑和十几件瓷器。当时人们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沈约说：“这是东部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陶器。葬人时用来代替棺槨，它的尺寸比较小，因为东部少数民族死时都是坐葬。”柴武帝佩服他的博学多识。这事记载在《江右杂事》中。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写列女传，屏风已装，未及求本，乃暗

书之，一字无失。（出《国史异纂》）

唐太宗李世民命令虞世南在屏风上书写列女传，当时屏风已装好，来不及去取书，虞世南凭记忆书写，一字不漏。

又

太宗常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此行秘书也。”

唐太宗常常出行，掌管皇上出行的部门想派一个善写的副书跟随他。他说：“不用，这次由虞世南当秘书。”

傅奕

唐贞观中，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

士女奔凑，其外如市。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莫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焉。”僧緘膝甚严，固求，良久乃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出国史异纂）

唐朝贞观中期，有一个婆罗门僧说：“他得到一颗佛牙，没有任何东西能打碎它。”于是，男男女女都来观看，门庭若市。正赶上傅奕卧病在床，听说后告诉他儿子说：“那不是佛牙，我听说金刚石特别坚硬，一般的东西打不碎它，唯有用羚羊角才能打破它，你可以去试一试。”那僧人将佛齿放在袋中，绑扎严密，他不愿拿出，傅奕儿子再三恳求，很久才让他看，他用羚羊角一打，应手而碎。从此，再没有人去看了，现在雕刻珠玉的人都用这种方法。

郝处俊

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须无脂肥羊肉充药。韦不知所从得，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俊曰：“上好生，必不为此事。”乃进状自奏；其无脂肥羊肉，须五十口肥羊，一一对前杀之，

其羊怖惧，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后一羊，则极肥而无脂也。上不忍为，乃止。赏处俊之博识也。（出《朝野僉载》）

唐太宗问光禄卿（掌管皇帝膳食的官）韦某说：“须要用无脂肥羊肉做药。”韦某不知去哪里能找到，便到宫中大臣侍中郝处俊家去问，郝处俊说：“皇上不愿杀生，他不能做这件事。”于是亲自上奏书说，无脂肥羊肉，要用五十口肥羊，一个一个地在羊面前杀死，羊都很害怕，脂便破了，入到肉中，取最后一只羊，这羊肉很肥但无脂。皇上不忍心这样做，便停止了。皇上很赞赏郝处俊的博学多识。

孟诜

唐孟诜，平昌人也，父曜明经擢第，拜学官。诜少敏悟，博闻多奇，举世无与比。进士擢第，解褐长乐县尉，累迁凤阁舍人。时凤阁侍郎刘祎之卧疾，诜候问之，因留饭，以金碗贮酪。诜视之惊曰：“此药金，非石中所出者。”祎之曰：“主上见赐，当非假金。”诜曰：“药金仙方所资，不为假也。”祎之曰：“何以知之？”诜曰：“药金烧之，其上有五色气。”遽

烧之，果然。祎之以闻。则天以其近臣，不当旁稽异术，左授台州司马，累迁同州刺史。每历官，多烦政，人吏殆不堪。薄其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议之。（出《御史台记》）

唐朝，孟诜，平昌人氏。他父亲孟曜，经过经学考试及第，任学官。孟诜年少聪明，博闻多识，举世无比，进士及第，初任长乐县尉，后升为凤阁（中书省）舍人。当时凤阁侍郎刘祎之患病卧床，孟诜去问候，刘祎之留他吃饭，用金碗盛乳酪。孟诜看到很惊奇地说：“这碗是用药金做的，不是石头中冶炼出的自然金。”刘祎之说：“这是皇上的赐物，不会是假金吧？”孟诜说：“药金是用仙方配制出来的，也不是假金。”刘祎之说：“你怎么知道？”孟诜说：“你用火烧它，能出现五色气。”马上烧之，果然有五色气，刘祎之这才明白了。武则天执政时，把孟诜任为宫廷近臣，因为他搞旁门异术，又把他降为台州司马。后来又升为同州刺史。他每到一处为官，为政繁琐杂乱，官、民都不堪忍受。他对妻室也很轻视。他常说，妻室可以用来做菜肴，招待客人。人们对他议论纷纷。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听政暇，博览群书。一日，延英顾问宰臣，毛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时宰相李珣、杨嗣复、陈夷行相顾未对。珣曰：“臣按尔雅，苹是藜萧。”上曰：“朕看毛诗疏，苹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假非藜萧。”又一日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姑有斫粟金跳脱，是臂饰。（出《卢氏杂说》）

唐文宗李昂，在处理朝政的闲暇时间，经常博览群书。一天，他在延英殿中问左右的宰相和大臣：“《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什么草？”当时宰相李珣、杨嗣复、陈夷行相互看了看，没回答。李珣说：“臣按《尔雅》的解释，苹是藜萧（一种像苹似的植物）。”皇上说：“我看过《诗经注》，那上面说，苹叶圆、花白，在野地丛生，好像不是藜萧。”又一天，他问宰臣：“古诗有一句‘轻衫衬跳脱’。这‘跳脱’是什么东西？”宰臣们没有回答。皇上说：

“就是现在腕上戴的镯子。”《真诰》（南朝梁，陶弘景编的一套书）上说“安姑有斫粟金跳脱”，是手臂上的装饰物品。

贾耽

唐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乃是（明抄本“乃是”作“自乃”）蕃虏来者，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郡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出《卢氏杂说》）

唐时，贾耽非常喜好地理学，他经常和四方来的使臣，被俘虏来的少数民族坐在一起，询问那里的山川风貌，自然情况，他这样积累了三十年，准备好了资料，撰写了一部《海内华夷图》。问各地来的人，书中所写的内容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段成式

唐段成式词学博闻，精通三教；复强记，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尝于私第凿一池，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怪其异质，遂持来献。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悬铁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户，但开一牖方才数寸，亦緘鑄之。时与近亲辟牖窥之，则有金书两字，以报十二时也。其博识如此。（出《南楚新闻》）

唐时，段成式不但对诗词有很高的造诣，而且精通道、释、儒三教，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披阅过的文字，就是千言万语，他也能过目成诵，略无遗漏。他曾经在房前开凿一个池子，工人在土中挖了一片铁，这铁的形状质地都很特殊，便给他送来。段成式用尺量铁。量铁的圆周后，只是笑而不语。他腾出一间房子，把这片铁悬在房中的北墙上，然后把屋用泥抹过，只留下一几寸见方的小窗，这小窗也用锁锁着。一些和他亲近的人从小窗中看到，上面有金书两字，用来报告每天的十二时辰。他就是这样有学问。

又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徵引典故，无一事重叠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实。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瞻。山简云：“吾年四十，不为家所知。”颇亦类似。（出《玉堂闲话》）

段成式喜欢打猎，他父亲段文昌常常忧虑这件事，段成式已经年长，做父亲的也不便当面训斥，而请从事（府郡中的小官名）告诉成式。他的幕僚和他一同到学院时，从事便把丞相（段成式父亲的官职）的意思转告给他，他很认真地听并表示感谢。第二天，又去郊外打猎，所带的鹰犬比平时多一倍，给那些从事们每人一对兔子。并附信一封，他的信中所引用的典故，没有一事是重复的，那些府中的从事都感到惊讶，他文章中的典故出处意是那样多。他们一起去见段

文昌，把他们的文章给段文昌看，看过之后，文昌才知道了他儿子的学识、技艺是那么广博。山简（山涛的幼子，西晋时官至尚书左仆射）曾说：“我都四十岁了，家中人还不了解我。”段成式 and 山简很相似。

江陵书生

江陵南门之外，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许，具体而微。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数百年前，此州忽为洪涛所漫，未没者三二版。州帅惶惧，不知所为。忽有人白之曰，洲之郊墅间，有一书生博读甚广，才智出人。请召询之。及召问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门。仆尝读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置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后闻版筑此城，毁其旧制，是以有此怀襄之患。请掘而求之。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荆帅于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绝。今于其上又起屋宇，志其处所。旋以《息壤记》验之，不谬。（出《玉堂闲话》）

江陵县城的南门外，雍门内的东墙下有一所小堂室，堂室上覆盖小瓦，只有一尺多高，堂室虽小，梁、柱、门、窗，一应俱全。询问州内的人，这是什么建筑？回答说，这是

“息壤”。问这“息壤”是怎么个来由。说，几百年以前，这个州暴发洪水，土地大部分被淹没，没淹没的只有三两处建筑，州帅很惶恐，不知怎么办好。忽然有人告诉他说，在城郊有一个书生，博览群书，才智出众，请把他召来问一问。把那读书人召来询问，他说这是“息壤”之地，建在南门。我曾读过《息壤记》，书中说，大禹为了填塞洪水，这里有海眼，洪水就是从这泛滥出来的。大禹雕刻石头，造了一个龙宫，填在穴中，用以堵塞水脉。后来听说为了建筑此城，把旧建筑都毁掉了。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水灾。请挖掘一下看看。在东墙下挖了数尺，果然挖出了一个石头雕刻的宫室，已经被损坏了。荆州帅于是重新修葺，用厚土掩埋，才没有再发生洪水。现在在土上面又建起这个堂室，用来标志这个地方。用《息壤记》一对照，他说得很正确。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马相如 谢朓 沈约 庾信
王勃 卢照邻 崔融 张说
崔曙 王维 李翰 顾况
卢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韩翃 杨凭 符载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门

司马相如

汉司马相如赋诗，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

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之赋而弗迨也，故雅服焉。相如为上林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卿（明抄本“卿”作“通”）。牦柯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必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博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敢言作赋之心矣。（出《西京杂记》）

西汉时，司马相如作的赋，受到人们的称赞，他的赋典雅、富丽。其他诗人的作品，都不如他。他的文友扬子云说：“长卿（司马相如的字）作的赋，不似从人间来的，简直是神仙点化而成的。”扬子云学司马相如的赋，但是赶不上司马相如，所以他很佩服司马相如。相如写的《上林赋》，文章潇洒，内涵深广，控引天地，涉古及今。有时睡卧构思，灵感来时便跃然而起，挥笔为文，深思熟虑，精雕细刻，几百天后才写成。他的友人盛览（字长卿），也是牦柯一带的名士，曾问司马相如作赋的方法，相如说：“要想写好一篇文章，要有好的形式，一字一句，一辙一韵，都要认真推敲。还要有丰富的内容，作者要有广阔的胸怀，总览世间众生相，这样，你的文章才能内涵深广，而不只是罗列一些表面现象。”盛览写完了《列锦赋》后，便退出了文化圈子，终身不敢谈作赋的想法。

谢朓

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
(出《谈薮》)

梁高祖非常喜欢和推崇陈郡人谢朓的诗，他常说，三天不读谢朓的诗，觉得口中无味。

沈约

梁奉朝请吴均有才器，常为剑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高祖谓曰：“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均默然无答。均又为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隐侯约语之曰：“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

约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讫。”（出《谈薮》）

梁时，奉朝请（闲散官员）吴均有才华、有器度。他曾写过一首《剑骑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梁高祖对他说：“你诗中说的天子我已经看见了，那么关西在哪？”吴均沉默，没有回答。吴均另一首诗中有：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约（南朝梁时文学家，梁武帝登位时封为建昌县侯，死后谥隐，故称其为隐侯）说：“印黄沙，用语太奇。”吴均说：“我也在你的诗中读过这样的句子：山樱发欲然。”沈约风趣地说：“我开始用的‘欲然’，现在已经‘印’完了。”

庾信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载》）

梁时，庾信从南朝出使北朝西魏长安，刚去的时候，北方的文人很看不起他。他把他作的《枯树赋》给他们看，读过之后，便不敢再轻视他了。当时，西魏文学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碑文，庾信读后很欣赏，并为他书写了碑文。南朝的人问庾信：“北方的文人怎么样？”庾信说：“唯有《韩陵山寺碑》的碑文还可以，薛道衡、卢思道多少懂点文墨，其余的都是驴鸣狗叫，喧扰嘈杂而已。”

王勃

唐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出《谈薏》）

唐时，大文学家王勃每当书写碑颂时，先磨很多墨，他却盖被蒙头躺卧，忽然起来，提笔书写，一气呵成，也不涂改。当时人们把这叫做腹稿。

卢照邻

唐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畊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出《朝野僉事》）

唐朝的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他二十左右岁的时候，在邓王府任过：“典签”（掌管起草文书、奏表、宣行教命的小官）“书记”（主管文书工作的人员）等职。邓王府内有很多书籍，照邻读了很多，而且还能记住一些。后来他升任益州新都县县尉。任期满后，他到四川去远游、盘桓，终日饮

酒、赋诗，生活的很豪放、开朗。所以人们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卢照邻听后说：“在王勃之后我很高兴，可是在骆宾王之前，我感觉很耻辱。”当时，杨炯的诗，喜欢把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东汉时作家、学者）之略谈、”陆士衡（西晋文学家）之所记；“潘安仁（西晋文学家）宜其陋矣”、“仲长统（东汉末年文学家）何足知之”。人们称这是“点鬼簿”。骆宾王的诗文好用数字，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人们称他为“算博士”。卢照邻的文章，当时人们没有评论他的得失。很可惜，他得了风痹症，他著有《幽忧子集》，用来发泄自己的忧愤情绪，文集共二十卷。

崔融

唐国子司业崔融作武后册文，因发疾（“疾”原作“席”，据明抄本改）而卒。时人以为二百年来无此文。（出《国史纂异》）

唐朝国子司业（学官，监内副长官，掌儒学训导）崔融，

因为撰写《则天哀册文》精思劳苦而患病死亡。人们认为，二百年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好文章。

张说

唐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艺之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异乎？若施之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秣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出《大唐新语》）

唐时，张说和徐坚同在集贤院当学士十多年，两人爱好一致，感情相投。当时和他们共事的学士们，已经衰落的很多，独有张、徐二人还留在集学院。张说把当年的学士名字都一一写出来，和徐坚一起观看。徐坚对张说说：“诸位当年都是各有专长，各领风骚啊，请问文章方面，谁先谁后？”张说说：“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章，都是良金美玉，无可挑剔。富嘉谟的文章，严峻峭拔，雄奇豪放，别具一格，他这种言论，若是用在议论朝政的地方，必然引起大乱子。阎朝隐的文章，浓妆艳抹，词藻华丽，轻歌曼舞，读后令读者愉悦，虽然有些风流儒雅，但是有点过于幽默诙谐。”徐坚又问：“现在的后起之秀，谁的文章好？”张说说：“韩休的文章，有如美酒佳肴，词语典雅，但缺少韵味。许景先的文章，虽然肌肤丰满，华丽可爱，但缺少风骨。张九龄的文章，有如淡妆素裹，应时实用，但缺少润饰。王翰的文章，像华美的玉器，灿烂珍贵，但多有瑕疵。若能去其所短，扬其所长，也是一时之秀啊！”

崔曙

唐崔曙应进士举，作明堂火珠诗，续（明抄本“续”作“以赎贴”三字）有佳句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其

言深为工文士推服。既夭歿，一女名“星星”而无男。当时咸异之。（出《明皇杂录》）

唐朝，崔曙应进士举，他作了一首《明堂火珠诗》，续作中有佳句：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诗中的措词深为文人们推崇和叹服。崔曙死后，只留下一女，名星星，没有男孩。他留下的后人和他诗中写的一样，当时人们认为很奇异。

王维

唐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凉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以为含英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也。（出《国史补》）

唐时，王维信仰佛教，所以他的字叫摩诘，性情很高。他得到了宋之问在兰田辋川的一套居所，风景很美，就是现

在的清凉寺。王维的诗享有盛名，他写诗时好摘取别人的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们认为这是《含英集》中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这两句诗是李嘉佑的诗。

李翰

唐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出《国史补》）

唐时的李翰，文章的气势虽然宏伟畅达，而他的内心却很苦闷。晚年时居住在阳翟邑，常常从阳翟邑令皇甫曾那里借用乐器，文思枯竭时就演奏乐器，精神饱满时则写文章。

顾况

唐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诗友游于苑中。流水上得大梧桐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泛于波中。诗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十日余，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一诗，故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出《本事诗》）

唐时，诗人顾况住在洛阳，在闲暇时和一两个诗友在宫墙外边的园林中游玩，在从宫墙内流出的水上，拾到一枚大梧桐树叶，叶上有一首题诗：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顾况第二天在流水的上游，也在树叶题了一首诗，放在水中，诗是：

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

君恩不断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十多天以后，又有人在园林游春，又在一片树叶上得了首诗，拿给顾况看，诗是：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

卢 渥

中书舍人卢渥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攀来。叶上及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不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独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篋。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出《云溪友议》）

中书舍人卢渥应举那年，偶然走过宫墙的御沟，看水上有一枚红叶，他叫仆人拿过来，一看，红叶上题了一首绝句，把它放在装衣帽的小箱中，有时拿出来给朋友们看看。到唐

宣宗李忱的时候，裁减宫女，皇帝下诏书，准许宫女嫁百官司吏，独不允许嫁给举人。卢渥后来来到范阳任职，恰巧得到了一个从宫中退出来的宫女，看到了红叶，感慨万千。过了一会宫女说：“当时只是偶然题诗放在水中，没曾想却在郎君的箱子中收藏着。”一看笔迹，果然是她写的，两人都为此事奇巧而惊讶。那红叶上的诗是：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唐德宗

唐德宗每临朝，多令征四方丘园才能（“能”字原缺，据《杜阳杂编》补），学术直言极谏之士。由是题笔献艺者满于阙下。上多亲自考试，故绝请托之门。是时文学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乖谬者即浓点笔抹之，或称旨者翘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脱门生也。”公卿大夫已下，无不服上藻鉴。宏词独孤绶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览，称叹久之。因吟其词云：化之式孚，则必爱（明抄本“爱”作“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甚嘉之，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于荆山之南。

而绶不斥受献，不伤放弃，上赏为知去就也。（出《杜阳杂编》）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出《国史补》）

唐德宗李适每次上朝时，多次下令征召四方隐居的能人，学术有成，敢于直言谏议的人士。因此，宫殿门前聚集了很多被举荐来参加考试的人。皇上亲自主考，杜绝了旁门左道、托人说情等不正之风。儒生的地位被提高了，平等竞争，公道大振。知情者都为推荐贤士而尽心尽力。皇上在宣政殿设立考场，遇有错谬之处浓笔点抹，遇有称心的文章，则翘足吟诵。第二天，便把考试的文章给宰臣和学士们看说：“这都是我的门生。”满朝的官员，都很叹服皇上的英明。参加宏词科考试的独孤绶作了一篇《驯象赋》，皇上读过之后，赞叹很久，还吟诵着赋中的句子：化之式孚，则必爰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皇上特别赞赏这些句子。所以皇上在他的名下写了第三等。早在代宗朝时，文单国进贡驯象三十二头，皇上命令放到荆山南部。独孤绶在赋中既没有说接受进贡不对，又没说把驯象放回山中不好，皇上很欣赏他很理解皇上的心意。

唐德宗贞元五年，初设中和节，皇上作了一首诗，众朝臣唱和，皇上下诏把这些诗的写本赐给客州的戴叔伦（任容州经略使，唐时著名诗人）。国人为戴叔伦而荣耀。

戎昱

唐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有五利而无千金之费。帝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瞿拟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辞焉。”帝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士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帝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者矣。（出《云溪友议》）

唐宪宗李纯当皇帝的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经常搔扰唐朝的边境。大臣们奏议，有人主张用过去的和亲办法，并说和亲有五项好处而又不用破费金钱。皇帝说：“近来听说有一位臣能写诗，但他的姓氏很少见，不知是谁？”宰相回答说，恐怕是包子虚、冷朝阳吧？都不是。皇帝便吟诵了这首诗：

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
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
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
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

侍臣们回答说，这是戎昱的诗。京兆尹李銮曾经要把女儿嫁给他，叫他改姓，戎坚决辞绝了。皇帝高兴地说：“我还记得他和一首《咏史》诗，此人若是在的话（戎昱卒于贞元年间），我一定叫他去任朗州刺史，朗州所辖武陵县的桃源，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诗人到那里一定会写出很多的诗作。”皇帝日理万机，在议政时，又能引用这些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实在是读书人的荣幸。这首《咏史》诗是：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夫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皇帝笑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当年用和亲的办法，也太懦弱了。”于是，大臣公卿们便不再议论和亲的办法了。

李 端

唐郭暧尚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绝妙。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喜，出名马金帛为赠。是会也，端擅场；送丞相王缙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丞相刘晏之巡江淮，钱起擅场。（出《国史补》）

唐朝，郭暧娶了升平公主，当了驸马。有一次他宴请了很多文士，即席赋诗，升平公主在帷帐后面观看。李端在宴会正在进行中写完了诗，有“荀令何郎”之句，众人称赞句子绝妙。有人说他事前就构思好了。李端说：“换一韵我再赋一首。”钱起（诗人）说：“就用我的姓为韵。”李端又有“金埒铜山”之句。郭暧非常高兴。赠给他名马、金银、布匹。这次宴会，李端出类拔萃。在送丞相王缙去镇守幽朔的宴会上，韩翃出众。在送丞相刘晏去江淮巡视的宴会上，钱起超群。

韩翃

唐韩翃少负才名。侯希逸镇青淄，翃为从事。后罢府，闲居十年。李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共目为恶诗韩翃。翃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扣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底状报，制诰缺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云，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也？”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出《本事诗》）

唐朝，韩翃年轻时很有才华，很有名气。侯希逸镇守青淄时，韩翃在他手下当从事。后来被罢官，在家闲居十年。李勉去镇守夷门时，被启用为幕僚，当时韩翃已经到了晚年，和

他一起任职的都是些年轻人，对他不了解，看不起他写的诗。韩翃很不得意，多称病在家。唯有一个职务不高的韦巡官，他也是一个知名人士，和韩翃相处的很好。一天半夜时，韦巡官扣门声很急，韩翃出来见他，他祝贺说：“你升任驾部郎中了，让你主持制诰（起于皇帝所下文告和命令）。”韩翃很吃惊说：“不可能有这种事，一定是错了。”韦巡官坐下后说，皇帝的文告、命令，缺少起草的人，中书省两次提名，皇帝没批。又请示，德宗批示：用韩翃。当时还有一个同韩翃同名同姓的人，任江淮刺史。又把他两人上报皇帝，皇帝批示说：“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就用写这首诗的韩翃。韦巡官又祝贺说：“这不是你写的诗吗？”韩翃说是。他才知道没有错。天亮时，李勉和同僚们都来祝贺。这时正是唐德宗建中初年。

杨凭

唐京兆尹杨凭，兄弟三人皆能文，为学甚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出转载）

唐朝时京兆尹杨凭，兄弟三人的文章都很好。他们在学习时，都很刻苦。为了写一篇文章，三人同坐在院中的大石上，不怕霜露打湿了衣服，直到把文章写完。

符载

唐符载字厚之，蜀郡人，有奇才。始与杨衡、宋济栖青城山习业。杨衡擢第，宋济先（明抄本“先”作“老”）死，无成。唯载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韦皋镇蜀，辟为支使。虽曰受知，尚多偃蹇。皋尝于二十四化设醮，请撰斋词。于时陪饮于摩诃池，载离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刘辟时为金吾仓曹参军，始依皋焉。载与撰真赞云：“矫矫化初，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鹗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觐，麟阁之中。”及皋卒，辟总留务，载亦在幕中。及辟败，载亦免祸。（出《北梦琐言》）

唐明，四川人符载，字厚之。有奇才。他曾和杨衡、宋济在青城山学习。杨衡及第，宋济先死，一事无成。唯有符

载自恃有才，非常傲慢。韦皋镇守四川时，把他用为管理军中给养的支使。虽然是知遇之恩，他仍然很骄傲。韦皋在二十四化设道场，请他写斋词，韦皋在摩诃池旁陪他喝酒，符载离开席位洗了洗手，命十二个小吏捧砚台，分列两旁，他缓步池间，口授斋词，才思敏捷，速度很快。刘辟依附韦皋任金吾仓曹参军，符载给刘辟题画像的诗是：“矫矫化为，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鹞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阁之中。”韦皋死后，刘辟统领留下的事务，符载也在幕府中，刘辟失败时，符载并没受牵连。

王建

唐王建初为渭南县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故元稹以尝有宫词，诏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将被奏劾，因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出《云溪友议》）

唐朝诗人王建，开始时在渭南任县尉，和宫中宦官王枢密是同宗，由于他们的职务不一样，王建很轻视王枢密。有一次因饮酒过量，王建说起了东汉时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由于重用了宦官，使朝中正直之士被杀被禁之事，王枢密认为是讥讽他。他责问王建：“兄弟所有的宫词，天下人都在传诵，宫廷警卫森严，怎么都传到了外面？”王建没法回答。元稹所作的宫词，也曾有被下诏禁止的。朝廷中认为西汉时的孔光终日清谈，不论政事，是非常谨慎的。后来有人上奏弹劾王建，因为他写的诗，却脱过了灾祸。他的这首诗是：

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
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友马每交骑。
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
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裴 度

唐宪宗以玉带赐裴度，临薨却进。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

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间。”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出《因话录》）

唐宪宗李纯曾赐给诗人裴度一条玉带，他在临死前，想把玉带再献给皇上，他的门人给皇上写奏表，都不如他的意。他又叫他的弟子执笔，他口授：“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间。”听到的人都叹服他的文词简洁、贴切而不乱。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杨柳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后除苏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先于神女

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居易睹题处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刘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兢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诗，与繁生同济，而竟不为。（出《云溪友议》）

唐朝，白居易有一姬善歌，名樊素；另一姬善舞，名小蛮。他曾在诗中写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来，白居易年高体迈，而小蛮却正值青春年少，丰腴艳丽。他写了一首《杨柳词》，用以抒发他的惆怅心情。这首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如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到了唐宣宗李忱时，宫中常演唱这首词。皇上问：“谁写的词？永丰在什么地方？”左右大臣一一回答了他。他便派人东去洛阳，取来两枝永丰柳，栽植在宫禁中。白居易知道

皇上知道了他的姓名，皇上又有那么大的兴致，他又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白居易调任苏州刺史时，他过三峡沿江而下去赴任，当时秭归县的繁知一，听说白居易要过巫山，他事先在神女祠的粉墙上用大字书写了一首诗：

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

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

白居易看到题诗心情很舒畅，便邀请繁知一，说：“历阳郎中刘禹锡，治理白帝城三年（刘禹锡曾任夔州刺史），曾想在这里写一首诗，却因为胆怯而没有写。他离开这里的时候，认真读了一千多首写巫山的诗，他认为只有四首最好，这四首诗，确实古今绝唱啊！一般的人是不敢轻易再写了。沈佺期的诗：

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

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

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

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

王无兢的诗：

神女向高唐，巫山不夕阳。

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

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

雾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

李端的诗：

巫山十三重，皆在碧空中。

回合云藏日，霏微而带风。

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

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

皇甫冉的诗：

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

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

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

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

白居易吟咏完这四首诗，便和繁知一乘船而去，而没有在此题写诗篇。

元和沙门

唐元和中，长安有沙门（不记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之处。张籍颇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见他桃李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出《摭言》）

唐宪宗元和年间，长安有一个僧人，非常喜欢挑剔别人

文章的毛病，尤其能捕捉文章的语言、内容和前人相似的地方。诗人张籍很恼怒他这种做法。于是搜寻了两句：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便去找那僧人夸耀说，我这两句的意思没有和前辈一样吧？僧人笑说，这意思也有人写过。张籍说，以前有谁写过？僧人冷冷的吟诵道：“见他桃李发，思忆后园春。”张籍听完后拍掌大笑。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峽游人 谭铎 周匡物 王播
朱庆余 唐宣宗 温庭筠 李商隐 刘瑒
郑畋 司空图 高蟾

杜 牧

唐白居易初为杭州刺史，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之。始植于庭，栏门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从富春来，未知白，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渐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

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幙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白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依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次之。张曰：“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褻毋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白又以祜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叹曰：荣辱纠纷，亦何常也。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自是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矣。先是李林宗、杜牧，与白犖不较文，（“文”原作“之”，据《云溪友议》改）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李尝谓白为嚙嚙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獠子也，其锋不可当。”后杜牧守秋浦，与张祜为诗酒之友，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白有非祜之论，尝不平之。乃为诗二道以高之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为祜得意之语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异于白而曲成于张也。故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谣言褻语，鼓扇浮器。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于祜耳。（出《云溪友议》）

唐时，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派人去寻找牡丹花。独有开元寺的僧人惠澄在京师得到，开始在庭院栽植，周围的栏杆很密，别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已经是春深时节，惠澄用油布搭小棚覆的花上，牡丹花从此才开始在杭州种植。这时，正巧徐凝从富春来，没有先打招呼先题了一首诗：

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
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
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
唯有数包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

白居易这时也到开元寺云赏花，看到徐凝便让他一起喝酒后再回去。这时张祜也坐船来了，表现的很放荡。张祜与徐凝二人都想参加科举考试。都希望得到白居易的举荐。白居易说，你们二位这次的文章，就象廉颇和白起相斗一样，胜负在此一战。便为他们出了《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两个题目。考完后送到京中，徐凝第一，张祜第二。张祜说，我的诗中的“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开”。很多读书人认为陈后主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也是空有前名。张祜题写的《金山寺》诗中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岩闻”的句子，虽然綦毋潜有“塔影挂青汉，钟志和白云”的句子，这句话也不算好，白居易又说到张祜的宫体诗，四句都挺工整，这没有什么奇异的寺方，他没有徐凝“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这样走了。徐凝也敲打着船舷回云了。从此，

这二位再也不云找人举荐，再也不参加乡试。李宗林、杜牧和白居易曾经在京城谈论过文章，李杜二人说元稹和白居易的诗体庞杂，一般读书人很轻视，因此，彼此间产生了矛盾。白居易任河南尹，李宗林为河南令，他俩路上相遇，白骑马，李坐轿，好象不太合乎常礼。李宗林曾说白居易是个爱唠叨的老头，大家听后笑了，白居易的名声稍微受点损伤，白居易说：“李直木（宗林的字）象条咬我的疯狗，相当厉害。”后来，杜牧到秋浦时，和张祜成为诗酒之交，他非常喜欢张祜的言论，很为张祜不平，他为了提高张祜的声誉，曾写过两首诗。诗中有“谁人得假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和“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的句子。张祜的诗：“故国三千里，深宫三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是张祜最满意的作品。李宗林和杜牧身旁的人，都很称赞。都不同意白居易对张祜的评价，而赞扬张祜。杜牧也写文章评论说，元稹和白居易的诗，多为谣词浪调，轻浮之作，我就是职位在他以下，不能和他较量。杜牧这也是为了提高张祜的声誉。

天峽游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邓先（明抄本“先”作“仙”）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洎死，自京

归葬是山，云是尸解也。然悉为丘陇，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不言姓字，但云天峽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出《云溪友议》）

麻姑山，山谷秀丽，草木多奇。邓先客籍延康，他家四五代都是道士，穿紫衣，到他死时，由京城运回麻姑山安葬。他的灵魂虽然已得道成仙，但尸体也埋成了一个坟丘，两旁松柏相望。诗人经过这里，必有吟咏，所题之诗已经一千多首。忽然有一少年，在这题了一绝，他没有题写姓名，只说是“天峽游人”。后来人们看到他写的诗，也就再没有题诗的了，邓氏的名声，也逐渐渐弱，他的诗是：

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
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谭铢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比于钱唐苏小小。死葬吴宫之

侧。行客感其华丽，竟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之秀士也，因书一绝。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出《云溪友议》）

真娘，是吴国中的美人，好比钱塘的苏小小。她死后葬在吴宫旁侧，过往行人墨客有感于真娘的华丽美艳，在她墓前树上提了很多诗。有个叫谭铢的举人，他是吴地的一位才子，他题写了一首绝句，以后再来的，看到他那首诗，便不再写了。他的诗的是：

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
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周匡物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士及第。时以歌诗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

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出《闽川名士传》）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氏。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时在王播榜下进士及第，当时他的诗歌很有名气。最初的时候，周家很贫苦，去应举时都是徒步往返，正是落魄风尘，怀才不遇的时候，坐船都没有钱，等了很久也过不去钱塘江，他回到公馆题了一首诗：

万里茫茫无垠遥，秦皇底事不安桥。

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

郡官看到诗后，怪罪摆渡的小吏。到现在各地的渡口都传诵这首诗，摆渡人不收应举人的船费是从这开始的。

王 播

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后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名，皆以碧纱罩其诗。播继以二绝句曰：“三

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未（明抄本“未”作“已”）了各西东，惭愧闻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出《摭言》）

唐朝尚书左仆射平章事王播，少年时孤苦贫穷。曾经在扬州惠照寺木兰院客居，跟随僧人吃斋饭，后来逐渐厌烦他，怠慢他，吃完饭后敲钟。二十四年后，王播当了大官，成为镇守淮南的节度使，他重游旧地，看到他写的诗都用绿纱罩上了，王播写了两首绝句：

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
如今再到径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上堂未了各西东，惭愧闻黎饭后钟。
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朱庆余

唐朱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余新旧篇什数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于怀抱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无不缮录讽咏，遂登科第。初庆余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明抄

本“镜”作“奉”)心，自知明艳更沈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入四海内矣。（出《云溪友议》）

唐时，朱庆余遇见水部员外郎张籍后，二人成为知音。张籍把庆余的很多新旧作品要去，经过他吟诵修改后，只留二十六篇，张籍把些作品带在身边，经常向别人推荐和赞扬。当时人们认为张籍很喜欢重视好作品，也都抄录背诵。宋庆余在科考中登科及第，开始时宋庆余还很谦虚，他作一首《闺意》，献给张籍，诗是：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张籍也酬答了他一首：

越女新妆出镜新，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由此，宋庆余诗名大振，到处流传。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博士宏词，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藩等问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对曰：“赋忌偏枯庸杂，论失褒贬是非，诗则缘题落韵，（缘题，如白云起封中诗，元封中白云起是也。按《云溪友议》七无“元”字。）其间重用文字，乃是庶几，亦作有常例也。”又曰：“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云：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钱起虽重用字，他诗似不及起。虽谢朓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远，水还江汉流’之篇。无以比也。”其宏词诗重用字者登科。起诗便付史选。（出《云溪友议》）

唐宣宗李忱时，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宏词科博干考试，主管部门为了考定名第涉及到诗赋论。皇上在延英殿诏来中书

舍人李藩等，问他们，在考试中，重复用字的怎么办？李藩回答说：“赋忌用词偏颇枯燥，肉容平庸杂乱。论怕褒贬不明，是非不清。诗则要求切题押韵。这里的重用字也许差不多，但也有破例的。”皇上又问：“谁的诗重用字了？”回答说，钱起的《湘灵鼓瑟》诗中写道：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他的这首诗中，用了两个“不”字。皇上说，钱起虽然重用了字。别人的诗都不如他。虽然谢朓有首诗：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远，水还江汉流。这篇也没法比。这次宏词科考试中，重用字者登科及第。钱起的诗被收入《史选》

又

宣宗因重阳，赐宴群臣，有御制诗。其略去：欵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边。宰臣以下应制

皆和。上曰：宰相魏谟诗最出，其两联云：四方无事去，神豫抄秋来。八水寒光起，千山霁色开。上嘉赏久之。魏蹈舞拜谢，群僚耸视，魏有德色，极欢而罢。（出《抒情诗》）

唐宣宗在重阳节那天，赐宴招待群臣。宣宗作了一首诗：
疑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

倾心方倚注，协力共安边。

满朝大臣都作了和诗。皇上说，宰相魏谟的诗最好，其中有两联：四方无事去，神豫抄秋来。八水寒光起，千山霁色开。皇上很赞赏，魏谟也手舞足蹈地拜谢，群臣们都高看一眼，魏谟也很感激，大家尽欢而散。

温庭筠

唐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绅薄之。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部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

尝试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有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对。他皆此类也。宣帝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修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长史司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白：“得非大参簿尉之类耶？”帝曰：“非也。”谪为坊城尉。其制词曰：“死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竟流落而死也。豳国公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诣韦曲林氏林亭，留诗云：“卓氏炉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豳公闻之，遗绢千匹。吴兴沈徽云：“温曾于江淮为亲檟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岁举场，多为举人假手。”侍郎沈询之举，别施铺席，授庭筠，不与诸公邻比。翌日，于帘前请庭筠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出《北梦琐言》）

唐时，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当时和诗人李商隐齐名，被人们称为“温李”。他擅长号小赋，才思敏捷，用词美艳美丽。每次考试，按规定韵作赋。他只需要叉八次手而八韵作成，速度很快，他经常为邻座的考生代作文章，人们送他外号“救数人”。由于他不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所以受到

一些有身分的人的轻视。李义山对他说，我近来作了一联：“远比赵公，三十六军宰辅。”没有得到偶句。温庭筠说，你怎么不对：“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唐宣宗曾写有“金步摇”的句子，未能对出下句。收进士们对，温庭筠以“玉条脱”对上了，宣宗很赞赏。又有一药名“白头翁”，温庭筠以“苍耳子”为对，这样类似情况很多。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叫温庭筠代他撰词。并告诉温不要泄露此事，温庭筠却把这事说了，因此令狐绹便疏远了他，温庭筠也说过，中书省内坐将军，是讥讽那些宰相们没学问。宣宗喜欢微服出行，有一次遇上了温庭筠，温不认识皇帝，很傲慢地追问皇上说：“你是长史司马之流的大官吗？”皇帝说，不是。温又问，那你是大参簿尉之类的吧？皇上说，不是。因此，把温庭筠贬为坊城尉。皇帝在诏书中说：读书人应以器德为重，文章为末，你这样的人，品德不可取，文章再好也是弥补不上的。温庭筠负有不羁之才，没有得到机遇用他，最后竟流落而死。幽国公杜惊从西川调到淮海，温庭筠到了韦曲的林亭，写了一首诗：

卓氏炉前金线柳，随家堤畔锦帆风。

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

幽公看到后，赏他绢布一千匹。吴兴的沈徽说：“温庭筠曾在江淮一带当过老师，因此改名庭筠。每年科举考试时，他常为人代作文章。”侍郎沈询主持的一次考试中，为温庭筠单设了一个座位，不和其他考生相邻。第二天，在帘前请温庭筠说：“以前那些应举考试的人，都是托你代作诗文，我这次的考场上，没有人托你吧。希望你自我勉励吧。”把温庭筠打

发走了，由此，更加不得意。

李商隐

唐李商隐字义山，为彭阳公令狐楚从事。彭阳之子绚，继有韦平之拜，假疏商隐，未尝展分。重阳日。商隐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卷七）

唐时，李商隐，字义山。他在彭阳公令狐楚手下当从事。彭阳公的儿子是令狐绚，自韦平拜在他的门下后，有些疏远李商隐。使他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重阳节那天，李商隐到他的家，在大厅上题了一首诗：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

丞相令狐绚读过之后，颇感惭愧、怅然，于是把那个大厅锁起来了，再也没用过。

刘瑒

唐刘瑒字子全。幼苦学，能属文，才藻优赡。大中初，为翰林学士。是时新复河湟，边上戎事稍繁。会院中诸学士或多请告，瑒独当制。一日近草诏百函，笔不停缀，词理精当。夜艾，帝复召至御前，令草喻天下制。瑒濡毫抒思，顷刻而告就。迟明召对，帝大嘉赏。因而面赐金紫之服。瑒以文学受知，不数年，卒至大用。其告喻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国也，何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业。忧勤戒惕，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卿士献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于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瑒，将士等栉沐风雨，暴露效野。披荆榛而刀斗夜严，出豺狼而穹庐晓破。动皆如意，古无与京。念此诚勤，宜加宠赏。”词不多载。（出郑处诲所撰《刘瑒碑》）

唐朝的刘瑒，字子全，幼年时就苦学，文章写得好，才思敏捷，词藻丰富。唐宣宗大中初年时为翰林院学士。当时刚刚收复了河湟一带的疆土，边境上战事频繁。这时候，翰

林院的学士们都请求去了边境，只有刘瑑一人起草文件，一天要起草一百多件诏书，笔总是不停，然而文章却是条理精当，词句妥贴。天亮时，皇帝把他召到面前，让他起草一份《喻天下制》。他润笔构思，一会儿写完了，天亮时告诉了皇上，皇帝大加赞赏，当面赐他金紫衣。刘瑑以他的文章而知名，没几年，升为重要的官职。他起草的那份《喻天下制》是这样写的：自从当年皇帝建国以来，都是以文守业，以武卫国，只有这两项齐备，国家才能安宁。继承大业以来，常常想到弘道至景龙年间的大乱，时常警惕。四年多来，每当想到宽广辽阔的河湟疆土，在天宝末年，边境少数民族乘国内多难，无力抵抗之机，纵马进犯，接近京郊，将近十年。从那时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在这期间，当官的贡献自己的才能，竭心尽力，朝廷中的大事，也能听取下面的直谏，都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疆土，使边境永保安宁。时间渐渐过去，失去的土地仍然没有收复。现在是天地呈祥，祖宗保佑，将士们栉风沐雨，露宿郊野，披斩荆棘，昼夜防守，赶走豺狼，收复失地。行动听从皇帝的旨意，是自古以来无法比的，每当想到将士们忠诚、勤勉的时候，应该给予奖赏。词赋不便再多写它了。

郑畋

马嵬佛堂，杨妃缢所。迨后才士经过，赋咏以道其幽怨者，不可胜纪。皆以翠翘香钿，委于尘泥，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无逃此意也。丞相郑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观者以为真辅国之句（出《缺史》）

马嵬坡佛堂，是杨贵妃缢死的地方，以后许多文人墨客经过这里时，都题诗作赋，抒发自己的幽怨心情，有很多很多。其内容多是怜香惜玉，语调凄怨，令人悲伤。虽然有的在遣词造句上，下过一番苦功夫，但其内容也逃不出这个意思。丞相郑畋当年在凤翔当从事的时候，曾题过一首诗：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

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读过这首诗的人都认为，这才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诗作。

司空图

唐晋国公裴度讨淮西，题名于华岳庙之阙门。后司空图题诗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鬣。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出《摭言》）

唐时，晋国公裴度征讨淮西时，把他的名字题写在华岳庙的阙门上。后来司空图为了纪念此事，题诗一首：

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鬣。
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

高蟾

唐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

薛能谓人曰：“倘见此公，欲赠其掌。”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云：“翰苑何曾（明抄本“曾”作“时”）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亦多怨刺，当路子弟忌之，由是蟾独策名也。前辈李贺歌篇，逸才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杜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不相远也。（出《北梦琐言》）

唐时，高蟾的诗，思路虽然清新，但在形式上追求奇险，寓意疏淡，内涵寡薄，是诗坛上的罪人。诗人薛能曾对人说过，我若是见到高蟾，一定赏他几个耳光子。然而高蟾的《落第诗》：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这诗中所表现出的安于本分，毫无胁肩谄笑的媚态，不卑不亢的精神，得到了一些公卿的赞许。先是胡曾有诗：

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

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

罗隐也多有指责，一些子弟也很忌恨他。然而高蟾却独独考中。前辈李贺的诗，想象奇特，有人曾说他的诗没有一

定的章法。杜牧说过，长吉（李贺的字）若是按一定形式去写诗，那么一般的奴仆也能成为诗人了。这样的认识和大家的评论是差不多的。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卢渥 韩定辞 姚岩杰 狄归昌
杜荀鹤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贺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兴
高骈 罗昭威 赵延寿

李蔚

唐丞相李蔚镇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孙处士，不远千里，径来修谒。蔚浹月留连。一日告发，李敦旧分，游河祖送，过于桥下，波澜迅激，舟子回跋，举蒿溅水，近坐饮妓，湿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于所司。处士拱而前曰：“因兹宠饯，是某之过，敢请笔砚，略抒荒芜。李从之，乃以柳枝词曰：“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双飞。从教水溅罗裙湿，还道朝来行雨归。”李览之，释然欢笑，宾从皆赞之。命伶人唱其词，乐饮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嶠献诗云：“鸡树烟含瑞气凝，凤池波待玉山澄。国人久依东关望，拟筑沙堤到广陵。”后果入相。（出《抒情诗》）

唐朝丞相李蔚镇守淮南时，和他素有布衣之交的孙处士不远千里，来拜访他。李蔚便陪孙处士住个十天半月。这一天，孙处士要走，李蔚为了两人的旧情，在游船上设宴为他饯行。船过桥下，波浪起伏，船也颠波旋转，船家在举蒿撑船时溅起一些河水，打湿了坐在旁边陪酒姬女的衣服。李蔚

发怒了，把船家抓起来，关押在衙门里。孙处士向前拱了拱手说：“这宴会是为我举行的，发生这事是我的过错。请把笔砚拿来，略抒我的歉疚之情。李蔚吩咐人准备了笔砚，孙处士写了一首《柳枝词》：

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双飞。

从教水溅罗裙湿，还到朝来行雨归。

李蔚看完很高兴，气也消了。在座的宾客随从也很称赞，又叫歌姬演唱这首词。饮酒娱乐一直到晚间，船家也放出来了。在座的李嶷也献了一首诗：

鸡树烟含瑞气凝，凤池波待玉山澄。

国人久依东关望，拟筑沙堤到广陵。

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

卢渥

唐左丞相卢渥，轩冕之盛，近代无比，伯仲四人咸居显列。乾符初，母忧服阕。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府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除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畿尉迁监察御史。诏书叠至，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以下，互设祖筵，遮于行路，洛城为之一空。都人观者肩望击毂，盛于清

明洒扫之日。自临都驿以至于行，凡五十里，连翩不绝。有白须传卒，鸣指叹曰：“老人为驿吏垂五十年，阅事多矣，而未曾见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时士流窃语，以此日在家者为耻。渥有题嘉祥驿诗曰：“交亲荣饯洛城空，善戏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清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诗版后为易定帅王存尚书碎之。（出《唐阙史》）

唐朝左丞相卢渥，他的穿戴服饰、乘坐的车子都是豪华无比的。他们弟兄四人的官职也都很显赫。僖宗乾符年初，卢渥因为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由中书舍人授陕府观察使。过了十几天，他弟弟卢绍由长安令被任命为给事中，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沆由集贤校理任命为左拾遗。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沼从畿尉升为监察御史。诏书频传，家族很荣耀。卢渥去陕赴任时，东都洛阳的各衙门互相宴请，洛阳城为之一空，城中观看的人，肩擦肩，车碰车，超过清明节洒扫时的情景。从洛阳开始，五十里内车马不断，有一个白须驿卒，很有感慨地说：“我当驿吏近五十年，经历的事很多，从未见到过这么盛大的欢送场面。”一些市民窃窃私语，认为这样的日子呆在家里不出来是个耻辱。卢渥有一首《题嘉祥驿》诗，诗中写道：

交亲荣饯洛城空，善戏戎装上将同。

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城中。

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晴山色更红。
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
这首诗刻版印刷后，被易定师王存尚书给撕毁了。

韩定辞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镒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或（按《北梦琐言》“或”作“或”，下同）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巉嵒山上望，羨君时复见王乔。”或诗虽清秀，然意在徵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芝最多。盛德好将银笔术（明抄本“术”作“述”）。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他日，或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或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或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妙。遂传于远近。或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

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鬣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或，巘嵒之山，当在何处？”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出《北梦琐言》）

唐时，韩定辞在镇州王镒手下任书记，他去拜访燕帅刘仁恭，住在宾馆。燕帅命府中的幕客马或去迎接，马或向韩定辞赠诗一首：

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

别后巘嵒山上望，羨君时复见王乔。

马或的诗虽然很清秀，但他的意思是想用这首诗来证明自己很有学问。韩定辞也酬答了一首：

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

盛德好将银笔术，丽词堪于雪儿歌。

座中的宾客都很钦佩赞赏他的诗句很绝妙，也怀疑他用“银笔”典故太生僻。又一日，马或奉燕帅之命，去回访常山（王镒的字），也让韩定辞去公馆迎接。当时有一名姬女叫转转，是韩定辞平时很喜欢的人，在宴会时，马或经常注视她。

韩定辞说：“当年晋文公将季隗嫁给赵衰，孙伯符将小乔嫁给公瑾（周瑜），都是以美人配名人，但令人疑虑的是一个歌姬能不能得到名人的关注，我愿为你写一首诗。”马或拿来笔，韩定辞便一挥而就作《转转赋》，文辞很美，人们钦佩他才思敏捷，构思巧妙，很快地传播开了。马或很从容地问韩定辞：“雪儿银笔是怎么回事。”韩说：“从前，梁元帝为湘东王时，不但好学，而且自己著书。他常记录一些忠臣义士和文章好的人的事迹，他的笔分三等，有的用金银装饰，有的用斑竹做笔杆。忠孝两全的人用饰金的笔写，品德高尚的用饰银笔写，文章好的用斑竹笔写，这事便从湘东传到各地。雪儿，是李密（唐将）的爱姬，能歌善舞，每当看到宾客和幕僚中有好文章，合他的心意时，他就叫雪儿配上乐曲歌唱。”马或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说，洛水附近有一个大洞穴，曾有人失误落入穴中，在穴中走了好几里路，渐渐感到宽阔明亮，见到九处宫殿、人烟的地方，又看到大羊，羊胡子上有珠子，那人把珠子吃了，却不知是什么地方。他出来后问张华，张华说，这个地仙九馆，大羊名叫痴龙。定辞又问马或，巖嵒山在什么地方？马或方是说：“这是随君的故事，你一定知道，何必这样谦虚来问我？”从此，两人彼此心悦诚服，结交为好朋友。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卯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灿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二字，岩杰大怒，标不能容。时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磨于其文。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梦（明抄本“梦”作“意”）多。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束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斋，待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于肇。肇常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渐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姚岩杰，是梁公姚元崇的孙子。童年时就特别聪明，二十岁以后，他博览典籍，非常仰慕班固、司马迁的文章，被人们称为“大儒”。他以饮酒赋诗，放荡不羁而闻名江东一带，尤其是对一些显贵人物，他也肆意凌辱，旁若无人。唐僖宗乾符中期，颜标主官鄱阳郡，郡府房屋、球场初建，他请岩杰撰文用以刻碑记事，文章写成后，竟达千余言之多，颜标想删去一两个字，岩杰大怒，颜标不能容忍，但是已经刻字立碑，他命人将碑推倒，磨掉碑文。岩杰为了此事写过一首诗：

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无和。
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梦多。
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
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

卢肇掌管歙州时，岩杰在婺源，岩杰把他的文章寄给卢肇，卢肇知道他酒后很放纵，便写信对他的文章进行了褒奖，并赠给他一些布匹。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兵火之后，郡中凋敝，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又写了一封长信激卢肇，没办法，只好把岩杰迎到郡中，待以厚礼。然而他却一天天地放肆傲慢起来，并轻视卢肇。卢肇曾经在岩杰面前吟道：“明月照巴天。”岩杰大笑说：“明月照一天，怎么能说八天（巴天）呢？”卢肇渐渐对他不满意，但是没有办法。有一次，他们在江亭饮宴，当时蒯希逸在座，卢肇请大家用眼前一事为酒令，句尾必须有一乐器名。卢肇行令说：“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便喝了一杯酒，依着栏杆装做呕吐的样子。一会儿回到席上，还令说：“凭栏一吐，已觉空喉。”他的傲慢态度竟达到

如此地步。

狄归昌

唐僖宗幸蜀，有词人于马嵬驿题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泥杨妃。”不出名氏，人仰奇才。（此即侍郎狄归昌诗也，出《抒情诗》）

唐僖宗李僩去四川，途经马嵬坡，有一位诗人在马嵬驿题写了一首诗：

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泥杨妃

这首诗没署姓名，人们仰慕诗人的才华。这首诗就是侍郎狄归昌作的。

杜荀鹤

唐杜荀鹤尝吟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篙篙。”或话于韦庄，庄曰：“我道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庄后西蜀为相。（出《北梦琐言》）

唐时，杜荀鹤曾吟一联诗：

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篙篙

有人把这联诗对韦庄说了，韦庄说，我对以：

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

韦庄后来到西蜀任了宰相（吏部侍郎兼平章事）。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军功。天监初，徵为右卫将军。后破魏军振旅，帝于华光殿宴饮联句。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赋“竞病”两字。景宗便操笔而成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已，于是进爵为公。（出《曹景宗传》）

前梁武帝萧衍时，曹景宗屡立战功。天监初年升为右卫将军，后来又大破魏军，名声大振。武帝在华光殿设宴庆贺，席间联句助兴。左仆射沈约和无赋韵，曹景宗没有联上，心里不太服气，他又请求作诗。武帝说，你的技能很多啊，人的学识才华，不是一首诗能表现出来的。景宗已经喝醉了，再三要求作诗。武帝让他用竞病两字为韵。景宗拿起笔来写道：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人，何如霍去病。

武帝非常高兴，他由爵升为公。

高 昂

北齐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彩殊异。其父次同，为求严师教之。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东魏末，齐神武起义，昂倾意附之，因成霸业，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为诗，雅有情致，时人称焉。常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曰：“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又有征行诗曰：“珑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顷之，其弟季式为齐州刺史，敖曹发驿以劝酒。乃赠诗曰：“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余篇甚多，此不复载。（出《谈薮》）

高昂，北齐人，字敖曹，胆量大，身材魁伟，不同一般人。他父亲高次同，希望他成才，寻求严师对他进行教育。可高昂却不遵从老师的教导，不受约束，专好骑射。他常说：“好男儿志在天下，富贵要由自己去争取，怎能只知读书，作一个书呆子？”他的父亲根据他的性格作为的特点，给他起名

高昂，字敖曹，用以互补。东魏末年的时候，齐国神武起义，高昂积极参加，成就了自己的大业，任侍中司徒，又兼任西南道大都督。高昂非常喜欢诗，而且很有兴致写诗，受到人们的称赞。他常和军队一起行动，他曾和相州刺史孙腾合作《行路难》一诗：

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
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
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

他还写有《征行诗》：

珑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
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

不久，他弟弟高季式为齐州刺史，他在驿站中设酒送行，并为其弟赠诗一首：

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
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
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
他还写过很多诗，就不在这里记述了。

贺若弼

隋贺若弼字辅伯，少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涉

书记，有重名。及隋文受禅，阴有平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颖荐弼有文武才干，拜总管，委以平陈之事，若弼欣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若弼遗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平陈十策，称上旨。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若弼为行军总管，俘陈叔宝。（出《贺若弼传》）

隋时，贺若弼，字辅伯，少有大志，勇猛矫健，能骑善射，涉猎群书，能做文章，很有名声，隋文帝杨坚接受禅让时，他内心就有平定江南的大志。隋文帝寻求可以信任的人。高颖推荐贺若弼文武双全，他任了总管。皇帝把灭陈之事委任给他，他欣然接受。他和寿州总管源雄同时镇守边境。他曾有一首诗写道：

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

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他又向皇上进献了平陈十策，皇上很满意。隋文帝开皇九年，大举伐陈，贺若弼任行军总管，俘虏了陈后主陈叔宝。

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宽之子也。初授亲卫大都督，非其所好，称疾而归。大业中，佐杨玄感起兵。及玄感败，密间行入关，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不礼之，遭饥馑，至削树皮而食。乃诣睢阳，舍于村中，变名姓称刘知远，聚徒教授。经数月，不得志。乃为五言诗曰：“金风飏秋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溢。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泣下数行。义宁元年，密偕据洛口，会群盗百万，筑坛称魏公。建元二年，密自巩洛，鼓行伐隋，兵败归唐，授光禄卿。（出《河洛记》）

隋时，李密是蒲山公李宽的儿子。初时授他亲卫大都督，他不喜欢这个官职，便称病回家，大业九年时，他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兵败之后，他逃入关内，流亡到平原，叛军将领郝孝德没有接待他。他经常挨饿，以至于削树皮充饥。到

了睢阳，住在乡村，改名换姓叫刘知远。曾当了几个月的教书先生，很不得志。他曾写了一首五言诗：

金风颺秋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
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溢。
寄言诗上雄，虚生真可愧。

诗写成后，他落下了几行热泪。隋恭帝义宁元年，他占据洛口，聚众百万，自称魏公。建元二年时，李密又从巩洛出兵伐隋，兵败后归唐，授光禄卿。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蓟门之骁将也，以讨刘辟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崇文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咏雪诗。”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旧从军。有似胡儿射飞雁，白毛空里落纷纷。”诗多中的，皆谓北齐敖曹之比。太尉骈，

即其孙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宰相高崇文，是蓟门的一员勇敢的将军，因讨伐刘辟有功，授他西川节度使，一天，府中的从事们在一起赏雪吟诗，高崇文突然来到席间，笑着说：“你们在这里娱乐，也不告诉我，我虽是一介武夫，也有一首咏雪诗。”他口中念道：

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旧从军。

有似胡儿射飞雁，白毛空里落纷纷。

诗意中肯，大家把他比作北齐将高昂。太尉高骈，是他的孙子。

王智兴

唐侍中王智兴，初为徐州节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是名士。一旦从事于使院会饮，与宾朋赋诗。顷之达于王。王乃召护军俱至。从事因屏去翰墨，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之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以彩笺数幅陈席上。众宾相与持疑。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

吏亦以笺翰置于王公之前，从事礼为揖让。王曰：“某韬铃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恳。”于是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览之，惊叹无已。时文人张祜亦预此筵。监军谓元曰：“观兹盛事，岂得无言？”祜即席为诗以献云：“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智兴览之笑曰：“褒饰之词，可谓过当矣。”左右或言曰：“书生之徒，务为谄佞。”智兴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名士，岂云易得。”天下人闻，且以为王智兴乐善矣。驻留数旬，临岐赠绢千匹。（出《剧谈录》）

唐朝侍中（御史）王智兴，初为徐州节度使，文韬武略，很负盛名，在幕府初建时，他招纳了很多知名人士。一天，幕府中的从事们在使院中宴饮，和宾朋们赋诗。一会儿，王智兴知道了，王智兴便和护军一起来到宴会上。从事们见他来了，便撤去了笔墨，又摆上了酒菜迎接。呆了一会儿他才问道：“方才听说判官（副手）和你们作诗，怎么看我来了就停止了？”马上又叫人取来了笔砚，把一些彩笺放在桌上。众宾客正在疑惑，他和大家一起举杯喝酒，并说：“我本来是想看你们作诗的，并不是来为了喝酒。”小吏也把彩笺放到他面前，从事都让他作一首诗，王智兴说：“我是靠用兵打仗起家的，对诗词文章很少留心，今天和各位名士在一起，我就不怕献

丑了。”于是展纸提笔，一会就写完一首：

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

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

四座宾客看到后，都很惊讶、赞叹。当时文人张祜也在座，监军对张祜说：“你看到了这种场面，能没有话说么？”张祜便即席献诗：

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

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

王智兴看完笑着说：“你对我褒奖得有点过头了。”他左右有人说：“这些读书人，就会谄媚。”王智兴训斥了那些人：“有人若是说我坏，你们又能怎么说？张秀才是国内知名人士，叫国内人听说了这事，还以为我智兴只愿听好话似的。”他把张祜留住了好些日子，临走时，还赠送他一千匹绢。

高 骈

唐高骈幼好为诗，雅有奇藻，属情赋咏，横绝常流，时秉笔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勋臣有文者，骈其首焉。集遇乱多亡，今其存者盛传于时。其自赋《言怀诗》曰：“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重，身挂铁衣寒。主圣匡扶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二女庙诗》云：

“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咏雪》云：“六月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又《听歌》诗：“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秋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又《寄僧筇竹杖诗》云：“坚轻筇竹枝，一杖有九节。寄与沃州僧，闲步秋山月。”（出谢蟠《杂说》）

唐朝的高骈，幼年时就喜欢写诗，词藻奇丽，感情饱满，才华横溢。在李氏王朝（唐朝）后期，要说武臣当中文章好的，高骈是第一个。他的诗集因为战乱，大部分都散佚了。留下来的，直到现在还在流传。他的一首感怀诗写道：

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
手持金钺重，身挂铁衣寒。
主圣匡扶易，恩深报效难。
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

《二女庙》诗：

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
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

又有《咏雪》诗：

六月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
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

《听歌》诗：

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秋风起，直

到萧关水尽头。

《寄僧筇竹杖诗》

坚轻筇竹杖，一杖有九节。

寄与沃州僧，闲步秋山月。

罗昭威

梁邺王罗昭威世为武人，有胆决，喜尚文学，雅好儒生。于厅所之侧，别立学舍，招延四方游士，置于其间，待以恩礼。每旦视事之暇，则与诸儒讲论经义。聚书万余卷，于学舍之侧，建置书楼，纵儒士随意观览，己亦孜孜讽诵。当时蕃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襞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又僻于七言诗，每歌酒宴会，池亭游览，廉不赋咏，题之屋壁。江南有罗隐者，为两浙钱镠幕客，有文学。昭威特遣使币交聘，申南阮之敬。隐悉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昭威。昭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曰罗江东。今邺中人士，有讽诵者。尝自为太厅记，亦微有可观。（出《罗昭威传》）

梁邺王罗昭威，武人世家出身，有胆识，喜欢文学。他喜欢结交读书人，在他的住所旁建立学舍，招请四方游学之士住在这里，以厚礼相待。每天公事之余，便和这些四方来的读书人讲经论道。他收集了一万多卷书，在学舍旁又建置了书楼，让这些读书人随意阅览。他自己也孜孜不倦地阅读，在诸王之中，他的文章最好。他命他的幕客们作四方书檄，稍有不满意的，他便撕碎抛弃，他自己展纸起草，挥笔成文。他的文章，没有词藻华丽之风，幕客多数不如他，他偏爱七言诗，每当歌酒宴会，池亭游览时，都要吟诗，题写在墙壁上。江南有个叫罗隐的人，他在两浙钱镠府中当幕客，很有文才。罗昭威特意派人去用厚金相聘，并表明自己的敬慕之情。罗隐便把他的文章诗赋，都寄给了他，罗昭威读后更加倾慕，并认为罗隐的诗压倒江东（江浙）一带，可以称为“罗江东”。现在梁朝中的人士，经常有人吟诵。罗昭威曾经自己写过《大厅记》，也有一些可读之处。

赵延寿

伪辽丞相赵延寿，德均之子也，仕唐为枢密使。清泰末，自太原陷虏，耶律德光用为伪丞相，综国事。晋少主失政，延寿道戎王为乱。凡数年之间，盗有中夏，实延寿赞成之力也。

延寿将家子，幼习武略。即戎之暇，时复以篇什为意，亦甚有雅致。尝在虏庭赋诗曰：“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闻者，往往传之。（出《赵延寿传》）

辽国丞相赵延寿，是赵德均的儿子，在后唐时曾任过枢密使。后唐清泰末年，在太原失陷时被俘虏。大辽国太宗耶律德光任他为丞相，总管国内大事。晋少主失掉政权，是赵延寿帮助了戎王为乱，数年之间，占据了中原。实际是赵延寿助他一臂之力。赵延寿是将门之子，自幼习武，征战之余，常读文章，也很有雅兴，他曾在辽国相府之中写过一首诗：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
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
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
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南朝人知道后，彼此传诵。